

十三

山海之王见如黛似要昏倒，用手将她挽近，手一触灵台穴，便感到有点不妙。等到他的手按住了命肾二门，再触及冷冰冰的肌肤，心中一凉，便问叶若虹这手法是否为武当门人所下，若虹便据实说了。

山海之王记忆力特强，便继续问：“是六盘山出现的那两个灰衣老鬼？”

“正是他，有救么，”

“经脉将绝，生机已断，除非有奇迹发生，无能为力。”

“这奇迹是指——”

“除非有夺天地造化的奇药，太难了，按脉理，她早该……只因曾服过奇药，元气残存，而且求生意志特旺，故能支持至今。”

老花子突然接口：“老弟，还能支持多久？”

“不会超过五天。”山海之王沉重地答。

若虹长叹一声，说：“白骨神魔陆老前辈说过，她可支持五至十日。”

“白骨神魔来了么？”老花子惊问。

“不但来了，而且救了我们一命，更赠周姑娘一颗丹丸，说可多支持五天。”

“他不追究周姑娘？”

“不，他自认错误，对我们极为友好。”

“他为人本性不坏，只是太残忍了些，不过人在妻子死亡后，变得残忍也是常情。”

“他还告诉我们，要想周姑娘复生，必须找到玉麟丹。”

老花子跌脚道：“我也是到河南府找玉麟丹的，事主的一个护院，是我的朋友，我去晚了一步，他死了。玉麟丹失踪出事的次日，河南府只有金毛吼那王八蛋出现，我认为他可疑，立追至高泉山，被他溜了。是否是他所为，仍难断定。我们且到河南府一走，可能找到线索。”他向低头打开包裹的山海之王说：“老弟，我们跑一趟河南府找玉麟丹。”

山海之王自顾自取出他的人参，信口答：“好，玉麟丹是啥玩意？且先让周姑娘服下人参，保住元气再说。”

他将姑娘平放在地，用指力将人参捏碎，取水壶扶起她喂送入口。姑娘知觉仍在，半倚在他腕中，她恍惚地感到早年的岁月倒流了，回到她和他相处的日子了。

人参服完，他在她身畔坐下，一面去掏革囊中的玉瓶，一面说：“周姑娘，我再让你吃一颗丹丸。”

玉瓶中倒出了一颗指头大的丹丸，清香扑鼻，姑娘道：“雪参寒魄回生丹？”

“噢！你象是知道哩。”山海之王说，又道：“我一直不知这丹药之名，你怎知道？”

姑娘真正的绝望了，他已经成了另一个人，一切都忘了，已不是当年的他了，便幽幽一叹道：“我该知道，但愿你也知道。”她把他手中的丹药吞下，泪如雨下。

山海之王困惑地站起，突对老花子正色道：“老丈，我有事请教。”

“请说，老弟。”

“老丈记得咸阳官道中，左右二曲两个老匹夫么？”

“怎不记得？他打了你一枚淬阴蝎毒血的暗器。”

“他曾问我是否姓华。在高泉山茶亭，金毛吼和天聋矮叟，也见了我露出惊容，惶然问名号。老丈你对我说了许多有关神剑伽蓝逸云的往事，说他有一把会发三尺剑芒的小剑。对这些事，我十分困惑，难道我真是华逸云？为何我凡事茫然？”

他向若虹招手，说：“叶老弟，你见过华逸云？”

若虹摇头道：“家师曾见过。”

“葛兄，你呢？”山海之王问。

“没见过。”葛如山摇头答。

“周姑娘……”

“我是他的妻子，不必问我。”姑娘答。

山海之王拔出小剑，光华倏现，照人须发毕露，问：“是不是这把剑？”

姑娘挣扎着站起来颤声说：“这把剑名为伏螫，鞘色深黄，剑靶透明，出鞘时晶芒三尺，挥动时寒流扑面，光华四射，乃是九幽异人夏老前辈所赠。这把剑，在武林威名显赫，任何曾经与我夫君交手过的贼人，或者是友好，皆可告诉你这一把剑就是伏螫剑。”

山海之王点点头，惑然地说：“华逸云死在太白山庄，为何却出现在仙海古道之上？也许真是我，可是，我为何记不起三年前的任何事情？”

“刚才你就曾经狂叫黛姑娘的名字，老弟。”老花子接口。

“我叫过了么？”山海之王讶然问。

“你确是叫过。再想想看，老弟。”

山海之王摇头苦笑道：“脑中一片空白，无从再想。据救我回仙海的老蒙人遗下的话说，我浑身衣衫焦黑，身上，留一剑一囊，囊中……”

姑娘接口道：“囊中共有大小两囊。大囊有两个玉瓶，一盛雪参寒魄回生丹，一盛可解百毒的祛毒归元散；小囊外绣小凤儿，内盛米谷豆三种平常之物，但这是作暗器之用的；这小囊乃是我在辰州府所定造。”

山海之王在衣下解下革囊，映着剑光说：“确是不错？我真是华逸云？”

“你是的。”姑娘心跳着答。

山海之王突然收起革囊，用心在她脸上细看，好半晌方摇摇头，说：“我经常为恶梦所缠，梦中似乎有两个模糊影像，和两只令我狂乱的眼睛；可是却不是你！”

老花子突然接口道：“周姑娘，用你以前的眼光看他，用当年爱他时的眼光看他；用不着顾虑有我们在旁，也许这样会唤回他的记忆。”

说完，他向若虹主仆招手，缓缓向后退开。

由于确实证明了山海之王的身份，姑娘心中愈来愈兴奋，她渴望着投入他怀里。已死去三年余的爱人，突然重新出现在眼前，是那么确切，她还用得着顾忌？尖叫一声“云哥！”向前一扑。

山海之王突然感到一阵寒颤通过全身，“铮”一声伏螫剑落地，手触她的身躯，如被电殛，睁大双目向后退，额上冷汗直冒。

他又开始迷失了自己，那久潜在内心深处的自疚之念，主宰着他的神

经，依稀中，他看到如黛正跪倒在地，紫电剑正向颈下一扬。

“不！不……”他狂叫，逐步后退，又叫“我错了，别怪她……”

姑娘没站稳，扑倒在地，绝望地叫：“云哥，没人怪你……”

蓦地人影一闪，一个人影从溪旁窜出，直奔向地下的伏螫剑，好快！

老花子大吼一声，向前冲去。

可是晚了，来人已抄住伏螫剑，顺手一拂，涌起一道光幕，寒气一涌，老花子被迫得向后急退。

光影中，可看出原来是只有一条腿的匝哈活佛。他右手支着一根树拐，左手舞着伏螫剑，一拐一拐地向山海之王逼近，脸上神色厉恶，几若厉鬼，凶狠地骂道：“小狗！”

还我的腿来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方消心头之恨，纳命！”

喝声中，他向前一纵，越过地下的姑娘，光华向前倏张，飞刺山海之王。

他不来这一手，山海之王不会清醒，也许他狂啸着冲向山林之中，日后就不易找到他了。

光华射到，他立起反应，神智清明，向右一闪，俊目中神光外射，大喝道：“老猪狗，放下剑，让你逃命。”

匝哈活佛转身逼近，狞恶的说：“在五泉山你挨得起大印掌和摧心掌，可是你挡不住这把剑。瞧，剑是你自己的，死在你自己的剑下，你该瞑目了。”

说完，扑上连挥五剑。

山海之王身形如鬼魅，泰然地避过飞舞的剑芒，象是个无形质的幻影，一面冷笑道：“贼和尚，你象是在梦呓，即使你会以气御剑术，也别想沾我一根汗毛，五泉山暗算我的债，我还未向你讨取，反而在金蟾腿下救你一命，你却恩将仇报，你还算是人？放下剑滚你的蛋，我再饶你一次。”

“小狗，你临死还在发狠，着！”喝声中又攻五剑，他只有一条左腿，行动仍然快极。

山海之王这次贴身闪招，找机会出手夺剑。

坡上端，三条人影飞掠而下，奇快的到了斗场，原来是全真子和死剩的两个玄字辈门人。

老花子和若虹主仆，飞快地绕道截出。

全真子看清了伏螫剑，他只觉血脉扩张，这把剑，不知喝了多少武当门人的血，令他触目惊心。

剑在喇嘛僧手中，正在迫攻山海之王。再一看地下趴伏着九天玉凤，还没死。老道心中狂喜，等到喇嘛僧杀了山海之王，喇嘛僧也将只剩半条命，一条腿成得了什么事？人剑两得，今晚可走了运啦，他向两个门人叫：“毙了那狂花子，若虹这小畜生最好生擒，我对付山海之王。”

他向前扑近，想先抢九天玉凤，两个玄字辈门人，接住了老花子若虹主仆，舍命狠拼。

山海之王一看老道扑到，老道眼睛注视着九天玉凤，岂能瞒得了他，不能不冒险了。

匝哈活佛急疯了心，十余剑无功，用劲过猛，右腿伤口迸裂，痛得他直咬牙。这时，山海之王正抢到他左侧，妙极！机会来也，蓦地一声虎吼，一剑斜挥。

山海之王也正等他出剑，身形后倒，双脚前封，一勾一拨喝声“倒”！

匝哈活佛只觉左小腿如中烙铁，向前一扑，临危拼死，忍痛将剑向后再一振。

山海之王没站起，大出他的意料之外，反而贴地横飘，一指儿前伸，一缕是风不轻不重，击中和尚的章门穴，剑脱手向下一落，山海之王到了，伸手恰好将剑接住。

剑到手，人亦暴起，飞扑刚到姑娘身旁的全真子，左手双指先出，一缕罡风先行射向老道肋下。

老道知道厉害，向前一冲，伸剑振出一朵剑花，护住身后。

“铮”一声，剑断了一尺剑尖，老道惊得顶门上走了三魂，伸脚一挑，姑娘上身向上一扬，被老道抄住了。

人到手到，他惊魂方定，将姑娘抱在身前，急向左横飘八尺，扬着断剑叫：“站住！”

不然我毙了这丫头。”

山海之王慢了一步，救不了人，不由火冒千丈，他站在丈外，伏螯剑光华闪烁，沉声道：“放下人，让你逃生，你是谁？”

“先别问我是谁，快退去，你不要九天玉凤死吧，”

“不放下人，你将后悔嫌迟。”山海之王恶狠狠地说。随又转首向侧方叫：“退！”

到我这儿来。”

老花子与一名老道拼成平手，若虹主仆却支持不住，闻声同向这儿退来。

全真子色厉内荏，他已被吓破了胆。他的剑也是万中选一，吹毛可断的宝刃，竟然被山海之王的指风所挫折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。由指风，他想起了神剑伽蓝的天心指，再想到伏螯剑，不由毛骨依然。

老花子和若虹主仆已经退到，两个玄字辈门人仍挺剑追来，气势汹汹。

“站住，谁不要命请上。”山海之王厉吼，声如炸雷，所有的人全都失惊，不得不停步。

两老道大吃一掠，震栗着后退，全真子更惊，他用断剑架在姑娘颈上，急叫道：“山海之王，你不要这丫头活命么？”

“放下她，你三人都可活命。”山海之王语气极冷。

“你退走，不然她便死在这儿。”

“你三人也同样要死在这儿。”

“咱们仍有脱身的机会。”

“你做梦。”

“事实如此，山高林密，夜黑如墨，你能追得到么？快退，不然她就死。”

“哈哈，她还有五天的寿命，早死五天亦无不可；但你们却还有几十年好活，而且我将杀上武当山，宫观成火海，血流漂杵，这就够了。”

“废话！你在做清秋大梦。我数三声替你送行，咱们用不着斗口！”

山海之王阴阴而笑，冷酷地说：“往下数，我在你第三声发出之时，将用以气御剑术贯穿你的心坎，将你的尸首拖到武当山，再往上杀。快数！”

全真子心中一寒，手在发抖。

“你不数，我替你数，二，”山海之王冷峻地沉喝。

光华一闪，伏螯剑脱手飞升，在海山之王头顶上空三丈，绕飞三丈大的圆径三匝，在全真子的上空，共掠过三次，剑啸声摄人心魄，光华如电，

三匪之后，方翩然飞落山海之王的掌心。剑一止，他说：“快，我等着你叫三。”

全真子只觉心向下沉，说：“这丫头还你，但须用本门叛徒叶若虹交换。”

山海之王冷哼一声，厉声道：“放你的狗屁！我放你三人活命，换一个只有五天生命的人，已经对你够客气了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再噜苏我山海之王绝不饶你，快滚！”

全真子气得几乎要吐血，可是却又不肯再硬，他带来五个玄字辈门人，除了派一人回山之外，已死了两个啦：如果全死在这儿，连报信的人也没有了。他本欲挟人威胁山海之王就范，反而授人以柄，被人反制住了，这时想走也不易脱身，后悔也来不及啦：

他放了姑娘，退后五步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总有一天，你将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山海之王示意老花子将姑娘带回，冷笑道：“你等着，我想死在武当山葬在武当山。”

告诉你，九天玉凤如果活不了，皆是你们的过错，滚回去好好准备，我会到武当山找一千个人偿命。”

“贫道等你前来送死。”

“你记着，日后见面，我必定杀你，不管白天或黑夜，你最好躲远些。留下你的道号。”

“贫道全真子天虹。”

“噢！全真子是个老杂毛，你……”

“贫道已化装易容。”

“下次你最好别藏头露尾。武当山之约，在十天半月内，也许我随时光临。如果一月之内不来，就是九天玉凤得救了，你们也不必耽心了。”

“贫道希望你来！”

“我并不希望打扰贵派山门，你知道九天玉凤是我的什么人？即使有贵派一千条命来换，我仍不愿意。”

“她与你有何渊源？”

“乃是拙荆。”

“呸！原来你山海之王是这种无耻小人。”

“放屁！”

“哼，谁不知她是神剑伽蓝华逸云的遗孀。”

“滚你娘的：我就是华逸云，你这狗东西咒我？”

全真子和另两名老道，惊得全身发软，一阵寒流通过全身暗叫完了，石龙谷河床掌门道长的臆测，不幸而言中，真是神剑伽蓝华逸云，怪不得两招之下，九梁冠被贯穿。

他倒抽了一口凉气，惊悚地叫：“你……你是……神剑……”

山海之王哈哈一笑，说：“别紧张！我目前不要你的命。快滚！”

“嗤”一声响，一缕罡风射中老道脚下的一块拳大石块，石块突然炸裂，尘土飞扬。

全真子惊得向后急退，喝声“走！”率两名门下如飞而遁。

姑娘向山海之王走去。轻叫道“云哥，你的天心指力更精纯了。”

山海之王挽着她，困惑地说：“看来，我真是华逸云了。在兰州庄严寺，主持老和尚也说我这指上功夫是天心指，说我是天心大师的传人。”他面向

姑娘，诚恳地说：“如黛，请听我说，在我未弄清以往身份事故之前，请不可将我以前种种所为告诉我，以免先入为主，反而令我无法恢复神智。老实说，我对我是否即是华逸云，仍有极大的怀疑……”

“不！云哥，你没有怀疑的必要。”

“事实俱在，不得不怀疑。华逸云已死在太白山庄烈火之中，天下黑白道英雄有目共睹，重生或侥幸之说，太玄太渺茫了。会不会有人得了华逸云的小剑，因剑是不能焚毁的，再按当年华逸云的装扮，将我扮成华逸云呢？如果我真的华逸云，为何对往事茫然无知，所以我认为，我仍以山海之王的身分出现江湖为安。”

“云哥，你……”

“请别这样叫我，不然我会有晕眩之感。”

老花子突然接口道：“周姑娘，请听老朽一言，这事目下确不宜操之过急，有两事急待办理。”

“老丈，哪两件事？”山海之王问。

“其一，必须找出老弟如何到达仙海的缘故。其二，就是找到龙吟尊者老前辈，他老人家胸罗万有，道力通神，定然可设法让你恢复记忆。只是，其中尚有困难，也许当你记忆恢复时，你如发起疯来，相当可怕哩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山海之王惊问。

“据我以刚才你所现之于外的神态猜测，我敢断定，你内心中定然存有一种疯狂的意识，也就是所谓魔障，一为外物所诱，魔障轰动，你自己并不完全知道已做下些什么，可怕极了。所谓心结，必须由系结之人方能打开……”“老前辈，我知道这原因……”姑娘接口。

老花子赶忙摇手止住她往下说，苦笑道：“千万不可说，你一说出，他潜意识中定然接受这原因，但是事实上他仍然存疑，日后神智恢复之际，他反而会这段日子中所接受的事，全部忘怀，情形更坏更糟。”

姑娘潸然流泪，咽哽着说：“可是，我已没有机会和他诉说了，我在世之期无多……”

山海之王“哎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该死！只顾为我的事唠叨，忘了大事。老丈，不是说去找玉麟丹么？走，往河南府。”

他收剑入鞘，背起包裹，伸手抱起姑娘，又道：“请随我走，先到洛南小道。”

一行人踏着夜色，以不徐不疾的身法，没人山林之中。

地下的匝哈活佛，也在下半夜以真气攻开穴道，扑奔华阳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到了潼关，老花子出面购买马匹，山海之王选了一匹枣红健马，用背囊将姑娘背上，四匹马奔出潼关，扑奔河南府。

救人如救火，迟延不得，四人马不停蹄，打尖即走，当天申牌正，到了陕州。

陕州，位于黄河边，河对岸是平陆县，两城遥遥相对，用渡船往返渡人，黄河滔滔东下，渡船只能靠泊城北。这是自河南府西行的第一大城，历代皆以之为通都大邑，商旅云集，市况繁荣。

四人驱马入城，他们那奇特的装束，十分岔眼。

市西北利人渠右岸，有一家名号够响亮的“大阳老店”，既然名之为店，定然是管吃管住的旅邸。

四匹马喷着白沫，奔至店门刹住了。马止人亦落地，老花子大踏步向

店里闯。

应声奔出了几名伙计，看了四人的长像，都伸了伸舌头。

山海之王一头乱发，高大雄壮，背上是个大背囊，衣着寒酸，显然是江湖流浪汉，这种人确是不好惹。他解下鞍后包裹提上，随着老花子跨入店门。

若虹主仆一俊一威猛，一个腰悬长剑，一个扛着一个沉重的铜人，套囊早丢了，黄光闪闪，令人一看咋舌不已。

店伙领着四人直趋西跨院，进入上居客厅。在经过大厅与院落时，早落店的客人不少，全用惑然的眼光注视着这一行怪人。

山海之王踏入一客厅，厅中有三个身穿劲服的中年人，正高谈阔论，见人进入似若未见，仍在敞声大笑。他眉头一打皱，向店伙说：“伙计，有清静的独院么？咱们不想有人打扰。”

店伙本来有点怕这些叫化子般的人付不出房钱，领往上房已是有点不愿，便淡淡一笑道：“独院是有，只是客官仅四个人，店钱开销……”

“废话，咱们有五个人。”山海之王敞声说。

“五人？还有一位——”

“喏！在这儿，是女眷。”山海之王指指背囊，探革囊取出一锭白银，说：“要否银子交柜？”

店伙立刻堆下笑，说：“客官言重了，请随我来。”

三个劲装中年人，听山海之王说不愿有人打扰，还用猜？准是指他们的笑声讨厌，所以已经叉手站起，脸上的神色极不友好。

店伙刚转身，一个大汉突然叫：“伙计，慢些儿。”

“客官有何吩咐？”店伙转身陪笑问。

“把他们带到阴曹地府去住，那儿没人打扰。”

山海之王怎受得了撩拨？大踏步跨近大汉身前说：“老兄，你说话带刺儿哩，”

“不止带刺儿哩，大个儿。”

“还带什么？”

“一双铁拳一把剑。”

“用来赶老鼠么？”

“哼！大个儿，你说话当心些。”

“当心什么？你是存心触我的霉头？”

“你当说对了，大个儿。快滚，免得我叫你爬着走。”

山海之王冷森森一笑，轻蔑的说：“老兄，你最好道歉，不然你将爬着出去。”

大汉怪眼一翻，一耳光掴出。

“爬下，”山海之王叫，一把扣住对方脉门，向下一掀。

大汉真听话，“哎唷”一声狂叫，爬下了。

其余两大汉同声虎吼，一左一右飞扑而上，老花子站在门内，若虹主仆分立门外，齐发狂笑袖手旁观。

“叭叭”两声脆响，两大汉各挨了一记耳光。晕头转向往后退，用手掩脸狂叫起来。

山海之王向脚前趴伏的人叫：“老兄，爬出门外。”

店伙惊得浑身发抖，叫道：“客官，千万别动手，有话好说，小店……”

老花子接口道：“伙计，没你的事，领咱们走。先吩咐下去，整一桌上席来，咱们要喝两杯填肚酒。”

地下的大汉手按脉门，抬起冒汗的灰脸问：“阁下好手法，留下名号。”

“山海之王。”

“山海之王？你是……”

“神剑伽蓝你该知道，喏！就是区区在下，你爬不爬？”

三大汉脸色死灰，眼睛瞪得比灯笼还大，如见鬼魅，直退到壁角。地下那家伙一咬牙，果然爬出门外，一出门撒腿便跑。

西跨院之后十来丈，是一间独院，山海之王将姑娘安置在内间，要些清淡的美汤让她吃食。

四个人在厅中，心情沉重地进食，山海之王心事重重，对老花子说：“老丈，玉麟丹既名之为丹，定然是人间罕有至宝，既被人得去，小小一颗丹丸，收藏极易，到哪儿去找？”

老花子吟口气，灌了一口酒，说：“咱们只好尽人事，付之天命。我已派人将讯息传出，让我师弟带人速赶至河南府会合，全力搜寻。”

“你已派人传出讯息？”山海之王讶然问。

“在华阴便已传出了，花子帮有的是人。”

“那玉麟丹曾有人见过么？为何丹主不吞服呢？”

“没听说有人见过，反正确有此物，据说是藏在一具玉雕的麒麟腹内，没有宝刃是无法取出的，我们只稍探出求取宝刃的人，便可得到线索了。”

“哦！刚才忘了亮伏鳌剑了。”山海之王惋惜地说。

“有机会的。刚才那三个家伙准会将神剑伽蓝重现江湖的消息传出。老弟，你可否将衣着脸容修饰一番？”

“不必了，我认为称山海之王好些。”

“老弟，你这般装扮，不像华逸云哩！”

“正因为我不知是不是华逸云，对生平陌生得很，在我未弄清之前，我不愿放出山海之王的名号。”

老花子也无法勉强他，只好作罢，便对若虹说：“叶公子，老花子有些话，不知该不该说。”

“老前辈请明示，晚辈恭聆教益。”若虹恭敬地答。

“全真子这次返回武当，定然迁怒令师，恐对府上不利，你该连夜兼程返回金陵，将事实禀明令师，早备对策应变，迟恐不及哩！”

“在义妹生死未——”

山海之王接口道：“虹弟，事不宜迟，你确有先返金陵的必要，须防武当山的无耻家伙不择手段。黛妹之事，有愚兄尽力。且暂以半月为期，如愚兄上武当应约，黛妹当已不幸；不然将于八月上旬，偕黛妹东下金陵，赴府专门拜望。”

若虹沉吟半刻，颌首道：“小弟即返金陵，禀报家师之后，如无变故，当重返江湖与大哥聚首。如果小弟不出江湖，定然有事羁绊，尚请大驾至金陵一行，也许须仰仗大哥的鼎力呢！”

老花子探囊掏出一块竹牌，递给他：“此乃本帮信令，如有需本帮相助之处，请将此令交给本帮所属花子，当获本帮全力相助，请收下以备后用。”

若虹接过纳入怀中，连声道谢，说：“晚辈即行动身，须火速赶程。如山，你老先备马，我向黛妹告别，即须动身。”

他向老花子告别，与山海之王直趋内室。

不久，两人出到外间，山海之王直送出店门，目送主仆俩去远，方转回大厅。

老花子在厅中吩咐山海之王至内室拾捡，自己出外走一趟，约定半个时辰后在店中见面，一同上路。

山海之王送老花子走后，独自在大厅中往来踱步，显得心事重重，看如黛日益萎顿，他感到五中如焚。他对医道脉理造诣不凡，对姑娘的生理明若观火，以他的推断，姑娘绝拖不过五天，加上雪参寒魄回生丹，也最多拖后两日；至于白骨神魔的黑色丹丸，他不敢太过信任，因为不知丹丸的药性。

事实上，他对那丹丸并不寄以期望，还有点不敢施用。姑娘生机已绝，如果用了虎狼之药，命或许可以多延三五天，可是将毁去全身机能与元气，留下一线心脉又有何用？那时即使有大罗金仙，也无法挽回了。

他的推断绝不会错的，他有自信。武当山的元老，还看不出姑娘的死期；白骨神魔略为高明，说是五至十日，但山海之王却敢武断地认为，她只有五天的寿命。

就算是加上雪参寒魄回生丹所延的两日吧，也只有七天，一天已经过去了，只剩六天了，屈指可数了，可怕的日子快来了，他怎能不焦急？

他总算知道了自己的概略身世，可是仍在迷惑之中，有点不敢置信，那太不可能了。

他虽然并无承认自己是神剑伽蓝华逸云的意向，但对黛姑娘的关心，却是出于至诚，这是他的侠义天性所形成，他不能见死不救。

如果他真是华逸云，她就是他的妻子，在情在理，他也该关注她的。

他焦躁地在厅中走动，最后信步转入内间，敲着房门叫：“如黛，我能进来么？”

如黛在内间，刚洗罢半躺在床上，换了华阴购置的一身两截青色村妇装，闻声心中一凉。

以往，逸云从不叫“如”字的，这叫声，是那么陌生，那么遥远，虽然声音并未改变多少，可是情调却相去天壤啦！她知道，她将失去他了，如果她仍活着，她尚有机会将他从迷失的境遇中拉回他的记忆；可是她将诀别人间，没有机会了。

一串珠泪滚下胸襟，她颤声说：“是华哥么？请进。”她听从他的话，不叫云哥而称华哥。

山海之王推门进入，拖把木椅在床边坐下，注视她半晌，诚恳地说：“如黛，请记住我的话，为了保全元气，你必须克制七情，不可为任何情绪引起惊恐伤感，多一分时辰，就多一分希望。邝老丈已经出外打听消息，半个时辰后即须上路，明晨可以到达洛阳，我将尽全力以赴，吉人天相，也许我们可以找到玉麒麟丹的下落。”

“华哥，看来希望极微，这像是在大海里捞针，请听我说，如果不幸，请别先至武当山，可速赶回点苍，爹娘会告诉你龙吟尊者老菩萨的隐居洞府。”

“到点苍找爹娘？怎么找法？”

姑娘长叹一声，真是灰心已极，他连自幼生长的家园也一无所知，岂不教人失望啊！她只好苦笑道：“你到大理找点苍华家，会有人告诉你的。”

“我会听你的话走一趟大理。”

“华哥，你可记得芸姐姐么？”

“芸姐姐？没听过哩！”

姑娘真是哭笑不得，痛在心里，说：“缥缈春鸿太叔霓裳，华哥该知道了。”

“哦！她可惜有一个贼父亲，日后见面，也许我会取她的性命，动起手来，谁也顾不了孰善孰恶了。”

“怎么？你不是和她走在一块儿的么？”

“谁说的？她被武当的跛足三圣打伤了，我为她医伤，打发她走了。我曾告诉她，下次她如果向我送剑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她的剑术不弱，能在窄小之地，硬接下我四招，假以时日，她将是我一大劲敌。”

“哦！我以为你和她联手了哩。”

“怎会？我并不自认是白道人，至少不会与黑道人同流合污。”

“华哥，假使她改邪归正，自然是好事”。“总之，她不先向我递剑，我不会伤她的。哦，你好好休养一会儿，等会儿我来请你拾捡启行。”

“华哥，我不坐那背囊，备一辆车好么？”

“也好，我去招呼店家准备。”

他告辞返回自己的房间，将床上的包裹打开，这些天来，由于出手宽绰，鲁二哥途中给他的银钞快完了，雇车需要钱，他只好动用夺得金毛吼的包裹。与老花子走在一块，他对人情事故懂得不少了。

包裹打开，共两层，乃是最好的防水囊，里面盛得满满的，十分沉重。

他将囊中物全部倒出，喝！好家伙，真有上千件玩意，珠光宝气耀目生辉，全是极为名贵的古玩首饰。

其中有四个半尺见方，以金玉雕嵌的首饰盒，各用一把精致的小锁锁住，不知里面藏了些啥玩意儿。

盒中，是一串四分径的极品珠链，每一颗都浑圆无瑕，珠光耀目，共有五十四颗。

下端的四颗，竟大逾鸽卵，光华夺目；端的价值连城，四珠之下，是一个寸余大小的翡翠如意，绿芒四射，雕工之精，令人眼界大开。

他拉断珠链，取了十来颗纳入腰裹中，盖上盒，将所有的玩全盛回囊中，仍与他的小包裹一同包起，塞入床里后踏步出房。

这个包裹，乃是金毛吼一生中所劫得的财宝精华，在他眼中，似乎并不值钱呢，

他直出院门，招来一个店伙，说：“请替我备一辆轻车，必须在今夜能赶到河南府，牲口的脚程不可马虎。”

“客官放心，如要一夜一百五十里的脚程，小可即叫他们备下四驹轻车，保证在明晨寅牌初，可以到达河南府。”

山海之王取出五颗珍珠，送给他：“劳驾，替我将珠子换些银票来；不要金银，我懒得跑宝泉局兑换。”店伙见多识广，珠一到手脸色全变了，惊叫道：“客官，你不是要我的命么？一颗这么大的珍珠，最少也值白银千两；我到宝店，恐得被捉进官门，不死也脱层皮。客官请等等，我请店主来。”——他交回珠子，惊恐地走了。看这花子长得像头狂狮，衣着寒酸，却身怀价值万金的珠宝，不是江湖大盗才怪。

不久，店伙带着店东急急而来。店东是个半百的中年人，方面大耳身材雄伟，脚下极为朗健。

山海之王在厅中等候，手中轻抛着五颗珍珠。店东踏入厅中，抱拳拱手笑问：“敝下林成奇，乃是本店东主。请教客官尊姓大名？”

山海之王抱拳回礼，淡淡一笑道：“林东主是前来查问身份么？”

“林某不敢，客官请勿误会。”

“在下姓华，名逸云，人称我神剑伽蓝，或者山海之王。东主，有麻烦么？”

林东主大吃一惊，当年华逸云从函谷道直杀至舍身崖，谁不知神剑伽蓝的大名？他脸色一变，一躬到地，说：“原来是神剑伽蓝华大侠，林某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怠慢，恕罪恕罪。”

山海之王回了一礼说：“不敢当东主礼遇。在下身边银票不便使用，故出卖珍珠，东主认为有麻烦么？”

林东主大笑道：“华大侠过虑了，没有任何麻烦，如果华大侠手头拮据，不必出卖珍珠，一切有林某招呼……”

山海之王将珠送过，打断他的话说：“在下绝不打扰任何人，东主好意华某心领。

请劳驾将珠子换些银票来。”

林东主不接珠，他问：“请问华大侠，目下需要多少银子开销？如数目庞大，可将珠子押出……”

“在下需付店钱及支付车马资。”

林东主大笑道：“店钱酒资，计银六两；到洛阳的车马费，亦仅五两。华大侠何需押珠？哈哈，小事一件，请放心。”

山海之王以为占了一间独院，需款极多，一听仅需六两，心下大定，他身上还有二三十两银票呢！便说：“一颗珍珠可值多少？”

“卖出，可值八百两，押当，四百两当无困难。”

山海之王将一颗珠子抛过，说：“劳驾，请替在下卖了，六百两，要银钞。”

“华大侠既然要卖，林某自当效劳。”

“请速准备，在下须即行上路。还有，不要车夫，请先将押金扣下。”

林东主将珠纳入怀中，笑道：“车马不需押金，到地头后交到群英骡车居就成。”

“不！咱们江湖人，随时皆有性命之忧，车马是否能安然无损，难以预料，如果车店不做这笔交易，请代在下购置，千万要快。”

“全在林某身上，即为华大侠购置车马。”林东主拍着胸脯承揽。

“一切有劳东主费心。”林东主抱拳行礼告退，带着店伙自去了。

这一颗珍珠，竟惹来了天大麻烦。

原来明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之际，宫内的一批珍玩随车驾北行，在山东道上，出奇的失踪一批价值连城的宝物，其中就有一条翡翠如意珍珠项链。四分径的珍珠，天下间并非没有，只是这一串珍珠的成色，极为罕见，晶莹浑圆，却未经任何雕琢；据说乃是南越的贡品，万金难求，民间难获此物。

林东主一时凑不及现钞，只好拿到珠宝店卖了一千两白银。珠一落店中，事情闹大了。

自珠宝失窃至今，虽换了四个皇帝，但各地的官府档案中，查缉的皇令仍往下任移交，宝物一日未获，皇令永远有效。

陕州，乃是郢王的辖地；郢王驻节洛阳，算得是王畿左近之地。陕州

南面八十里，就有一座王庄，王庄占地数千亩，乃是郢王数十处私产之一。王庄中人手极多，不三不四倚势称豪的人为数不少，他们在陕州出入，无法无天，与三教九流的人打成一片。

珠一落店中，第二天便出了纰漏。陕州的官方文书，连夜传到了洛阳，第三天便传入了郢王府。

郢王府的大批高手，立即分散各地，捉拿神剑伽蓝，这事闹大了。

神剑伽蓝并未到洛阳，函谷道的山区里，血腥遍地，鬼哭神嚎。

入暮时分，车马备护停当，老花子亦匆匆赶返，神色沉重，对山海之王说：“老弟，不但苍龙二老已纠集不少凶魔在这一带活跃，而初入中原不久的一群喇嘛，也正好到达这一带。消息传得真快，咱们可有麻烦了。”

山海之王不怕麻烦，他急急地问：“麻烦且不管他，我正要找他们。玉麟丹的下落如何？”

“也够棘手。事主因宝丧身之时，确有许多江湖人物在洛阳藏匿。”

“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最讨厌而功力最高的人，当推通州蛇母范紫菱这贼女，专门玩蛇，讨厌得紧。上次太白山庄之会，她也曾参与了，被你把她吓跑，如今又到了中原。”

“就她一个人？”

“还有一个大出意外的人，但未证实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你的师叔朗月禅师。”

“我的师叔？”山海之王惑然。

“是的，就是令师龙吟尊者的师弟。上次太白山庄盛会，被你所迫，随俗家师弟鹰翔岛主林奇峰，与无鹿居士两人返回普陀仟罪岩闭关苦修，但不到两年他又溜出普陀，下落不明。天师并未返回普陀，两位俗一师弟怎能将他管住？至于在洛阳出现的和尚是不是他，并未证实。如果真是他，三年多以来，他的功力自是不弱，恐怕将是你一大劲敌，也将有一场死斗。”

“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九华山地藏王道场，有一座虚云观，老弟你可知道？”

“中原之事，我一无所知。”

“虚云观有三个老道，和一群不太清静的杂毛。三个老道是师兄弟，最差劲又最歹毒的一人排行第二，叫九华鬼虚云子。据已死的祁连阴魔说，虚云子在雪峰山被宰了，不知确否。虚云子的师兄叫赤霞子，师弟叫青虚子，出事那晚，两个老道都在洛阳，目前下落不明。如果是他们劫去玉麟丹，咱们麻烦得紧，相当风险。”

“他们功力了不起么？”

“功力自然不弱，但对付我们还差上一筹。只是那虚云观中，旁门左道异端萃聚，比崆峒的九真观厉害百倍，据说内隐白连会余孽，还有北方的玄门第二大派全真教高手的潜伏，十分棘手。”

“白莲左道异端不足畏。全真教又是些啥玩意？”

“这事说来话长，但我可以概略地一说。玄门教派中，共分南北二派，南派的始祖是从汉的张道陵，在江西龙虎山炼丹创教，传至唐朝，张道人清虚用长寿之术诱惑唐明皇，明皇封他为天师。到了宋朝，张强耀巧言媚上，宋徽宗皇帝赐他世袭，此后，龙虎山的张天师代代相传，成了世袭的天师，

受朝廷供奉，这就是南派，他们炼丹，习长生之术，拿手玩意是符咒，撵鬼捉妖。”

“北派的渊源如何？”

“北派创自宋朝末年的王嘉，称为全真教；他们奉祀老子，讲的是清静无为，自从元鞑子盘据中原之后，这一教派潜入北方各省隐伏。不料同一时期，凌霄出来了一个自称已修至半仙的长春子邱处机，这人是奇才，确是道力通神，大宋与金朝的皇帝，都曾经派人召他，他都不应皇帝的诏命，避而不见。元鞑子入主，太祖成吉思汗派人召见。

他远赴雪山，会见了元太子，横越西域，功不可没。也幸而有他，咱们汉人少死千万无辜。因为他在大都创设长春教，广收徒众，凡是被元鞑子列入黑名单缉杀的人，都秘密投人长春教托庇，得免于死。长春教乃是太祖特令敕建的，故而不受官府干扰。邱处机成道之后，元朝皇帝追封他为‘长春演道主教真人’，风光一时。至目前为止，北京最大的道观，仍数长春观，事实上，长春派已经与金真派并而为一，称为全真教，这就是北派。”

“他们之中，又有些什么出类拔萃的高人？”

“这倒不易说出，高手确是如云，想当年长春子西行，带了四名弟子，出入绝域，涉历穷荒，与蛮夷打交道，获邪魔怪兽而西行，如果没有超凡入圣的身手，怎能生还中土？可知全真教定然不好招惹。”

“他们怎会与九华的恶道们合流？”

“这只是传言而已，是否确有其事，尚难证实。”

“必要时，咱们得跑一次九华。”

“如真是赤霞子师兄弟俩取走玉麟丹，不跑一次也不行，只怕晚了些，周姑娘拖了那么久，这儿到九华还远着哩！迢迢数千里……”

“老丈，请派人火速打听，如果证实，我会以一夜千里脚程赶往九华。”

“我定然尽力，该走了。”

山海之王请出如黛，三人结账出店。老花子仍骑他的马，除了一个八宝讨米袋一无他物。

一辆裹铁轮的轻车，早已停在店前，四匹并驰健马十分雄骏，马骏车轻，赶长途确是上品。

四周旁观的人不少，全以奇异的眼神，打量这三个岔眼的男女。林东主率店中几位执事，直送至车旁。

车旁两名店伙，含笑将车门打开。山海之王将如黛安置好，掏出一叠银钞交给林东主说道：“多谢东主盛情款待，并有劳诸位费心，谢谢，后会有期。”抱拳做了个罗圈揖，人蓦地飞跃上车，在林东主的后会声中，缰响鞭鸣，马儿连声长嘶，蹄声雷动，向城东狂奔而去。

官道宽阔，不须问路，车在前驰，马在后跟，老花子在侧后方担任押车之责。

夜间赶路极为方便，官道上行人稀少，弯铃狂鸣，蹄声雷动，车中灯火全无，速度愈来愈快。

长鞭叭叭清鸣，四匹健马喷着白沫，飞鬃张蹄，发足狂奔。

奔不了三五里，眼前展开了一座黑压压的大森林。

“哈哈……”狂笑之声从林沿发出，破空传到，笑声中气充沛，声震耳膜。

“喳喳喳……”苍劲而锐利的笑声同时飞扬，声若泉啼，十分凄厉刺耳，

也从同一地方飞出。

山海之工闻声知警，略一松缰，沉声道：“有强敌阻道，小心了。”

老花子神色略变，说：“笑声中气充沛直震耳膜，阻路的人功力已臻化境，咱们小心了。”

“如果有人敢于阻拦，杀无赦。”山海之王阴森森地说。

车距林边还有二三丈，突然速度锐减，终于缓缓停下，距林约有八九尺停住了。

车停，林中闪出五条黑色的人影，袍袂飘飘，速度奇怪地向前疾驶。

山海之王在车座上站起，大喝道：“冲谁来的？发话！”

五条黑影齐发狂笑，五支长剑突然出鞘，身剑合一射到，有人叫：“小辈！就冲你来的。”

话出一半，中间冲到的黑影，左手微伸，三枚淡淡黑影先行飞行。射向马匹。

山海之王目力奇佳，马鞭一抖，“叭叭”两声脆鸣，三枚暗器碎为粉，人似幽灵幻影，突然出现在马侧。长鞭天矫如龙，狂击而出。

“纳命！”他鞭出叱声亦出。

五黑影只听到鞭声尖厉，却看不出鞭影，剑前身后，剑发振吟，仍向前扑到。

鞭梢向右抽出，杆儿一抖，“噗”一声击中最右一名黑影的腰胯，脊断胯裂。

“哎……”黑影仅叫了半声，“砰”一声贯倒在地。

“分！”有人叫，四黑影有两人向左右飞纵。

“躺！”山海之工接着叫，“啪”一声义抽中一名黑影。

中间黑影一声怒吼，已冲近山海之王，长剑幻起一道绵密的剑幕，迎头罩到。

“你也躺！”山海之王怒叫。

“铮”一声剑腾，长鞭迎头抽落，剑着鞭立折。

他大吃一惊，奋全力将断剑扔出，向侧急飘。

可是慢了一步，“叭”一声鞭响，鞭梢一抖，折向攻到，“啪”一声击中黑影小腹。

黑影嗯了一声，踉跄站稳，手按小腹，突然向前扑倒，滚了两滚方寂然不动。

黑影倒下瞬间，山海之王左手一抄，抄住了断剑，信手向左侧攻近车厢的黑影扔出。

那儿，老花子已驱走坐骑，乌竹钢杖力扫向黑影的下盘，双方行将接触。

断剑捷逾电闪，无声地贯入黑影的左脐，人仍挺剑前冲，剑上的啸声乍敛。

老花子不知贼人已死，“噗”一声杖得手，把黑影的双足齐膝击折，尸身折向前摔倒。

几乎是同一瞬间，山海之王的长鞭，与最后一名黑影接三鞭，回敬了两剑。

蓦地黑影连闪，两侧林中出现了二三十名身穿黑裳的人，像一群飞隼，由两侧猛扑车厢。

山海之王无名火起，蓦地发出一声震天长啸，伏鳌剑出鞘，扔掉长鞭，光华突化一道剑网，一张一收，最后的一名黑影会变，变成了七八块。

老花子顾得了左面，右面可无能为力，正在叫苦，山海之王已经到了。

最先冲到老花子身前的三名黑影，手中各仗一把银芒闪烁的长剑，一个突向上升，冲向车顶。

老花子一声大吼，杖向前一伸，腕一振，十余条杖影分袭两个黑影。

两黑影双剑疾分，一振一绞，“铮铮”两声清鸣，老花子只觉手臂酸麻，踉跄后退，“砰”一声背脊撞在车门上，几乎将门撞破了。

两黑影如影附形扑进，双剑已到胸前。

老花子将身一侧，乌竹杖向左一推，要向下倒以便自救，吃奶力气都用上了。

“叮”一声，杖推开了剑，剑贯入车门，右面黑影一声冷哼，左掌疾推而出。

掌轻按在老花子的左肩外，他只觉一阵寒流在瞬间透过全身，真气立散，跌倒在车下。

也在同一瞬间，光华在车顶一闪，一阵血雨急而洒下。

两黑影刚将剑拔出，一人伸手去拉车门，一人沉肘运剑，要宰老花子。光华突向下沉，同时响起一声木板碎裂声。

那是山海之王，他上了车顶，宰了自空急降的黑影，左手一扳，硬将车门掀掉，贯向从左面扑来的十来名黑影；剑向下倏沉，光华略一吞吐，沾车门的黑影一声惨叫，一条左臂堕落车下，火速急退。

想宰老花子的黑影心中一惊，猛地一剑上挥，想将袭来的光华拔偏，同时双足一点，向后暴退。

剑出无声，他只觉手中一轻，同时冷电掠过顶门，头皮一凉，鲜血直冒。还算功力超人，头一低挫身暴退，总算保住了脑袋。

山海之王无暇追袭，纵落地抓起老花子丢入车座，一声怒啸，四匹马向前急冲，直冲入林中官道，向东狂奔。

右面扑近的十来名黑影，被破车一阻，缓了一缓，马车已冲出三丈外去了。

山海之王心思灵巧，他知道黑间无法照顾两个人，由两黑影一招震倒老花子的情形看来，这些人皆可齐身一流高手之林而无愧色，再拖片刻，大局不堪设想。他料定林中埋伏的人不会太多，好手皆从两边现身了，他只有冒险前冲，或可获得生机。

他冒险冒对了，林中果然没有人，马匹向前狂奔，速度奇快，他信手拆下车厢的柱板，一面运动劲向后飞射。

三十余名黑影，以迅疾的轻功身法向前狂追，可是不时有狂叫之声发出，有人无端地倒地，不由他们心中发毛，脚下便慢了些。

后面十余丈，二十余名黑影紧追不舍，一声不吭奋起急赶。开始时，马车比他们快，百十丈便拉远了十余丈，尔后便保持均势。如果直奔三两里，由于马匹已疲累不堪，精力每况愈下，将会被黑影追及。

山海之王收了剑，向后问：“如黛，你怎样了？”

姑娘那虚弱但却平静的嗓音，袅袅地传来：“华哥，不打紧。贼人剑贯车门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”

“准备床单背巾，我要背你走；马儿不行了。”

“我准备好了，华哥。”

山海之王突觉心中一震，直觉地感到车座下的老花子，浑身在战抖，而且可以听到牙齿的震颤声，急问道：“老丈，你受了伤？”

“是的，左肩挨了一掌。”老花子战颤着答。

“你在发抖哩，重么？”

“掌伤不重，只是浑身如同掉在冰窟里，好冷！”

“咦！是寒毒掌哩！”

“是的，祁连的寒魄诛心掌，那家伙定然是祁连阴魔的同门，不然不可能将我的乌竹杖震开。”

山海之王一面驱马，一面探着倒出一颗雪参寒魄回生丹递给他：“以寒攻寒，定有奇效，快服下。”

老花子实在忍不住澈骨奇寒，只好接过谢道：“谢谢你，老弟。我好惭愧，连人家一招也未接下。”

“以两打一，事出意外，这只算是失手。假使他们不是一拥而上，以一敌一，他们无奈你何。快行功，等会儿得弃车了，马儿太乏他们将追来了。”

“我这就行动驱除寒毒。”

“何时可毕？请告诉我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山海之王伸左掌按住老花子的背心，以真气引导他行功。

后面二十余个黑影，已拉近至六七丈了。

蹄声如雷。车行如飞，在山林间官道之中，向东面猛奔飞驰。

奔过两座山嘴官道，向一座密林遍布山峰椭圆的山脚下奔去。左面，有一条小溪流，向东北沿官道左面奔流，水虽不多，似甚是湍急。

身后的黑影，已接近至车后五丈左右，最快的约有八名，其余的人，在后散处，最远的约有二十余丈。

领先的黑影，突用阴森森的刺耳嗓音叫：“华小狗，你跑不了，前面已替你选好埋骨之地，就等你到后自掘坟墓。”

山海之工没做声，将绳绳塞入口中，用牙齿绷实，抽出右手扭下一段小木枝，猛地向后一扔。

黑影相距不足五丈，木枝去势如电，黑影也速度惊人，双方相对而进，显得更为迅疾。追的人全将兵刃归鞘，免得碍手碍脚，木枝虽快，但体积甚大，黑影亦不弱，已经看见淡游的火迎面射到，来不及拔兵刃。一声怒嗨，双方以十成真力拍出两掌。

“嗤！”木枝穿透第一掌的如山暗劲，“啪！”第二掌潜劲又散，木枝与掌心接实。

“哎呀！”黑影惊叫一声，身形向后退一挫，险些将后面的两个人撞倒，木枝断成三截，这家伙的掌劲确是惊人。由于这一挫一顿，人车的距离又拉远了三丈，相距共有八丈了。

山海之王右手重新握缰，喃喃地说：“如果我有弓箭，或者有十来枝镖枪，哼！你们谁也别想活。”

官道蜿蜒上升，向两座土山的山鞍攀去。山海之王已看消道路，暗暗叫苦不迭。

马儿已将力歇倒毙，上攀不易，而黑影可以直线上冲，不消两三个转弯，便可从前面截住去路了。

山顶上，突然飞起一阵狂笑，声音发自数人之口。

“喳喳喳……老弟，我说你第一关拦不住，果然没错。”这声音不象发自我人类之口，象是鬼叫。

“咯咯咯……这一关要让他闯过，我祁连隐叟这一百年算是白活了。”这声音象是老公鸭，沙哑而嘶夏，但声波却十分刺耳膜。

山海之王凛然向后叫：“如黛，能出厢么，”

“不可能，华哥，我爬不上你的车座。”

“砰啪”一声，山海之王又抽出右手，将车座后的厢板扭掉了。说：“准备，我们将弃车。”

这时，马车已绕上第二个弯，后面的黑影，已抄便道追至，眼看第三个弯便可追及了。

目下最使他为难的是，老花子正在紧要关头，他一个人难以照顾两个人，任何一个人，他也不能置之不顾。

“华逸云，这儿是你埋骨之地。”黑影在岔道上叫。

“喳喳喳……”震天长笑从山顶向下传，愈来愈近。

马车已陷入重围，要脱身势比登天还难。

走不了，他不走了，挂上缰，四匹马连声嘶鸣，站住了，最右侧一匹突然路地不起。

也在这刹哪间，老花子一跃而起，轻声说：“闯，由后面的密林中脱身。”

山海之王转身，一把拿过如黛，同时将包裹挪到腋下，抢过被单和背带，火速将姑娘背上。

十余条黑影，从右侧底方向上扑到，将近官道了。

山海之王向老花子低喝道：“你先下，由左后方入林。”

老花子一闪下地，走了。山海之王也从旁溜下地面。

“啪啪”两声，两根车辕折断。他双手扳着车底座，运神力一掀。同时身形似电，向后一闪即没。

十余条黑影，刚掠上官道，距车侧不近丈余，车突以雷霆万钧之势，向他们飞撞而来。

同一瞬间，三匹垂死的马，拖着一匹将死的马，挤全力向前急冲，冲向岔道奔上弯路，截住十余名声势汹汹黑影的去路。

黑影同时发出惊呼，四面急散。在轰隆隆连声巨响中尘埃满天，山海之王与老花子已经不见了。

两人闪入路左后方密林，向后面来路返奔。老花子元气未复，山海之王架住他一条胳膊，在暗林中飞掠。

半山的官道上，车马的残骸，向山下滚坠，乱得一塌糊涂。

从山顶飞掠而下的黑影，共有四条，每一个黑影都身手超凡，象四个鬼魂一般忽隐忽现。

“人呢？”光头黑影问。

“不在碎车上，也许逃掉了。”被削掉一层头皮的黑影在碎车旁叫。

“再搜搜附近，看有否尸骸，没见人从山上逃呢！”

一群黑影在左边搜，山上下来的四个黑影在路上并肩站立。中间那人向窜上官道的一个黑影沉声问：“真是华逸云那小狗？”

黑影躬身答道：“禀师父，弟子没看清，以前也未见过华逸云，所以未敢料定。但在大阳老店，手下兄弟确听他自报名号；而且他那五官长象，确有八成相似。刚才动手之际，他那奇异的小剑可发三尺剑芒，确是那小狗之

物。”

正说间，远处响起两声厉喝，相距约有半里地，正在官道西面发出。

“谁在那儿？”黑影急问。

“是左大嫂和左师弟的两个孩子。”

“走！他们定然遇上强敌了。”

所有的人，全向声源方向急射。由山上下来的四个黑影，只一闪便远出七八丈外，好高明的神奇轻功。

山海之王带着老花子，掠出了半里地，神不知鬼不觉去如电闪，出林便上了官道。

他在路旁止步，向老花子说：“他们人多，可能还有艺臻化境的高手相助，这条路行不得，抄小路走。”

老花子略一沉吟，说：“两条路，一条是向北走黄河南岸，一是南下走洛河。”

“怎样走法？”

“天上星斗可辨方向，咱们翻山越岭便可到达。”

“走洛河。”山海之王断然地说。

正待穿过官道，西面路中已现出八条奇怪的身影，前三条身法奇快，风驰电击而来。

老花子突然缩回踏出路沟的左脚，说：“是他们一伙，等他们过去。”

可是晚了一步，最先那黑影耳目极灵，已看到了路旁的老花子和山海之王，一面奔到一面沉喝：“什么人？通名。”

山海之王拔起手边一棵小树，哼了一声说：“赶路的，不必通名。”

黑影已电闪而至，一根龙头拐已经伸到，厉声道：“那你们得死。”

山海之王大怒，一树扫去，根上的树须和碎泥，满天飞溅，黑夜中看不出是啥玩意，把黑影吓一大跳。

山海之王出手奇快，人如疯虎前扑。黑影来势够快，想避开势不可能，猛地一声厉喝，拐过一道拐杖，挫身运拐硬接来招。

“砰”一声巨响，拐击中树根，小根和碎土飞溅，人影飘退。黑影反应奇快，被震得向右横飘，左手大袖一扬，洒出一把灰色针雨。

山海之王亦觉手上一震，暗暗心惊，这鬼女人的功力确是不等闲哩，

他已看清了人影，那是一个脸上赤红，白发梳髻的黑衣老太婆，身材高大，手中朱红色的龙首拐，显然是合金打磨涂上朱漆的重家伙。

这一刹那间，后面的七个人影已到。

“走！”山海之王叫，反手一扫，有枝叶的一端突然扫出，千百道灰针影如被是风所扫，反向侧飞。接着一声暴喝，枝叶再舞，已冲到路中。

老花子形身一闪，从山海之王左侧窜入对面树林。

老女人不知山海之王手中是树，还以为是重家伙，她那一拐被震得手臂酸麻，心中骇然，树枝张大逾桌，挟风雷呼啸而至，她只好向右再飘八尺。

小树突然向七个黑影飞去。山海之王人已失踪。

“躲！”老女人叫。

七个黑影向左右急射，有两个身形稍慢，“哎唷”两声惊叫，竟被撞翻在地上。

八个人影被这一记突袭镇住了，怔在当地。

片刻，山上下来的四条黑影已经快到了，老远便叫：“发现了什么？”

那老公鸭嗓子叫。

“两个人，功力奇高。是师父么？”老女人叫。“快追，”老公鸭嗓子厉叫。

老女人一声鬼嚎，率七个黑影追入林中。

这一带全是不太险峻的山区，林密山深，间或有零星的村寨点缀其间，并非人迹罕见之地。

翻过五座峰头，进入一处盆地，同时发现了樵径，远远地看到盆地南面有灯光摇曳

山海之王侧耳倾听良久，说：“说的是蕃语，不是汉人。糟，这村寨的人。恐怕要遭劫了，连吠狗都没有哩！”

老花子启步，一面说：“咱们别管闲事，免得……”

山海之王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不成，这事我得管，中原之地来了化外之民，岂会是好事？走，”

老花子点头道：“我知道你要管，你是非常人，走！”两人折向扑奔村寨，一近村便臭到了血腥。村不大，约有二十余户人家，依山筑起三丈高的寨墙，寨门向北，寨外是一亩亩果林，寨内崇楼高耸，亭园疏落。寨门楼之上，高架着一个木牌坊，大木匠朱底金字，四个漆金大字写的是：“崑山别馆。”

两人穿越果林，到了寨门右侧，巨木寨门大开，不见人影，血腥令人欲呕。

山海之王大踏步走向寨门，他的目力超人，已看清匾上的漆金大字，信口念道：“崑山别馆。咦！这寨中主人不是村夫哩。”

老花子听到崑山别馆四字，吃了一惊，伸手一拉山海之王胳膊，急说：“且慢！老弟，你说这是崑山别馆？”

山海之王站住了，讶然问：“是的，木匾上写着这四个字嘛，有麻烦么？”

“退到林中，我告诉你其中详情，让你思考是否闯寨。”

两人退到林中，倚树隐起身形。老花子用耳语往下说：“武林中有两堡三寨四大山庄，都是武林中成名人物的居所，这座崑山别馆，乃是三寨之一，平时极不易找，想不到竟然被我们在无意中撞上了。”

“寨中住了些什么人？”山海之王问。

“江湖的武林人物，固然分为黑白两道，因利害冲突，极不相容，经常寻仇报复，白刀进红刀出拼个你死我活。所谓黑道，包括范围极广，上至绿林巨孽，下至偷鸡摸狗的江湖小混混，包罗万象，品流极杂。而两者之间，应运而生一种介乎黑白之间的人物。

这种人，定然是本领高强，见闻广博而各方面都兜得转的闻人奇霸，在两道之间活跃。

他们自己既不白不黑，极少亲自出面，仅由手下的鹰犬狐狼，与黑白两道人接触，不论黑白道人物，必须按期送他一笔常例钱，不然准有天大麻烦。这种人最可恶不过，坐享其成卑鄙无耻；崑山别馆中，就有这么一位威名显赫，交游极广的家伙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这家伙定然不是个好东西了。”山海之王说。

“可以这么说，这村寨本名崑山寨，但为了与黑道的山寨有别，所以对外称崑山别馆。馆主姓汤，名永安，人称他铁爪神鹰；据说，他与金面狂霸

粟老死鬼是同门，但并未证实，因两人从没过往，更无交情，铁爪神鹰为人阴沉，深藏不露，从不与有名的武林人物来往，免致引起人们的怀疑，这是他聪明之处。”

山海之王接口道：“假使是这种阴险人物的居所，咱们犯不着替他们挡灾。”

“咱们确实不便进去，免得遭人怀疑咱们与他们是一路。”

两人正欲转身，忽听寨中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有一个狞恶的嗓音在吼：“小子，你再不说，佛爷要活剥了你，你信是不信？”

接着一个虚弱的嗓音传出，似在哀求：“大师父，小可确是不知。敝主人亦为了玉麟丹的事，至今逗留洛阳，约于日内可望返回，大师何不等敝主人返回时问他？”

“废话！洛阳附近，最负名的人，就是你这鸟寨子，任何事也瞒不了你们，你敢推得一干二净？”

“小可确是不知，从何说起？楼蚁尚且贪生，小可岂不惜命？即使大师将小可粉身碎骨，小可亦无法说出玉麟丹的下落，大师尚请明鉴。”

“喝，你小子口才伶俐，鬼才相信你的话。”

接着惨叫又起，令人闻之毛骨悚然。

山海之王一听玉麟丹三字，心中一紧，说：“铁爪神鹰住在洛阳附近，说不定真是他动手劫了玉麟丹，咱们进寨，看看有否线索。”

老花子点头道：“有道理，咱们进寨看看风色。看样子，铁爪神鹰并没有在家，不然谁敢在他这儿撒野？”

“铁爪神鹰了不起么？”

“确实了不起，一只铁爪手下无三招之敌，左手掌爪可遥碎三丈外碑石，对敌时凌空扑击，当者披靡。”

“如果狭路相逢动起手来，老丈你可接下他多少招？”

“惭愧，硬接硬拼，可接一招，如用游斗，可周旋半盏茶时间，凶多吉少。”

“进寨捣他窝穴的人，定然是必有所恃的高人，咱们得小心从事，劳驾，请替我巡风；万一分散，咱们在南面峰头会面。”

“好！这些日子来，老花子见过了无数高人，无一不是艺臻化境的宇内高手，确是感到自己的胆量愈来愈小，豪气消失净尽啦，老弟，千万小心行事，不可贸然，万事见机，多衡形势。祝你顺利！”

山海之王笑道：“多谢关照，有如黛在，我不会太过冒险。”

说完，直寨射墙，象个幽灵飘寨墙，一闪不见。

寨内凌乱不堪，房屋门破窗塌，不时发现断头折足的死尸，显然经过一场惨烈的激斗。

中间一座两层大厦中。灯火辉煌，灯火从破碎的门窗中曳出，人影飘摇，惨叫之声，就在大厅中传出。

山海之王顺东首破屋往里淌，以神奇的御气飞行术在暗影中直射大厅，足极少沾地，象个无形质实体的幽灵。

大厅四周的屋顶上，共有六个袍袂飘飘，手执禅杖的光头和尚身影，似在担任警哨。

山海之王从东面房屋往里淌，可看到大厅外石阶下，木柱旁倚着两个中年喇嘛。他们衣是红，架纱也是红，所以一看便知是喇嘛。

如果不想现身，从厅门口进入是不可能的，山海之王略一打量形势，决定由楼上进入大厦，再由内室下厅。

要从楼上入室，也有困难。楼高六丈，飞檐下是走廊，向东一面恰有两个喇嘛站立在廊柱的暗影中。而东厢屋顶，也有一个喇嘛，踞坐在屋脊上举目了望。如要从这面进入，必须将这三个喇嘛制住，不然难逃他们的耳目。

他闪入一座房屋中，一阵血腥直冲鼻端，不用猜，屋中准有死人。他从厅中闪入厢房，发现床上躺了一具一丝不挂女尸，已死去了多时，他不管女尸，去墙上拔下了五枚四角大钉，直趋内院。

钉长五寸，有点象船钉，头轻尾重，不适于做暗器，凡是用钉做暗器的行家，钉尾必须从中段收小，划力必须火候高明，不然钉会转筋斗，他不管，就用钉准备收拾三个喇嘛。

他闪至院墙下，房顶上的喇嘛距他仅有五丈余，如果一击而中，喇嘛定然滚下，必定惊动其他的人；如果上房擒人，同样会难逃高手的耳目。

他心中一动，便转身入房，到房中一把拖起裸尸，向外便走。

当他一看清女尸下体鲜血仍在淌，不由心中恨极，心说：“你们这些佛门败类，不死岂有天理！”

他身形奇快，向对面院墙掠去，人一沾墙，裸尸便贴墙倒，象个活人。他回到这面院墙，向背上的如黛轻说：“如黛，你尖叫一声。”

“哎……”如黛厉声尖叫，她人本虚弱，叫声不大。

十四

山海之王命如黛发声，以便诱喇嘛僧下来。如黛叫声一起，喇嘛僧果然上当；女人的声音，令他毫无顾忌地一跃而下。

这家伙的轻功果然不凡，象一头大雁落下院中，首先发现院墙边的裸女，便扑到墙下。

他的手刚伸出，只觉脊心上已按上了一只大手；他想转身，却又不敢，耳中已听到小而清晰的细语音：“大和尚，你们做的好事。”

喇嘛心中一凛，正待抬起上身，同样的语音又响：“和尚，你一动心脉便断，你的大印掌只配拍苍蝇，妄动不得。小心，就这样站着，用细声答复我的问话。”

喇嘛僧不死心，运功想封闭脊心穴，可是真气一抵背脊，立即回头逸散，他知道完了，遇到一个更高明的对头了，这条和尚命可能保不住了。

造孽太多的人，也知道落在别人手里，不是报应临头，便是以命偿债；有些人届时怕死，有些却豁出去反而凶横，这家伙就是第二种人，他阴阴地说：“这寨子里，咱们有近五十名高手，你不要命了么？”

“要命的人不会来，要来的话，就是要你们的命，和尚，你是哪一座大庙的活佛，”

“阁下是谁？”

“是我问你，而不是你问我。不给你两分颜色，还染不了你的狗脸。哼！”说完，一个指头儿点上他的脑袋哑穴，“啪”一声响，屁股蛋挨了一脚

掌；他向前一栽，扑倒在裸尸身上。

他功力不等闲，但那一脚掌他却难以承受，只觉昏天黑地。幸而是踢在肥臀上，如果踢中穴道，那还了得？会阴、海底、鹤口，全是致命的穴道，他不死才怪。

他向侧一滚，向右一翻，右手的禅杖猛带，想在死中求生。

他刚翻过身，禅杖便落人一只大铁钳中，一只重如山岳的靴子，踏上了他的小腹，只觉浑身一软，真气立散。

他的禅杖落到了山海之王手中，黑暗中，他看到了山海之王的高大身影，和那花子爷一般的装扮。

山海之王禅杖右点左敲，把他一身骨节全敲松了，肌肉散弛，力道再也发不出来了。

山海之王沉重的脚挪开了，禅杖一拨他的脑袋，“噗”一声靴尖儿踢在玉枕骨上，哑穴被震开了。

他四仰八叉，象个死尸，浑身没有四两力，被摆布得服服贴贴。

“你该听话了，和尚。”山海之王低喝。

“是你？”喇嘛虚弱地叫。

“你认得我？”山海之王惊奇地问。

“你是山海之王。”

“你怎知道我的名号？咱们陌生得紧。”

“由你的穿着打扮中，我猜出是你。”

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匝哈和拉卜两位活佛。”

“他们目下何在？”

“就在大厅中。”

“你是谁？在这儿有何图谋？”

“贫道罗瓦，乃是密宗三圣僧萨达圣僧的门人。这次二圣僧得到京师同门的法碟，进京入宫受朝廷供奉，故率门下一行东入中原，取道河南至京师。在长安之时，途遇金毛吼景泰，说及洛阳曾出现成道至宝玉麟丹，已被崑山别馆的汤馆主得去，而在你的身上，却带有大批金珠。这家伙说动了我的师父，第一个先找汤馆主，然后再找你。”

“那金毛吼目下何在？”

“与三圣同在大厅，说是找到你之后，均分你所带的金珠。我师父就是由他带路找到这儿的。”

“还有你知道的消息么？”

“有，但你得答应饶我一命。”

“我答应不难，但得看你的消息是否值得。”

“在华阴咱们遇上了拉卜和匝哈，他们告诉我师父说，你身上有至宝金蟾内丹和蟾酥珠，且真正的身份是神剑伽蓝华逸云，我师父发誓要走遍天涯，找到你杀掉方肯甘心，你还是赶快离开的好。”

“是为了我的金蟾内丹，故而要杀我么？”

“不全为此。三年前太白山庄盛会，你所杀的五台达尊活佛与龙首山龙首上人，皆与三圣僧有关。”

“三圣僧是谁？”

“乃是喇嘛教的三大圣僧，按教中修为排名，第一圣僧是波罗圣僧；第

二是拉加圣僧；第三是产达圣僧，达尊活佛是拉加圣僧的门人；龙首上人则是波罗圣僧的知交。由此，你便知为何要找你了。”

“玉麟丹的下落，你们找到了么？”

“没有，汤馆主不在家，说是在洛阳逗留未返。咱们共杀了五十余名家仆，得不到一丝儿口供。”

“玉麟丹定然不在崱山别馆，你们为何如此好杀？”

“金毛吼景施主一口咬定，说是亲眼看见汤馆主夺得玉麟丹，他晚了一步，同时功力相去太远，不敢下手夺来。咱们在这儿逗留了两天两夜，拆毁所有房舍，不见形影，眼下在等汤馆主返回。”

山海之王冷然一笑，冷漠地说：“我饶你一死，但得昏睡一昼夜。”

说完，运指点了他的睡穴，向上一滑，再拍了一掌，将他塞在屋檐下横梁之上。

他恐怕仆人受不住刑，招出玉麟丹的下落，自己不在场，岂不晚了，便对背上的姑娘说：“如黛，我们要冒险入楼，在楼上方听清，也便于先行下手。”

“华哥，别问我啊，”如黛幽幽地说。

山海之王由房中急走，屋内漆黑，门窗皆已七零八落，毫无阻碍，除了死尸，没有人阻拦。

到了房屋尽头，前面是一处广场，约在十丈宽，对面便是正屋的右廊，廊下没有人，只楼上有两个喇嘛把风。

大厅中人声嘈杂，楼上各处也不时传出狂笑声和妇女的呻吟声。

山海之王心中不住忖，要否击毙楼上两个喇嘛呢？片刻，他已有决定，且引开他们的注意力，先闪到廊下再说，便欺近广场边，伺机上手。

天空中虽有星光，但仍然黑暗，十丈内方能将人看清，他决定以绝学超越这十丈空地。

他默运神功，猛地将两枚铁钉，向楼上靠南的走廊上抛去，并向地面一伏。

一支小钉要抛出十丈外，而且必需上升六七丈，在他并无困难，难在不能发出破空的啸声，但他办到了。

“得得”两声，铁钉楔入廊内壁角，发出不太大的响声。

两喇嘛倏然转身，向响声发出处跑去。

“这两个家伙好精明，我得小心。”山海之王心说。

就在两喇嘛转身的刹那间，他贴地飞射，进入了楼下走廊，向上疾升，贴入檐下。

楼上，两喇嘛之一轻声说：“师弟，你听出刚才是什么响声么？”

“恐折是虫子钻壁哩，”另一个人答。

“鬼话！象是投石问路的石子。”

“石子怎没听到滚落声？”

“咱们去瞧瞧，你先走。”

“好！我先走，保证你找不到石子。”

两人脚步声一起，山海之王或速翻上飞檐，闪电似越栏杆掠上楼上走廊，手一勾住廊柱，三枚铁钉已经出手。

两喇嘛没想到身后有人，钉无声无息一闪即至，一枚贯穿左面喇嘛的心窝，另两枚也贯入右首和尚的心室，认穴之准，令人咋舌。

山海之王随钉至，好快，在两喇嘛向前一栽，仍未落地之时，已经闪电般掠到，一手一个抓实，把他们搁在廊外栏杆上，象在监视楼下各处。

廊下没有入楼的门，只有一排行字雕花长窗，窗内各处，传出嘻笑呻吟之声，显然里面正有人在糟踏妇女。

山海之王顺窗向北走，在最近北面的一扇窗下，听到了轻微的鼾声。他心说：“这家伙定然睡着了，就由这儿进入也可。”

他伸手试力，找出窗门所在，运借物导力奇功，隔窗移开了窗闩，轻轻将窗揭开。

一切行动全在无声中进行，窗一开，他鬼魅似的一闪而入。

如黛也没闲着，在进窗之后，手一伸，室中光华隐隐。她手中，是藏在腰带上的龙犀珠。这颗珠，并未让武当的牛鼻子搜去。

光芒一现，床上的光景不堪人目，一个身躯肥硕的中年喇嘛，象一头被刮光毛的大肥猪，正睡得香甜，身上一丝不挂。

胖喇嘛的右臂里，躺着一个身无寸缕的少妇，也正睡得香甜，细皮白肉的高耸酥胸，现出不少牙痕淤迹，大概是喇嘛们所留的遗泽。

山海之王没见过这场面，不知不怪，背上的如黛，却羞得“嗯”一声轻叫，将头伏在山海之王的肩颈上；和尚那蠢蠢然的躯体，怎堪人目。

她一叫，床上的喇嘛突然苏醒，刚睁开眼，便“嗯”了一声，身躯略一抽搐，闭上了他的铜铃眼。

原来山海之王已下了毒手，天心指倏然发出，击中喇嘛的心窝，左胸下现出一个大洞，鲜血激射，他怎能活？

山海之王扑近床前，在少妇睡穴上一抹，说：“收珠，向里进。”

珠光乍敛，他轻轻推开房门，掠向花厅。

所有的房门全关得死紧，花厅里反而没有灯光，也没有人。他侧耳倾听，确定下面就是大厅，便将掌向下一按，片刻向上一提。

他掌心中，多了一块钱大木片，厚有一寸二分，掌一翻，化成粉末洒下楼板。

楼板现出一个钱大小孔，灯光上射。他俯身就窗中下望，只觉气涌如山，暗中切齿大恨。

大厅中，灯火通明，光亮如昼，照亮了厅中的人间地狱。中堂下的一排大圈椅上，坐着十二名年高德丧的喇嘛僧，——个个粗眉大眼，长相狞恶；坐相也够恶，翘腿举足，哪还像个出家人？

更触目的是，每一个老和尚的怀里，都有一个几乎全裸的女人，丑态不堪入目。和尚们的袈裟扔在地上，红色的僧袍带松扣散，露出毛茸茸的胸膛，一双手上下乱动。

左壁下，也有一排交椅，箕坐着一腿的匝哈活佛，和有两张大口的拉卜活佛。还有五名俗装老人，其中之一有一副金黄色乱虬须的家伙，赫然是金毛吼景泰。

堂下，是八名赤着上身的中年喇嘛，正将右壁下跌坐着的二十余名男女，一个个轮流向堂下提。

堂下近厅门处，地上血已淹满方砖，横七竖八躺着近二十具尸体，怵目惊心，惨不忍睹。

这时，一个喇嘛提来一个壮年人，向堂下一丢，立即有个喇嘛上前拉起，一脚踏上膝弯，壮年大汉跪下了。

堂上的一名老喇嘛，用喜悦的嗓音叫：“小辈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不相信你们都不怕死，佛父要让你们见识见识。说，玉麟丹藏在何处，”

壮年人大概是个硬汉，咬牙切齿骂道：“狗东西们，太爷永不会告诉你。”

老喇嘛阴阴一笑，狞恶的说：“卸他的耳朵。”

两个中年喇嘛举手一抓一抹，耳朵顿被刀削，“噗噗”两声，丢在堂阶上。

壮年人狂叫一声，拼命挣扎，可是胳膊被架住，腿弯又被踏实，怎挣扎得了？

最右首一名老喇嘛的怀里，那几乎全裸的女人，突然以手掩面，惨叫着想要向下纵。

老喇嘛一声狂笑，“嗤”一声裂帛响，将她仅有的一条内裤撕掉，手一翻，将她按在膝前，双手抓住她的双乳，喳喳狂笑道：“妞儿，你如想救他，教他乖乖地说出，饶你两人不死。谁先说出，谁就可以活命，其余的全得死。”

女人痛苦地扭动着下身，哀叫道：“大菩萨，我们只是下人，怎知主人收藏宝物之地？即使是刹了我们，亦无法说出宝物的下落。饶命！”

老喇嘛不是大菩萨，而是魔鬼，他一声狂笑，双手一抓一提，两个乳房竟然被他硬生生抓脱。

女人哎了一声，身躯便凌空飞起，“叭”一声重响，贯倒在堂下壮年人面前。

壮年人突然一偏脑袋，一口咬在右肩上的大手掌背上。

右首中年喇嘛一声惊叫，“噗”一声飞起左脚，踢中壮年人的后腰。

壮年人“哇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头一搭立即气绝。

另两名中年喇嘛，又提来一个古稀老人，依样葫芦将人往下踏住跪下。

没等老喇嘛们发话，老人用怨毒的眼神，狠盯着左壁下的金毛吼，厉叫道：“金毛狗，你嫁祸的诡计够毒了，天网恢恢，报应定来，你等着吧！咱们不久之后，将在泉下相见。”

金毛吼坐得四平八稳，恶意地说：“老朋友，咱们确有机会在泉下相见，早晚会有这一天，但得等到三五十年之后。那时，恐怕你已投了两三次生了。你还是说的好，免得死前饱受凌辱。”

中间老喇嘛哼了一声，厉声问：“狗杀才，你说是不说？”

老人也冷笑一声，沉声道：“和尚，你们被金毛吼所骗，日后将深悔今日。”

“混帐！如何骗法，你说？”

“金毛狗自十年前偷鸡摸狗始，便和敝主人因分配之事，曾多次发生争执，仇怨深结；这次他嫁祸敝主人，崑山别馆突遭大劫，哼！和尚，铁爪神鹰在江湖知交满天下，你们能高枕无忧么？”

老喇嘛冷哼一声，怒叫道：“佛爷就是要等你五人回来送死，不怕他将玉麟丹吞了，治了他！”

两中年喇嘛双手向下一掀，“克咳”一声，老者的双臂立折，一声惨叫，立即昏死。

在惨叫声中，寨外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长啸，接着厅外的喇嘛，也发出了警讯。

整座大楼一阵忙乱，二楼的房门纷纷打开了，一些衣衫不整的喇嘛，

一面穿衣一面奔出房来。

花厅的山海之王，突然身陷重围。首先奔出两个喇嘛，手提方便铲抡出厅中，黑暗里，和尚看不清厅中有人，直向山海之王撞来。

山海之王刚站起，只道已被人发现，不由他不动手了。想起楼下令人发指的事，他只觉怒火上冲，等两喇嘛迷迷糊糊冲近，他右掌斜切，左手招出“神龙现爪”。

“噗”一声，一掌切中右面人的肩颈，直透胸腔，一声不吭向下挫倒。

同一瞬间，左手如钩，扣住左面喇嘛的胸头，五指直扣入颈胸内，信手向后便扔。

人向后飞出，他已抓住了一把铁柄方便铲。他的眼黑夜中可明察秋毫，占了天大便宜。楼梯在左侧，所有的喇嘛全向厅中涌，要奔向梯口。

“砰”一声巨响，喇嘛的尸体着地，刚抢入的一群喇嘛全都一怔，有人叫：“谁摔倒了？别是让女人弄晕了头吧？大厅里也可跌倒，真他娘的乐昏了……哎……谁打我……”

山海之王一不做二不休，在人人于黑暗忙乱之际，方便铲倏动，铲临人身内劲方发，只刹那间，便击杀了三名喇嘛。

方便铲击破第四个喇嘛的头颅，终于让人发现了，有人脱口大叫：“楼中有强敌，举火，小心……哎，”叫声未落，也倒了。

山海之王再偷袭，一声长啸，方便铲风雷突发，楼中成了尸山血海。

惨叫声、尸身扑倒声、厉吼声、喝骂声……乱成一片。

这时，大厅前广场，也发现敌踪，三个怒鹰般的人影，从寨门穿入，沿通大莲花径直扑楼前。三黑影之后，也有八名轻功极为高明的黑影，在十来丈后跟进。

大厅中的人，全向门外急冲。

三黑影还未掠近，两个担任警哨的喇嘛，已经扑下路中，迎面一拦，同声虎吼道：“站住！什么人？佛爷要问话。”

后面八名黑影中，有一人厉叫：“就是这些贼和尚，大哥，杀！”

三黑影同声怒叫，向前疾冲。

两喇嘛也同声大吼，两支禅杖同时劈出，劲风虎虎，力道如山。

光头的黑影，突然撒了一把三尺长乌光闪亮的奇形铁爪，信手一挥，“铮”一声金铁交鸣，右一支禅杖突向左飞，空门大开，乌光一闪，击中了喇嘛的头颅，头应声立碎。

同一瞬间，左面黑影向上一升，银芒一闪，头下足上自禅杖上方一闪而入，贯穿了喇嘛的胸膛，下身一沉，飞起一脚，“噗”一声踢中喇嘛小腹，尸身直飞出三丈外，方砰然倒地。

三黑影续向前冲，进入了楼前广场。

四周火把熊熊，十二名老喇嘛在阶前一字排开，哈拉匝卜和金毛吼，则站在阶下。

四周持火把的喇嘛有十八名之多。

楼上，杀声震天，中间喇嘛叫：“楼上有人入侵，拉卜大师请走一道。”

匝哈和金毛吼同声答：“禀圣僧，我两人也到楼上一走。”

“有劳了。”三人飞奔入厅，抢上楼去了。中间老喇嘛发出一声哈哈狂笑，冲奔来的黑影叫道：“铁爪神鹰是谁？佛爷我专程等候多时，反客为主，这儿的主人是我。”

三黑影大概急疯了心，愤怒如狂，一爪两剑势似奔雷，向阶上猛扑。

两侧闪出三名老喇嘛，哈哈一笑，禅杖一摆向前急点，并同时大喝道：“竖子无礼，滚！”

禅杖风雷俱发，突然化成三座杖山，无数杖影向前劲射，冷分三条黑影。

铁爪也幻化无数爪影，倏升倏沉，罡风锐啸刺耳，人影乍合。

两支银剑也化出千百颗银星，嗡嗡剑啸慑人心魄，射入杖影之中，剑气撕裂声令人心往下沉。

六条人影一合，左闪、右挪、暴进、俊退，只片刻间的缠斗，各出五招以上，突然响起连声金铁交鸣，人影先后乍分。

后八条人影也到了，向两侧一分。

三个老喇嘛退上了三级石阶，三条黑影也退出五步，六个人的脸色在火光下变成了灰白色。中间老喇嘛脸色一沉，大喝道：“说完再拼个死活，反正你们都活不了，急不在一时，邮都城的道路不好走，慢慢来，急不得。”

三黑影心中暗凛，刚才的生死须臾，凶猛无伦的狠斗，对方功力之强，大出他们意料之外，只好站住调息。

火光下，他们的脸目一一清晰的现出来了。

中间手持铁爪的人，就是铁爪神鹰汤永安。他的相貌倒可上得台盘，人才一表，方面大耳，虎目含威，三绺长须拂胸，银光闪闪，剑用也是银色，可见他老得差不多了。

他身材硕长，脸部由于狂怒之故，扭曲得令人心悸，虎目中似要喷出火来。手中那沉重的铁爪，象煞了鹰爪，只有四趾，爪尖还有血迹。

左首那人，是一个白发披肩，南瓜脸阔嘴唇，铜铃眼凶光暴射道老人，腰粗肩宽，身材也有七尺高，好壮实的老家伙！说起此人，大大的有名，乃是铁爪神鹰的拜弟，人称银剑飞虹，姓张名天禄，是一个含笑杀人，亦侠亦魔的怪物，江湖中提起了他，确可震慑不少人。

右首那人，一身黑袍，头上戴了一个黑头罩，只露出两眼和口鼻四个孔，两侧支起一对大而尖的耳朵，双目中精光四射，身材硕长，手中银剑寒芒闪闪。

这位掩去本来面目的人，在武林中只闻其名，见到他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，白天更找不到他的踪影。他是铁爪神鹰的好友，叫夜游神左丘森，手中银剑十分霸道，轻功也超尘脱俗，神出鬼没。

铁爪神鹰本在洛阳打听玉麟丹的下落，突接寨中逃得性命的门人传来的噩耗，气得几乎发疯，率领好友和拜弟，与八名寨中高手连夜赶回，要找喇嘛们挤老命。岂知一照面之下，以一敌一他仅占一分上风，心中怎能不惊？

看了寨中凌乱之状，他切齿大恨狂怒地叫：“你们是哪个庙里的无耻和尚？通名！”

我汤永安要活剥了你们。”

中间老喇嘛缓缓放下石阶，冷笑道：“老佛爷叫做波罗活；佛，人称我密宗三圣僧之首，波罗圣僧是也。”

“我，拉加圣僧。”左首老喇嘛也一面说一面下阶。

“我，萨达圣僧。”第三个老喇嘛接着降阶，自报名号。

“……”第四名降阶报名。

“……”第五个接着降阶报名。

这些人无关宏旨，不再多述，人多了记不了那么多。他们久处边荒，中原人对他们陌生得紧。

“你们为何毁我基业，百余名男女老幼何罪？咱们住处天各一方，平时无冤无仇，我汤永安从未与诸位结怨，为何人性全无，做得如此之绝，还我公道来。”铁爪神鹰咬牙切齿，目眦若裂地狂吼。

波罗圣僧呵呵一笑，说：“好说好说，问得好。俗语说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你家破人亡的缘故，只因你怀有玉麟丹，佛爷要取归已有。当佛爷登门请见之时，贵寨之人太过失礼，竟在佛爷面前耀武扬威舞刀弄剑，佛爷只好略施薄礼，以敬效尤。”

铁爪神鹰气得眼前金星直冒，几乎要吐血，他费了月余工夫，才将玉麟丹的下落探明，反而有人找他头上索取玉麟丹的，一百余条人命枉死寨中，闹了个家破人亡，痛哉，

也是他平日作恶多端，致有此报。他不再多说，举爪大吼道：“猪狗们毁了咱们的基业，朋友们拼了！”

十一个人正欲向前一拥，波罗活佛却摇手叫：“慢来慢来，话还没说完。汤施主，玉丹交出，佛爷还你一半活人，咱们交换。”

“狗东西，你在做清秋大梦……”

“梦也罢，醒也罢，你不交出玉麟丹，必将埋骨此地，你信是不信？”波罗圣僧打断他的话，沉下脸厉声问。

铁爪神鹰一步步欺近，厉恶地叫：“狗东西，你要玉麟丹么？在这儿。”他扬了扬手中铁爪。

蓦地寨门飞起一声狂笑，有个宏亮的嗓音叫：“玉麟丹在哪儿？交给老夫。”话声传到，人也到了，喝！一大群，不下四十人之多。

一群人在铁爪神鹰十一人的后面三丈余，雁翅展开了。火光下现出一群象貌奇丑的老小来。看他们的一身黑衣，便知就是拦截山海之王的一群人，他们找到这儿来了，来得真巧。

中间四个黑衣老人，正是从山顶上掠下的四个超人高手。自左起第一人身材瘦削，一身绿装，背上插着一把光闪闪的分水刺。尖头，削颊，三角眼，尖嘴上两撇银色八字胡，三角眼中阴森森焕散着冷电。

第二人是个母的，白发梳起光洁的朝天髻，五官端正，脸上皱纹不多，年轻时定是个人间尤物。背上系着一把古色斑斓的长剑，红色流苏闪闪生光。

第三个长象唬人，身高七尺以上，穿一袭黑袍，腰带上悬着长剑。一头白发象个喜鹊窝，大马脸，吊客眉，斗鸡眼中射出似乎要洞人肺腑的冷电寒芒。凸梁鼻，下唇特厚特大，下腭前突，颌下吊着百十根半尺长的白色山羊胡。手长脚长，背微驼，站在那儿，像个大马猴。

第四人是个干瘦老头子，白发挽成一个冲天结，五官挤在一块儿，加上脸部皱纹又粗又深，简直难以分辨五官。他手中，拿着一根紫酱色的盘龙拐；这是老山藤略加雕琢而成的拐杖，乃是剑阁的特产。脸色淡金，芒影隐隐。

四人的左侧，是一个满脸横肉的老女人，手中支着一根龙首拐，其色朱红，看去极为沉重。她脸色赤红如火，映着火光如同涂了一层血。腋下，是一个大革囊。

她左右，并立着两个中年人，三角眼，紫酱脸，钩鼻子，还有一张薄唇嘴。两人年纪相差不大，面貌亦有八分类同，看来定是兄弟俩。背剑，挂

囊，阴沉沉地叉手屹立。

四老怪的右首，也站着两个人，一个用布巾包住头，下面兜着下腮，顶上布帛隐现血迹，年届古稀，面容狞恶。这家伙就是要毙老花子，反被山海之王削掉头皮的人。

另一个生得更怪，壮实如牛，可是脑袋向右歪，象是脑袋太重，颈子不堪负荷，只好用肩承担。一头白发如同飞瀑，大环眼，狮子鼻，血盆大口，撩牙伸出口外，真象一头行将择肥而噬的狮子。他腰中，吊着一把四尺长的大剑，恰好配上他那将近八尺的身材。

其余三十人，全是相貌凶猛，皆非善类的老人或中年大汉，提刀仗剑跃然欲动。

喇嘛们一看来这许多人，心中暗惊，再一听他们也为玉麟丹而来，全都怒形于色。

众人身形倏止，铁爪神鹰大叫道：“什么人，敢来这儿岔上一技？说！”

背上微驼的老人，突然仰天大笑，“喳喳”之声，令人心血下沉，耳膜欲裂。笑完，用刺耳的嗓音说：“和尚，你是西番的远客，是喇嘛僧，客来应先报名号，让老夫斟酌斟酌，是否值得告诉你老夫的身份。”

“你先说，老家伙。”

“你先说，快将玉麟丹交出。”

“滚你的，”波罗圣僧叫。

铁爪神鹰已率手下的人退向左侧，凝神戒备。后来的一批人中，他只认识那歪头大个儿。

歪头大个儿叫扭头狮子左玄，乃是死鬼祁连阴魔的亲弟；这人不时至江湖走动，但极少逗留，二五年走一次中原，最多耽搁半月二十日，便又回到祁连山隐修，功力虽不错，但比下有余，比上又不足，所以他有自知之明，极少在江湖生事，也不管武林的风波。

铁爪神鹰曾与扭头狮子有一面之交，一看他身边的凶猛老怪物，便知是怎么回事了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眼中阴芒一闪，心说：“机会来了，和尚们，你们的报应来得真快。”

他大踏步上前，向驼背老人恭敬地长揖到地，说：“在下汤永安，请问兄台可是祁连隐叟宁老么？”

老家伙略一拱手，讶然问：“噢！你怎知道老夫的名号？中原道在近一甲子以来。

罕见老夫的脚印哩！”

铁爪神鹰向扭头狮子一指，说：“早些年，在下在长安曾与左老弟有一面之缘，由宁老的风仪揣测，故而敢放肆动问。”

老家伙含笑点头，说：“如果尊驾与老夫的劣徒左玄称兄道弟，你不该自称在下。”

铁爪神鹰强忍一口气，重新行礼道：“晚辈适才多有冒渎，前辈恕罪。”

老家伙举手虚抬，算是答礼，突向和尚们沉声道：“和尚们，这儿有朋友，老夫一面引见，一面让你听听。”

波罗圣僧狂笑道：“你叫祁连隐叟宫宁，佛爷已有过耳闻，哈哈！咱们也同是西番之民哩。”

“老夫却是中原人，大明天子的黎明。竖起你的驴耳，听清了好至阎王爷处告状。”

他向下一引见。报了名号。

尖头带分水刺的人，叫弱水神龙骆啸天，家住大漠弱水之旁，乃是他的至友。

女老太婆叫九尾潘良玉，家住漠外狼山，有名儿的雌老虎母大虫，也是他的好友。

干瘦老儿脸如淡金的人，叫五丁神叟伊翠峰，家住剑阁大剑山。这家伙有个不成材的徒弟，叫金面魔金培杰，在云阳州夺鸿安镖局的红货，被逸云赶得没命飞逃。

被削掉头皮的人，叫阴神孔光汉，是他的大弟子，死鬼祁连阴魔的师兄。

右首满脸横肉的女人，叫赤煞阴婆，乃是祁连阴魔的老妻。太白山庄盛会的前一年，她带了两个儿子到天山去采雪莲，没赶上中原的大变；等她返回祁连，乃夫已经骨肉化泥了。

两个中年人，就是她的两个儿子，长子左方雨，次子左方山。

引见毕，祁连隐叟又叫：“秃驴们，自报名号，老夫将替你们招魂，偿还口出不逊之罪。”

波罗圣僧乐乐狂笑，也替同伴引见了。最后说：“老狗才，咱们等会儿替你超度，佛爷须先取得玉麟丹。”

铁爪神鹰冷笑一声，怒叫道：“贼秃驴，玉麟丹放在大厅神案之上，你在太爷这儿取走，还想屠尽寨中之人灭口，你还想赖掉？今晚不交出玉麟丹，不偿还百余条人命，不是你就是我。猪狗，你下来。”

波罗圣僧怒目睁圆，厉声道：“狗东西？你反咬佛爷一口？好大的狗胆。”

铁爪神鹰挺爪一步步欺近，骂道：“畜生们，崑山别馆基业被你毁了，百十条人命你杀的，玉麟丹你也得去了，只汤某一条命，该你死了。”

夜游神突然一挥银剑，厉吼道：“杀！玉麟丹定在他身上。”

十一个人向前急射，猛扑十二个喇嘛。

祁连隐里一声长啸，撤下了腰中长剑。剑身黝黑，非金非铁，不知是何物所造，乌光闪闪。剑出鞘突发龙吟，异啸震耳。他扬剑叫：“这秃驴留给我，让开！”他冲向波罗圣僧。

铁爪神鹰正中下怀，向旁一闪。波罗圣僧一声暴喝，降龙杖疾扫而出，并同时向阶下急抢。

祁连隐里自恃过高，身形下挫，抬腕出剑，向上一崩硬接来招。

“铮”一声巨响，兵刃接实。降龙杖是重兵刃，力道何止千斤？虽然是折向而崩，承受的压力也够唬人，要不是黑剑是神奇至宝，不被震成百十段才怪。

波罗圣僧在上，向后一退，便触到后面的石阶。他一声沉喝，向下一挫，脚下的尺厚石板，突然碎裂。

祁连隐叟退下了三级石阶，三级石阶也都裂开无数细缝，两人脸上都变了颜色。

“贼秃驴，你确是一大劲敌，再来一招。”祁连隐叟怒叫，挺剑冲上。

“并无不可。”波罗圣僧叫，急冲而下。

广场中，展开了残忍的狠拼，不时响起凄厉的叫声，与兵刃相接时罡风的进射与轰鸣。

楼上，这时静悄悄地，听不见任何声息，山海之王到哪儿去了？金毛吼与两个喇嘛呢？

原来楼下有警，大多数喇嘛已纷从侧门奔向楼下。楼上花厅黑暗，碍手碍脚，激斗一起，山海之王占尽便宜。他只有一个人，不怕误伤同伴，目力可辨秋毫，手中是沉重霸道的宾铁方便铲，加上神力超人，发起狠来，岂只是疯狂而已，

厅中留下不过八九条和尚，怎禁得起他的屠杀，铲过处，人不成扁鸭，也将骨肉成糜，连呼叫声也沉寂了，只听到重物砸损之声。

不消片刻，留下的九个人，仅剩下四个了。

“什么人？留名！”一个喇嘛一面叫，一面用听风辨器术向山海之王腰下扫出。

“接引菩萨是也。”山海之王沉喝。方便铲“当”一声击中禅杖，禅杖落地，再向前一递，“嚓”一声，和尚会分身术，齐腰折断分成两截。

他猛地旋身，一招“猛虎回头”铲回头下拍。

“噗”一声闷响，铲头将一个喇嘛的脑袋，直拍到腔内去了，尸身倒地。

另一名喇嘛从后扑上，方便铲猛拍山海之王的后脑勺。

山海之王对身后特别当心，背上有如带姑娘嘛，他脑后象是长了眼睛，突然向左一闪，到了左侧一名喇嘛身旁，铲一推，便将那人的禅杖推偏，抽出左手一扣一扔，把那人推扔至他原先站立之地。

他的身法捷逾电闪，太快了。原在后面用铲下拍的人，还不知已经换上了同伴，狂喜之下，拼全力急拍。

“噗”一声血浆飞洒，把同伴的脑袋拍碎了。“当！”禅杖落地，尸身也倒了。他狂喜地姣：“该死！总算弄倒你了。”

突然，他感到一股潜劲推到，来势十分凶猛，护身禅功散逸。他倒也了得，惊叫一声，立即运功护住心脉，并一推方便铲杆，向后急退。

他不退倒好，退了活该倒霉，脚后跟绊住一具尸体，身躯向后便倒，耳中听到有人在吼叫：“倒的是你，你也该完蛋了。”

“噗”一声，他胸前挨了一铲，他会变，变成扁胸鸭。

同一瞬间，梯口出现了金毛吼三个人，这三条好汉先前只觉楼上的语音十分耳热，怔了一怔，同时在梯口站住了，心中发毛。

金毛吼走在最先，他张口厉喝：“什么人在这儿撒野？”

山海之王一听叫声，无名火起，向前急射，一面叫：“是你这金毛狗，来得正好。”

金毛吼这才听清是山海之王的口音，只感到脊上传来一道冰流，瞬即遍布全身，腿一软，向梯下急滑。

一条腿的匝哈，漏网之鱼拉卜，同样感到头皮发紧，心惊胆跳。不逃的才是傻瓜，他两人都不是，转身向下狂奔，都变成下山的兔子了。

山海之王一声怒吼，方便铲突然横摔而出。“轰隆隆”门楼垮下了，震得楼板也在撼动，声势骇人。

他捞起另一把方便铲，正待抢去楼下，找铁爪神鹰要玉麟丹。人是自私的，他为了救如带，不惜任何代价，非将玉麟丹夺下不可啦！

刚到厅口，他想从厅口出到前廊由前廊跃下楼前广场，便听到夜游神说玉麟丹定在波罗活佛身上的话。

由于先前的激斗，他不敢分心，下面的对话他并没有听到，便认为夜

游神的话是真的哩！

他手扶栏杆向下看，下面正在舍死忘生狠拼，看了几个老魔的功力，他心中暗凛，暗忖：“这些人个个功臻化境，我难以对付，且盯紧这鬼和尚，先让他们拼个两败俱伤再下手不迟。”

他掩身在廊柱下，坐楼观魔斗。

金毛吼和两个活佛奔到楼下，自大厅外望，只觉心中一镍。喇嘛们已经自顾不暇，怎能分人手对付山海之王？

金毛吼心中有鬼，而且也与祁连阴魔生前有交情，自不能助喇嘛们向祁连的人递刀。

老实说，他想动手也力不从心，他的功力只配和小一辈的左方雨兄弟俩动手。

他鬼精灵，重新掩上楼中，象头伺鼠之猫，躲在暗影中等待山海之王，他要冒险盯住他，找机会夺回他花毕生心血得来的财宝。他包里的东西，自然心里明白，他不敢声张，希望仍未破灭。他在心中发誓，不夺回包裹绝不甘休，反正他有的是时间，敌明我暗，只是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之理？总有一天会找到机会的。

匝哈和拉卜两个活佛也不傻，在大厅角落里隐住身形，管他娘！先看看天色再说。

整座大楼人声沉寂，广场上却火杂杂地刀光剑影纷飞。

祁连隐叟与波罗圣僧，已经从石阶门斗至广场中间了，一剑一杖已换了三四十招，双方真力消耗得差不多了，身法渐慢，攻招化招也愈来愈凶猛，不出则已，出则势在必得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生死在须臾之间，危机一发，暴进暴退中，罡风潜劲的爆裂声令人毛骨悚然，血液为之凝结。在他们周围十丈内，无人敢近。

铁爪神鹰与第二圣僧拉加，也展开生死之斗，他凌空扑击，凶猛如疯狮，毁家之恨，令他血液沸腾，一鼓作气挤死狂攻，恨不得将喇嘛生吞活剥方消心头之恨。

蓦地“啪啪”两声，祁连隐叟与波罗圣僧，在刹那间拼了两招，罡风怒啸，人影倏分，各退丈外立即刹住身形，突又向前疾冲，在丈内又突然止步，双刃前举，脚下慢腾腾地向左徐移。

祁连隐叟一面抱元守一仗剑调息，一面阴森森地说：“你看清形势了么？”

秃驴波罗圣僧当然知道，两人功力相当，半斤八两棋逢敌手，他同样可以看清四周的形势。

密宗三圣僧整人数是五十，袭击崑山别馆时，只死掉三名；而山海之王一到，明暗中下手，先后干掉十五名之多，只剩下二三十人。刚才一盞茶时分的狠拼，对方无一弱者，人数又多了三分之一，已有六名喇嘛倒在血泊之中，不知死活如何。目下除了十二名老喇嘛无妨之外，其余的人全陷入危境之中，难以支持了。

这瞬间，左右同时有人惨叫。左面，两个黑衣人将一个喇嘛僧，两剑一前一后，贯入腹背之中。右方，一个老喇嘛，一禅杖将一个黑衣人拦腰击成两段。

波罗圣僧心中暗惊，但他神色不动，向左移出一步说：“老阴贼，咱们双方势均力敌，你也该看清了，你没有绝对取胜之机。”

“着！”祁连隐叟一声沉喝，千百道黑芒向前疾射，人侧身闪电似跟进，剑气如排山倒海似的向前罩去。

波罗圣僧冷哼一声，杖化朵朵褐云，涌向乌芒之中，立时暴雷乍响。“叮叮得得……”一阵刺耳鸣声暴起，人闪跃旋飘，在闪电似的刹那间，换了四次方位，最后“咄”一巨响，在兵刃相缠中，同时抽手一掌击出，无数劲风四散，腥气激射。两人反应都快，皆以全力发掌。大印掌的腥风热流令人昏眩，可化腑碎脏；寒魄诛心掌冰流令人血肉冻凝，足以摧山毁石。两人功力相当，一刚一柔势均力敌，在气流激射中，同时撒刃飞退三丈外。

两人都用了九成劲，额上青筋不住跳动，颊上肌肉急剧地抽搐，胸前起伏不定，跟路稳住身形。

双方吸入一口气，再次举步进迫。波罗圣僧沉声说：“老阴贼，你的寒魄诛心掌火候够纯。”

“秃驴，你的大印掌已臻化境，咱们正是最相配的高手，不是你就是我。”祁连隐叟也沉声答。

“咱们双雄相遇，有如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。”

“你说对啦，”

“咱们拼了多少硬招？”

“五十二招。”祁连隐叟朗声说，他的记性大佳。

“还能拼多少招？老阴贼。”

“一个时辰中，拼你千招当无困难，秃驴。”

“你支持得了？”

“老夫有久斗的经验，可支持一昼夜。哼！只怕在半个时辰后，你的同伴死光了，你也只能活半个时辰了。”

“你话说得太早，未免太小觑了……”

和尚话未完，祁连隐叟急进三步，一剑点出说：“快了，不早了。”剑“嗡”一声，化为七道淡淡乌芒。

和尚向右稍移，一杖斜挥，说：“咱们谁也占不了便宜。”双刃相触，“叮”一声各飘三步。

“你死定了。”祁连隐叟冷然发话。

“也许是你死。可惜！”

“可惜什么，”

“可惜咱们将两败俱伤。”

“伤的是你。”

“你的手下最少也将死掉八成。”

“最多三成。你的人已死剩一半了，快了！”

“咱们双雄相遇，没有挽回的余地么？”和尚口气软了。

“有是有，只怕你不肯。”

“说说看。”

“把玉凇丹交出，咱们哈哈一笑而散，各奔前程。”

“呸！如果佛爷得到了玉凇丹，还在这儿胡缠？你这老阴贼老昏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真没得到？”祁连隐叟垂下剑问。

“呸，你道佛爷是死人？会傻得在这儿耽上三天？”

“鬼才信你的话。”祁连隐叟重新举剑。

“信不信由你，却让铁爪神鹰老匹夫笑咱们是蠢材。你敢不敢找他，搜

搜他身上有否此物！”

“废话！”

“绝不废话，如果他身上没有，咱们再拼不迟。”

祁连隐叟退后三步，略一沉吟，说：“好！老夫试试。”

他发出一声厉啸，啸完大喝道：“合围！候命动手。”

黑影连闪，撤出广场，在四周凝神戒备。

铁爪神鹰的十一个人，只剩下五个了，他仍在猛攻一名老喇嘛，依然凶猛万分，铁爪上下纷飞，罡风刺耳。

波罗圣僧也发出一声沉喝，叫道：“住手！撤！”

三十余个喇嘛，只剩下十七人，十四人撤向石阶下；有三名无法脱身，仍和铁爪神鹰的同伴死拼。

“大家住手！”祁连隐叟发出一声震天大吼。

“当”一声巨响，铁爪神鹰与老喇嘛急攻一招，以进为退，借兵刃相触之力飘身后撤。

铁爪神鹰率同伴向左侧廊下退，那儿站着弱水神龙骆啸天和两名黑衣人。

“退回去，此路不通。”弱水神龙叫。

同一瞬间，喇嘛们将近石阶，石阶上站着九尾狐和五丁神吏，还有两名黑衣人。

“退回广场，此路不通。”五丁神叟冷然叫。

一名老喇嘛走在最先。拖杖奔出怒叫道：“让开！”

五丁神里支拐冷笑，举手轻摇道：“老夫说过，此路不通。”

老喇嘛已接近至八尺内，伸左手虚拨，说：“佛爷说过，让开。”

“回去！”五丁神叟挥手叫。

两人身形皆左肩在前，身躯半转，双掌同向右拨，相距只有八尺，手伸长中间仅有尺余空隙。

老喇嘛的手掌涨大一倍，其色殷红。

五丁神叟的手掌枯瘦而修长，象只鸟爪。

“蓬”一声巨响，内劲接实，罡风倏发，硬拼了一掌。

两人身形同时向左带转，脚下有石裂声发出，同退一步也在同一瞬间将右手的兵刃扫出。

“当”一声巨响，禅杖与盘龙拐中途相接，两人同时向右飘退。老喇嘛退了一丈二，五丁神空只退了三步。

五丁神里神力惊人，故号称“五丁”，自命可媲美五丁大力士，这一拐道何止千斤？竟然未能将禅杖震飞，他自己也退了三步，心中暗凛。

“谁都不许走，听老夫的吩咐。”祁连隐叟大声呼叫。

三方面的人都站住了，不再缠夹不清。

四周火把早就熄灭了，大地漆黑，仅大厅和各处破房中，有微弱的灯光不住摇曳。

广场中，散布着数十具断足的尸体，夜风飘起血腥，向各处荡漾，令人嗅之心头发恶。

祁连隐叟直到人群静止，声息俱无之后，方举步向正在趁机会调息的铁爪神鹰走去。

铁爪神鹰心中一凛，悚然而惊，他对这些宇内怪物的性格，知之甚详；

他们喜怒无常，阴险自私，一言一动皆如异常人，令人难测；心悦时，死敌也是好友，不高兴时，六亲不认亦非异事。

看祁连隐叟脸色阴沉，步履稳实，不知他又变什么花样？不小心防备才是傻子。

铁爪神鹰一面运功护身，一面说：“前辈怎不毙了这些秃驴？纵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”

祁连隐叟淡淡一笑，说：“老夫有几句话问你……”突然转首叫：“站住！和尚，没叫你来就不许接近。”

原来波罗圣僧正拖着降龙杖，施施然而来，闻声并未止步，喳喳狞笑道：“三方面对证，少不了佛爷一份。”

“站在丈外，不许乱插嘴。”

“佛爷不听任何人呼喝，老阴魔别大呼小叫。”

“你想怎样？哼！”

“老阴魔，少哼哼哈哈，佛爷并不真怕你。”

“你放明白些，少吹大气。”

“哼？佛爷不怕你人多，你我功力相当，要不是为了玉麟丹，佛爷可以先退出这儿，尔后再找你算帐；凭你们这些人，要阻佛爷，那像是做梦。”

“秃驴，你闯闯看？”

“任何时候皆可闯出，别替我耽心。”波罗圣僧语音饱含傲意，在丈外站住了。

这确是实情，真要拦住他的话，不但代价太大，成功的机会也太少了。

祁连隐叟不再咄咄迫人，转向铁爪神鹰说：“汤馆主，玉麟丹现在何处？”

铁爪神鹰心下大定，说：“晚辈在离馆之时，放置在大厅神案之上。”

波罗圣僧发出一阵狂笑，笑完说：“神案上确有一具玉麟，姓汤的，那就是玉麟丹？”

“哼！谁不知玉麟腹中藏有玉麟丹？”

“你为何不吞服练功？”

“没有宝刃，不能取丹。”

波罗圣僧又是一阵狂笑。祁连隐叟不悦地叫：“不许笑！闭口！”

波罗圣僧止住笑，冷冷地说：“我拿来你们瞧瞧，看是否要宝刃。”他向一名喇嘛叫：“布诺，取玉麟来。”

楼上隐伏着的山海之王，心几乎要跳出口腔来了，浑身一震，准备跃下。

背上的如带，突在他耳畔说：“华哥，不可上当，如果是真的玉麟，碱秃驴不会那么大方。”

山海之王果然听话，忍住了。

下面，一个中年喇嘛大踏步上阶，九尾狐和五丁神叟向旁让开，任由喇嘛过去。

不久，中年喇嘛急步出厅，直趋波罗圣僧身边，躬身奉上一具白色礼物，默然退去。

波罗活佛左手一伸，掌心中果有一具掌大玉麟，他说：“汤馆主，可是这具？”

铁爪神鹰不得不点点头，说：“汤某在洛阳所得之物，就是这具玉麟。”

波罗圣僧哈哈狂笑道：“这是郡王府内堂总管的纸镇，一文不值。”他将玉麟向祁连隐叟一扬，说：“老阴贼，拿去看看。”

声出手扬，玉麟悠然飞出。祁连隐叟伸手一抄，在掌心一摊，玉麟竟然分为两片。

他厉声叫：“秃驴，你已剖开了？”

“不错，是我剖开了。”

“丹你已取走了？”

“老阴贼，你先看看内中可否藏物，再鬼叫不迟。”

祁连隐里仔细一看，玉麟被利刃从脊上剖开，腹中无一孔隙，蚂蚁也藏不了，哪还能藏丹？

他向铁爪神鹰阴阴一笑，将两片玉麟抛过，说：“阁下，这里面无法藏物，是赝品。”

“晚辈只得来此物，不知是否赝品。”

“哦：刚才你说没有宝刃剖开，这是极平常的白玉，你这老江湖竟会不辨玉石？”

“晚辈未及细察，仅风闻须宝刃方能剖开，故未试过。”

“你认为老夫会信任你么？”祁连隐叟语气微愠而阴冷。

“前辈不信，那也是无法之事。”铁爪神鹰态度渐硬。

“玉麟定然在你身上。”波罗圣僧接口。

铁爪神鹰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两位都是为玉麟丹而来，可惜全都枉费心机。”

“胡说！”祁连隐叟冷叱，又道：“老夫乃是追人而来，恰巧赶上此事。物择其主，有福者得之，无福者祸延子孙；老夫不敢说是有福之人，但要定了。给我，我替你宰了那些秃驴。”

“可惜汤某并无此物。”

“你否认？”

“事实如此，河南府高人太多，已不知落在谁手。”

“你敢让老夫搜上一搜？来。”

铁爪神鹰脸色一变，怒叫道：“什么？你竟说要搜汤某之身？”

“正是此意。”祁连隐叟一字一吐地说，又冷又硬。

“笑话：汤某不是无名小卒，在武林声名显赫，岂是让人搜身的人？哈哈，尊驾未免欺人太甚了。”

“哼！你敢在老夫面前无礼？”

铁爪神鹰忍无可忍，徐徐举爪，沉声说：“姓宫的，你敢与汤某一决生死么？冲你这些狂妄的话，汤某该取你的性命。你乃是一代宗师，在祁连雄据一方，不是欺世盗名之人，敢斗汤某的铁爪么？”

祁连隐叟喳喳阴笑，黑剑徐举说：“老夫接受你的挑战。”

阴神饶光汉一闪而出，叫道：“有事弟子服其劳。师父，请让弟子出手惩戒这狂徒。”叫声中，人已扑近。

铁爪神鹰大吼道：“滚回去！你懂不懂规矩？祁连竟有你这种无礼门人，怎样调教出来的？怪，天地间门派极多，倒没见过你这种目无师长的门人。”

“退回去！”祁连隐里脸色微红，沉声呼喝。

阴神也知道自己理屈，他不该在师父接受挑战之后，未得师父允许便擅

自冲出的，便汕汕然退回原位。

两人各自行功，逐渐迫近。

双方的人，纷纷向后撤出五丈外。

波罗圣僧向阶下退，左手微扬，所有的喇嘛皆运功横刃，想先冲出重围再说。

铁爪神鹰心中一动，要让秃驴们跑了，天涯海角到哪儿去找他们报毁家之仇？

他左手探入怀中，突然取出一具略为光洁的玉麟，高举过顶，厉声道：“玉麟在这儿，谁最后死，谁就是宝物的主人。”

语落，顺手向旁一抛，落在三丈外，“噗”一声寂然不动。

这一瞬间，波罗圣僧身形如电，一闪即至，伸手虚空急抓。

同一瞬间，祁连隐叟舍了铁爪神鹰，也快逾雷闪掠到，一掌向前疾拍，一股阴柔奇劲一涌而出。

“噗嗤”一声，两股力道半途相接，罡风激射，地下的尘埃飞扬，玉麟滚了几滚。

尘埃飞扬中，铁爪神鹰亦到，铁爪向玉麟一挑，相距不足半尺。

“打！”拉加圣僧到了，降龙杖砸出，侧身挫腰，但右脚尖去挑地下的玉麟。“叭”一声爪仗相交，劲流四荡。

同一瞬间，一根分水刺已将递到拉加圣僧的胫骨，响起了弱水神龙的冷喝：“留下狗腿。”

拉加圣僧的腿有大用，留不得，赶忙撒腿，弱水神龙的手已向玉麟伸出。

可是他感到脊上劲风压体，已先闻夜游神的叱喝声：“你的龟背够硬。”

他的背不敢挡高手的剑，火速向侧急飘。

接着“当”一声大震，祁连隐叟和波罗圣僧，加上铁爪神鹰，剑杖爪撞在一块，火花四溅，劲风将所有的人，全震得向外急飘。

烟尘滚滚中，玉麟静静地躺着，白影朦胧，在发出无穷的诱惑力。这具可以令人到达半仙境界的宝物，不知枉死了多少贪心之人。

这些变故说来话长，其实乃是刹那间事。玉麟四周，众人凝神待机，谁也不敢先动手了。

祁连隐里突然发出一声长啸，四面的黑衣人同声怒吼，举刃向内冲到。

同一瞬间，玉麟四周十余名旷世高手同时出招，向玉麟出。

高楼上，山海之王右手按在伏鳌剑靶上，破空下射，恍若陨星下堕。

同一刹那，十余般兵刃同发奇啸，如山力道进爆，龙吟虎啸之声惊心动魄，在烟尘滚滚中，众人齐向后撤。

宝物固然可贵，但如果把命送掉，得了宝物又有何用？陪葬也是枉然。所以众人都想要，但谁也不想丢命，都不敢一面出招一面伸手去抓，心一分老命难保。

但也有不要命的人，要宝物。

在众人皆被无比劲烈，势若山洪的力道震退的瞬间，山海之王已自天而降，距地一丈左手一抓一收，玉麟化一道白虹，飞入他手心。

他手法奇快，闪电似纳入怀中，人仍向下落。

众凶魔身形未稳，同时怒吼，脚一点地，同时前冲。

但山海之王已经落地，一声长啸，伏鳌剑出鞘，三尺晶芒飞旋，人突

然腾空而起。

快！快得令人目眩，只眨眼间便上了高楼，光华突敛，人影一闪，便消失在楼中。

“神剑伽蓝。”有人叫。

“是山海之王。”大厅门口的匠哈大叫。

管他是谁，反正不能让他逃掉。祁连隐里跟踪而上，叫：“追，留下玉麟，小辈，不追究你的既往。”

众人纷纷四下里一抄，将大楼围住了。

铁爪神鹰心中有数，他率领同伴悄悄溜了。

大楼中，山海之王向走廊急射。在一间破房中，金毛吼闪在门后，突对飞射而来的山海之王，悄悄地伸出一只手，五指屈曲，象五只大钩。

他知道，以他的功力对付山海之王，即使击中三五十掌，不啻替山海之王搔痒。

他的手利用黑暗伸出，并不想暗算山海之王，而是要钩回挂在山海之王腋下，原属于他自己的包裹。他的手伸得太早了些，由于心虚，而且失之心太重，相距三四尺便伸出了。山海之王来势奇急，按理，二四尺之近，只刹那间便到了，任何人也无法发现，也难避开。

可是山海之王毕竟超凡人圣，且在危机四伏之中，六识发挥高度效能，警觉心尤其旺盛；金毛吼的手一伸，他便发觉有人掩在门后要施暗算。

他反应超人，手向门框倏然扔出。

“彭”地声巨响，门壁如被千斤巨锤所击，手一抄，刚被沾动的包裹仍挂回肩上。

响声中，金毛吼一声狂叫，随门壁向里墙飞撞，“砰”一声墙倒人昏，爬不起来了。

山海之王人仍向前冲，到了原先入楼的走廊下。人影一闪，两个黑衣人刚跃上飞檐，脚一拐檐椽，便向廊下冲来，身法奇快。

山海之王刚出窗，事急矣，他顾不得什么江湖规矩，立即悄然出手。

左手掉指疾伸，右手晶芒一闪，光华脱手飞射，人亦向前飞出。

天心指贯穿左面黑衣人的胸膛，光芒过处，另一人身首异处。他们做梦也未料到山海之王会穿窗而不走门，相距不足两丈，而且身在空中，即使发现光华，要躲闪也不可能，糊糊涂涂了帐。

光华倏敛，一道肉眼难辨的淡淡黑影，向下急降，一沾地便向对面偏屋急窜。

就在黑影消失在屋角的刹那间，上面两具尸身行将沾地，呼呼有声，两把剑光一分随地。

下面五条黑影飞扑而上，奔向两具尸首，同声叱喝，五剑齐递。

一个红影贴墙而来，那是波罗圣僧。他功力到家，已看到山海之王的背影，蓦地一掌拍出。

山海之王岂是怕事的人？为了黛姑娘的安全，或者是要照顾老花子，这些天来他曾经临阵脱走了好几次，一直心里不痛快。今晚他背上如无如黛在，崑山别馆不知还要增几许冤鬼哩！

他见来人竟然能迫近身后发掌，心中一凛，也怒火中烧，猛地旋身一掌反扔，他用了九成真力。

“彭”一声巨响，双方的浑雄劲道接实，双掌一沾即分，如惊雷一击，

猛烈的如山劲道进射，将砖墙震倒。

和尚向后飞退，山海之王也向后急射，烟屑纷飞，院墙“轰隆”而倒。

波罗圣僧的大掌，突然变成紫酱色，颓然下垂，右手的降龙杖失手堕地。他上身一阵痉挛，久久方吁出一口长气，摇摇欲倒。

山海之王踉跄后退，这一掌他吃了一惊，对方掌劲之强烈凶猛，大出他意料之外，只感到手臂醒麻，气血一阵浮动。

“好家伙！再来一掌。”他叫，便待扑上。

背上的如黛，已感到他脚下踉跄，虽未虚浮，但凌乱极为明显，她轻叫：“华哥，快离开吧！”

他心中一凛，怒火全消，发出一声长啸，在对面十余名高手赶到之前，消失在苍茫夜幕之中。

人跃登寨墙，墙上人影一晃，他沉声喝：“走！老丈。”声出人已飘落墙外。

老花子跟踪而下，喃喃道：“我的天，我躲在屋顶上看群魔乱舞，却未见你现身，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。在众多无敌高手围绕之下，你竟敢冒险冲下，天！你真是令人捏一把汗。”

两人飞掠急飘，上了南面山顶。山海之王倏然止步，喜悦地叫：“玉麟到手了，这险冒得有代价。”

他探手怀中取出玉麟，先前无暇多看，此时该他看个饱啦？他要看看这是什么无价至宝，值得流那么多血，死伤那么多无辜？

星光中玉麟在他掌中纤毫毕现，头没有了，麟尾也擦掉了背上还有裂纹，前足缺了一块膝盖。

“怎么？不是说玉麟宝刃不伤么？怎会在劲风进击中编体麟伤？”山海之王讶然叫。

原来在众多高手抢夺中，强烈的劲道，已使玉麟面目全非，成了个断头折尾的四不象。

老花子吁出一口长气，跌脚道：“老天，这是赝品，一个仅值五两银子的纸镇而已，真的玉麟要小些，下面没有镇座，咱们上当了。”

“老丈见过真品？”

“曾听我那位担任护院的朋友说过。”

光华一闪，玉麟自脊中分。不错，赝品，里面是实心的，藏不住任何东西。

“这姓汤的老狗！我要找他。”山海之王怒叫。

“恐怕他早溜了。”老花子恨声叫。

山海之王一面解带结，要放下如黛，恨声说：“老丈，你照顾如黛，我要杀他个落花流水。”

如黛在背上挣扎，双手抱住他的颈脖，叫道：“不，我不下来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”

“老弟，不可妄动，目下你已成众矢之的，他们必将全力对付你。”老花子也急叫。

山海之王只好仍将如黛背了，坚决地说：“不成：这是唯一线索，刀山油锅我也得往下跳，必须找到汤老狗。老丈，请听我说，你千万在这儿等我，天亮等不到人，也许我永不再回来了；劳驾将我和如黛的讯息，无论如何传到云南。”

老花子脸色一沉，厉声说：“老弟，你瞧不起我这朋友？”

山海之王一怔，惑然问：“什么话？老丈，你这句有何用意？”

“你能拼命，独眼狂乞不敢陪你一拼？”

“哦！你错了，老丈，如果咱们都搁在这儿，谁任通风报信重责？别说了，日后的千斤重担，须倚仗老丈承当，请受我一礼。”

山海之王说完，抱拳一揖倒地。

老花子回了一礼，惑然问：“老弟，你的功力已臻化境，难道没有胜他们的自信么？”

山海之王摇头苦笑，便将刚才与波罗圣僧对掌之事说出，最后道：“波罗圣僧与祁连隐叟功力悉敌，铁爪神鹰既敢向祁连隐叟叫阵，相去绝不会太远。以一敌一，我敢言必胜；以一拼二，最多能扳成平手，以一致三，那是不可想象之事，何况他们还有那么多人？”

“老弟，依你说，岂不是飞蛾扑火？”

“那也不见得。”

“凭什么？”

“我的轻功，和我的神奇步法。”

背上的如黛轻叫：“是的，华哥的如幻步不怕群殴。”

“咦！你知道？”山海之王问。

如黛长叹一声，幽幽地说：“我该知道，你教过我。还有你的神奇剑法，叫做幻形十八剑，是你自参的剑术，鬼神莫测，天下无敌。”

“你真知道哩！”他仍在迷糊。

“当然知道。你忘记了，我忘记不了。幻形十八剑共分九招，每一招含力道四变，如不是柔刚刚柔，便是刚柔柔刚，瞬息万变，夺天地造化之奇，发时干军辟易。华哥，我没说错吧！”

“谢谢你，我总算知道剑法的名称了。”

老花子在旁不住摇头，接口道：“幸亏你功仍在，艺业也未搁下，不然一切都完了，谁知你日后又将忘了些什么哪，”

山海之王将两片玉麟放入怀中，说：“我慢慢在想，不会忘的。珍重，我走了！”

声出，人似惊电，向山下急射，一闪不见。

老花子膛目结舌，只看到人影冉冉隐去，看似并不太快，但其实快极，瞬即失踪，不象是人，他心中在叫：“老狂乞，不必替他耽心，他会保全自己，定然能全身而退，天地间能擒他的人，可能还未出生哩！你只消替他祝福，祝福他在近期找到玉麟就成了。”

他慢慢踱向一株大树下，要隐住身形，等待山海之王平安归来。

树干之前，他的脚下，原有一个黑影坐在那儿，身材雄伟。依稀中，他看到黑影脑袋光光，一双大眼亮晶晶，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。

他胆量素称奇大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但在这荒山野岭中，只觉心中发毛，一道冰流从丹田下升起，瞬即通通全身，毛发直竖。他第一个念头是：这黑影是人是鬼？

他一提竹杖，又退了一步。

黑影说话了，声如蚊蚋，但人耳清晰，显然这家伙是人而不是鬼，正在炫耀绝学：“阁下，你怎么不长眼睛？踩在我身上，罪过罪过。”

语气中，火药味极浓，富挑衅性，来意不善。

老花子骇然一震，又退了三步。这是功臻化境的绝学，千里传音入密之术；两种极端相反的神功，融而为一，没有一甲子以上的刻苦修为，难以臻此。

失惊是一回事，他必须应付现实，沉声问道：“尊驾高姓大名？请恕在下莽撞，无心之过，尚请见谅。”

“哼，好没道理，你为何不先自报名号？”黑影仍用同样的绝学叱喝。

“在下邝昭，人称独眼狂乞。”

“哦？原来是你。”

“尊驾贵姓大名，怎认得在下？”

黑影哈哈一笑，改用平常语音说：“哈哈：咱们算是神交哩。”他仍没将姓名说出，顾左右而言他。“阁下在何处得意？”老花子问。

“在江湖中得意，在武林中称雄，于花丛中称好手，于刀山剑海中得意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老花子略带火气地问。

“先别问我是谁。”

“尊驾在这儿多久了？”

“不久不久，就在你的同伴刚走之时。我问你，你的同伴好俊的轻功，他是谁？”

老花子本想说出神剑伽蓝，但却忍住了，说：“那是在下的小友，姓山名海，人称山海之王，”

“呸！竟有人称王，见鬼！他下山做甚？”

“下面有死人约会。”

“是崱山别馆的铁爪神鹰么？”

“噢！你怎知道？”

“一猜便中，我也是去找汤馆主的，玉麟丹给他带来了麻烦，这儿早晚要成屠场。”

“哼！已经成了屠场了。”

“谁先来了？我刚从洛阳赶来，有人比我先一步！”

“来的人多啦？有祁连隐叟，有……”他将偷听到的名号，一一报出。

黑影似乎心中暗惊，沉吟半晌，又问：“那么多穷凶恶极，功臻化境的高手在寨中，你的朋友还敢往下闯，是活腻了么？”

老花子冷哼一声，说：“废话！太无礼了，你怎么咒人？如无七分把握，怎敢贸然冒险？”

“那太好了，免得我劳神。哈哈！”黑影狂笑起来。

“阁下有何用意？”

“想省些事。下面人太多，佛爷不必前往冒险，等你的朋友夺得玉麟丹返回时，就是我的了。”

老花子哼了一声。感到十分可笑，信口问道：“阁下自称佛爷，定然是佛门弟子，法号如何称呼，”

黑影伸了伸懒腰，懒洋洋地说：“你还是别问的好，咱们之间曾有些不愉快的往事梗着。”

“咱们有过节？”老花子讶然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可是咱们却陌生得紧。”

“不算陌生。三年前太白山庄盛会，令师弟亡命花子尹成参与大会，你

却在周围埋伏，所以该不算陌生。”

老花子心中暗凛，凡是曾参与太白山庄盛会的人，绝不会是无名小卒。功艺也定然不等闲。他一面运功戒备，一面将乌竹杖置在身前，沉声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黑影缓缓站起，右手支着一根长仅五尺的小型禅杖，懒洋洋地吁出一口气，打一个呵欠，信口说：“朗月禅师。”

“吓？你……”老花子退后一步惊呼出声。

“朗月禅师。”和尚再说一遍。

老花子心中暗叫完了，这贼和尚竟在这儿出现，真出现得不是时候，山海之王如果夺得玉麟，必定耗去八成真力，碰上这贼和尚，岂不完蛋大吉？他得设法离开，将讯息传给山海之王。

朗月禅师，正是龙吟尊者的师弟，神剑伽蓝的师叔，一个罪大恶极的色场饿鬼。为佛道同源金象，他斩断师兄的双足，欺师灭祖，罪不可赦。

太白山庄盛会，神剑伽蓝手下留情，念在他是师叔份上，留下他的狗命，请鹰翔岛主和无尘居士两位俗家师叔，带他回南海普陀仟罪岩闭关赎罪。

龙吟尊者也念在师门情义，不再追究他的断足之罪，自己并未返回普陀，仍到云南点苍苦修。那儿，有他的老陪伴白猴，老和尚舍不得离开，兽类通灵，比人类可爱得多了。

龙吟尊者残废了，神剑伽蓝死了，朗月禅师高兴得上了天。师兄既不回普陀，两位师弟怎管得住他？他总算不错，在仟罪岩耽了一年，苦修伽蓝禅功，功力大进。

一年后，他耽不住了，一年的苦修受够啦！那简直象在地狱里，过的是非人生活嘛，

他逃出仟罪岩，重新进入江湖。起初，他偷偷摸摸不敢露面，怕龙吟尊者找他一并算帐。一晃眼两年余，他的胆子愈来愈大了，渐渐露出名号，要重振名声了。

在河南府洛阳，他也是闻风赶来找玉麟丹的人，也晚到了一步，玉麟已经被别人抢走。

逗留月余，终于被他打听出崑山别馆的铁爪神鹰，家中有一具玉麟。玉麟丹失踪之时，铁爪神鹰也确曾在洛阳逗留过。

他恰好在今晚赶来了，真巧：假使他先到片刻，便可看到山海之王的伏鳌剑，将有一场不知鹿死谁手的狠拼；也许他见了伏鳌剑，逃之夭夭也极有可能。

他这次重出江湖，对酒色二字，更变本加厉，凶横胜往昔；因为他在这三年中，功力进境有长足的进步与成就。

太白矮仙曾经对神剑伽蓝说过，这家伙必定横死。如果他能在仟罪岩清心寡欲苦修，定可有成，怎会横死？大概是在劫者难逃，他在江湖中害人，杀死不少无辜，他也必定得横死以尝孽债了。

三年多的岁月，他比以前深沉了些，不象以往那么嚣张，也更狡猾阴险了些。

老花子知道惹他不起，那不啻以卵击石，自己的生死倒不打紧，万一山海之王夫妇俩落在他手中，太可怕啦，这贼和尚怎会善了？

第一个念头是脱身，他要设法脱身先知会山海之王，免得被和尚出其不意下手。

他的脚刚向侧迈出两步，朗月禅师在轻蔑地叫：“怎么？花子，你是要走？”

老花子吃了一惊，说：“笑话，约定在这儿相见，我为何要走？”

“哈哈！就算是笑话，佛爷先警告你，免得你说我言之不预；假定你要走，必须对我讲明，不然……”

老花子强颜呵呵一笑，在地上盘膝坐下，说：“花子这一生中，玩命玩的次数太多了，大祸临头，亦不会后悔的，请放心。如果花子我要走，便不怕大祸小祸，不怕任何威胁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佛爷不再和你废话。”朗月说完，若无其事地转身，点着禅杖，缓缓踱到松下，左手一伸一按，禅杖“嗤”一声入土三尺，只剩两尺在外。他再转身，“噗”一声沉重地坐倒，往树干上一靠，象要睡了。

这期间，老花子好几次想乘机窜走，可是和尚愈沉静从容，他也心中愈紧，万一跑不掉，一切都完了。

他第二个念头是：置这酒肉和尚于死地，以除后患。

要置和尚于死地，太难了。要杀他，功力相去太远，不可能，反而枉送性命。要暗算么？也不妙，和尚面对着这儿，没有发暗器的机会，普通暗器也无能为力。

明暗两途，皆无法走通，老花子急出一头汗。

山下远远地传来山海之王的隐隐长啸，证明他已经开始动手拼命了。朗月禅师以手作枕倚在树上，说：“咦！相隔十来里，你可听到啸声了么？这发啸之人，唔，不等闲。”

“当然不等闲，等闲就不敢到崑山别馆。”老花子说。

“对！对，等闲人确不敢到崑山别馆撒野。”

“和尚，大概你也是等闲人物，不然为何不去走走？”

“唉！和尚这么多年来有点倦了，能省事就省了，我宁可坐等，不愿拼老命去抢。

啊！太倦了，我要睡了，一天没酒入喉，没妞儿疗饥，苦矣！”

说完，双眼一合，不消片刻，鼾声即起。

老花子鬼精灵，不上当；象朗月禅师这种旷世高手，内外功已臻炉火纯青之境，怎会有鼾声？这明明是诱人入伏的陷阱，他可用不着睁眼往里跳。

提起酒色，老花子心中一动，情不自禁伸手去摸摸讨米袋中的酒葫芦儿。同时往地上一躺，向腰中泰然地掏出藏在腰带内的百毒蟾酥珠，一面轻说：“花子也倦了，喝两口睡觉。”

十五

他想起怀中的蟾酥珠，与自己随身的酒葫芦，投其所好，正用得着。

他向地下一躺，一面去讨米袋中掏酒葫芦，另一手去掏蟾酥珠，嘴里在说：“花子也倦了，喝两口睡上一觉。”

“咕哈哈”，他喝了三大口，每一口酒皆在喉中打滚，声响特大。

葫芦嘴离口，酒香四溢，迎风飘荡，他吧唧着嘴说：“只剩下不足两斤，不够我一顿，还是留下解渴好些，这儿买不到象样的陈年白干了。”

“咕哈哈”，他又喝了三大口。

他将讨米袋推至颈下，上半身支起，架起腿，躺得四平八稳舒舒服服。右手半抱着乌竹仗，左手握住葫芦颈，掌心中，是鸽卵大的百毒蟾酥珠。他晃着酒葫芦，翘起的右腿不住晃动，用苍劲的嗓音轻吟：“劝君莫拒杯，春风笑人来。桃李如旧识，倾花向我开。流莺啜碧树，明月窥金垫。”

轻吟声徐徐流动，葫芦中酒声相和，似合符节。

鼾声止了，朗月禅师的眼睛瞪大了，慢慢坐正身形了。他嗅着扑鼻的酒香，象一头猎犬发现了猎物。

老花子晃着酒葫芦，摇摇头，说：“诗不对景，见鬼，哪儿来的流莺？更没有春花秋月。”

“咕哈哈”，他又灌了三口酒，晃着酒葫芦续往下轻吟“涤荡千古愁，留连百壶饮。

良宵宜清淡，‘夜凉’未能寝，醉来卧空山，天地即衾枕。”他把“皓月”换成“夜凉”，还顺口。

吟完，直晃脑袋，缓缓举起酒葫芦，又要喝啦：

朗月禅师愈听愈冒火，也愈看愈心疼，酒不到两斤，再让他喝几口，岂不精光大吉？

他肚中酒虫在造反，唾沫直往肚里咽，眼中在冒火，胸中在冒烟，蓦地大吼：“臭花子，你鸡猫狗叫打扰佛爷的睡眠，磕睡虫被你撵跑了，该死！”

老花子假装吃了一惊，酒葫芦放下了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好好好，不叫就不叫。撵跑了大师父的磕睡虫。罪过罪过，抱歉抱歉！”

他向和尚摇摇右手，表示歉意，左手的酒葫芦慢慢往口边凑。

朗月真急啦！大喝道：“不准喝！”

“怎么？喝酒也能赶跑大师父的磕睡虫不成。”

“说不准喝就不准喝。”

“和尚，你好不讲理。”

“拿来！”朗月禅师大叫。

“大师父要甚么？”老花子歪着头问。

“酒葫芦。”和尚的声音有点焦躁。

“咦！酒葫芦是我的命根子，你要豪夺？不成！”

“就要你的命根子，你给是不给？”

老花子坐起上身，朗月禅师突然沉喝：“你要想跑，我叫你尝死一百次的滋味。扔过来！”

“好！你行，反正花子奈你不何，给你！”

声落，他左手向前一送，用巧妙的手法，将蟾酥珠滑入葫芦口，脱手扔出。

酒葫芦悠然飞向朗月禅师，口上腹下，均匀地飞出。

朗月禅师伸手抓住，说：“花子，你的内力不坏。”

“过奖过奖。”老花子一面躺下一面答。

“别得意，比起我来，你差上一百倍。”朗月冷笑着说，说完，“咕哈哈……”喝了十来口。

老花子心中暗暗叫苦。皆因这百毒蟾酥珠，质料坚硬，刚落酒中，一时不易将毒泄入酒内，须待片刻方生效用。如果贼和尚一口将酒喝完，岂不前功尽弃？他必须设法阻止，只消争取片刻便成。

“大师父，喝急酒你不感到煞风景？你是个酒徒，品流下乘得紧。”

朗月放下酒葫芦，冷笑道：“臭花子，你在批评佛爷？”

“不敢，就事论事，大师父休怪；替我留一口。”

朗月哈哈狂笑，笑完说：“你可以嗅嗅酒气。你再噜苏，我打破你这酒葫芦儿。”

老花子淡淡一笑，躺着吁出一口长气。时辰已到，他用不着耽心了。

朗月晃了晃酒葫芦，慢慢凑到嘴边。

老花子的心已提至口腔，无形中紧张起来。酒一沾舌，该立刻毙命，是否灵光，在此一举。

突然，朗月向左转头，酒葫芦徐徐放下了，凝神向林中倾听。

老花子亦有所觉，心中暗骂“该死的狗东西！”

一条中等身材的黑影，点着一根拐杖，正绕树循声而来，似乎无意隐起身形。

“谁在那儿？”朗月沉喝。

黑影没做声，仍泰然而行。逐渐近了。

朗月哼了一声，阴森森地说：“你是哑吧的话？佛爷或可饶你，你来得正好。”

黑影还在三丈外，一面走一面说：“不好还来？废话：哪一个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和尚，在我老太婆面前狂妄无礼？”话声一落，人已到了丈外。朗月冷酷地说：“你是老太婆，佛爷用不着你，除非岁月倒流，你年轻五十年。今晚你得死！”

老太婆阴阴一笑，用凄厉的语音说：“和尚，凭你这些话，你该死一万次。”

“哈哈，你朗月禅师一生中，出生人死何止万次？至今还活得好好的，并未再世为人。哈哈！你准备了。”说完，缓缓站起。

老太婆一听“朗月禅师”四字，呵呵笑道：“原来是朗月大师，老身刚才冒渎了。”

荒山遇故人，实在难得，久违了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通州蛇姆。大师怎么如此健忘？”她走近和尚，晃动手中蛇杖。

“哦？是范老太婆，快四年了，一向可好？”

“老死不死，倒也粗安。大师何时离开南海的？”

“两年多了，在普陀只待了一年。”

蛇姆挪了挪腰中的大布囊，叹口气说：“当年太白山庄盛会，不是老婆子为人谋而不忠，贪生怕死临阵脱逃；事实是令师侄功力太强，栗老儿待人也刻薄寡恩，犯不着替他卖命。”

朗月禅师焦躁地说：“往事不堪回首，别提了。”他将酒葫芦递过，又道：“喝一口酒吧！咱们坐下谈谈江湖事。”

老太婆将酒葫芦接过，突然一怔，说：“咦！怪事，”

她腋下挂着的大布囊中，盛天下间绝毒的奇蛇。这时，囊中蛇类突然蠢动。

千年金蟾已经成道，蛇类固然是蟾类的克星，但成道之蟾却可制未成道的蛇类。百毒蟾酥珠之毒，固然无色无臭，但却瞒不了蛇类。毒素随酒香飘出，囊中的毒蛇惊怖颤抖游窜。

“有何怪事？”朗月禅师问。

老太婆将酒葫芦高高举起，蛇囊的蛇不动了；再往下，毒蛇再塞动。她将葫芦置在囊旁，乖乖：蛇在囊中造反扭动震颤，沙沙之声可闻，并有吹气嘶嘎之声传出。

她心中骇然，将葫嘴凑到鼻中猛嗅，说：“酒中有鬼，但却又不象。”

“酒中有鬼？”朗月叫。

“是的，是一种可避蛇类的毒物。和尚，咱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暗算于我？”

朗月怒叫道：“酒是我夺来的，我已喝了一半啦！臭花子，哪儿走？”

老花子刚站起，要走已来不及了，身临绝境，他反而豪气飞扬，横仗大笑道：“哈哈！花子就没打算活着离开。”

朗月拔出禅杖，冷笑道：“你酒中放了啥玩意？从实招来。”

“哈哈，如有玩意，你早该死了。你夺了我的酒，反而嫌酒有毒，岂有此理，你喝了，我也喝了，谁中毒了？还给我，你不喝我喝。”

朗月果然心中生疑，在蛇姆手中取回酒葫芦，凑在鼻端猛嗅；他不是蛇，自然嗅不出结果，正待将葫芦扔出，蛇姆突然冷笑道：“真正歹毒的毒药，不会有色有味。恐怕这家伙已先服下解药，故而有恃无恐。大师且先运功试试，内看腑有否异感？”朗月禅师认为有理，便坐下运气行功。老花子向蛇姆叫道：“老太婆，你也是玩毒之人，何不自己喝一口试试？当然啦？要是你害怕，不试也罢！”

蛇姆不上当，阴阴地说：“你少在老娘面前耍花枪，我会找东西试毒，如果证实了酒中有毒，老娘要活剥了你。”

朗月禅师困惑地站起，摇头道：“怪？内腑一无异状。不会有毒。”

蛇姆接口道：“大师且稍等，我去找一条野兽来。”说完，晃身走了。

老花子心中暗暗叫苦，老太婆真是他命中的魔星，要没有她出来打岔，和尚早该见阎王了；要让她找来野兽将毒试出，万事全休矣！

他想脱身逃命，身躯略一移动，朗月便叫道：“臭花子，你要是敢心虚逃命，我要你寸砾而死，你信是不信？”

老花子当然信，他不敢妄动，冷笑道：“姓邝的怨气受够了，你少管我的闲事，总有一天，咱们有清算今晚耻辱的时候。”

“哈哈，凭你这块料，免了吧？不必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安静些，臭花子，任何念头也不用转，对你有好处。”

不久，蛇姆如飞而至，她带来的不是兽类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黑衣人，“砰”一声往地下一丢，说：“真巧，这家伙是崑石别馆的人，躲在石上不知有何图谋，正好一用。”

黑衣人浑身战栗，爬起撒腿便跑。

朗月禅师伸手夹背儿提起，将酒葫芦硬向黑衣人口中倒去，倒势太猛，把剩下的酒和里面的蟾酥珠，全倒入黑衣人肚内去了。

和尚手一松，“砰”一声，黑衣人一声不吭，软倒在地。和尚脸色一变，用手一按黑衣人心房，怒叫道：“臭花子你好，你……起得了？”声出，酒葫芦脱手扔出。

老花子刚向林侧一跃，他经验老到，脚一沾地，便向地下一伏飞射三丈外。酒葫芦一发之差，从他头顶擦过，带走了一绺乱发，好险！

朗月禅师没料到老花子会伏地逃命，这是极为丢脸之事，稍有名望的

人也不屑用，老花子竟用了，大出他意料之外。

老花子刚挺起上身，暗叫“完了”！蛇姆在前，朗月禅师在后，相距丈余，两人正向他阴森森地狞笑。

“臭花子，我要将你寸砾而死。”和尚厉叫。

“交给我，我用毒蛇治他。”蛇姆阴森森地说。

老花子横定了心，双手持杖严阵以待，豪迈地敞声笑道：“你们是两人齐上呢，抑或单打独斗？”

“佛爷慢慢治你，何用两人？”

蛇姆将蛇杖拂了拂，说：“且让老身问问他，要他说出人口封喉的毒药是啥玩意。”

“快问，且让他多活片刻。”和尚故示大方地说。

“独眼贼，你这毒药何名？”蛇姆开始发问。

“花子爷没有兴趣回答。”老花子拒绝。

“你还是说的好，免得少活片刻。”

“花子爷行年八十二，早该坟墓了，不争在片刻。”

“江湖中皆知你独眼狂乞是个光明磊落的英雄，一生中未使用暗器，也未使用药物计算人，为何今晚破戒了？”

“因为活腻了，老悖啦！”老花子自嘲地答。

“是北漠的孔雀胆？”

“非也。”

“是内庭的牵机药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难道是南荒的毒鸠？”

“定然是鹤顶红罗！”

老花子哼了一声，不耐地说：“亏你是玩毒的一代宗师，怎么这般孤陋？”

蛇姆也不耐烦了，冷冷地说：“能使老身的毒蛇骚动的药物，可能是天蜈珠一类玩意。不必问了，大师下手吧！”

声落，朗月禅师已飞射而出，禅杖前探，五指急抓。

老花子一声虎吼，乌竹杖一抖，一团乌光振向禅杖，身形向左疾闪。

“啪”一声巨响，禅杖将竹杖震得向上一崩，和尚身形似电，左手从空门中探进，急抓老花子的肩井穴。

老花子步步为营，全神贯注小心应付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，冷静地沉着出招化招。

右肩一扔，后退三步，臂向下急沉，乌竹杖猛向下带，击向对方伸来的左手。

两人电光石火似的换了两次照面，拆了三招。朗月禅师火起。三招中，对方皆在千钧一发中从指缝间溜走，在必死的危境化险为夷，还象话？连一个独眼老花子都敢和他面对面拼搏，传出江湖岂不教人笑掉大牙么？

他一声怒吼，禅杖攻出一招“狂风扫叶”，迫老花子向上纵退，前面的左掌一翻，向侧猛挥。

伽蓝禅功以南海绝学风雷掌发出，只听掌前响起两声殷雷，如石掌劲自右向左急吐。

老花子身在空中，知道要糟，火速运功护住心脉，双手运劲向下一振，

消去部份掌力，人借力向右飘退。

掌劲已到，他只觉双手一麻，浑身一震，乌竹杖几乎脱手。同时真气一窒，肌肤若裂，身不由己，向左飞撞。“砰”一声，右肩和右半身撞在一株大树干上，眼前金星直冒天旋地转，乌竹杖脱手，身躯亦向地面栽。

朗月一掌得手，已如影附形追到，伸手便抓。

眼看命在须臾，老花子急啦！拼全力就地一滚一绕，绕到树后再向另一株大树下窜去。

他力道已消失大半，手脚自然不够灵光，慢了些儿，只觉右上臂一震，他知道完了，臂肉丢了一大块，被和尚抓掉了。

他一到另一株树下，左手一勾树干，身躯绕树急荡，冲到树后。

“砰”一声响，合抱大的巨树，被禅杖击中，“扑簌簌”倒下了，差点儿将他压扁。

他右手急拍树干，身躯再向右顺势冲出。可是掌一拍之下，痛得他几乎脱口大叫。

也由于这一痛，冲势锐减，“噗”一声轻响，右腿环跳穴一麻，浑身发软，“啪哒”一声扑倒在地。

朗月禅师恶狠狠地一脚踏住他的臀部，厉叫道：“臭花子，别慌，我慢慢地剁你。”

脚一捺一送，将他翻转，又叫：“先弄瞎你唯一的独眼，有你受的。”

声落，身躯前俯，左手伸出一根食指儿，向老花子的独眼点去。

“完了，这次真完了？”老花子心中在狂叫，他浑身力道全失，四肢如僵，眼睁睁看着指头儿点到似乎那根指头愈来愈大。

近了，到了眼前了；他长叹一声，闭上了独眼，等待着指头儿致命一戳；他这一生即使不死也完蛋了。

且回头表表山海之王。

他怀着被骗的愤怒心情，向山下崱山别馆急射，展开了旷世绝学御气飞行术，足点枝梢提气轻身，手足向后徐振，起落间竟远出七八丈之遥，恍若流星移位，看似逸电飞虹，即使在十丈外定神注视，也不易发现他的身影。

崱山别馆中，波罗圣僧被人回敬了一掌，几乎被震伤内腑，心中骇然，这一掌，把他狂傲之气，击飞到九霄去外去了，这石破天惊的雷霆一击，不啻告诉他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中原绝学不是他想象中的徒有虚名，中原更不是喇嘛教的天堂，不可以任所欲为的。

一掌硬拼，他自己已无再攻的力道，而对方却长啸而去，似乎丝毫未受影响，他怎能不惊？

他在原地屹立，静静地行功调息，其余死剩的十七名喇嘛已先后赶到，在他四周列阵戒备。

祁连隐叟也到了，聚在不远处计议，三十余人先后从各处汇聚，找不到人；连铁爪神鹰也失去了踪迹。

祁连隐空死了十余名手下，一无所得，心里象燃烧着一把毒火，怎肯干休？同时由匪哈和另一人的叫声中，他知道夺走玉麟的人，竟然是自己在官道中追丢了的生死仇人，更是愈想愈冒火。千不是万不是，都是贼喇嘛出来打岔，在他与铁爪神鹰以生死作赌注之际，突然下手抢夺玉麟。目下玉麟失踪，仇人也被喇嘛惊走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不找喇嘛还找谁？这口气不出，怎活得下去？

他吩咐手下收拾残局，着手救死扶伤，一面分出人手，将喇嘛们围住了。

双方悄悄地列阵对峙，死斗将一触即发。但在人手未集时，喇嘛们也没有撤走之意，他一时还不想立即发动。论人数，他多喇嘛一倍，但论实力，喇嘛们高手多，实力拉平，占不了绝对优势，他不得不稍为等候。

不久，人手渐集，伤的人极少，凡是躺下的人，以死的占大多数，尸体被堆放在一旁，候令掩埋或带走。

波罗圣僧已调息完毕，精力已复，一看四周形势，便知是怎么回事了，这场恶斗将无法避免，也正是他拿老阴贼出气之时。

他拾起地下的降龙杖，举手一探，众喇嘛由环阵变列雁翅，两群人面面对，他向祁连隐里叫：“老阴贼，咱们就在这儿分个高下。”

祁连隐脸色冷厉，说：“赋和尚，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”

“哈哈，是群殴呢，还是单打独斗？人多派不上用场，你的人多得不多，群斗占不了便宜，咱们都是宇内绝世高手，用不着贻人笑柄，羞见武林英雄。你下场，咱们不死不散。”波罗圣僧亮声说完，大踏步越众而出。

祁连隐向左右叮咛一番，也仗黑剑上前相迎，说：“也好，反正你如何死法，不关宏旨，只要死就成。”

两人逐渐接近，两丈，丈六，丈二了。降龙杖斜指，黑色怪剑徐扬，隐隐发出龙吟之声。

两人功力相当，已心里有数，这不是第一次交手，所以相当慎重。在丈二站住了，两般兵刃遥遥相指，一长一短，同时振鸣。

两人向左徐徐移动，转了一次照面，刚用左足一沾原站立之处，突然齐发厉吼，人影疾闪，乌芒急射，褐影化出阵阵杖幕，同时奋起猛扑。

一阵罡风撕裂，劲气迸爆，刺耳声响发出，人影乍合，随即斜错而出，一沾即走，两人换了一次方位，太快了，看不出他们如何出招化招，也没有兵刃相错之声，不知谁抢了机先。这是暴风雨的征兆，风不大雨也不大，即将到来的风雨，行将逐渐凶猛。两人双足一沾地，突又同发虎吼，重新猛扑，人影人合。这次接触也为期极暂，一沾即分，又换了一次方位，只是缠斗的招式更快了些。

在第九次换招之后，身形渐缓。两人神色愈来愈凝重，动如电闪，静如山岳，一步一危机，一动一死亡。

“嘿！”波罗圣僧沉喝，单手运降龙杖，右足踏进左足后跟，身躯扑进，降龙杖似乎平平无奇缓缓递出，点出对方右外肩。

祁连隐左足先进，黑色怪剑先向杖左错进，猛地沉肘撇剑，身形向左前方急射，“噙”一声剑啸，百十道振出的乌芒，突然扫向对方肩颈。

波罗圣僧不理乌芒，他要走险了，上躯不变冲势，向前急俯，距地面尺余向右出腿平转一道半弧，降龙杖一沉，顺势反扫，诸般变化在刹那间一气呵成，杖已光临对方右肋腰胯之下。

祁连隐心中一凛，来不及收剑变相，虎腰一扭，上体斜转，黑色怪剑下沉，“翻身刺虎”绝招出手，一面要削架降龙杖，且要乘隙刺出，反攻对方背肋。

双方出招都捷逾电闪，都在走险，可能是两人的修养不够，忍无可忍了。

波罗圣僧走险不成，反而陷入危局，百忙中撒腕一振，硬砸来剑自救。

“铮”一声龙吟，双刃第一次相触，人影一挫，随即同声大喝，各展奇学抢攻...

风雷大作，似狂风暴雨光临大地，一连串的暴响，如同虎啸龙吟，罡风四面激射，沙飞石走，人影难分，刃影依稀；这才是不要命的抢攻，生死一发你死我活的凶狠搏斗。

双方压阵的人，手心淌汗，徐徐后退，但随时准备扑上。

缠斗片刻，突然一声清越的金铁交鸣响起，人影乍分，两人飞退丈外。

烟尘弥漫中，波罗圣僧的右手半幅大袖，向上急升，在两丈外悠然而降。

波罗圣僧的杖尾，却缠住祁连隐叟的右手大袖，杖一抖，大袖飘落地面。两人都失去一袖，可见双方都在鬼门关里踏进一条腿，却又见机退出，两世为人了。

两人相距两丈余，重新举刃一步步迈进，额上汗光闪烁，胸前不住起伏了。

进至丈二，又将生死一拼了。

蓦地寨门一个人影电射而来，飘过大楼广场，向左一折，便到了斗场。

十七名喇嘛，正被斗场中的险恶苦斗吸引住了，没人留意身后，即使留意，也不易发现人影，来人太快了。

斗场寂静如死，呼吸声也难听到，然来的人影没发出衣袂飘风之声，所以仍未被人发觉。

一名老喇嘛的背脊，正好阻住人影的去路。他功臻化境，六识修为不等闲，但仍无法发现人影，已接近他身后，可见这人影的轻功，端的玄之又玄。

老喇嘛正全神注视着斗场，突觉一只大手已按到了他的右肩上，五指即将收拢。他反应够快，肩倏然下塌，一声大吼，右手向后一扔，禅杖尾闪电似向后戳出。

他反应够快，可是没有黑影快，大手向下一沉，扣住人禅杖尾，左腿疾飞。

“叭”一声脆响，踢中和尚的右臀，和尚身躯前冲。但这一脚他承受得起，臀肉厚，他的护身禅功也已炉火纯青，握禅杖的手仍舍不得放。

奇大的冲力，将他旋了半圈，火速忍痛以千斤坠定下身形，双手握杖，用力一夺。

人影乍现，原来是背着如黛的山海之王。他一脚未将和尚踢翻，杖也未夺下，心中一凛，左手倏出，双手抓住禅杖，向怀里一带。

两人都用了神力，浑铁禅杖突然拉长了半尺。

山海之王大怒，要让禅杖拉断，还成？一声大吼，全力一振，奇异的神功骤发。

“撒手！”他叫。

老喇嘛苦头可大了，冷热两道奇劲，从杖上传来，直迫心脉，护体禅功散逸，双掌虎口裂开，十指似被重锤所击。

“哇……”他喷出一口鲜血，手一松，“登登登”连退五步，“噗”一声坐倒。

两人交手，乃是刹那间事，说来话长，胜负在瞬间立见，谁也插不上手。

山海之王平时从未用神功暗算人，所以那一掌扣肩只用平常手法，老喇嘛方能闪开，不然怎会如此吃力？他夺得禅杖，从左右两个惊魂初定的喇嘛中间，向内急掠，禅杖一点，身形倏止，人站在老喇嘛之前，杖搭在他左肩上，沉声急问：“铁爪神鹰在哪儿？说！”

老喇嘛坐在地下，正在行功疗伤，怎能回答？他又怎知铁爪神鹰逃到哪儿去了。

这一瞬间，十六名喇嘛向前奔到，腾身冲扑，要救同伴的老命。

场中的波罗圣僧和祁连隐叟，先前还不敢分心注意来了甚么人，一听喝声便各向后退，玉麟得主来了，且先夺宝要紧，退出丈外后，立即向这儿飞掠。

众人刚冲近，突听山海之王厉声大喝：“不许走近，要群殴么？”

随着大喝声，光华突现，伏鳌剑幻化一道光环，也象一道光幕，将他裹在内面，澈骨寒流四逸，迫得人立身不牢，不由骇然止步。

波罗圣僧只好沉声喝道：“退！围住他。”

“留一面，咱们有份。”祁连隐叟接口叫。

两群人一左一右，各占一面，将山海之王围在中间，所有的兵刃皆向内斜指，虎视眈眈。

光华倏敛，山海之王收了伏鳌剑，张目四顾一匝，不住冷笑连连，在群雄环立之中，他毫无所惧，这份勇气豪情，把众人镇住了。

他左手的禅杖，仍搭在坐倒的老喇嘛的肩上。

波罗圣僧横杖迫近，厉叫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山海之王，神剑伽蓝华逸云。”

“你不是无名小卒，为何逼迫已受伤之人，放开他！”

“要放不难，得回答太爷的问话。”

“说！”

“铁爪神鹰汤老匹夫何在？”

“已乘乱溜走，你找他则甚？”

“找他要玉麟丹。”

“哼！刚才你夺走了玉麟，还找他的丹？”

山海之王冷笑一声，掏出已成两片的玉膀，向波罗圣僧抛出，沉声说：“假的。告诉我，那老匹夫往哪儿逃了？”

波罗圣僧拾起一看，问：“刚才不是这一具，怎会没有头尾？”

“你们抢夺之时，头尾已碎，不信可至大楼前，准可找到断了的碎骸，真正藏丹的玉麟，除了宝刃，绝不会损毁，咱们都被汤老匹夫骗了。”

波罗圣僧将玉麟扔了，狠狠地说：“他跑不了，日后他将死无葬身之地。为了玉麟丹，咱们死伤枕籍，太不值得了。这债也该算你一份，旧仇咱们先清。小辈，你在三年前八月中秋，在太白山庄杀了达尊大师与龙首上人，你不否认吧？”山海之王豪笑道：“哈哈！太爷从不否认任何事。你说对了，想怎样？”

“想怎样？杀人偿命，借债还钱，佛爷要将你挫骨扬灰。”

“太爷目下没空，要找汤老匹夫，新仇旧债以后再说，太爷会在江湖中等你。”

“呸，小辈你怕死？你走得了？谁管你有空没空？”

山海之王仰天狂笑，笑完说：“秃驴，凭你这几块料要拦住太爷，太不

自量了：哈哈：刚才你一掌拦截，滋味如何？妄言留下太爷，你未免太无知之明了。”

一旁的祁连隐叟突然接口，阴厉地说：“小狗，你忘了还有老夫。”

山海之王扫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你就是上半夜在路上拦劫，毁我马车的一群人？”

“正是，老夫晚到一步，让你免脱，算你幸运。”

“正相反，太爷为了玉麟丹，不和你计较。算你这老鬼幸运，不然活不到现在。”

“谁幸与不幸，即将分晓。今晚太白山庄杀徒之恨，你要一滴滴血偿还。”

波罗圣僧接口叫：“血债血还，宫老儿，咱们俩联手。”

“好，但咱们各分他一半躯体以祭奠亡魂。”祁连隐叟叫。

山海之王本想冲出一条血路撤走，这一听老阴贼的话，无名孽火上冲，语气竟似他死定了一般，要让他们分牲口一般分掉，岂不笑话：

他不走了，火大啦！“噗”一声飞起一脚，将老喇嘛踢出三丈，说：“来吧！你们是一起拥上呢，抑或是一对一地上？”

他将夺来的禅杖，双掌分握两端，运神功一扳。中间本已拉长，经他万斤神力一扳，“克”一声成了弧形。并合在一起了。

光华一闪，他用伏鳌剑砍断一截禅杖，留下了一个大钩，抛掉杖头握住杖尾，大钩作为刃头，头重尾轻，运起来固然费劲，但力道可以增加，如被他击中，千斤巨石恐怕亦难逃厄运。

他这三年多以来，发育完成了，身躯长高近一尺，手掌大了许多。伏鳌剑只有八寸长，太小了，虽有三尺晶芒，但到底轻得不象话，太不趁手。他在仙海时格斗猛兽，如不赤手空拳，便是用树枝作武器，用惯了重家伙，非必要他不准备用伏鳌剑。

大钩全长三尺多点儿，重约三十余斤，他还嫌轻了，但马马虎虎尚算趁手。

他露了这一手，看得四周的高手们心里发毛。浑铁弹杖粗逾杯口，可作支柱撑起万斤重物，竟然被他扳弯，岂不骇人听闻？要被他用手抓住，乖乖，铁打的金刚恐怕也受不住他两膀神力的打击。

背上的如黛，突然轻声说：“华哥，不能和他们硬拼啊！”

他挫身待敌，发同负隅的猛虎，一面轻声说：“放心，我要给他们一次教训，不会和他们拖延，等会儿就走。”

他确是存心给他们一次教训，同时先前与波罗圣僧换了一掌，未能占得上风，心里正不痛快，又被两人的话一激，他怎肯轻轻放过他们？

祁连隐叟鬼神灵，他心中有数，想一个人夺下这神力天生，有宝在身的人，确是不易，便向波罗圣僧叫：“咱们上！”从右急抢，黑色怪剑递向山海之王右肋。

“小狗纳命！”波罗圣僧厉叫，降龙杖飞点而去。

山海之王冷哼一声，向左一闪，扔脱了黑色怪剑，冲向波罗圣僧，叱道：“接着，”大钩疾挥。

波罗首当其冲，杖一挫，挫腰硬接，他不服气，运神功接下这一钩。

“当”一真暴响，火花飞溅，两根重家伙行雷霆一击，人影乍分。

波罗圣僧挫退三步，地下现出三个三寸深的履痕。

山海之王后退一步，右侧的祁连隐叟恰好追到，黑色怪剑微发龙吟，

已点出十数道淡淡黑影，奇疾无比地攻到身侧，来势汹汹。

山海之王猛地旋身，一招“罡风扫云”反挥而出，势似奔雷，同时大吼道：“滚你的！”

“铮”一声，大钩闪电似击中黑剑，祁连隐叟斜飘三步，一声厉叫，重又疾冲而上。

他这把剑乃是黑玉精英所造，竟能承受大钩凶猛一击，委实大出山海之王的意外。

同一瞬间，波罗圣僧已从身后攻到，“沉香劈山”斜挂而下，势若惊雷。

山海之王左腿一撤。身躯反旋，“唰”一声大钩反掠而上，“当”一声钩住了降龙杖，在火花四溅中，向左急进三步，一声大吼，向侧一带。

降龙杖已被钩住，波罗圣僧马步虚浮，被带得向侧一冲，刹不住脚步。

祁连隐叟到了，身剑合一乘机从山海之王右肋下射来。

山海之王左手倏伸，托住钩身向左猛推，同时身形右旋，喝声“来得好！”

波罗圣僧无法抗拒那如山力道，向前急冲，恰好迎着飞射而来的黑玉剑，眼看无法闪避，祁连隐叟来势太急，相距又近，想收招也力不从心，事出突然嘛！

和尚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就是撒手弃杖，双掌拍出大印掌力，全力攻向黑玉剑自保。

他忍痛弃杖，双掌连拍两记，“推山填海”向前疾冲，迎着黑玉剑撞去。

祁连隐叟总算反应超人，万一撞上了，势必两败俱伤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剑向下一沉，左手剑诀变掌，向右猛挥，寒魄诛心掌力向右急吐，同时右脚向侧一点，于千钧一发中将身躯向左飘掠。

“噗嗤”一声，劲流四射，两人在间不容发中。借掌上传来的浑雄反震力，错肩而过。

山海之王也用了全力，呼吸一波动，用手接住夺来的禅杖，大吼道：“太爷没空和你们胡缠，日后见面再算旧，别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说完，向右急射。

两家伙怎肯甘休，厉叫一声奋起便追。

四周呐喊之声大起，纷纷挺兵刃向上一围。

山海之王怒啸一声，将夺来的禅杖信手平扔而出，横砸追来的两凶魂，向南便闯。

禅杖来势奇猛，平扫而至。祁连隐叟不等闲，身形一挫，从杖底越过，身剑合一猛扑山海之王后心，一面叫：“留下，小狗。”

波罗圣僧他不能躲，是他的禅杖，即使不要老命，他也得接回自己的兵刃，双手运足十二成劲，伸出一扣一带一沉，将杖抓实了。

不错，杖是抓实了，他只感到万斤潜力从杖上传到，无俦雄劲将他向后挫退五步，两臂如被电殛，气血翻涌，额上青筋不住跳动，浑身肌肉都绷紧得成了一个球。

山海之王冲到右方，迎面挡着九尾狐和两名黑衣人，三支银剑劈两截住，老狐狸尖叫：“留下了命，回去！”

山海之王哈哈一声长笑，大钩一振，先一招“游龙归海”向前一冲，再化“怒龙张鬣”向三方急张。

“铮铮铮”数声清鸣，三支剑向外一荡，三个阻路人全向两侧跟路急退。

一个倒霉鬼退得慢了些，大钩来势太猛，“噗”一声击中他的左上臂，连臂带胸几乎成了两段，肺肝外流，一声未吭扔剑便倒。

九尾狐真也了得，左足一沾地，突然向下一伏，贴地前射，银剑化成一道扇光幕，贴地反扑，“扫叶荡花”攻削山海之王的双足。

“该死，”山海之王叫，身形竟向前飞射，吸口气身躯倏升，上身急俯，大钩向下来一记“神龙掉尾”。

“嗤”一声轻响，大钩从老妖狐的顶门上掠过，把发髻打散，一根搔头和一支发针，不知飞到哪儿去了，再沉下半寸，狐狸头准完蛋。

这刹那间，山海之王已冲出重围，远出十丈外去了，突然转身站住。

背后的如黛，突用纤手抱住他的肩头，喜悦地叫：“华哥，你用沉重的大钩，使出了游龙剑法，好不容易啊！”

“这剑法不能当大用哩。”他说。

众凶魂不死心，呐喊着狂掠急迫而来。

山海之王仗钩屹立，恍若天神当关，他人人生得高大，站在那儿威风凛凛，摸地大吼道：“送死的快上！太爷来者不拒。”

他最怕有人在后发射暗器伤了背上的姑娘，这时后面无人，没有后顾之忧，毫无所惧啦！

这一声大吼，象晴天突发焦雷，但吓不住不要命的人，人仍向前冲到。

一个老喇嘛到得最快，怒叫一声，视杖兜心捣到。

山海之王脸上杀机涌现，不再硬接，突然向右前一闪，身形左转，大钩手下绝情。

老喇嘛一时疏忽，没想到山海之王不再硬接，反而用神奇的身法反欺在他身后，这与先前的打法大相径庭，他后悔已来不及了。

“噗”一声闷响，大钩击中他的背心，直将左胸打裂，骨碎肺烂，脊骨碎断，扑地便倒。

接着另一个黑衣人疾冲而上，银剑飞旋而至。

大钩再飞，“铮”一声剑化成百十段，顺手一推一钩，黑衣人的脑袋随钩而落，尸身仍向前冲。

山海之王一声长啸，身形急退，只一眨眼间，便退了十余丈，已到了一栋偏屋之前，他叫：“送死的快上……”

突然，他向上腾升，三枚灰色淡影，从他脚下擦靴而过。有人在屋中隐伏，向他发射暗器。暗器去势虽快，但他认得，那是左右二曲的歹毒暗器，沾有阴蜃血的奇形飞电钻。

他不再恋战，人一上屋顶，向寨外如飞而去，三两闪间，便失去了踪影。

三枚飞电钻仍向前飞射，左右二曲也从门中急掠而出。

最先迫近的是波罗圣僧和祁连隐叟，飞电钻从他们的腋下擦过，穿透胁衣，半分之差，便要了他们的老命。

后面追来的人，却没有那么幸运，“叭哒哒”声中，倒了两个黑衣人和一名喇嘛。

山海之王出了寨，挟着大钩向南面峰头飞射，要会合老花子。

正抵山腰，突见前面林旁有人向里一闪，他以为是铁爪神魔，一声不吭闪电似的前扑，沉喝道：“留下！汤老狗！”

那黑影吃了一惊，赶忙向地下一伏，脱手打出三枚枣核镖，窜入林中

去了。

山海之王一声冷笑，跟踪追人。前面来的暗器他不在乎，如不是特殊的歹毒暗器，根本近身不得，枣核镖到了他身前三尺，便向后倒飞。

黑影身手差劲，怎逃得了？临危拼命，他只好拼死，人未站起便撒下了单刀，突然站起攻出一招“翻身扑虎”。

山海之王理也不理他，伸手抓。“噗”一声，单手砍中他的左小臂，刀断掉余尺刀尖，大手已抓住了黑影的右肩，向怀里一带，沉声道：“汤馆主在哪里？说！”

黑影浑身发软，抖颤着叫：“好汉，在下不知……”

“你说不说？说了饶你。”

“小可在两天前逃出喇嘛僧之手，一直就在这儿躲藏……”

“见鬼！你敢拖延？”他用了一分劲。

黑影鬼叫连天，急急地说：“小可确是前天逃出的，只是不久之前，馆主从这儿向东走了，可能是到洛阳。”

“你说谎！”

“不！不！小可如有虚言，天打雷劈。”

“他身上可藏有玉麟？”

“小可不知。”

“你还是说了的好，小心我好好治你。”

“我说，我说。月前馆主确带了一具玉麟从洛阳回来，放在神案上，后又到洛阳跑了一趟，是否找到则不知其详，小可仅知道这么多，好汉再迫，那是迫小可说谎，尚请明鉴。”

“好，我相信你一次，快滚！”

山海之王将人扔了，向山头急射。他这次小心了，利用树掩住形迹，不走林梢以免受到暗算，因为这一带可能处处隐伏有人。

一阵飞赶，将近与老花子分手之处，便听到了呼喝之声。他耳力超人，三里之内，可听出常人走动之声，呼喝之声逃不过他的神耳。

他心中一凛，身形加快。

他到得正是时候，在朗月禅师一脚将老花子翻转之时，他已鬼魅似的到了五丈外。

事急矣，他不得不冒险，光华一闪，伏鳌剑出鞘，急进两丈，脱手飞剑。

朗月和尚手指刚出，光华倏现，他怔了一怔，不由扭头一看。

同一瞬间，蛇姆惊叫一声，打开了蛇囊。这道光华她不陌生，只觉心往下沉。

朗月看清了光华，心中一凛，剑他认得，但却未想到会是神剑伽蓝出现，还以为这人拾得师侄的神剑，脱手向他掷来呢。

他舍了老花子，向侧一闪，大喝一声，禅杖斜拨光华，满以为轻轻一拨，伏鳌剑便是他的了。

“嗤”一声响，他只觉手中一转，近尺杖尾无力地下坠，光华一转，射他的胸膛。

他大惊失色，这不是“掷”，而是武林罕见的以气御剑术，这一代只有神剑伽蓝会，还没听说有其他具有此种至高无上绝学的人。

总算他这三年多以来，没有浪费时间，练功极勤，比往昔高明多了。

剑折向射来，他向右急窜，连闪三株合抱大树，远出五丈外，脱出神剑的追袭。也幸得有大树替他挡灾，剑贯树而过，自然不能太快，让他千钧一发中逃掉一命。

山海之王志在救人，收剑到了老花子身边，右手大钩，左手伏鳌剑发出阵阵熠熠光华，不住闪缩，吞吐不定。

四周，沙沙之声隐隐传来，同时响起了蛇姆急促的惊叫，并用一具竹哨吹得呜呜直响。

她的毒蛇不但不敢向前走，反而惊悸地向后退。山海之王身上有金蟾丹黄，任何未成道的毒蛇，根本不敢接近，走得慢还会被丹黄薰死。金蟾丹能击碎它的克星巴蛇珠，可见这些只有百来年道行的毒蛇，怎敢近身送命？

蛇姆一见毒蛇无用，惊得老脸变青，赶忙发讯收蛇，悄悄地溜了。明斗不成，她见机溜到林中深处，偷看这可以惊蛇，会以气驭剑术的人是谁。她聪明，鸡蛋碰石头的事，绝不干，在太白山庄如此，今晚也不例外。

朗月禅师惊疑初定，站在五丈外举目向这注视。

在隐隐光华中，山海之王的剑上，须眉毕现，光虽不强，但在高手眼中，可一目了然。

脸型入目，他大吃一惊，只觉毛骨悚然，汗毛直竖。他这一生中，没见过鬼魂，也不怕鬼；但这个鬼却令他心中发毛，冰流从脊梁上兴起，直透天灵盖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山海之王凝视着他，没做声。

“你……你是人是……是鬼？”和尚又问。山海之王目光落在挣扎而起的老花子身上，没答他。

“你……到底是人是鬼？”朗月禅师的声​​音发抖了。

老花子缓缓站稳，向山海之王说：“老弟，谢谢你，花子是两世为人，晚来刹那我算完了，你可认得这和尚么？”

山海之王扫了朗月禅师一眼，摇头道：“陌生得紧。”又向和尚叫：“喂！贼和尚，你怎么语无伦次，人鬼不分？”

老花子长吁一口气，说：“老弟，那是你的师叔。”

“甚么？他是我的师叔？”

“半点不假，他就是朗月禅师。”

他两人在对话，朗月禅师愈听愈冒火，华逸云火海自投，他曾亲眼看见，怎么又钻出一个师侄来了？

但他也心中发毛，这人的长象太象华逸云了，如果真是他，以刚才的景况看来，自己仍无胜他的机会，只消他有神剑在手，这一辈子也没有希望。

同时他心中也泛起了疑云，这家伙如果真是华逸云，为何竟不认识自己是朗月，用得着老花子引见？恐怕是另一个师弟的门人哩！

他心中一壮，沉声道：“臭花子，他是谁的门人？是鹰翔岛主的……”

老花子呵阿一笑，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和尚，你看他象谁？”

“废话！我在问你。”

“你真不知呢，抑或假装不知？是不信么？”

“臭花子，你在找死，快说，”

“别慌，他就是神剑伽蓝华逸去，活生生的人，我敢保证他不是鬼。”

山海之王已在老花子口中，已听到三年前太白山庄盛会的经过情节，

略一沉吟，便大踏步向朗月禅师走去。

朗月一听老花子说出名号，心中早虚，这正是他最不愿听最怕听的人名，不管是人是鬼，他都心中害怕，禅杖前指，一步步向后退，凶焰尽消地叫：“你真是华逸云？你……没没……死在太白山庄？”

山海之王脸色一沉，厉声道：“你答应过我返回南海仟罪岩苦修，为何只待一年，未得许可便偷出江湖造孽？你说！”

朗月心往下沉，突然急退两步。

“别打主意跑，你绝跑不了。”山海之王冷然发话。

这时，远处的蛇姆悄悄地溜走。

山下，祁连隐叟波罗圣僧一行人，正往峰头上赶来；左右二曲也参与其中。

朗月羞愤难当，大叫道：“小畜生，你目无尊长，你对师叔如此无礼？”

山海之王脸色一冷，一面走近一面说：“俗语说：可一而不可再；我已宽恕你一次，不再有第二次了。五十余年前，你断我师父双足时，你怎不想到日后会做别人的师叔？当你偷离仟罪岩之顷刻，你已不配做南海门的弟子了。哼，你再胡叫，我先打掉你满口牙齿，你信是不信？”

朗月禅师果被镇住了，不敢再摆长辈的架子啦？他一步步往后退，仍凶狠地说：“仗宝刃欺人，算不了英雄好汉；收了你的小剑，咱们拼个你死我活。”

山海之王没理他，冷笑道：“用不用宝刃，那是我的事。你是否打算再回南海？”

“南海早晚要回，但不是现在，须等我厌倦江湖生涯之后，或许我会重返普陀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只好动手请你了。”

“佛爷不见得怕你，你想怎样？”

“怕不怕是你的事，我做事从不先问对方怕是不怕。哼，我要破你气血二门，废去你的武功，押回南海用门规治你，这就够了。”

朗月大骇，退到一株大树后，怒叫道：“收了你的小剑，咱们拼三百招，输了我才心服，你敢是不敢。”

老花子突然接口道：“老弟，事不宜迟，这酒色和尚怙恶不悛，师门情义已尽，为何不诛去他？”

朗月切齿大叫道：“臭花子，假使有机会在我手，你将……”

山海之王用一声叱喝打断他的话，飞扑而去。

朗月大惊失色，闪电似射向另一株大树后，叫道：“收了你的剑，佛爷要将你打成肉泥。”

光华乍敛，林中重陷入黑幕之中，林密，空隙不大，两人立即展开抢攻，全凭六识出招。

山海之王的修为，比朗月强得多，耳目特灵，朗月怎吃得消？可是这家伙不傻，他根本不接招，利用树木掩身，折向贴地起落不定，向山下慢慢退去。

山海之王其实也不存心要他的老命，清理门户的事他不愿管，龙吟尊者健在，两位俗家师叔应该当家。最主要的是，自己的真正身份还未确定呢，

他知道朗月在用游斗拖延时辰，找机会脱身逃命，正想用天心指下手，蓦地发觉有大批人已向山顶上扑来，轻功极佳，速度奇快。

不用猜，准是祁连隐叟和喇嘛僧们来了。林太密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如果狗东西们赶到，在四面八方用暗器招呼，后果堪虞。

“彭”一声大震，接着枝叶纷飞，一株大树被他的大钩击中，山崩似的往下倒，可是林太密倒了一半，便被其他大树夹住了。

这一阵暴响，便宜了朗月禅师，在“山海之王”伸钩点到的刹那间，人向旁一闪，绕过一株大树，反向枝叶纷飞处窜去。

“山海之王”被他闪开一钩，险些又将和尚仗以掩身的另一株击倒，更没料到他会往危险处反窜，猛地向前折向急扑，大叫道：“别学兔子乱窜，打！”喝声中左手一伸，天心指出手，一缕无比凶猛浑雄的潜劲，破空射出。

朗月早防到他天心指，他确是变成了窜兔，窜闪起伏手脚并用，来去如电逃命，不时回敬一两记风雷掌，或者用指风打穴出其不意在远处袭击。天心指力未到，他向下一伏，贴地折向侧射，从半倒的树竿下穿走了。

“山海之王”背上有人，恐怕被树枝撞着背上的如黛，穿枝入陷不无顾忌，被朗月逃出了二十丈，仍未得手。

朗月浑身大汗，精力损耗太大，再拖片刻，窜闪的工夫不会大快啦！逃的人比追的人辛苦多了。

摸地里，下面传到一个阴森嗓音的叫唤声：“上面有人，小心了，搜进。”

果然是祁连隐叟，相距已在五六十丈。“山海之王”突然刹住去势，向飞窜的朗月禅师背影叫：“朗月，要想保全性命，赶快回普陀，不然下次见面你难保性命。”

朗月已经远出十丈外，心下大定，伏在一株大树下，藉树掩身，凶狠地切齿叫：“小畜牲，你小心就是，我对天发誓，我必定杀你，不管是白天或黑夜，早晚都无关宏旨，只要你死就成；我朗月不是省油灯，誓雪此耻。”

“山海之王”冷哼一声，阴森森地说：“我同样有这种念头，必取你的性命，咱们走着瞧，你好好苦练，准备接我的剑，下次没有这般便宜了。”

说完，向后急退。朗月禅师早已窜出十丈外，隐入茫茫黑暗丛莽之中。

“山海之王”找到老花子，他正在翻动黑衣人的尸体。

“老丈，走！找甚么？”

“蟾酥珠，已经到了这死鬼的腹中，真糟！”老花子答。

“何不剖腹取出？”

“伤毁尸体，不合道义。”

“那就算了，快走，那些狗东西们到了。”

老花子抓起尸体，塞入一个深邃的狐穴中，捡起乌竹杖向南急走，一面说：“尸体沉入狐洞，尸化珠落洞底，年深日久，便会永埋坐下，不然落在凶魔之手，可怕着哩！”

铁爪神鹰的下落找到了么？往哪儿走？”

“那老骗子跑得快，可能逃往洛阳，咱们赶一步。”

两人翻山越岭，向南飞掠，五更初，到了一处峻峰林立，处处绝涧危崖，高峰并立之地，远古森林星罗密布，不易直向而行。

东方天际已泛起鱼肚白，天快亮了。两人降下一处深谷，三转两转找不到出路啦，

朝曦已现，老花子打量四周，说：“老弟，咱们歇会儿。”

“赶到洛河旁再歇脚，岂不更好？”“山海之王”答。

“怪，按行程，咱们该已远离崑山，早该到了洛河旁，或者已到永宁县

城了。”

两人在山区里狠斗狠杀，一再转折；山中不时有绝壁飞崖，不能一直向南走，转折之间，愈来愈偏，他们都对这儿不熟，迷失在山区里了。虽则方向不会差错，但知道东南西北又有何用？到了何处，仍然不知道。

山海之王只好停下了，放眼打量四周，说：“唔！这一带草木阴森，野兽繁多，恐有猛兽出没，咱们小心些儿。”

“呵呵，咱们打扰它们的安宁，它们要赶咱们走呢，”山海之王大笑。

果然，笑声一落，草丛悄然颤动，两头躯长八尺的吊睛白额虎，带着一头小虎，腹尾贴地，悄悄从草丛中掩出。

虎出现，山海之王大踏步迎上，扬着大钩低吼道：“走开！呔！”

两头巨虎似乎吃了一惊，停住脚步，双爪抓地，巨尾挥动，张牙舞爪咆哮，却不敢扑上。

山海之王一面低吼，一面挫腰作势，迫近了猛虎，大钩轻轻拂动。

两头巨虎见竟有人向它们挑战，反而惊骇地退了五尺。山海之王笑道：“老丈，它将要发威了，迫急了哩！这玩意你如果吓得拔脚逃命，它便会毫不留情地扑上。”

果然，猛虎一声狂吼，先后飞扑而上，腥风疾卷，来势汹汹，腾空丈余，双爪前伸凌空下扑。

山海之王本可闪在一旁，一钩便可将虎腰击断，但他反而后退，稍向后闪，大钩突交左手，握住钩弯，一声大喝，在两虎扑落地的刹那间，大钩脱柄掷出。同一瞬间，右手侧伸落下的另一头大虎颈项。

大钩去势如电，“嗤”一声响，柄没人地中两尺余，钩儿恰好钩住虎头，钉钩在地上了。猛虎颈被钩压在地，只能用四爪虚弱地抓地，叫也叫不出来了。

同一瞬间，山海之王双手落在另一头大虎的颈脖和腰脊上，抓起大虎高举过顶，喝声“去你的！”

八百斤的吊睛白额大虎，被抛出三丈外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掉在溪中一个大潭内，水花四溅。

老花子已冲到那头咆哮狂扑，四面闪窜的小虎前，用乌竹杖赶得小虎狂怒地叫啸舞爪，说：“老弟，要不要吃虎肉？”

“不要，虎肉又瘤又粗，劣得紧。赶它们走算了！”

他走到大钩前，巨掌一起，拔出了大钩。巨虎脱困，一声吼叫，便待扑上。

山海之王先发制人，大钩在它们鼻口之间连推三下，把巨虎痛得咆哮后退，用巨爪乱抓。他口中也在低吼，“滚！”

巨虎真听话，被大钩一扭，向右便倒，翻了一次身，那头巨虎，先是沉落潭底，大概它口渴，喝了一肚水，方浮出水面，泳向岸边，狼狈地爬上岸来。

山海之王与老花子退在一旁，注视着大虎笑。

两头大虎吃足了苦头，乖乖地低吼退走，夹着尾巴窜入草丛，带着小虎向东狂奔而去。

山海之王奔向瀑旁，捡一处干燥石崖，将姑娘解下，向四面打量，姑娘叫：“啊，这儿的景色，好美噢！”

他们所坐处，是一群平坦的乱石，堆叠在溪旁，色青而光，洁，距水

面只有尺余。

北面丈余处，是瀑布崖的一部分，上面伸出一丛桧树，斜伸至溪中。

凉风习习，微带寒意，姑娘身上略一颤动，便被山海之王抱在怀中，温柔地说：“如黛，山区里有点冷，可惜你的包裹丢了，无法加衣，在我怀中歇会儿吧！”

如黛躺在他怀里，突然转头仰视着他。她人已瘦得不成人形，可是一双眼睛依然亮晶晶地，虽无神采发出，仍然光亮清丽。

她有点激动，用无限深情的目光凝注着他，灰白色的双唇，不住抖动。

他只觉一阵迷乱，突用手掩住她的双目，叫道：“不！如黛，别这样看我，别……”

姑娘长叹一声，转过头坐正身躯，虚弱地倒在他宽阔的胸怀里，幽幽地说：“造化弄人，难道这是上天的巧意安排么？这是何等残酷的安排哪？我怎能瞑目？”

老花子在八宝讨米袋中，掏出用荷叶包好的炊卤，一一解开在石上，一面说：“周姑娘，千万别灰心，今午可以赶到洛阳，找到我师弟尹成，便可追踪铁爪神鹰的下落，找他讨玉麟丹了。”

山海之王用手用力地抹动脸面，不住摇动脑袋，他在恢复行将迷乱的神智，没听清姑娘的话。

姑娘又是幽幽一叹，万念俱灰地说：“邝前辈，已经过去两天了，连今天算是二天，太迟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处不可容身，铁爪神鹰如同沧海之粟，往天涯海角一躲，茫茫人海，哪儿去找他？唉！一切都晚了，我等不到他恢复记忆的一天了。”

“姑娘，白骨神魂的药，可以拖五天；千万不可丧失信心，别让你的云哥抱恨终生。”

“药他已取走，说是虎狼之药，能保心脉却断绝生机，他不会让我服用。”

“这……这不会吧？”

“他说过，宁可耗损真元，以真元度命术使我多延三五日时光，却不许服用那黑色药丸。”

“荒唐！这……这怎么可以？他不要命了？”

“他坚决地表示过，他会做的。”

“天哪！他仇人满天下，真元耗损，功力恢复太难了，他怎能再出江湖？这……”

“所以说，我绝不愿他为了我这必死之人，毁了他一生，我不会给他机会的。”

老花子一听口气不对，大惊失色。所谓真元度命术，乃是玄门的一种神奇绝学，有六成象佛门的醍醐贯顶大法。不同的是，醍醐贯顶大法可以灵药辅助自修，三两年中便可恢复功力。真元度命术却无法回复本来，成了平常之人；而且引度时不慎，或功力不够，立时有丧失性命之厄，十分可怕。

据说，真元度命术有两种方法，一是换经，一是换先天真气；不管是换经或换气，皆须切开腕脉，男左女右，令血脉相交，方能将真元引度至对方体内。

老花子听姑娘的口气，分明是下定决心不接受山海之王的真元引度术，怎样拒绝，只有一个死字，可以避免。她人虽虚弱将死，但寻死的方法多着哩，她定然可以办到，毋庸置疑。

他沉下脸，轻叱道：“呸！你这念头多可怕，你要他负疚一生，永陷痛苦之中么！”

姑娘苦笑道：“如果我接受，他更痛苦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亦难以安心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不是胡说，两害相较择其轻，死一人比同归于尽强上百倍，我为何要累他？反正我是非死不可了。何必贪生留恋短短的三五日生命，而坑害我至爱之人。老前辈，我意已决，请勿阻我。”

老花子愤然站起，说：“我不管，我将尽力阻止他使用真元度命之术，也不许你有自绝的念头。”

“请教，你老人家又有何打算？”

“随遇而安，走一步算一步，付之天命，但尽人事。”

“好，看看什么是天命吧……”

山海之王恰在这时完全清醒，讶然问：“如黛，你说什么是天命？”

如黛淡淡一笑，轻松地说：“冥冥之中，有鬼神亮察着宇宙，善善恶恶，难逃鬼神耳目；生生死死，报应不爽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也就是说，善恶在一念之间，生死也在一念之间，一切付之天命，也半由天命半由人。”

山海之王笑道：“废话连篇！不许你想得太多。”他抓起一条鸡腿，一片片撕开喂入她口中。

她不忍拂他的情意，虽然不思饮食，仍勉为其难吃了一只鸡腿，方含笑婉拒。

山海之王自己开始进食，信目向东西两面细瞧。

谷东，是溪流出口处，两山夹峙，一线东下，树影中可以看到霞影，距谷口约有五里左右。

谷西，是略为倾斜的坡地，怪石如林，在溪岸罗布，间或有一些杂树丛，约有五六里地，直抵南面奇峰之下。

最上端，谷地与山峰衔接之处，景象特异。由于地势高，所以一一入目，早晨山间空气清新，景物十分清晰，看得极为真切。

那是一处危机四伏，荒凉而又阴森，象是处处有不测的诡秘险恶所在。

山海之王定神打量许久，目不稍瞬。

老花子先前心不在焉，未注意他的神色。良久，发现他嚼食声渐隐，方抬头转首向他注视，惑然问：“老弟，你发现了什么？象在沉思呢，”

山海之王用手向那儿一指，沉重地说：“瞧那儿，好一处凶险的鬼城。”

老花子顺指向看去，良久说：“并不可怪，老弟。那只是一处石多于土的不毛之地而已，有何凶险？”

“那儿如果不藏匿着异类奇兽，也定有罕见的山魁木精为祟，处处有凶险，怪诞不经之事可能发生，如果我没有大事在身，定往那儿一探。”

老花子的目力差得远，仍看不出端倪，摇头道：“我看不出有何异样，人迹罕到之处，奇事异闻必多，日后有机会，我陪你走走。”

“噢！那儿有人。”山海之王轻叫。

一道蓝色身影，在西北面林中一闪，突然向怪石丛中一闪即没。

“这蓝色身影好快，”老花子说：“是蓝衫隐士，我看到他腰带上的量天尺。”

山海之王说：“噢！还有两个人，从东南……”

“是左右二曲。瞧！峰上也有人往下飞掠。”

七条青影从山峰急降，树林太密，但间有空隙，不时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，最后一个人，身后还背了一个桃红色的身影，七个人一式儿打扮。

“象是南荒七煞。”老花子喃喃地说。

“就是他们，半点不假。”山海之王答。

所有的人，先后隐入丛林内怪石之中，踪迹不见。山海之王就溪中洗净双手，说：“天亮，我们该走了。”

他将姑娘背起。老花子也收拾八宝讨米袋，拾捡停当准备起程。临行，山海之王不意地向那儿看了一眼突然面露喜色，轻叫道：“天假其便，汤老匹夫也来了。”

老花子转身回顾，脱口叫：“果然是他。”

那儿的北面树林，铁爪神鹰带着四个人，正踏着林梢，向怪石丛生处飞掠。

“追！他跑不了。”山海之王叫道。

“他们人太多，所有的凶魂全来了，恐怕大事……”老花子说。

“刀山剑海我也得闯。走！”山海之王断然地说。

“好，别无他途。”老花子也叫。

两人越过小溪，向五六里外奇异鬼城奔去。

铁爪神鹰一面向前急掠，一面向左首夜游神说：“森兄，事急矣！咱们只好请马前辈助咱们一臂之力。”

夜游神左丘森头面覆有黑罩，看不出表情，轻声说：“马老儿性情孤僻，避世数十年不问世事，恐怕不会助你，我看不住。”

右首的银剑飞虹接口道：“大哥，事先你不曾投书候讯，打扰他的陵墓，岂不可虞？这老儿喜怒无常，谁踏入他的禁地，有死无生；咱们贸然闯入，万一他反脸不认人，岂不葬此地？”

铁爪神鹰摇头道：“不会的，上次我按规矩前来拜望，他的态度尚算友好，曾对愚兄说过，彼此添为近邻，必要时可以互相照顾。目下家破人亡，他不会袖手的。”

“怪！马老儿为人不近人情，厌恶世人，为何竟会说出互相照顾的话？”夜游神惑然问。

“并不怪，我送了他两件汉玉和一对火狐。”

五个人落下林缘，在一座高约五六丈的石壁下站住了。铁爪神鹰在石前抱拳行礼，朗声说：“晚辈崑山别馆汤永安，有急事求见老前辈。”

片刻，突然有一个苍老的口音，从四面八方传来，不知在何处发音。声音说：“你带了多少人来？”

“晚辈的拜弟和好友，共计五人。”

“还有其他人么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“为何带人前来打扰老夫的清静，”

“晚辈已家破人亡，特与历劫余生的四位兄弟前来投奔老前辈庇佑。”

“先在洞中暂避，不可乱闯，老夫须打发几头小兽。”

声落，石壁突然有一块三尺见方的石块，向内缓缓退入，现出一个小洞。

五个人向内一钻，投入黑暗之中，石块重现，将洞口封住了。

先后四批人，这时已声息全无，怪事，人全不见啦！

这儿怪石处处，每一角落皆有大小不等的岩穴，人行走其中，只消转过一块巨石，便看不见自身以外的事物，除了头上的青天，视界太小了，别说十来个，即使在这两里方圆的所在，摆上千把人马，也不易发现有人，在外面是无法看清内情的。

不久，山海之王与老花子如飞而至。他们是在东面顺溪而上，到了东首两方巨崖之下。

山海之王示意老花子止步，他冷静地打量四周，并运神耳向内倾听。片刻他双眉渐锁轻声说：“怪，听不到人声，却只有击巨石的隐隐声浪，这十几个人躲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要不要进入一搜？”老花子接口。

“里面凶险，我想单身闯入。”

“不干！”老花子坚决地说，又道：“两个可以互相照顾，落单则力分，如有不测，咱们挤了。”

“好！闯！”

两人由中间向内闯，绕过了四五座巨石，前面挡住一座笔架形巨岩，阔有八丈，高约五丈左右，其色褐黄，上面枯黄色的爬山虎以及略带青灰的石钱，将石面全行掩住了，看去色泽苍黄，极为古朴。向着山谷的一面，直立如削，显然不是天生，而是经过雕琢之物。

距笔架石侧丈余，耸立着两具石人，石座底方上圆，宽有一丈，高约八尺。上面，各刻了一座持戟武士，双戟左右分张，作势欲刺。石武士高有三丈，小腿也有合抱大，头刻尖盔，身刻让肩甲，下掩短战裙，裸着手足，一眼便可看出，那是上古的武士，与周秦以后的石翁仲，型式大异，流露着凶猛骠悍的粗犷气息，令人望之心悸。

石色略带乳白，上面攀满了灰色的石钱。年代久远，将巨象腐蚀得纹理不见，斑剥之状令人惋惜。

在荒草蔓径怪石阴森中，出现这奇异的巨大石人，两人全都有点紧张，心中都在暗忖：这是什么所在？

山海之王注视良久，说：“老丈，永宁附近有些什么古迹？”

老花子沉吟片刻，说：“这儿地近古代的三苗，该有古迹留。崧山在永宁之北二十八里，东西二崧相距三十五里，山侧有二陵，南陵是夏后皋之墓，该是最古老的古迹。”

“夏后皋是谁？”

“我却不知其详，你该知道的。”

“三年前的事，我一概不知。老实说，连稍不常用的字，我也不认识，记不起所读之书了。”

“据说，那是夏朝的十五代君王，大禹的子孙。”

山海之王似乎有点模糊地记起一些事，说：“哦！是了，大禹封于嵩山附近，嵩山古代叫华，华夏之名始此；夏后皋之陵在此，并不足奇。”

“恐怕这儿不是皋陵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皋陵乃是永宁名胜，距城只有二十余里，依山势揣测，与猛兽出没情形看来，不会是皋陵哩。”

正说间，两旁石人座下，突然传出阵阵雷鸣，象在地底轰然震响。

十六

山海之王与老花子，身莅异境，看了两具连座高有三丈八尺的石人，便怀疑是到了夏后皋的陵墓。老花子早年也曾饱读诗书，见闻广博，认定这儿不是皋陵。

所谓华夏，该是指大禹一族；嵩山古称为“崇”，亦称为“华”，夏禹一族，居地就在嵩山山脉一带，大禹治水有功，封国即在山下的阳城。那时，国都有好几处，便于游牧移徙，所以古书上说“禹都阳翟”。“阳”，即河南登封；“翟”，即今禹县，禹的封国都城，就在这数百里中建有两处。但舜禅位之后，夏都从阳翟迁到山西安邑。夏后皋是夏朝十五代天子，怎会葬在这儿？

至于他说水宁是在古三苗之旁，这也是有根据的。史书上说及舜禹征三苗。所谓窜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，如按世人通称三苗居处在今湖湘之间，断不能将三苗赶到甘肃境内，该赶向南方成为南蛮才对。

三苗族和九黎族，传说皆为颛顼之后，与虞夏同是一族的数支。该是同宗族的同胞。

魏策上说“三苗之居，左彭蠡之波，右洞庭之水；汶山在其南，衡山在其北。”后世的人，便说是指湖湘。可是，洞庭与彭蠡的地理位置颠倒了，古衡山也不是指湖南，更不该在北面，原因何在？

古代黄河有称为彭蠡的，并不专指江西的鄱阳湖；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上都曾道及，可以采信。江北汉水，亦称洞庭；也就是屈原所著楚辞一书中，所吟咏的洞庭，不是指洞庭湖。

春秋时，河东有茅戎族；又有陆浑蛮氏，亦称戎蛮子，即三苗之后；其位置即在河南新城县。由此可知，三苗的居处，当在河南西境至汉水一段山野间。因利害冲突，夏朝的皇帝只好把他们赶跑，从河南开始，直向西赶，终于赶到甘肃以西之地方止。

两人正在揣测，突然下面有隐隐雷鸣传出，似乎发自两座石人之下，地层微震。

两人吃了一惊，退后了两步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后面两座巨石，突然下陷，烟尘滚滚，触目惊心。两座石人，似乎曾经晃动了两次。

之后，声响沉寂，除了烟尘弥漫之外，一无异处。

山海之王注视着前面的石壁，说：“这座笔架形巨石，是人工雕琢的，上面有字迹，咱们刮掉爬山虎和石钱，定可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”

两人动手用兵刃一阵好刮，果然现出八个斗大篆文。老花子认得，他念：“鳌齿之殿，冥神佳城。”

“又是殿又是城，怪！”山海之王摇头说。

老花子面色一变，说：“这儿有人盘踞，不是殿城，确是一座阳城。盘踞在内的人，定是个凶狠怪物。”

“怎见得？”

“这些字是最近三五十年中新刻上去的，原来的字早腐蚀净尽了。”

“八个字意何所指？”

“螯齿，乃是上古的半人半兽怪物，人首虎身，以为人食，行走如电，一双虎爪可穿铜化铁；后被嫦娥的丈夫后羿所诛。这儿是古代的一座帝王之墓，建有地底冥殿，被人发现后，占据冥殿再在石上刻字，假托神怪之名，不许外人进入。请看，以石人的形态猜测，这墓殿该是三代以前遗物。而大篆乃是周朝宣王的太史籀所作所以也叫籀文；至秦代李斯另作小篆。周秦的石人，衣冠已备，最有名的翁仲象，也衣甲皆备。以高度论，翁仲象不会超过一文三。翁仲象是秦始皇的勇将，身高一丈三尺，匈奴人畏之如天神。

翁仲死后始皇铸其铜像，显于咸阳宫司马门外；也就是后人用作帝王陵墓列象的根据。

其实在秦以前，用石人石马兽早已风行，不过型式各异，不象自秦以后，皆以翁仲象为准绳。由此观之，可知这八个篆文，并非这座古陵所有之物；就剥蚀程度论断，不会超过三五十年，盘踞在这儿的人，也将是近三五十年之事。”

“管他是什么人，假托神鬼也唬不了我们。铁爪神鹰既然隐身在此，即使他逃到森罗殿，我也要将他擒住，不交出玉麟丹，我要他的命。走，按搜看。”山海之王毫无惧色地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谁也不怕。

老花子扬了扬乌竹杖，说道：“地面之物，因年代久远，且古人生性朴实，不会假装古怪，不必太过顾虑；可怕的是地下寝陵，定然被人加以改建，建上机关消息诱人入陷。”

“能将地下改建，上面又何曾不可以改装？”

“说得是，咱们小心搜。”

“我先走一步，留意脚下。希望这儿没有九真观那种人才，免得耽误大事。”

山海之王领先，老花子在后丈余跟随，兔起鹘落，蛇行鹭伏，逐步向里搜去。

他本想跃上石面，由上面向里搜寻，可是大白天，恐怕引来南荒七煞几个凶魔，惊走了铁爪神鹰。而且石隙洞穴甚多，视界仍是小，人在上面飞掠，无法看清下面之物，所以决定绕怪石而行，倏进倏伏向里搜进。

进了三五十丈，正绕过一丛怪石，山海之王耳目极灵，突听右侧响起衣袂飘风之声。

右方，正是铁爪神鹰进入的方向，他心中大喜，来不及招呼老花子，猛地闪电似掠出，向右折入一条石壁形成的夹巷中。

前面是一座石屏，高有五丈，有两条夹巷分向两侧，衣袂飘风之声从右传到，且有急促的履音。

他想也未想，身形似电，向右面夹巷射入。

后面的老花子身形急闪，跟踪便追。可是山海之王身法太快，刚一折向人已不见。

老花子也无暇细想，追到石屏便向左一折，这儿是向里走的方向。

五丈外，又有一座褐黄色大石，老花子到了石前，愣住啦，山海之王不在这儿，该向右走呢，抑或向左？

他略一迟疑，便向左一折。这条夹缝是十来块万斤大石堆砌而成，中留一缝可容人通行。他向前一跃，飞出五六丈，双足一沾地，突然倒抽一口凉气，骇然变色。

他火速转身，想向后退回与山海之王会合，可是转身的瞬间，已看清身后的景况，感觉汗毛直竖，浑身冰凉，双腿发软，呆在那儿了。

后面，盘着一条海碗粗的巨蛇，浑身生有铁灰夹褐黄色的龟纹，盘在那儿足有近丈圆径。在他双足落地之时，突然将头部升起，抬起五尺高，腹颈下一节红一节黑的环纹，触目惊心，巴斗大的三角巨头，缓缓地左右摇晃，两只巨眼发出阴森森令人胆落的光芒，大口徐张，两根晶莹如玉的径寸曲牙，令人见之心往下沉，三尺长的分叉黑色长信，闪电似进出挥扫。

后面，窄道上不知由何处钻出了一个怪物，身高九尺，一头银色头发两面斜分，前披肩后到腰，梳得还倒光洁，分不出是男是女。脸色白中带青，皱纹细而密，不太深，双目内陷，冷电四射，鼻直嘴小，三绉银须垂腹。上身穿狐皮窄袖衫，下身是豹皮长裤；天气还没冷，他竟穿得浑身皮货了。

他身材高，但并不瘦，鸢肩猿臂，虎背熊睡，他如果再高些，可与翁仲象媲美了。

山海之王身高八尺，比这怪人仍差一等。

怪人手中，支着一条金光闪闪，极为沉重的大型三凌降魔杵，长有四尺，重量不下百斤。乖乖，要让他击上一记，不成肉泥才是怪事。

怪人不言不动，象座石人，目不稍瞬，盯视着老花子，那冷电似的目光，令老花子毛骨依然，浑身发冷。看了怪人的相，老花子知道万事休矣！

“你……是谁？是……是人是……是鬼？”老花子惊骇地问。

怪人没做声，丝纹不动。

“你……你是妖是怪？”老花子仍在问。

怪人说话了，语音苍老：“是妖，也是怪，獠齿是我的同类。”

赫然是标准中原口音，老花子心中大定，说：“尊驾假借妖神之名，要唬凡夫俗子，居心险恶，在下姓……”

怪人打断他的话，接口道：“没有人要知道你的姓名，你目下有三条路可走。”

“怎样的三条路？”

“一条是向后走，一条是向我这儿走，第三条是向你左首的乱石中扑下，三条路任择其一。”

后面是巨蛇盘踞之处，前面是怪人，左首是乱石堆，看去毫无异处，怎算得是一条路？老花子沉着地问：“三条路有何意义与结局？”

“只有一个字可以回答你。”

“一个字？”

“死！”

老花子钢牙一挫，蓦地仰声长啸。

怪人冷笑道：“没有用，你的同伴可能已遭了兽吻。”

老花子心中一凉，突然大吼道：“我走你这一条路。”吼完，运功护体，一步步逼近。

怪人咧嘴一笑，左手虚抬说道：“请，”

老花子一步步徐徐迫近，想争取时间等山海之王赶来援手。怪人已看破他的心意，催他说道：“不必妄想了，那是毫无希望之事，快些！人活着是一大痛苦，早些死早解脱，不用拖了。”

老花子只好欺近，冷笑道：“为什么你偌大年纪，却仍然活着？”

怪人举起降魔杵，大笑道：“因为我是强者，强者永远不会痛苦，越活

越惬意。

上！”

不能再拖了，拼啦，老花子大吼一声，急抢两步，乌竹杖疾伸，手腕一张，一朵杖花直射向怪人胸腹，攻向胸前致命大穴。杖花距怪人身有尺余，便待向下一沉，转攻腰以下神关丹田诸要穴。

可是晚了，怪人出手太快，降魔杆一抬，“叭”一声击中乌竹杖。

老花子只觉虎口猛震，双臂如折，乌竹杖飞起，人也被杖上传来的如山劲道震得向后飞退。

已退了丈五六，再退的话，便冲入巨蛇口中了，幸而脚下被突出地面的石尖所绊，向地面沉重地仆到。

他知道后面有蛇，左面石堆也定然凶险莫测，便在左掌触地的刹那间，拼全力一拍一推，人向右面壁根急滚。

右面壁根也不是安全的避难所，人的撞力够大，“噗”一声重击，人几乎痛昏。

蓦地，他感到身躯向下疾沉，眼前一黑，“砰”一声巨响，攒倒在坚硬的石地里，他的气功到家，可是已被怪人的神奇力道击败，人跌在四丈下坚石之上，立时昏厥。

山海之王追赶衣袂飘风之声，三两折之下，到了一道石隙中，迎面现出一个丈余高的石武士，挡住了去路。他刚转过石隙，石武士突然向前倒下，石武士手中的大斧也迎头砸落。

同一瞬间，后面巨石轰隆一声倒下，将退路堵死了。

除了前进，退路已绝，石武士倒下的速度奇快，没有他思索的余暇。他急抢两步，左手倏伸，一掌按住石武士的胸部，神力倏发，向前吐掌。

石武士被他万斤神力一托一推，立即向上一仰。他踏前一步，掌力余劲尽发。

石武士向后便倒。“砰”一声地层震动。巨响声中，他只觉脚下一沉，两侧巨石内倒，将上空闭住了。

他人向下堕，赶忙提气轻身，稳定重心飘然下落，在五丈余深之处着地。四周漆黑，他知道，他已落在陷阱中了。

背上光华突现，如黛已掏出龙犀珠，说：“龙哥，我们落入陷阱中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可是我相信困我们不住。”

“哦，这是石室。”姑娘说。

“不，是兽窟。”山海之王答。

室宽广约五丈，高有丈余，上面已被巨石塞住了落口，出困的希望微乎其微。

整个石室，乃是利用天然山石凿成，四面各有一个五尺见方的大洞，设有一道铁栅门，猛兽的腥昧，就从洞内透出。

山海之王打量片刻，说道：“有兽槛，也定然有出路。如黛，不要怕，猛兽来了。”

“华哥，我不怕。”姑娘泰然地答，其实她确是怕。怕他出不了困，埋骨古窟；至于她自己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用不着耽心。

“卡卡……”数声石鸣，四周现出八个海碗大的石洞，各伸一具油星四溅的火把，室中大放光明。

铁栅“克咳”一声，同时下堕，陷入地中，兽吼之声倏起。

不久，兽爪着地之声越来越近，四个石洞中，先后窜出四头饿慌了的大青狼，每一头都有六尺长，看到室中有人，厉嗥中狂扑而上。

山海之王冷笑，大钩八方飞旋，“噗噗噗”三头狼头颅碎飞，最后一钩将一头直打回兽洞中去了。

小洞中，传出一宏亮的嗓音说道：“这家伙好凶，别放其他野兽，放那对巴山人猿，撕了他。”

巴山人猿，乃是大巴山的猿类，早年是我国的特产，比非洲的大猩猩更大更壮，而且更通人性。平时合群而居，性和善，但发起威来，人畜遭殃，可生裂虎豹。它们活动的范围，在汉江之南，长江之北，从大巴山到三峡这一带山脉中，经常可以发现。可惜人太多了，日渐向山区迁移，巴山人猿逐渐绝迹；时至今日，恐怕搜遍了巴山山脉，也找不出三两头了。

山海之王突然沉声大喝道：“叫你们的主人出来答话。巴山人猿区区蠢类，在我山海之王面前一无用处。”

“小辈别狂，待会儿你就知道厉害了。”小洞中的人说。

不久，前后两个大洞中，传出沉重的足音，那声如鬼哭的叫唤，直震耳膜。

黑褐色的巨大身影，先后从洞中爬出，突然伸腰站起，竟有八尺高下。乖乖，吓坏人，那狞恶凶猛的脸容，只有两分象人，额尖，嘴颌突出，火眼金睛，大嘴前不时露出白森森的两排白牙，面色铁灰，令人见之三魂俱渺。

两头人猿同样高大，重量将近千斤，一双手臂特长，粗如海碗，一双脚像大树干，浑身长着黑褐色长毛。

人猿大概是一雌一雄，有一头胸前特别发达，有一对大乳房。两人猿看清室中有人，便吼叫着由两侧欺近，行动笨拙，舞动着双臂迫到。

山海之王仍在洞中叫道：“别教这些孽畜送死，叫人出来会我。”

洞中也传一阵轰笑，有人叫：“等会儿，先让人猿撕碎你，自有人出来收你的尸。”

人猿不吃人肉，除非他饿疯了。”

语声一落，人猿已经扑到。山海之王侧身飘向左方，大钩下扫。他身材比人猿还高，挫身出抬，恰好钩中左方人猿的右腿，喝声“趴下”！

人猿果然向前扑倒，砰然一声，象倒了一座山。接着钩从脚下滑出“噗”，一声巨响，敲在人猿后臀上。这一记不太重，但人猿也吃不消，在地下一该，厉叫如雷。

另一头是雄的，一看雌猿倒地厉吼，它一声怒叫，急冲而上。

山海之王不再留情，大钩疾挥，闪电似的钩住它的颈脖，向前一带。

人猿也厉害，左爪抓住大钩近颈处猛拉，右爪猛抓山海之王的脑袋。

山海之王左掌疾翻，五指象五个铁钩，反扣住人猿腕脉，向外一扭。

人猿毕竟是兽类，大钩钩住了脖子，它再往左拉，钩腹更紧更痛，右爪又被神力所扭，几乎骨折皮开。

同一瞬间，山海之王右足飞起，“噗”一声踢中人猿腹下，千斤力道它怎受得了？皮坚肉厚也禁受不住这一脚。它厉叫一声，向前倒。

山海之王抽出大钩，向左一闪，“啪”一声巨响，击中刚爬起扑上的雌猿右胸，毛飞皮破，鲜血如注。

他飘退一旁，突然发出一声沉雷也似的暴喝，作势前扑，钩向前探出，

一步步迫近。

两人猿吃足了苦头，站不起来了，挣扎着四脚着地，厉叫着向后退。

山海之王一面低喝，一面迫近，用大钩不住猛点。人猿一面前爪招架，一面退向石洞。

小洞中人声又起，先前那口音叫道：“这家伙与野人同样神力惊人，故人熊，看他到底有多大的神力。”

山海之王已将两头人猿赶回洞中，说道：“太爷警告你们，任何猛兽也难逃一死。

异兽难得，何必令它们送死？”

他向洞口扔出一钩，“啪”一声巨响，火花四溅，掉下大堆碎石。他抓起一把碎石，向姑娘低声说：“如黛，收珠，我们走？”

珠光一收，他左手连扬，八支火把油星飞溅，全跌下室中，小洞中有人哎唷大叫。

他俯下身驱追随着两个巴山人猿，向黑暗如地狱的兽槛走去。

两头人猿吼叫着向前爬行，十余丈之后，眼前一亮。

这是一间特大的地下宫殿，有拱形的顶，有四通八达的石通道，有雕奇形禽兽的巨大石柱，有用铁栅改成兽槛的石室，四面显有巨大的石灯，油满芯粗，发出明亮的火光。

殿广十余丈，里面有二十余名身穿虎皮格子的中年大汉，右手执双股叉，左手执着烈火熊熊的蘸油火把，显然是驱役猛兽的人。任何兽类，天生对火敏感，见了火便心中害怕，急急躲避。人猿也不例外，见了火把便乖乖就范。

两头受伤人猿一出洞口，便向自己的居着急窜。殿内二十余人中，有八名两面一合，恐防人猿乱窜。

这刹那间，一声长啸响起，接着“哎……唷……”两声，洞旁两个大汉飞跃丈许，钢叉落地，火把飞抛。

众人一惊之下，吓得倒抽一口凉气。

大殿中间，站着一个人，威风凛凛，背着一个人，手持大铁钩的雄壮的叫花子。“咦！”

这家伙竟由兽洞中钻出来了。”有人叫。

“毙了他，”有人叫。

二十余个人，倒有近二十人扔掉火把，四散逃命。有五个人挥舞着火把钢叉，呐喊着向前一围。

山海之王身形一闪，蓦然失踪，一名大汉只觉肩头压上一座山，同时左手一紧，五指碎裂，痛得他狂叫一声，向下跪仆。“当”一声钢叉落地，火把已经失踪。

似乎是同一瞬间，火把疾闪，左面另一名大汉，脸面挨了一火把，狂叫一声，衣发沾上了滚热的油星，火焰熊熊，痛得他倒地鬼叫。

另三人惊得腿也软了，心胆俱裂，但性命要紧，腿软也得跑，向后殿撤脚便逃。

一名大汉跑得慢了些儿，突见面前火光一闪，去路上已现出了神情冷酷的山海之王，正扬着火把向他冷笑。

他心中一凉，赶忙折向而奔，刚跑了丈余，眼前又现出一个山海之王。他魂魄脱躯，但仍有点不相信是真人，大吼一声，一叉扎出。

“当”一声响，双股叉飞出五丈外，人向右一颠，火把又脱手落地。后面是石阶，他向后急退，一脚踏空，向后便倒，滚落阶下。

还没等他爬起，沾了鲜血的大钩，已经抵在他鼻尖上，他浑身的血似乎凝结了，乖乖地躺着不动。

“陵墓的主人是谁？”山海之王冷然问。

大汉怎敢不答，颤栗着答：“天毒冥神马骏。”

“铁爪神鹰与贵主人有何交情？”

“汤馆主乃是近邻，平时并不交往。五年前汤馆主曾专诚送来一笔厚礼，仅此而已。”

“目下汤馆主在何处？”

“小可乃是看守兽窟之人，不知外事。”

“你敢不说？”山海之王厉声问。

“小可确是不知，仅得到主人令谕，准备制住侵入陵墓之人，不知汤馆主是否来了。”

“左右二曲两个老残废，与贵主人又有何交情？”

“并无交情可言，据说两个残废壮年时，曾与敝主人有过一面之交；小可入陵至今已有二十年，没听说过他们来过。”

“那蓝衫隐士段伯升呢？”

“二十年前倒来过一次，与敝主人曾发生争吵。”

“南荒七煞七个老物怪呢？”

“没听过这号人物。”

“胡说，他们已入了墓陵。”

“可能是主人的仇家。”

“你怎知道？”

“主人吩咐启开全陵各地机关，定然有大批强敌入侵，平时二五个人前来，不会惊动主人的。”

“你这陵墓中共有多少人，”

“连主人在内，共计一百整。”

“你们如何为生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说！”

“每年外出一次，盗劫一些财物，购买日常用品，从永宁秘密运入山中。”

“哼！你的主人就是这种人物？”

“敝主人从不出山，咱们在外做案，专盗劫大户，绝不伤事主，光明正大。”

“这也算光明正大？废话，”

“大户之人，来路不正；咱们替天行道，怎不光明？”

“强辩？起来，带我去见你的主人。”

“小人不敢。”

“你去还是不去？”

大汉冷笑一声，口气一变，说：“敝主人对手下之人，视同子侄，亲如骨肉，你如果想咱们带路，算是枉费心机。你最好是杀了我，要带路万万不能。”

“太爷不信邪。”

“信不信由你。你如果想出兽窟，在下倒可引你出因，凡是侵入陵墓之人，不会活着离开，敝主人会亲自见你，用不着咱们带路。”

“鬼话！为何太爷落下兽窟，你们便纵兽对付我，而不见你们主人？”

“敝主人已前往对付另一批人，未能赶到，你能力推数千斤的石人，太强了，咱们爱护主人，不想主人见你，不愿主人冒险，所以要干掉你。”

“你的话太爷不信。”

“在下说过，信不信在你。”

山海之王冷笑一声，火把一动，“嗤”一声烙在大汉的右腿上；大汉杀猪般地叫将起来。

“你带不带路？”他厉声问。

“不带不带，一万个不带。你杀了我，十八年后太爷又是一条好汉，要太爷出卖主人，你做梦，”大汉脱口大叫。

山海之王就佩服硬汉，他移开大钩，一脚将大汉踢翻，大吼道：“起来，带太爷出兽窟。”

大汉狼狈地爬起拐着腿往前走，一面说道：“你跑不了，敝主人将会杀你。”

“太爷等着，你那借鬼神之名龟缩的主人，如不交出汤老匹夫，他得死。”

大汉在前带路，转了几条地道，向上徐升，到了一个石室中，伸手向壁上一个大铁环连敲三响。

壁内响起重物滑动声，不久，左面石壁向旁滑动，里面黑暗中，传来隐隐锣声。

大汉伸手向上虚引，说道：“这儿是出口，咱们分手，希望再见到你，那时你将是阶下囚。”

山海之王冷笑道：“再见之时，可能你已经死了。”

他用火把向外一晃，那是一条上升的石道，十丈外可以看到一方光孔。他扔掉火把身形一闪，蓦然失踪。

出了方孔，后面推出一方与石壁相同的石头，将洞口塞住。由于石壁上长满了石钱，吻合之时，看不出痕迹，除非细心辨认，不易发现。

他不顾一切，跃登一座五丈高的巨石顶端，向四面用目光寻觅老花子的踪迹；可是怪石林立，缝隙密布，视野难及十丈外，无法看到缝隙中的人。

“老丈！”他发声大叫。

“老丈！”“老丈！”四面八方传来山谷的回音，没人回答。

“老丈，你在哪儿？”他用炸雷般的嗓音叫。

除了空谷回音，没有老花子的呼叫，他心中一凛，脸色倏变，不用猜，老花子已落在陵墓主人天毒冥神手中了，性命难保。

回声徐落，西面里余突然传出一阵苍劲而洪亮的狂笑声：“哈哈……”笑声如殷雷，声音徐降，尾音突变凄厉，刺耳难听。

他一声长啸，向笑声起处扑去，人去如闪电，在巨石顶端起落。

落下最后一座大石，到了石人凌落，荒草凄迷的陵寝所在了。

这是一段半里方圆的斜坡，可以看到残破的九段石阶，在荒芜中依稀可辨，这儿早年曾是辉煌的伟大建筑。两侧的断柱残阁，说明这里面曾是宏丽的亭园，年深日久，已经面目全非，成了荒山野峰了。

每一段碎损的石道两旁，皆有两对石武士，或倒或立，断头折足，令人惋惜；每一具石武士，皆连座高有两丈，斑剥残破，久经风雨已面目全非。

想当年，这些建筑不知费了多少人的心血。

除了石武士，还有一对石狮，一对貔貅，一对狸，还有一对象。体型巨大，琢工虽粗劣，但仍具形态；可见这陵墓中的枯骨，定然是前古之人，因为除了熊之外，另四种动物已在中原绝迹千余年了，狮和象南移，貔貅已变种移往极北，狸已经绝种，中原已找不到这些猛兽了。

这些兽象，有些仍在原位，有些倒在荒草中，有些已经没入土中大半，有些已残破了。

最远处，就是陵墓，依稀可以分辨轮廓，占地六七亩大小，顶上有一所破塌了的小石阁，只可见到断柱残台；这与汉朝以后的陵墓不同，后来的陵墓，顶上没有其它建筑物的。

祭台占地极广，只可看到这小形迹，两旁有两座高大的白石鼎，断了一条腿倒在一旁，石案已塌，没有碑，墓虽保持着概括略形状，但已多处崩塌，再过一二十年不整修，这座古陵算是完了。

他站在陵门一堆瓦砾断柱上，先察看四周，看是否有人在附近匿伏，并细察附近是否可能设有凶险机关。

突然一声长笑从祭台上发出，在拜墀下冒出一个身穿狐袄，下穿豹皮长裤，手持降魔杆的高大老人，站在祭台前，似若山魃出现。

山海之王一声长啸，越过陵门。

“站住！”怪人发出春雷也似的大吼。

山海之王身形候止，也大喝道：“阁下是谁？”

“古陵之王。”

“你就是天毒冥神马骏？”

“正是老夫。你是谁？”

“山海之王，神剑伽蓝华逸云。”

“无名小卒，名不见经传。站在那儿，听老夫吩咐。”

“哈哈，太爷为何要听你指使？”他举步向前走。

“听不听在你。如果听，我给你一次公平的机会，这墓就是你我决一生死之地，凭真本事硬功夫公平决斗，如果不听，你将永无机会……”

山海之王以一阵大笑打断他的话，接口道：“哈哈！你的所谓公平，我已领教过了。”

“站住，就因为老夫手下之人误事，所以要给你机会。”

山海之王已走上第一段走道，大笑道：“不必鬼叫，太爷不听你的，除非你能将汤老匹夫交出，不然今天你我必有一人横尸五步。”

“哈哈！凭你那几斤蛮力，也敢前来丢人现眼？妄想与老夫拼死，太不自量了！你最好站住。”

山海之王不但不站住，反而一声长笑，身形加快，上了第二段走道。

他掠上石级，豪情万丈地叫：“你的身材比太爷更魁梧，降魔杆够沉重，下来，下来决一死战。哈哈……”

笑声未落，蓦地四面八方五丈圆周内，升起百十道黑柱，黑柱上烈火熊熊，原来是黑色的火热油柱，升高六丈，化成一道飞腾火网，向中心罩下，嘶嘶喷射之声，令人头皮发炸，炽热的气流，令人皮开肉绽。

火网倏现，下罩的速度奇快，将山海之王罩在中间，眼看要化成一个炭条儿了。

远处祭台上的天毒冥神急躁地顿足，大叫道：“不可！不……”

可是火网一合，他叫得太晚了些。

山海之王大吃一惊，在火柱刚现之际，他想腾空而起，但又怕另有火柱喷出，略一犹豫，火柱已升至顶点，成弧形向下罩来。

只有中心一线空隙未合，他得拼命，要在千钧一发中穿出，在火网未完全闭合前，升高五丈余方可有生路，除此之外，只有眼睁睁变成烤猪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死定啦，

他双足全力一蹬，想全力纵起。他背上有人，要想升高五丈余，再横飘三丈，确是需要全力以赴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，生死存亡在此一举，他知道，自己全力以赴定能办到，只是太费劲而已。

由于用力过猛，地下的石板质料本不太坚实，数千年的岁月，风雨将表面化成泥粉，不然怎会有枯草生长？地底又是空的，禁受不起重压，轰隆一声，竟然塌陷了，形成了一个坑，沙石向下滚坠。

山海之王人不但没纵起，反而猝不及防，身躯随着沙石急坠，糟了，死定了，火网已在这刹那间闭合，向下急罩，逃生的机会稍纵即逝，一切都完了。

他向下急坠，轻叫道：“如黛，我们都完了。”

下坠丈余，下面冷气流动，显然下面有地道，而不是陷坑，他转口叫道：“有活路，死不了！”下沉至三丈，姑娘已掏出了龙犀珠，下陷的洞口，已被烈火封住。脚下，“哗啦噗啪”之声不绝，沙石已先他们一步坠至地底。

他目力超人，已留意下面景况，那是一间地下小殿堂的进口通道，五丈外殿门是整块大石雕成；半掩着似乎久已无人进出，里面黑黝黝地。

他双脚一沾地，知道已下降了五丈左右，向下连拍三掌，消去一堕之势，并试脚下是否受力。脚一踏实地，便向殿门飞掠。

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不怕殿内有何危险，冲入半掩的石门，反手把门掩上，先把火堵在外面再说。

“两世为人！”他吁口长气说。又道：“这老狗把陵墓布置得寸寸生险，机关消息巧夺天工，不知道送掉多少条的性命，经过多少岁月，方能改建这座废陵，端的鬼斧神工，魄力超人。”

姑娘苦笑道：“为了我，你冒万千之险，我……”

“不许你说这些话。该找出路了，汤老狗定然躲在这死人陵墓中，他不会远离的。”

哼！他入地也不成，即使他到了阴曹地府，我也要捉住他。”

他向里便闯，踏入一道已碎成粉末的小门，眼前的景象，令他心中凛凛。

这是一条漫长的黑暗甬道，共有五重门，每座门下降丈余，门框以及门扉，全都变成粉末，散落地面。每一道门，皆有一对八尺高的执斧石武士，分立门两侧，潮湿的霉气，以及阴冷的寒风，扑面而来。显然，这是冥殿下层的寝宫，并未被人发现，仍保持着数千年前的情景。

里面是否有机关？如有，该已失效了。安装机关，通常有三种东西可用。一是机簧，利用机簧推张之力；这东西如有最好的钢铁，顶多可用一百年，最易损坏，也不易推动重物。古代没有钢铁，倒不须顾虑。第二种是鹿兽筋皮的纹盘，是为原始，也最为危险，失效的可能性最大；即使是以桐油泡炼的兽筋绳，也支持不了百年；机关如失效，必将永远封死，出困的希望微乎其微。

第三种是利用物体的重力，令机关沉降或滑动，以石插作机捕，可移动万斤重物，但如不移动石插，不会自动启动。这种机关可放置数千年，但如无高手巧匠装设，必须用人管制，易装难臻精巧，这是美中不足之处。

山海之王算定前两种机关并无顾忌，但却十分耽心，万一里面设了这两种玩艺，必定失效封死，可就麻烦了。

后面是火海，天毒冥神也必定将出口封死，唯一的出路，就是冒险往里闯，找出路与天毒冥神算帐，迫他交出铁爪神鹰。

他藉龙犀珠的光芒，小心翼翼向里走去。经过了五重门，阴风越来越浓，可能前面有空旷之处，火气亦重，也可能到了地下暗流汇集之处了。

“如黛，冷么？”他关心地问。

“你身体温暖，支撑得住。”她虚弱地答。

“如果不适，请速告我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她黯然地答。

进了第五道门，果然是一处宽大的地下宫殿，广约二十丈，高亦有三丈，有弓形殿顶，十根两人合抱的石柱，分列中间，柱上雕刻着奇形怪状的图腾，有人首蛇身的怪物，有鸟首人身的鬼神。

殿成四方形，柱中间是雕着龙蛇风云的丹墀，原来上面砌了一层朱色方石。两侧是数行石方座，像是石级，大概是各朝臣的坐处。壁上也雕着各种鬼神禽兽的图腾，雕工粗劣，十分古拙。

殿上设有龙座，有一座像坛一般的建筑物，放置着一具躯体奇大的骸骨，右边放着一把四尺长，似铁非铁似铜非铜的长形大刀，和一把巨斧。左侧，是一个玉石琢磨而成的尺余长，蛇身人首头上有角的怪杖。

丹墀近坛处，散倒着六具骸骨，身躯也够壮大，不辨男女。所有的骸骨，在下面散发着已成灰土的残灰，显然是生前的穿着物，连头发亦已化了。

“这儿才是冥殿，还未被人发现过。”山海之王说。

“能找到门户么？”姑娘问。

“我对古代的宫殿形状一无所知，只好搜一遍再说。”

他拾起那把长形刀，入手极沉，重量不下百斤，刃口不利，看上去不像刀，也不像剑，不知是何物所造。

“这东西可能有用，正好趁手。”他自言自语。

自从进入中原以来，他从未找到趁手的兵刃，由于他神力惊人，剑他嫌轻，杖又太长了，不便携带；伏鳌剑像是玩具，他不愿使用。这次看到这把似金似铁，像剑又像刀，其色深绿而有光采流转的重家伙，心中极喜，看去不大却重有百斤，正好趁手。

他一时兴起，猛地向坛下一刀挥出。

“铮”一声轻响，坛下一块巨石碎成百十块。他吃了一惊，倒抽了一口凉气说：“好家伙，我未注内力，竟有如此威力，神刃、神刃！”

他拔出伏鳌剑，剑突发龙吟，光华大盛，异象出现，近丈的光华恢现。这异象，他在仙海逐蚊时曾经见过。

而古怪的神刃，亦突现异象，墨绿色的奇光幻出重重光幕，刃身隐隐传出雷鸣。

石刃相接，并无撞击急迫的景象出现，只是各种光华，各发清鸣而已。

姑娘大奇，说道：“华哥，这两把神刃相和而不相克，妙着哩！”

山海之王收了伏鳌剑，说：“我总算得到一把趁手的兵刃了，日后应付

群殴，正好派用场，上武当山正用得着哩，”

他又拾起那奇异小的玉杖，说：“这小玩艺不错，带着也不碍事。”便插在腰带了。

他大踏步向殿后闯，转了几条甬道，突觉澈骨寒流扑面而来，同时隐闻沉闷的水声。

石道向下降，坡度渐陡。

“这儿如不是出路，就是深入地底之处，不是天堂，就是地狱。”他喃喃地说。

“不管是天堂或地狱，我希望你无恙。”如黛幽幽地说。

“我们是生死同命。”他说。

气流经过洞穴，温度必定减低，山区里的气候，七月天已是深秋了，平时本已够凉，从地道里经过的气流，更应该冷冽啦！所以山海之王认为，如不是深入地底之处，也必定是出路。

他并无把握是生路或是死路，所以说出生死同命的话。

如黛只觉心情一阵激动，竟俯首饮泣。她记起在神魔洞那段逝去的日子。入寒水潭、诛龙犀、洞中定情……可是目前人虽依旧，事物已非；他已不是从前的他了，那令她沉醉的岁月永不复来了，他成陌生人，一个截然不同，只有满腔英雄热血，而缺乏儿女情怀的人。她是个重视灵性，幻想过多的女人，对儿女情怀的需要稍多些；而他，却没有给她稍多关注的情感，令她感到十分失望。

他终于说出生死同命的话了，这是奇迹。她是个平凡的人，一句内涵深刻情意的话，便可令她心情激动，只感到热泪盈眶。

可是她俯首饮泣，扫兴的话又来了。

“如黛，不必耽心。这地下宫殿顶上厚度不会超过十来丈，必要时花上一天，也可挖洞而上。从下往上挖。不必搬土方便着哩！”

她怎会耽心这些？她抹掉眼泪说：“我不是耽心这些。唉！不说也罢。华哥，这儿真冷哩！”

“我囊中还有一块豹皮，我替你披上。”

“不必了，我还支持得住。”

他到了一座半掩的石门边，门侧的两个石武士，不像先前的石象，不是贴壁而立，而是对向而站，石质也不象白石，而是像青铜的铸象。武士的双目，竟然是钻石所镶，映着珠光，光彩夺目。

他用神力将门推开，呼一声，阴风一涌而出。

他左手取过姑娘手中的龙犀珠，向室内照去，珠光一映，里面突然幻出阵阵五采光华，璀璨夺目，手中珠略一晃动，五彩光华瞬息万变，亦随之异动。

两人惊喜交加，他说：“咦！我们到水晶宫了。”

这是一座地底的天然洞窟，乃是万年前水底的洞窟，石质是石灰岩与花岗岩叠而成，软硬各异，由石灰岩溶解出来的物质，形成各式各样大小悬殊的钟乳，粗者可两人合抱，有些几如络纓，有些晶莹透明，有些五采夺目，映着珠光，幻化出五彩光华。由于数量极多，光线一再折射，整个洞中异彩闪烁，大自然的奥秘，令人惊欢叫绝。

洞宽大无朋，共有五条岔道，岔道中仍有无数奇光映出，象是天上的星光，看去深邃遥远，可知那也是早年地下水通道，不知通往何处，反正定

然有遥远的出口。

正前方，却是漆黑的处所，传出激流磨擦崖壁的声音，定然是地下水道，至今仍有汹涌的激流，流经另一处水道，不知是否可以流上地面？

除了五条通道之外，隐约可见散布着不少洞窟，有大有小，可能是相通的，也可能是死穴。

山海之王一步步走进这地底晶宫，人一走动，珠亦随之而动，但见彩色光芒缤纷，映得人眼花缭乱。同时，人影也在异光中移动，似乎洞窟中有无数幽灵闪动，略一眼花，或者心中害怕，便会认为是入了鬼城，处处鬼影晃晃，可能吓坏啦，

水声，阴风掠过细小的尖利钟乳发出的啸声，加上阴风掠过洞穴的回声，气流从两个洞穴中会合的冲击声……这里十分喧闹。这些声音全是刺耳的音波，令人浑身绽起鸡皮疙瘩，神经紧张，恐怖的阴影罩上了心田，胆小朋友不心惊胆落者，几稀。

姑娘胆量一向很大，这时也感到心中发毛，那些幢幢鬼影，那些鬼啸一般的奇异音波，撕裂着她的神经，浑身肌肉发紧。她本能地感到，这是一处不祥之地，潜伏着凶险的不测之祸，危机在逐步接近，他和她正一步步走向死亡，走向永恒的未知世界中。

山海之王却漠视着一切危机，即使面对死亡，也无法令他恐惧，更无法撼动他，他像一切山中动物一般，认为生命的毁灭，是理所当然极为平凡之事，任何时候皆有死亡的可能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动物如面对危险，会惊恐地趋避，是否避得了，不必去计较。

但他不同，他不会惊恐，反而会倾全力向死亡挑战，无视于死亡的威胁。

他眺望五条巨大的石道，心中在自问：“我该往哪儿走？哪一条路可以重见天日？”

经验在告诉他：“顺风向走，或者沿上升的孔道走，定然可以出困。”

顺风向，不管是逆行或顺行，都该可以出困；看来的风声势不少，定然有大的进出入口。

经验也在告诉他，洞穴孔道太多，风可由各处分泄逸散，最可靠的出口，该是风源。

寒风来处，正是靠水潭的左面第一条孔道，他略一辨风向，便信步如飞。

他脚步极轻，声息全无。孔道中除了闪避那些奇形怪状的钟乳外，一无顾忌，他急步如飞，冒着凛冽阴风向里飞掠。

孔道左盘右折下降，愈来愈宽广，五光十分的瑰丽钟乳，也愈来愈多，愈来愈密，人行走其中，像是到了一处五色玻璃世界里。

钟乳渐密，他的步履也渐慢，一不小心，便有撞在钟乳上的危险，因为有些钟乳像水晶一般透明。

绕了里余，他迷了路，始终没有向上走的迹象，而四面八方都有巨大的洞窟，有些比原走的孔道还大，哪一条是正途，谁知道，也许在盘折之下，又走回原处了，

“糟！这样走下去，一百年也出不了这地道。”他说。

“哥，何不刻记号而进？”如黛也焦急地说。

“好，请带着珠子。”

他将龙犀珠交与姑娘，“克嚓”一声，神刀将一条海碗大钟乳砍掉，刀毫不着力。

他一时兴起，身形加快，一阵好砍，钟乳随落的响声，如同连珠花炮爆响。

转折了几次，果然回到了原地。第二次他向右，又回了原地，第三从另一个洞窟开始，一左一右向前急走，他成功了。

不久，到了一处比先前更大的洞窟中，中间散处着五根巨大的水晶石柱了，奇异的钟乳更为瑰丽。

突然，他耳中听到四周发出奇异的响声，也像呼吸声，鼻中也嗅到了刺鼻的腥味，象死鱼，也象尸臭。

左侧十丈外，是一个其黑如墨的大洞，是唯一没有钟乳反光的洞窟，不知里面藏了啥玩艺。

他心中凛然，沉声道：“如黛，有怪物出现，不可惊慌，如能留意身后，可保万全。”

声落，异象出现，四面八方鬼影徐现，逐渐合围。

近三十个青灰色的高大裸体人影，突在四面八方出现，乱发披头，浑身长着青灰色的长毛，手指甲长有三寸，屈曲尖利如钩，一双内陷大眼，发射出惨绿的光芒。

怪人咬着狼齿般的巨牙，双手箕张，沉静地一步步迫近，没有声音发出，只有沉重的脚步声。

“咦！这些是人是鬼？”姑娘胆颤心惊地问。

“不知道，可能是人。”他答。

他徐举神刀，突然大吼：“什么人？装神弄鬼，吓不了人；谁是首领？”没有人回答，三十余名怪人逐渐合围，用张牙舞爪作为回答，逐渐迫近，腥臭之气，中人欲呕。

山海之王不在乎，姑娘却叫：“华哥，这臭气令我昏眩，不好……”

她头向下一搭，龙犀珠坠落。

他一手接住龙犀珠，火速探囊取出一包祛毒归元散，塞入她口中，一面向一根大柱下靠去，想用大柱掩护身后，防备后面有人暗伤如黛。

药散入口，姑娘悠然醒来，虚弱地说：“好厉害，这歹毒的臭味，令人昏眩而心头作呕，五内翻腾。”

这时，四面暗影中，出现了十余头龙首虎身的巨兽，发出牛鸣似的吼声，也三面乱窜逐渐接近。

空间里，巨翅搏风之声大起，十余头翼展丈余的巨大蝙蝠，乌头蛇尾，上下飞腾，迅速无比，穿洞飞掠，往复尖鸣声所扰，令人闻之神经麻痹。十余头蝙蝠一阵急鸣，渐向内欺近。

如黛被尖鸣声所扰，加上先前被尸毒一熏，气血一阵猛烈翻腾波动，浑身一软，元气大伤。她呼出几口长气，头已无法支持，向下一搭，用蚊蚋也似的声音说：“哥，丢下我……”

“住口！你怎么了？”他惊问。

“我……我不行了，眼前似乎有点发黑。这些声音和臭气，令我气血欲散。”

“试行摒息，我毙死了这些怪物。”

“我支持不住了，反正是死，丢下我，你或可以冲出重围出见天日。我

带累了你，我……”

山海之王已无暇回答她了，怪人已接近至两丈内，空中的巨蝠亦愈绕愈近，龙首巨兽亦急躁地吼叫，步步迫近。

上下四方受敌，情势岌岌可危。他想拔出伏鳌剑，但洞中太黑，没有任何一线微弱的光源，剑的光华不会太亮，没有龙犀珠强烈，只好一手亮珠，一手以神刀拒敌。

他背上的如黛命在须臾，他急怒如狂，猛地一声巨吼，抢制机先突发难。

他先攻向右首，刀起风雷俱发。神刀长有四尺，似剑非剑似刀非刀，刀身直而近尖半尺处有处尖齿形的脊牙，一面有刀，所以他认为是刀，但他却以剑招使，也加上了砍字诀，剑招中也有砍字诀，但极少使用，他既然是刀，便决定多用砍诀。

刀动风雷俱起，发出奇异的振鸣，先疾点而出，攻向最近一名怪人。

怪人身材巨大，高几近丈，刀到他似乎甚为畏惧，向右一闪，急跨一大步，伸毛臂抢近，五指如钩兜胸便抓。

同一瞬间，另一怪人，也在山海之王右侧扑到，双手箕张，急冲而上。

山海之王身捷如电，刃口急转，向左挥出，立即向右用刀背撞右侧的人。

“克嚓”一声，刀将从左扑到的怪人拦腰挥成两段，“噗”一声，刀背击中右首怪人的右肩。

两截尸体倒了，没有血水流出，上体仍在扭动，利齿挫得格支格支响。

右首那怪人被刀背一撞，踉跄向左一冲，双手一抱，一条合抱大钟乳，被撞得断成三段，人丝毫未伤，丢下一截钟乳，重新扑近。

山海之王大骇，惊叫道：“尸变，这些不是人……”

两头巨蝠突然急射而来，破空下扑。

四个僵尸齐向前扑，来势汹汹。

三头龙首异兽，齐声怒吼，从僵尸顶端越过，六只铁爪迎头扑到。

如黛只觉心神一弛，心中暗叫道：“完了，想不到死在这些怪物之口。”山海之王天资大异常人，他临危而更为冷静，灵智清明，毫无怯念。他知道绝不能在原地受怪物围攻，八方受敌的滋味不好受，唯一的生路是向一个方向主动冲杀，以快捷的身法撇开左右后三方的怪物。

一声怒吼，他向左折向攻出。这次他不用刀背了，神刀化成一道绵密刀网，也像一个黑绿色的光球，向前疾滚。

果然被他杀出一条生路，砍倒了三具僵尸。

一声雷吼，两头龙首巨兽迎面扑来，张牙舞爪来势凶凶，腥风扑面，爪影迎头罩落。

“着”山海之王大吼，向左一闪，一刀斜截怪鳌的前爪，砍中了！

“噗”一声，兽爪毛飞皮裂，但竟然未断，却被刀上奇大的力道，震得翻倒在地；数千斤的躯体倒下，隆然有声。

山海之王大骇，神刀竟砍不进怪兽的骨肉，一切都完了，大难至矣！

他向左上方飞纵，伸手将珠纳入怀中，拔出了伏鳌剑。光华倏现，微弱了许多。他信手一挥，向从后面追扑而下的巨蝠攻出。

“噗”一声响，剑发龙吟，毛飞血溅，吹中了巨蝠的左方翼爪下端。

巨蝠尖鸣一声，向后飞退。无坚不摧可屠蚊龙的伏鳌剑，竟未能将翼

爪砍下：

山海之王心向下沉，这两种前古异兽如用普通刀剑去砍，不啻以卵击石，可怕极了，这两把神刃也无多大效用，他知道完了！

他不敢硬冲了，要找退路脱身。这时光芒虽小，但五色的钟乳仍可隐现，他发觉凡是有钟乳的洞穴，皆有异兽的身影，吼声愈来愈响，显然异兽已愈来愈多了。

他必须冲出重围，找一个小洞窟隐身，避免八方受敌，非冲不可。

人向下一落，刀剑齐挥，砍倒了三具僵尸，最后的一具半片身子一倒，手爪扫过他的右腿外侧。

他只觉如被万截寒冰所撞，身躯发僵，站立不牢向右一倾，刚撞上一头龙首异兽。

临危拼命，他左手的伏鳌剑疾挥，右手刀急向后上方一翻，拼命砍去。

“嗤”一声，伏鳌剑恰巧挥过异兽的爪根，毛飞皮裂，异兽突然收爪后退，受了些许皮毛之伤。

同时，一刀反砍时，下扑的巨蝠大概知道厉害，巨翼一展，向上疾升，同时用巨尾向刀上扫来。

“嗡”一声刀啸，刀砍入巨尾半寸。但山海之王也被巨大的反震力，震得挫倒在地。

这一倒，救了他一命，两头龙首怪兽先后从身后扑到，从他身上越过，沉重的巨尾，扫过他的右上臂，如中万斤巨锤所击，气血一涌，护体神功几乎被击散了，神刀差点儿脱手，险哉：

他已到了生死关头，刀挑起一具僵尸，向右猛扔，向两头异兽撞去；咬牙忍受右腿的冰冻，和右臂的疼痛，强提真气随僵尸向前冲去。

异兽让过僵尸，山海之王已从尸上飞掠而过，远出五六丈外，向下一落，双剑齐飞迫退了阻路的三尸两兽，从一根水晶大枝旁掠过。

真不巧，一头巨蝠恰好由前面扑下，翼爪急收，大铁钩一般的鸟嘴，兜头便啄。

山海之王急急拼命，向下一伏向前一窜，向右扭转身形，奋全力一刀急扫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没砍中巨蝠却把巨大的水晶柱子，砍了一道两尺深的大缺口，碎屑飞溅。

同一瞬间、雷声震耳，似乎天动地摇，水晶柱子突然碎片四射，接着整根大柱裂开，“轰隆隆”，倒了。

大柱倒了，似乎地心的雷声仍在震动，大地摇撼，如坐风浪之舟内一般。

人兽之间，似乎并未因雷声和地动而停止生死相搏。山海之王不顾东南西北，向洞壁拼命冲去。

刀剑仍凶猛地挥舞，飞身夺路，他右臂的疼痛已止，可是右腿的冷僵感觉愈来愈严重，身形的飘掠大受影响。又冲近一根水晶大枝；三方面全有龙首异兽冲到，上空两只巨蝠，也凌空下扑。

他百忙中收了伏鳌剑，只用神刀。他发觉伏鳌剑并不比神刀犀利，在伯仲之间，而神刀极为趁手，在应付围攻而对方却又不畏刀剑时，唯一之法是用神刀将对方击退，方能保持活动的自由，多一把小剑，反而碍手碍脚，不能用他神奇的掌力，辅佐右手刀的不足。

小剑一收，洞中伸手不见五指，这可好，真正是生死在呼吸间了。

他目力在这黑影地狱中，仅可远及两丈，这就够了；加上他耳力通玄，可弥补目力的不足。

眼看恶兽上下齐到，只有水晶柱一方安全；他左手一扳水晶柱，人向柱石急冲，左手一用劲，人绕柱闪电似滑到柱后去了。

左面的龙首怪兽也不笨。蓦地扭头转身，别看它身躯笨重如山，但举动极为敏捷，一声巨吼，贴柱截住山海之王的去向。

山海之王无法再闪避，人兽对进，快逾电光石火，不许他闪让，何况他右腿又不灵光，

他一声大喝，拼命一刀斜砍而出。

龙首异兽十分灵敏，扑下的双爪向上一抬，后足硬将上躯向上抬起，避开一刀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第二根水晶柱又被砍入两尺，刀厚，力猛，伤口特大，碎屑激射。

这一瞬间，龙首巨兽双爪搭下了。

山海之王已争取了片刻，左掌一推水晶柱，人向右急射，从巨兽腹爪下冒险穿过，神力一拖一点一推，人已掠出丈外。

巨兽不知怎地，突然狂吼一声，满地乱滚，沉重的身躯，撞在断了一半的水晶大柱上。山海之王在无意中，乘冒险掠过异兽腹下的刹那间，出手如电闪，刀贴兽腹一拖。

这是防身绝着，有点像“玉带围腰”的后半招。在将刀点出一推之际，鬼使神差点入怪兽的脐眼中，脐眼是怪兽的致命要害，被山海之王无意中宰了一头。

接着轰隆连声大震，还未静止的地底雷声再发轰鸣，天动地摇，人已站立不牢了。

山海之王突然被震动的大地摔倒，人急智生，突然左手用掌右手以刀把触地，利用地下的七八具僵尸掩住形迹，乘乱伏地飞窜，手脚并用急急向壁根射去。

真巧，他到了那没有钟乳的黑色大洞前；但他在地下，并不知就是黑大洞。他一直就认为这个洞有点不同，其中定然有不测的凶险，如果他事先知道是黑色大洞，绝不会向这儿冲。

距洞口还有丈余，背上劲风已临脑后，他背上是如黛，怎能让怪物沾着？向左急掠，翻身站起一刀向后急挥。

“扑”一声闷响。砍中巨蝠的脑袋；震得巨蝠向左尖叫着飞落，冲倒一头龙首异兽。

山海之王也向后挫身急退，右臂抬不起来了。

这刹那间，一头龙首巨兽已如影附形冲到，洞两旁也出现了两具僵尸，同时扑上。

他右手几乎连握刀之力亦已消失，怎能应付？便伸手去拔伏鳌剑，心中暗叫道：“完了——我葬身兽腹了！”

手未摸到伏鳌剑，却触到了那蛇身人首的小玉杖，巨兽已到，没有他拔剑的机会了。

他仰身便倒，顺势将白玉小杖全力扔出。背上有人，他不敢用背着地，向右一翻，双腿飞绞右面的僵尸。

这不过是闪电似的事，快极。

小玉杖竟贯穿了龙首怪兽头，自口入从脑后出，仍以无穷力道向前飞射，连断三条巨大钟乳，所经处如同无物。

“叭”一声，击中一条水晶柱，雷声再起，巨大的水晶柱，中杖处碎如齐粉。轰然倒下。

五根水晶大柱，倒了三根啦，龙首巨兽尸身沉重地扑到，恰好将左面的僵尸压在下面，同归于尽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山海之王的双脚，绞倒了右首的僵尸。僵尸并不僵，倒地一滚，右手一跳便勾住了山海之王的颈脖。

幸而如黛已奄奄一息，一再颠簸，脑袋已垂在一旁，不然毛手便连她也勾住了。

山海之王只觉颈上被一道网箍箍住了，百忙中将刀一推，僵尸刚伸出的左手齐肩而断。

这儿原是平坦之地，可是地面突然一倾，僵尸在下，山海之王在上，两人滑下了黑洞之中。

在小玉杖击中水晶大柱的刹那间，雷声狂震，地动天摇，地面猛烈地撼动。

接着各处地洞纷纷下陷，陷落之声惊心动魄。

大地下沉，未倒塌的洞穴中，水声如万马奔腾，向各处澎湃地汹涌。

这是地底宫殿的下层世界，地柱已倒，地层纷纷下陷，地下水汹涌四溢。

在上层宫殿里，石壁崩陷，大殿倒塌，不及逃出的人，全被活埋在內。

地面陵墓间，巨石有些下沉，有些倾覆，有些向溪流飞滚而下。陵墓开始下沉，降陷三丈余方行停止。

地面经此一沉一动，面目全非。

首先出现地面的人，是三名中年大汉，浑身灰土，面无人色地在陵墓前颤抖。

整个陵墓周围方圆五里中，烟尘滚滚。近山谷溪流处，地面出现一个大坑，冷如寒冰的浑水汹涌而出，直向溪流中滚滚泻下。

幸而震动为期极暂，不久便恢复了平静。

山海之王与僵尸滑入洞中，真够幸运，这是唯一没有崩陷的洞穴，没将他们埋葬在內。

山海之王压着僵尸滑动丈余，僵尸的手愈收愈紧，几乎令他窒息。他的左手，叉住僵尸的咽喉。拼全力抵住，不让野兽一般的虎齿咬到他的顶门。他的一扣之力，可以碎石溶金，可是扣住僵尸的咽喉，却毫无用处，触手处坚韧而富弹性，无可奈何。

他用劲将僵尸紧抵在地上，双腿分开支持着重心，一面防止僵尸翻起，一面防止地面的震动，以免被掀翻。颈脖上的僵尸巨肋，他尚可勉为支持。

神刀太长，两人贴身压在地面，不便使用。伏鳌剑又在左肋下，无法拔出，真是苦也。

水声如雷，不知由何处灌入，只片刻间，洞中水深五尺，将他们掩住了。

死中求活，命在须臾，山海之王不得不冒险，双脚一振，上体随水浮起，右手一收，刀贴身上插，直贯入僵尸肋下，透腔直抵颈喉，再用力一推，

将僵尸背部剖开了，压力大减。

他左手离开僵尸颈喉，头一低，奋力一掌上推，终于滑出僵尸的右手。

水愈来愈深，寒气袭骨，他心中暗叫完了，背后的如黛已久没听见声音了。

她并未昏厥，只是被呛了几口水，人本虚弱，这时已无法出声了。

他顾不了许多，将刀插在腰带上，顺洞向里游。

渐渐地，他感到洞顶距顶门已近，甚至有时可以触到发结啦！

“完了，真的完了！不死在兽腹，也将淹死在地洞中。”他心中在狂叫，心有未甘。

他已游了半里地，水声已止，没有流动之象。而是慢慢上涨。他感到奇怪，水确在上涨，由浮力上猜测，速度不慢，为何还没涨满？早该被淹塞在内了。他自己自信还可潜游三两里，但背上的如黛却非死不可啦：

他可没留意，这怪洞甚大，且是向斜上方延伸的，事实上他在随水顺洞往上游，他也是急糊涂了。

游着游着，终于被寒水淹没了洞顶。他大吃一惊，百忙中赶忙将如黛解下，一手掩住她的口鼻，事急矣！他将她抱入怀中，全凭两条腿，急如游鱼，向前泅去。

死中求活，他不得不尽人事，谁知道前面有没有出路呢？也许正向水晶宫里潜去，龙王爷在等着他，要招他做东床附马哩！

潜了不远，他替姑娘度了一口先天真气。他发现她的心脉跳动得极为微弱。

“完了！真的完了！”他在心里猛叫。

人潜在水中，不能太久，人毕竟不是鱼，能支持多久？何况他仍得替她度气，心中一急，更不易支持。

终于，他感到血往经脉末梢膨涨，耳中嗡嗡作响，头脑开始昏弦了。

且表明老花子的事，他也在危机一发的生死关头中挣扎，命在顷刻。

他接了天毒冥神一震之后，人即被无俦震劲震倒。后有巨大怪蛇，左有乱石死境，他拱命向右扑倒。一撞石壁，人突向下坠，跌下四丈下一处石窟之中，重重地摔倒，人即昏厥。

上面的天毒冥神冷笑一声，自语道：“这家伙差劲，不堪一击；让他休息一会儿，再好好拷问他的来意。”

不久，老花子缓缓醒来了，他发觉自己成了囚犯，处身在一间密闭的石室内了。

他撩亮了火折子，看清了处境，叫苦不迭，完蛋了，这石室只有丈余见方，壁根有一条石缝透气，全是三尺见方的巨石砌成四壁，没有门户，如何出困？

他用乌竹杖去撬通风缝，缝原宽寸余，他不撬倒好，一撬之下，下沉了半寸，将乌竹杖夹住了。

他拼全力将杖拔出，再也不敢用杖搞啦，如果石缝闭死，他将被闷死在内。

火折子不能久燃，还得准备留为后用，他用杖在各处敲敲打打，用手向各处摸索，希望能找到开启石室的机关。

花了半个时辰，终于被他发现壁根的一方巨石，缝隙略为宽些，用杖一敲，声响亦异。

“找到了。”他想。

默运神功贯于指梢，以鹰爪功手法向石上猛插，入石半寸，尚可用劲。他运劲扣实，向外一拉。

巨石应手而出，阻力甚小，他擦亮火折子，发现里面装有一个狮头石插。

“老天！生死存亡，在此一举，我得冒险一试。”他心中在嘀咕，蓦地一咬牙，抓住石插向外一拔。

“轰隆隆……”壁中起了殷殷轻雷，整座石壁发出刺耳的磨擦声，徐徐向下沉落。

“哈哈！得救了，有生路了！”他大笑着闯出石室。

火折子闪亮的刹那间，他惊得血液全凝住了。这是一条死地道，长约三十丈，两侧共有十间石室，室门是铁叶所裹的重门，显然是后人加以改建的，不然不会有铁。

铁门皆半掩，整条走廊横七竖八摆了十来具尸骸，有八具已成了灰色的骷髅，有两具骨头是灰白，另两具衣履尚未化落，散处在各人身边的兵刃，皆已成了锈铁了，可能死在这儿已经有许久的岁月。

他心中泛起的第一个念头是：这儿是绝地，不久他将和他们一样，死在这儿化成骷髅，再化成朽骨。

他在这十个石室内疯狂地找寻机关，可是劳而无功，死亡的阴影已向 he 接近，他绝望了。

许久，廊上传来了天毒冥神的冷酷语音，不知从何而来，声音充溢在整个空间里：“你是谁？留下名号，以便将你的姓名刻在墓石上，千百年后将有人发现你的大名。”

“老夫独眼狂乞邝昭。”

“我记下了，会命人将你的名号刻上。”

“你这匹夫敢不敢现身一斗？”

“你不成，功力相去太远，杀你污我之手。”

“老夫横行天下一甲子，并非无名小卒，要死亦应死在拼搏之下，你用机关困人，岂是大丈夫所为？”

“如果你配与老夫交手，自然放你公平一决，可惜你只能现世，不堪一击。你白活了近百年纪，不知你是怎样练的，你糟塌大好岁月了。”

“姓马的，你滚出来，你并非下三滥小贼，没有理由困死老夫。出来！与老花子一决。滚出来！”

老花子狂怒地大叫，暴跳如雷。

天毒冥神的语音极为冷酷，根本不睬他的叫阵，说：“和你这无用之人动手，太失我天毒冥神的身份。你是想安静地饿死在内呢，抑或要老夫放些奇毒促你早死？”

“姓马的，老狗，你滚出来说话。”

“老夫最后一次对你说话，你决定被毒死或饿死？”

“老花子要搏斗而死，要死得光明磊落。”

“那就让你饿死算了，饿死最丢人现眼；清平世界，连狗也不会饿死，你最好自碎天灵盖拉倒，老夫有事，少陪。”

之后，声息全无，任凭老花子如何叫骂，亦无任何反应，天毒冥神已经走了，

他绝望地找一处角落坐下，静静地思索如何攻破这座石囚室，除了找重家伙挖掘，别无他途。

正在他思索之际，地底深处突然传来隐隐殷雷之声，地面略现浮动，片刻即止。

他吃了一惊，以为天毒冥神又将发动机关了，火速站起，等待剧变。

可是一切依旧，并无动静。他出到走道中，定神倾听，黑暗中目力失效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他只能用耳力。

不久，他进入另一间石室，“克勒”一声，踩碎了一具骷髅。

同一瞬间，地底隐雷又响，石室在晃动，石缝的细屑被挤得纷纷下坠。他大吃一惊，火速贴在石壁稳住身躯，暗暗叫苦道：“老匹夫心存歹毒，要将我活埋在此了。”

不久一切重归沉寂，但仍有些少晃动地感觉，顶上石屑仍在间断地洒落，危急已过。

他必须争取时间，擦亮火折子，拣起一把锈厚三分的砍山刀，纵至走道末端，奋全力猛攻石缝。

刀插入石缝，刚运内力撬开两刀。

“轰隆隆……”地心雷声又响，这次的声势最为凶猛，大地在撼动摇摆，似向下沉。

在凶猛剧烈的震动中，烟屑四起，“轰隆”，他进来处的石壁倒了，接着石室纷纷倒塌，响声震耳欲聋；地面下陷，顶上巨石下沉。他攻了两刀的石壁，向下崩塌了。

一阵劲风冲倒，他死中求活，拼命出双掌向壁上推去，避免向这一面倒下，将自己压成肉泥。

他用了全力，加上自后卷冲而来的罡风，石壁倒下了他也被罡风冲飞，投入烟屑四起，碎石如雨的黑暗地道中。护身真气冲得开小石，却挡不住大石头，他浑身血流如注，踉跄着摸向洞壁，见空就钻，最后终于力尽，倒在一处坚壁之下，被碎石灰泥埋住了下半身，奄奄一息，只有一口气在了。

不知经过了多久，他悠然清醒，大地寂然，万籁无声。他挣扎着拨开土石站起，蹒跚着向前摸索而行。

他内外伤都不太严重，但精力全失，浑身是血，沾满了沙土，乌竹杖早已不见了，两手空空，有点转动不灵。

求生之念支持着他，跌跌爬爬向前摸索。

经此一劫，上层的地下宫殿，大部被毁，大部份的通道已被阻死，但也重新开了不少通道，只是有些可以通行，有些却通向下层深不可测的深渊。

老花子摸索了几条绝路，最后找到一条残破的裂缝，便向前挣扎着爬去，一步步艰辛地移动。

在另一端，南荒七煞本来陷在一处密室中，地层陷落，他们失散了，多少负了些小创伤，也正在分头觅路出困。

而蓝衫隐士和天毒冥神，也同样地被困在大殿之下，所有的出路皆被堵死，他们正疯狂地挖掘通路，要设法出困。

右左二曲，也在另一角落下拼命。

铁爪神鹰五个人，已有两人被压毙在内，他和夜游神是一路，正向未知的黑暗中爬行。

银剑飞虹张天禄，走另一条夹缝向里爬行，他倒霉，刚好爬向兽窟之

中。

兽窟已经七零八落，大部分猛兽已被压毙，其余的正疯狂地乱窜，各寻生路。

银剑飞虹的左手，小臂已裂开了一条血缝，皮开肉绽，流了不少血。他正用右手推开一堆大石，从一条缝隙中挤入。

没有任何光线，全凭鼻觉摸索，向有清新空气之处找出路，生死皆付之于天命。

他鼻中嗅到整鼻的腥臭，同时也嗅到了血腥，他想：这儿定然有人被压死了。但腥臭之气特异，他感到极为陌生，心中暗凛，脚下略一迟疑。

夹缝稍宽，没有任何动静。他悄悄地迈出两步，脚下触到些软软绵之物。他伸手俯身一摸，摸了一手鲜血，却是一具死尸，似乎胸开腹裂，冷冰冰地，鲜血凝结了，死去很久啦！

他不知是谁，但怀疑是自己的同伴，擦干手上的黏腻物，掏出火折子擦亮了。

火光一闪，他心胆俱裂，身侧出现一个身高八尺，浑身长毛，沾满了鲜血和沙土的怪物，伸出一双树杆的毛爪，突然将他抱住了。

他扔掉火折子，全力击向怪物的腹肋，“蓬蓬”两声，如击盔甲，他自己已到了怪物的怀中，抱住他的毛爪，像两把大铁钳，几乎令他骨碎肉散。

他大叫一声，屈身出腿，撑在怪兽腹下，拼命一蹬。

怪物发出一声沉重的咆哮，向前扑倒，把他压在地下，像倒了一座山。

他感到怪物的巨爪，已经收紧了，爪尖直扣入他的腰肋内部，真气四散，浑身一阵痉挛，骨头吱吱作响，身躯裂开了，他也人事不省。

怪物正是巴山人猿，它受了重伤，火光一闪，发现了人，兽性大发，撕裂了银剑飞虹，它自己挣扎了许久，方爬起贴壁爬行。

不远处一条岔道中，南荒七煞的老六吃血六煞，手提黑色弧形刀，正踏着乱石浮土，一步步向南道上摸索而进。

他对面一条夹缝中，老花子也在排土报石缓缓而来，距通道已是不远，可能两人要碰头。

巴山人猿四足着地，贴着壁根堆积的土石，沿通道缓缓爬动，呼吸声隐隐可闻。

三方面对进，逐步接近，谁也看不见即将前来的危险，都有些儿神智不清，麻木不仁了。

吃血六煞第一个先到通道，仍向前摸索；他不知道危险在他的前面，只知向前走。

他摸到了半倒塌的石壁，也发现石壁上有一条二尺的裂缝，裂缝中气流向内灌，显现那儿有出路。

但他不敢浪费精神，裂开的石壁，怎能找到出口？他必须由风向来处找出路，便向左一折。

他发现这是原先建就的通道，该有救了，由这儿必定可以找到门户，出困之期不远。

爬了两步，突听身后有践踏碎石的足音，便倏然站住，火速转身。

“什么人？发话，以免自误。”

足音停止，没人回答。

他徐徐伸出弧形刀，贴壁将身形隐起。自从七人背着一个女俘虏，进

入这古怪陵墓时，他们全都心惊胆颤，被人诱入石室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他们知道，这儿有高手隐伏，在等着要取他们的性命。

天毒冥神在对付山海之王和老花子，并接待蓝衫隐士，无暇处置七煞，算他们走了好狗运。等到山海之王击毁地柱，地下宫殿沉沦，七煞在百忙中各自逃命，还不知是何道理，还只道陵墓主人在计算置他们于死地呢！

七煞把陵墓主人恨入骨髓，要找机会出口怨气。他们不知地下的石窟中，到底有多少人，反正是敌非友无疑问。由于他们已经分散，地道又暗，恐怕是自己兄弟，所以吃血六煞未抢先动手。

没有人回答，是老花子和巴山人猿，三方面相遇了。

老花子刚从壁缝里跨出一步，便听到左右都有手足爬行之声，惊得血液下沉，赶忙缩回脚，贴在壁缝中向外侧耳倾听。

不错，是南荒七煞之一的口音，咬字生硬像是外国人，他一听就知不妙。论功力，他有自知之明，接不下这些老魔三招二式，何况目下精力消耗极巨，身上伤痕累累，赤手空拳，出去岂不是白白送死？

他匿伏不动，但巴山人猿却不听人话，反而听到人声，兽性大发。人猿伤势不轻，行动未免迟滞，正逐步向前爬，想支起上身扑上。

要支起已受伤的沉重躯体，十分费力，它便利用前爪摸索着洞壁借力。毛爪一伸正伸向壁缝中，也恰好摸向老花子的腰肋，如被抓住，哪有命在？

在千钧一发间，吃血六煞突然大吼道：“是陵墓主人么？纳命！”声落，火折子倏亮。

十七

在残破的地底宫殿中，下沉的大地形成巨灾；大部份地底通道被毁，也开辟了不少新的通道，象一个被捣毁了的蚂蚁窝，幸免于劫的人畜，在疯狂地寻觅出路。

这一条通道上，吃血六煞和老花子狭路相逢，巴山人猿适逢其会到达，人兽面面对了。

吃血六煞出声喝问，巴山人猿自不会回答，它将两脚的人类恨死了，作势扑上。

人猿的巨爪，伸向石缝，一发之差，便可触及躲在石缝中的老花子腰肋了。

老花子留意着喝声发起之处，没想到壁根下伸来了巨爪，地道中太黑暗，怎想到有巨兽潜伏呢？

就在这生死一发间，吃血六煞已等得不耐烦，他自恃功力奇高，不怕任何人向他挑战。

“嚓”一声响，火摺子擦亮了。他也怕有人乘机暗袭，火光一现，便向旁抛出。这家伙胆子够大，也相当机敏。

火摺子划出一道光弧，抛向巴山人猿。

吃血六煞目力超人，火光一现，便看到了八尺外狞恶凶猛的巴山人猿，不由骇然惊叫出声。

火摺子抛到，火光乍现，救了老花子一条老命，危极险极。

巴山人猿就怕火，虽然火摺子的火光微弱，它也有点恐惧，缩爪伏地向旁一闪，一声咆哮疾冲而上。

火光一熄，吃血六煞心胆俱裂，他没见过巴山人猿，那巨大、沉重、狰狞、凶猛、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怪物，吓得他凶焰尽消，几疑鬼怪出现，遇上了山魃木精，一声不吭，扭头撒腿便跑。

老花子在壁缝里，也看清了人猿，更看清了人猿的巨爪，是在近腰肋处挪开的。惊得浑身颤抖，手脚冰冷。他暗叫了一声“侥幸”，心说：“老天！要被这畜牲抓着，焉有命在，窄洞中相遇，如同鼠斗于窟，力大者胜；这孽畜可生裂虎豹，力大无穷，非人所能敌；七煞几个老匹夫，这次该完蛋了！”

耳闻厉吼声和沉重的足音，愈去愈远，他抹掉额上冷汗，向相反的方向急急逃命。

大殿之中，天毒冥神和蓝衫隐士忙了许久，清理出一重门户，到了一条通道上。天毒冥神拍掉手上灰土，道：“抱歉，伯升兄，你不该到我这陵墓中来，明知我不会出山的。目下可好，大地震毁了我的基业，能否活着送你出困，难以逆料，也许你会陪我埋骨于此。”

“也许外面并未损坏哩！骏兄。”蓝衫隐士说。

“大殿大部震毁，外面岂能幸免？”

“外面走道窄小，抗力应该禁受得起，兄弟相信定能出困，骏兄对门户定然熟悉罗！”

“这陵墓愈往下愈复杂，有些地方我还未摸清，花去五十余年时光，仅知道上层一些重要处所，这一带我是熟悉的，就怕通道全垮了，一切成空，只有死在这儿。”

“里面有食物么？”

“食物倒有。”

“咱们费些工夫，如地道垮了，咱们挖一条通道。”

天毒冥神哈哈狂笑，笑完说：“老兄，你知道这儿距地面有多深？”

“不会超过十丈。”

“见鬼！进入外廊也不止十丈。这儿是殿堂，山势向南斜移；你从外面陵侧通路进入，陵下就是外廊，向内走里余，已进入南峰之下；老兄，你说距地面有多深？”

蓝衫隐士倒抽一口凉气，说：“那……那咱们岂不完了？”

“不见得。当然啦！这里面通道密如蛛网，如果全被堵死，不完也不成。但我相信，花费一些时日，向各处试探，定会出困的。”

“你还打算重整基业么？”

“恐怕力不从心了，我的人恐怕全埋在里面啦？”

“到我的住处去吧！白鹿原是人间乐土。”

“不必了，我该老死在这儿。”

“为何不到江湖走走？”

“山海之王已长埋地底，世间已无我的敌手，何必在莽莽江湖鬼混？我该珍惜羽毛，保全此生令名。”

“你错了，目下江湖大乱，高手辈出，该到江湖一震雄风了，我不相信你是自甘寂寞之人，也不愿与草木同腐，是么？”

“免了！日后再说吧，”

两人略加拾夺，沿通道急走。天毒冥神手中，有一颗鸡卵大的珠子，发出朦胧的青芒，象是磷石，光芒不强，但可分辨丈内之物。

走了二五十丈，共绕了五条残破的通道，左折右盘，中间共救了五名重伤的大汉。

天毒冥神吩咐他们先到大殿休养，找到出路后再带他们出困。

虽则大部地道已经堵死，但仍有空气流通，可见这地下宫殿建造之巧，也定然有特殊的通风设备。

两人一面走，一面搬动土石，清出可以通过的道路，不久到了一处半倒的石室旁。

天毒冥神正在搬动一方巨石，并未注意石室。蓝衫隐士不经意地向室中探头一看，瞥见一道朱漆木门，门已支离破碎，可以看到门后的通道。

他忘了天毒袂神不可乱闯的嘱咐，信步向那儿掠去，足一点室中石板，纵向破门。

天毒冥神耳目极灵，身后衣袂飘风之声，他倏然回头，突然大叫道：“伯升兄，快退！”

可是晚了，蓝衫隐士已落下门边，“轰隆”一声，脚下一沉，两边石壁受震，轰隆隆暴响中，垮下了。

天毒袂神退得快，可是隆然之声此起彼落，烟尘滚滚中，他只感到脚下一虚，也随着沙石堕下了坑底。

幸而他身手超凡人圣，提气轻身在沙石之上堕下，降下两三丈，突见壁间现出一间尚算完整的石室，便手足齐拍，人已穿入石室中。

接着烟屑四起，上面洞壁纷纷倒塌，将石坑掩埋住了，声势惊人。

天毒冥神惊魂初定，高举明珠沿石室的另一端通道，一面走一面说：“老段这次准完了，地层已松，他却乱闯，不死何待？我欠他一份情，该早告诉他的。”

正走间，前面突发现了足音。他焕然站定，喝道：“谁在那儿？”

足音倏杳，有个苍老的嗓音在前面转角处叫：“谁？报名。”

天毒冥神一听便知不是自己人，沉声道：“阁下是谁？为何不先报名号？”

“不适之客。你是不是陵墓主人的手下？”

“你是由东南角侵入陵墓的两个人？”

“正是，阁下是谁？”

天毒冥神徐徐举步，取下了背上的降魔杵，冷哼一声，徐徐发话道：“你们知道冥神佳城的规矩么？”

“当然知道。”

“你们不怕埋骨冥城？”

“老夫与陵主马老兄有交情。”

“为何不先一日投贴？马陵主不认识你们。”

“见面自会知道。”

“你给我滚出来。”

“尊驾是淮？”

“螯齿之殿，冥神佳城的主人。我，天毒冥神马骏。”

人影乍现，转角处现出了衣衫破碎，狼狈万分的左曲老，站在那儿呵呵一笑，说：“呵呵！骏老，久违了，别来无恙，太久了？可认得贺兰山施

威么？”

天毒冥神迫近至丈外，屹然而立，冷笑道：“果真是不速之客，二十年了，你的左手还没医好？”

“见笑了，骏老，再次打扰贵陵，恕罪！”

“左残废，老夫记得，早年你在老夫面前，似乎并不敢公然呵呵狂笑哩！你那兄弟施猛呢？”

“呵呵，中了你的埋伏，永埋地底了。不错，早年施某有求于你，不得不小心下气……”

“如老夫所猜不错，这次你来，仍然有求于我。”

“实不相瞒，光棍眼中不揉沙子，正是此意。”

“是打主意再偷老夫的毒物么？”

“咱们都老得快找阎王攀亲了，说偷，你好意思？此来特专诚情商，借宝物一用。”

“免谈！你给我快滚，休惹我生气。”

左曲老脸上神情暧昧，眼中透出阴险之光，淡淡一笑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骏老，在下前来情商，何必见面即恶颜相向？至少早年咱们曾有些少交情，不该如此相待，说不过去吧？”

“哼，与你这种行径鬼祟，明险毒辣的人，没有交情可言，别忘了，老夫曾有一段时期，要取你的性命。”

“施某并未或忘，只是不愿计较。”

“哈哈！计较：你又大言了，你自问接得下我三杵么？”

“大丈夫宁斗智不斗力。闲话少说，我兄弟因遇上了最厉害的仇家，特厚颜登门情商，借宝物一用。”

“少废话！你快滚，目下地道封闭，连我也不易脱身，饶你擅自闯陵之罪，觅路逃生去吧！”

左曲老仍无退意，泰然地说：“骏老的黄梁暗香，乃是罕世奇毒。施某的仇家功臻化境，不畏奇毒，近身下手极为困难，故须借重黄梁暗香，任何时辰皆可下手。事成，施某当以武林至宝玉麟丹相酬。只用一次，用后立即完璧归赵，决不食言。”

“哈哈！借给你为害江湖？你未免太天真了。”

“施某以至诚相恳，尚请俯允。”

“少生妄想。你走是不走？”

左曲老没有丝毫退意，道：“骏老的黄梁暗香确是天下至毒之物，只消嗅入鼻中，便立即昏睡，至死不醒。不知骏老可曾携带在身？”

天毒冥神拍拍怀中，冷笑道：“在这儿，这一辈子你别想。”他举步徐徐迫近，降魔杵前伸，阴冷地又道：“你敢说不走两字，老夫要将你打成肉饼，走是不走？”

左曲老惶急地退向沙石零落处通道旁，摇着右手道：“骏老请息怒，有话好说，该有个商量……”

“没有商量。”

“好好，不商量就拉倒……”他被巨石一绊，摇晃着站稳，又道：“骏老，别欺人太甚，你……”

声未落，他又被碎石绊倒。

天毒冥神正自鸣得意，先声夺人，把这个一代凶魔老残废吓得如此狼

狈，该他得意啦！他左手食拇指举着珠，右手的降魔杵支地，昂然跨前两步，迫近了左曲老；左曲老还在挣扎着撑起，惨兮兮地。

天毒冥神得意已极，突然张口大笑：“哈哈……”

笑声刚出，身后一堆乱石中，无声无息地飞出三道淡淡灰影，成品字形急射而来，控制住三尺见方的范围。地方太小，即使是发觉了，左闪右避上纵下伏，皆难以全部避开。

这是左右二曲最歹毒的暗器，蘸有阴贼血的飞电钻。上次他两人暗算山海之王，大白天，山海之王也未能避开，可知这玩意够厉害；体积不大，飞行时飞旋而进，无一丝风声发出，专破内家气功，此风亦无法反震，听风辨器术完全无用，悄悄在身后下手，比声音快得多，端的万无一失。

天毒冥神做梦也未料到背后有人暗算，眼看毒钻将透心而过。幸而天不绝人，笑声一出，降魔杵原点在一块石角上，身躯一动，降魔杵一侧，滑下右角，身躯亦随之一晃，向右一歪。

“得”“嗤”两声轻响，奔背脊那枚飞电钻，钉在左肩琵琶骨上，向下方向那枚，擦肋狐皮而过，未伤皮肉。

接着“嗤”一声，左面那枚贯入对面石壁之内，好浑雄的劲道，暗算的人已用上全力。

同一瞬间，乱石堆中出现了右曲老施威，他狂叫：“倒也！倒也！”

左曲老也一跃而起，向前急扑。

天毒冥神只觉琵琶骨一麻，浑身气血涣散，大吼一声，扔杵便倒。

倒下的瞬间，他手中的夜光大珠向左曲老扔出，人向乱石堆中急射。

左曲老相距过近，避已无及，珠擦左肩而过，惊出一身冷汗，只觉肩上热辣辣地，幸而未伤肌肤。

他知道天毒冥神身上之物，任何物件皆有奇毒，沾者必死，所以失惊。

“啪”一声响，珠撞在石壁上，碎如粉末，黑暗笼罩着一切。

地下只有降魔杵，天毒冥神不见了，黑暗中，墙角里传来虚弱而冷酷的语音：“这是千年异种短蛇珠，一丝粉末入鼻，你们死定了。”

左右二曲心中大惊，但仍不死心，屏住呼吸循声源扑近墙角，两支佛手笔猛砸而下。

且说山海之王和如黛的事。

他抱着如黛在寒流中潜泳，一只手须掩住姑娘的口鼻所以两只手都放空，而他的右腿被僵尸所抓伤，尸毒虽无法侵入他的内脏，但仍在伤处滞留，冰冷地有点发僵。这一段时间，一直为生死存亡而挣扎，他无暇运功将毒逼出体外，行动不灵光。所以他实际上只能用一只半腿潜泳，可见十分吃力。

虽只有一只半腿，仍然速度奇快。他心中暗暗着急，如同有千万条毒虫在他心坎里残酷地爬来爬去。

他已感到血脉迟滞了，头脑开始昏眩，耳中“嗡”一声万籁俱寂，可怕的沉静；也就是说，他支持不到片刻了。

在行将昏厥前的片刻，突然水声骤响，水花四溅；他冲出水面，滑上了一段斜坡。

他趴伏在地，左手仍然挽着姑娘，呼出一口污浊之气，拼命吸入冷澈心脾的清新空气。他得救了！

水仍急剧地上涨，片刻间又淹到他的下身。他不管如何疲惫，抱起姑娘撒腿狂奔。

黑暗中，他终于分辨出地道是向上斜升的，以常情论，水是无法追及他了。他一面走，一面沉重地叫道：“如黛，如黛，你能听到我的声音么？”姑娘的生命力出奇地强韧，竟未昏厥，只是已奄奄一息，略一扭动身躯，表示她仍然活着而已。

他放了心，取出了龙犀珠，光芒乍现，看清了石洞的形状。原来还是那黑色的怪洞，他认为凶险莫测的怪洞；可是却一无凶险，没有丝毫崩裂的形迹。

洞向上曲折而升，走了三五十丈，分成两条，右向上升，左稍向下降。他毫无选择的余地，唯一的路是上升，下降准被淹死；因为寒水巨流仍在沿洞上漫，似乎来势加快，响声可闻了。

他向右面黑洞发足狂奔，走对了，水一到岔道，便流入左岔道汹涌而去。

有珠光照路，他强拖右腿，一跛一跛地急奔，速度仍快捷无比。

地道突然不再上升，分成无数岔洞，石色渐变，从黑色变为有光泽的青岩，再变花岗岩，最后变成赤褐色，已可看到崩塌的惨象，幸而并未完全堵死。

他已无暇细察，只消有路便走，急如星火，他要找地方将姑娘安顿。

前面现出了倒场的石壁和石墙，他知道，已到了地下宫殿的上层，也就是他第一次落下兽窟的地方了。

穿越了不少破壁，钻过了不少夹缝，找不到一处可容身完整石室，他暗暗焦急。

他耳目极灵，突发觉一道三寸宽的石缝中，传来兵刃碰击石壁的声音，同时有咬牙切齿之声。

不用猜，那儿有人搏斗。他心悬老花子的安危，蓦地收了龙犀珠，向石缝中大吼：“什么人，报名号。”吼声中，他已将姑娘背上。

外面正是左右二曲。他俩扎向墙根，佛手笔齐下。岂知天毒冥神鬼灵精，他倒在另一面乱石中，向墙根发话，以剩余的功力，立由墙根用上了借物折音绝学，将音折向传出，他妄用真力，软倒在地。

佛手笔击中墙根，没有人，两老鬼吃了一惊，正想擦亮火折子找人，山海之王的吼声已到。

“是那小狗，糟？”左曲老惊叫。

他听出山海之王的口音，山海之王也听出他的口音，突然大吼道：“原来是你两个老残废，你走不了。”

接着一声长啸，“轰隆”一声，他将墙推倒，向里便扑。

左右二曲魂飞天外，早逃之夭夭了。

石墙倒塌，大地轻微地震动，四处皆传出沙石堕落声，一块大石撞上了天毒冥神的大腿。

他功力已失，浑身发麻，虽已吞下了解毒奇药，但功效不大，不对症嘛！大石一撞，痛得他“哎”一声大叫。

“谁在这儿？”山海之王问，贴在石壁上戒备。他已听出不是左右二曲，而是一个虚弱的口音；

“我……”天毒冥神英雄末路，有苦难言，他已听出就是被困火网，地层突然崩陷，跌入一个从未被发现的地穴，失去踪迹的山海之王，心中暗暗叫苦。

山海之王知道对方人已垂死，但敌我不明，他怕左右二曲躲在一旁，用飞电钻暗中下手；便说：“你受伤了么？”

“我中了右曲老这残废狗的毒药暗器。”

“糟！那老狗的暗器，沾有阴蜚血，可化骨肉。你别动，我有解阴蜚血的解药。”

他一闪而至，一面解革囊取祛毒归元散，一面抬头向四周戒备，用目光搜寻左右二曲的隐匿处所。

他递两包归元散与天毒冥神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快！一包内服，一包以一半敷创口足矣：我也曾挨了那老狗一枚飞电钻，全仗这药救得性命。”

说完，站起了，向黑暗中沉喝道：“老狗才，你躲不了，太爷抓住你，要活剥你两个老残废报一钻暗袭之仇。”

天毒冥神接下药，略一迟疑，但听说是阴蜚血，吃了一惊，他是毒药大行家，当然知道厉害；反正也没有解药，死马当作活马医，服下再说。

药一下喉，他知道有救了，对山海之王这种不问对象，而慨赠武林圣药的磊落行径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他一面挣扎着坐起，伸手剥掉狐皮外衣，反手至背上拔出了飞电钻，敷上药末，一面用虚弱的嗓音道：“老弟，你该问清我是谁。”

山海之王已听到远处有衣袂飘风之声，便转头急急地说：“管你是谁？反正人受伤，我就得救你。”

声落，人已飞射三丈外，向衣袂飘风之处追去。

天毒冥神被这短短的三句话，直敲入他的心坎，只觉浑身神经一震，想起一生的行事，他只感到浑身冷汗直流，心汹涌。他呆了呆，脱口叫道：“老弟，且等等，我……”

可是山海之王已不知到了哪儿了，声息俱无。他蓦地一咬牙，将飞钻纳入怀中，半包祛毒归元散也收好，坐下开始行功迫毒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一生行事，可曾想到了这三句简单而明确的话？没有！我欠了他一辈子的情，我要找到他，交他这个朋友；得一知己，死而无憾，但愿他平安无恙。”

飞电钻被琵琶骨挡住，他的功力超人，外伤算是小意思，可怕的是毒。他先前已服下了特制的解毒丹，一时可保无虞，归元散入腹，内外双管齐下，经他以真气驱药一迫，功力全复，不久便霍然站起，找到他的降魔杵，没人暗影之中，找寻山海之王去了。

山海之王追踪左右二曲，岔道太多，乱石塌墙阻道，不久便失去他们的踪迹。其实他在留意可容身的石室，并未真正要追两个老残废。

不知走了多少路，终于让他找到了一处倒还完整的通道，末端有一扇虚掩的石门。

他心中狂喜，扳开门进入室中，顺手掩上门，取出龙犀珠。珠光一现，他大喜过望。

这是一间一无所有的石室，可是竟有一头花豹在内，珠光一现，花豹一声咆哮，猛扑而上。

“有食物了！”他喜惊地叫，一掌虚按而出。

花豹半途堕地，皮毛无损，但脑部碎成糊状，砰然一声落下，四爪略一抽搐，便无声地死去。

他将姑娘解下，放在死豹旁取暖，转身走出石室，推倒了几座石墙，将进入通道的路全行堵死，搬了一块千斤巨石入室将门堵死，将珠搁在石上，

开始检查姑娘的情况。

经过了多次凶险，毒侵水侵，惊恐一再袭击，姑娘已濒临生死边沿，除了一丝游气，和一点灵智之外，与死人相去无几了。

她手足僵硬，已被寒冷冻成麻木状态啦：

他三不管先给她吞了一粒雪参寒魄回生丹，将她的湿衣全褪了，自己也将身上的零碎卸下置在身旁，只剩下汗褂，将她抱入怀中，运起他所练的奇特神功，一面将先天真气向她口中度去。

足足行功一个时辰，右腿的尸毒全被驱出，浑身温热，雾气蒸腾。

姑娘渐渐恢复温暖，一线生机重回躯体，曾一度昏黑行将失明的眼睛，又恢复了光辉。

山海之王已改用内力吹气之法，抱着她双掌以一缕真气，注入她的灵台与命门，推动她体内的气血。她经脉已被制住，仅有一缕气血运行，所以他不敢运功，顺乎自然缓缓导引，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极长的时间。

他心无旁骛，闭目垂帘坐相庄严，如同一座化石，静静地行功，已进至物我两忘，六合归一的化境了。

姑娘在一个时辰之后，已完全清醒过来，当她在珠光闪耀中看清了当时情景时，只觉心潮澎湃，倩难自己忆起。

依稀，当年的情景回来了。

是的，今日的情景，与三年前神魔洞的遭遇，太象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

抱着她的人，仍是她的云哥哥，他那壮实的胸膛，曾经是她的感情之岸，她曾在这完全幸福的岸中，幻想过无数甜蜜的梦，是那么熟悉，熟悉得象是她自己躯体最重要的一部份。在上千个漫长日夜里，她失去了这一部份，久违了！躯体的重要部份失去，人怎能活下去？

谢天谢地！她拾回了她失去的躯体了。眼前，是他壮实的胸膛，那令她在丈内就可知道的奇异体味，他身上每一条肌肉，她都熟悉得闭着眼可指出它的特点。

是的，她终于亲眼地依偎在他的怀中了。这儿是她可以躲避一切危难的安全港湾，是她倾诉心灵语言的幸福小天地，是那么真实，那么清晰，不会是在梦中了。

她抬起头，从他的一双温柔文静的修眉，直至他的胸膛与奇壮的肩臂，看得极为仔细，看得那么贪婪，似乎她要数清他身上的每一颗细胞，也象在求证他是否真实。

千真万确，他是真实的。

不同的是，他的头发太乱，而且留有不伦不类的八字卷胡，而且比从前更壮实。

确是有点不同了，从前，他是个好洁的人，他的黑漆长发，是她亲手替他梳洗挽结的，他的衣着是她亲手浣洗的。这是她极为乐意，寄托无尽情意的工作。假如没经过太白山庄那场劫难，她怎会允许他沦落成叫花子一般的？他又怎能不情意绵绵地请她亲手拾夺的？

她只感到眼前模糊，两行热泪悄悄地流向腮边。渐渐地，渗湿了她赤裸的胸膛。

她轻轻地伏在他的胸膛上，心中在暗叫：“哥，我们多可怜哪！多情自古空余恨，好梦由来最易醒；苍天对我们太残酷了。我要永远离开你了。往事如烟，当你恢复记忆时，只能在梦中追忆我了，但愿人死后有灵，我便可

在冥冥中追随你了。”

她用仅有的气力，紧紧地抱住他，消瘦的粉颊，紧贴着他的胸膛。三年多的痛苦与辛酸，化成泪水泅泅而流。

热泪象泉水般涌流，渐渐湿透了他的胸膛。

他从物我两忘中回归现实，心中一怔。他记忆失去之后，对男女之间的复杂情绪，茫然不解，脑中象一张白纸，一无所知，无法体会她目前的感情。

蓦地，她轻轻地颤声呼唤：“云哥哥，云哥……”

呼唤声似乎来自遥远的天边，愈来愈近，充满了无尽的情意，无尽的思念，并掺入了一丝淡淡哀愁。

他如被雷击，眼前升起了凌乱的景象，有千万道电光在虚无的天宇中闪亮，震撼着他神经。他突然一蹦而起，双臂抓住姑娘的双肩，目中现出狂乱的火焰，脱口大叫：“黛……黛妹……”

姑娘被抓得浑身发软，但她忍住了，却尖叫道：“云哥，我在这儿，云哥哥……”

他的目光，被她的叫声所吸引，落在她赤裸的胴体上，落在她的眼睛里。

神魔洞的情景，象天宇中的一道灵光，突然照亮了他脑中的一处黑暗的角落；象在他布满阴霾的灵台上，投下了一线光影，这线光影，拉回了他已遗忘的一段记忆，神智倏清。他突然将她抱入怀中，激动地叫：“黛，是你么？”

“哥，是的，是你的黛。”她深情地呼唤。

“啊！我记起来了，我想起来……”

“哥，你记起什么？又想……”

“别扰乱我的思路，让我细想。我记得，我们掉下一个奇冷彻骨的水潭……”

“那是寒水潭。”她喜悦地接口。

“后来有人用磷光石放下潭中，我破壁带你进入一个地道里，你冷得快僵了，我用真气替你驱寒。啊！多象目下的情景？”

“是的，那次我们……”

“后来，来了一头巨兽……”

“那是龙犀。”

“是的，龙犀，我用伏鳌剑飞掷，将龙犀击毙。你醒来了，我们……”

他激动地俯首吻她，她软倒在他怀里。良久良久，他偎在她颊旁，续用奇异的嗓音往下说：“啊！我，我真不该欺负了你，我……”

“哥，不是你的错。从那时起，我们是夫妻，两颗心合而为一。哥，你后悔么？”

“不，我害怕，心中一直有一个结缠住难解。后来，我记得我们有了两颗龙犀珠。

在龙犀珠的头甲中，还收服了两头……”

“神蝠，也叫吸血神蝠。”她接口。

“是了，我们叫它们为大蝠小蝠，它领我们出了神魔洞，我击败了白骨神魔，以后……以后……”

“以后，我们到伏牛山庄，助芸姐报仇，歼伏牛五霸……”

山海之王摇摇头，苦笑说：“我记不起以后的事了。我记得，我还用龙犀角做了一把轻灵的宝剑。”

“叫龙犀剑。哥，你说过的，那是我们的定情礼物。”她羞怯地轻说，偎紧了他。

“黛，剑呢？”他问。

“我在太白山庄被擒，剑已落在武当派之手了。哥，别怪我，我……”

山海之王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武当派，好！他们将得到报应。黛，不必介意，我会取回我们定情之物，亲自替你佩上。”

姑娘黯然一叹，幽幽地道：“哥，谢谢你，可惜我活不到那一天了，我……”

山海之王悚然一惊，回想到她的危机，急声道。“不，你不能死，我们的生命是相依的，我要用真元度命术救你。”她猛力挣扎，尖声叫道：“不：我宁愿早死，你已经将我记起，我死而无憾，我——”

他紧抱住她，急声叫道：“不成，我不许你有任何怪念头。”

她泪如雨下，颤声道：“哥，你有许多大事未了，不可自损万金之躯。哥，答应我临死前的请求，不然我会自绝，免得同归于尽。答应我不用真元度命术，我会平静地与你永别；直至最后一刻，我会轻唤着你永别人间。你如果不允，我会痛苦地嚼舌而亡，含恨以终。”

他一向未流过眼泪，这时泪如泉涌，抱住她饮泣。英雄有泪不轻弹，只缘未到伤心处；他只觉万念俱灰，痛苦得浑身痉挛。

“黛，黛……”他咽哽着轻叫。

她脸上绽起稀有的微笑，轻问道：“哥，我还有多少时辰可与你在一起？”

他心痛如割，不忍回答。经过地道中的中毒和惊恐，原可活五天的她，已经油尽灯枯了，绝不可能拖延十二个时辰了。算起来，今天已过了三天，应该还有两天的寿命，加再上药力和人参的支持，她该共有四天可活。可是经此变故，她透支了精力，只有一天可活了。在他替她用真气导引之时，已经发觉了这残酷的事实，不然怎会花掉一个时辰以上的行功时间？

他不能回答，这残酷的答案卡住了他的咽喉。在他没忆起神魔洞的往事之前，他对她并无印象，将信将疑他自己的身份。但拉回了那段他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往事记忆，他比以往更爱她更疼她，他怎能将这惨痛的事实告诉她？他拼命吻她的双颊，两人的泪掺合着，他颤切地低唤：“黛，别迫我，我受不了，我……我要疯了，我……”

许久，她已有点明白，平静地道：“哥，在这期间，请别离开我。”

“不，我要放手争取时辰，就是毁灭宇宙，亦在所不惜。铁爪神鹰定然还在陵墓中，你可在这稍候，我要争取无数刹那，找他要玉麟丹。”

“哥，药医不死病，佛度有缘人；世间绝无起死回生的仙丹，玉麟丹绝救不了生机已绝的人。”

“我绝不放过任何希望。”他坚决地说。

他扶她坐下，脱下汗褂替她披上御寒，自己将湿衣穿上，结束停当，将包裹打开。

他心中焦急，两个包裹全散了，珍宝囊的袋口松开，珍宝流散地面。

他取出自己包裹内的衣衫和一块豹皮，在地上摊开。江湖人的包裹和革囊，由于必须食风露宿，彬风沫雨，所以有一条不成文的法规，便是内层

定然用防水油绸包紧，所以不怕水浸雨淋。

他将姑娘安置在豹皮上，替她穿上宽大衣衫，要她好好躺下养神，神色凛然地说：“黛，相信我，即使是任何不幸光临你我的身上，我会无畏无惧地承受；千万不可妄生他念，惟有你能给我信心，令我有勇气承受一切危难，如果你……”

姑娘太了解他了，枪着说：“云哥，我等着你回来。”

他深情地吻她，千言万语，全在这一吻之中。

他将龙犀珠纳入怀中，将巨石靠在门上，用手顶住，人用缩骨功挤出门外，手一松，巨石将沉重的石门顶住了。

他从乱石丛中钻出，横定了心，手擎龙犀珠公然现身，他要引天毒冥神和铁爪神鹰出面。

他形如疯狂，但心中极为冷静，右手运神刀刻石为记，以免迷失如黛所居的石室。

他身形如电，见路即走，象一头疯虎，神情极为可怕。这时如果有人招惹了他，那情景真够瞧的。

不久，到了一处塌陷了的石室附近，便听到转角处呻吟哀叫之声。

他飞掠而进，从石隙中钻过，向右一折，便掠出转角。珠光照耀下，他看到了窄小的塌墙下，一头垂死的巴山人猿，正挣扎着迫近了吃血六煞。

吃血六煞倒在乱石堆中，衣衫碎裂，浑身浴血，右手肉绽骨现，左大腿吊着一条皮肉，正仰面支坐在地，用左手右足一寸寸向后挣扎后退。后面是乱石堆，每一块巨石都有三尺见方，而且是死路，怎能再退？

巴山人猿浑身是血，刀创累累，多处地方脱皮，左爪已断掉爪掌，耳旁也挨了一刀，鲜血仍不住下滴。它用三只腿挪动。着沉重的身躯，发出微弱的低吼，一寸寸向吃血六煞接近，看象极为恐怖。

珠光一现，人兽稍一停顿，便又开始了生死存亡的接近后退，相距不足八尺了。

山海之王几乎已不认识吃血六煞了，这人的怪象已没有人的成份啦？脸上除了一双眼之外，全被血和猿毛章涂着；假使山海之王不是事先知道南荒七煞已入陵墓，也绝不会想到是他。

他的目光迟滞，不住呻吟，可见痛苦已极，这时正用无助的眼光，向山海之王瞥了一眼，便又死盯着巴山人猿。

山海之王不假思索，一跃而前，横阻在人兽之间，向巴山人猿大喝道：“退！我不想杀你。”

巴山人猿急剧地喘息，毗牙咧嘴仍向前爬行。

“退！畜牲，”山海之王厉喝。山海之王插好神刀，大踏步迈进。巴山人猿一声低吼，右爪伸到兜胸便抓。

山海之王右手一伸一扣，扣住了人猿的毛臂，喝声“滚！”将人猿扔翻了。

同时，他速即转身，双手捧起吃血六煞，连转三条岔道，放下他说：“你是吃血六煞么？”

“是的。”吃血六煞虚脱的答。

“你可否看到铁爪神鹰？”

“谁是铁爪神鹰？”吃血六煞惊奇地问。

“你不知道这个人？”

“从未耳闻。”

“你们到这儿有何贵干？”

“咱们迷了路，一进到这鬼地方，便被人暗算诱人奇异的石室内，连对方是人是鬼也未弄清。直至大地撼动，石室塌陷，我七人各自逃命失散，至今一个不见，恐怕……”他说到这儿，气已接不上来，只好住口调息。

山海之王按了按他的脉息，说：“你伤势极重，但死不了。按理我该救你，但我只剩下一颗灵丹，须留待救人，恕不割舍。你修为极深，可以支持；如果我大事已了，或可再来救你，可是目下不行，而且我也找不到出路。别了，愿你珍重！”

说完，向右面地道中如飞而去。自经过地底的苦头后，他感到生命的可贵了，出生入死，他为了想救如黛的性命，同样的，他也感到如果设身处地而想，别人的性命，也该是同样值得珍惜的。他救了吃血六煞，不杀巴山人猿，并不是无因的。

他在随时有崩陷可能的地下残墟中急走，逐渐向上升，有几次走到原路上来，似乎就在这附近两里地盘旋，找不到人迹。

他不灰心，不再走通道，向石缝乱石堆钻出，另辟途径。

不久，他在破壁石缝中，先后发现了五具尸体，尸体的装束和年岁，皆与兽窟中出现的人一样。他知道，这儿距陵墓中重要地段不远了。

正穿过一条半塌的甬道，突听到地底有挖掘沙土与搬动巨石之声，不错，下面有人。

他四处找寻向下的门户。费了不少工夫，在石隙土洞中找到了一条地道，便向下钻去。

既然说钻，地道定然不大，他变成了穿山甲，钻入三丈下，迎面遇上了一道塌墙，挖掘声清晰地传在墙内。

他收了龙犀珠，爬近了墙壁。墙并未垮倒，仅向一侧倾斜，从中拉开一道缝隙，巨石交错，缝隙不大，除了老鼠，无法通过。

他凑近缝隙向内瞧，里面太黑了，只可看到两个模糊的人影，正在搬动着凌乱的巨石，要搬出一条道路。他目力虽佳，仍分辨不出他们的身份。

山海之王不管是谁，反正有人就成；他必须找人问出铁爪神鹰在地面陷落之际，到底在何处。

他拔出神刀，向一块巨石运内劲缓缓插去。神刀虽不利，没有开口的锋刃，但切玉断金十分有用，加上他功力通玄，巨石迎刃而开。

他五指扣入石中，运神功向外一拔，用缩骨功从石洞中闪电似穿人，身形一定，珠光乍现。

洞中人正忙得满头大汗，珠光一亮，惊得倏地转身。

珠光一现，山海之王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双目神光电射，厉喝道：“原来是你们，做得好事。”

石室约五丈见方，一面石壁已倒，上面顶壁一面下沉，倾斜度极大，成了斜顶。在对面搬动巨石的两个人，正是四煞摄魄、七煞瘟盅。他俩已清出一处缺口，最后一块巨石被移开，他们便可爬出石室了。

他俩在珠光初闪，便已转过身躯，手按在黑色弯刀鞘上，作势戒备。两人身上血迹隐现，泥沙满身，可能多少负了些轻伤，但反应奇快。

在依然完好的一面石下，仰躺着一个人曲线玲珑，形如裸体的俏女郎，一身绯色劲装已经四分五裂，几不蔽体，酥胸半露，左乳脱颖而出；下裳左

胯撕掉一幅，右腿管自膝以下已经不见，右袖也齐肩失踪，她如不是被泥沙弄得浑身污脏，酥胸玉乳肌肤等等，准教人不能自恃。

她左肩染有血迹，青丝散乱，平躺在那儿，眼神极为凌厉。她身旁，放着一个包裹和一把古剑。剑是她的，包裹是七煞之物，他那只大革囊和蓝色葫芦，就搁在包袱上，十分岔眼。

山海之王是见到了俏女人，方厉声沉喝的。这女人他认得，正是缥缈春鸿太叔霓裳。

四煞和七煞，也看清了来人是山海之王，同声大吼，拔出弧形刀冲上；七煞稍向左移，想抢到包裹旁。两人的身法和手法，皆疾逾电光石火，皆可入上上化境。

可是在山海之王面前，他们仍晚了一步。珠光一动，山海之王已经挡在姑娘身前，神刀疾挥。

“叮”一声响，七煞的刀断了半尺刀尖。同一瞬间，刀背急荡，“当”一声巨响，四煞的刀被崩得向右急荡。

七煞刀断之后，身形仍前冲，乌黑一闪，神刀又光临他的右肩。他不敢不要命，火速向左掠走。

四煞只觉虎口如裂，奇猛的罡风强劲，将他震出八尺外，身子转了半圈。

他俩已经累得象条拉了五天车的瘦马，怎禁山海之王这头怒狮的一击？一照面便吃了一记狠的教训，惊得面色死灰。

山海之王伸脚二勾蓝色的葫芦，右脚运劲向地面一登，石裂如粉，现出一个半尺深的履痕，将葫芦挑入履痕中，一脚踏下，默运神功，注入热流。室中有太叔霓裳，他怕葫芦的金虫纳伤了她的，所以先发制人，先毁了这歹毒的小虫儿。

可见他人在焦急之中，仍然心细如发。

他横刀屹立，冷笑道：“你们身在死窟中，也许这一辈子已难重见天日，仍想凌辱一个少女，你们该死。”

七煞见葫芦被毁，急得要吐血，狂吼一声，断刀风雷乍起，疯狂地猛扑而上，

山海之王功力比他高，神刀也长了尺余，懒得和他过招斗巧，一刀向对方刀影中劈去。

同一瞬间，四煞在侧抢到，一招“贴地盘龙”攻到下盘，刀风在三尺内可裂胆彻骨，可见他的功力仍然够深厚。

山海之王以一敌二，当然自信尚能应付裕如。但他大事在身，不愿久缠，左手珠光一闪，手上多了一把晶芒三尺，冷气袭人的小剑，信手下拂，快极：

剑光乍现，四煞便知大事不妙，他的刀虽是武林罕见的宝刃，但在这种神异小剑之前，便暗然失色，他怎敢硬碰？便收招急退。

石室虽有五丈见方，但一侧下，能动手拼抬的地方太小了，除了在正面一招一死拼，一计一落实之外，没有地方腾挪闪让，活动范围太小，一切巧招全用不上，他除了急退之外，别无他途。”

另一面，山海之王神力疾下，七煞知道厉害，不再上当，斜身出刀，但见黑影乍敛，一道淡影突然直射山海之王的胸膛，从神刀侧方射入，神更一招“青龙入海”，下半招突向下沉。

他快，山海之王更快，神刀一振，“当”一声拍中断刀，把七煞震得向右飞，挡向四煞。

山海之王试出两人的功力，不过如此而已，在思乡荒城，高估他们啦，他却不知，两煞被困地窟，左冲右闯精力损耗大半，加上山海之王的神刀威力奇大，自然无法和他一争短长，地方又小，只能斗力，当然吃亏。

山海之王脸色一沉，冷冰冰地说：“你们要我砍下你们的脑袋呢？还是丢下兵刃听吩咐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两煞狂笑起来，四煞笑完说道：“小伊子，你未免太狂了。”

山海之王呵呵一笑，笑声刺耳，笑完说：“狂不狂不久见。”突又沉声道：“太叔姑娘，他们曾否对你无礼？”

身后，缥缈春鸿虚弱地说：“不曾，但……但他们欺负得我好苦。”

山海之王放了心，迅速将刀挟在肋下，换上了伏鳌剑，沉声道：“饶你们一次，下不为例。”

两煞举刀逐步欺近，以连声冷笑作为答复。

山海之王仍用冷冰冰的嗓音往下说：“你们的老六，被巴山人猿所伤，我救了他，你们该前往找他尽兄弟的情义。我也该走了。”

“你死了咱们便走。”摄魄四煞怒叫。

“你的谎话对阎王说去。”瘟盅七煞冷然说，一面从怀中掏出一只小铜盒。

山海之王突然大喝道：“小心了，接着！”声落，伏鳌剑脱手而飞，光华如电，向前疾射。

假如是平常的长剑，以气御剑术吓不倒南荒七煞，可是伏鳌剑非同小可，任何兵刃也不敢碰它。四煞和七煞同声长笑，飞掠出洞，站在四丈余远的洞口中，死盯着山海之王，同时厉声道：“这儿地方太小，咱们后有期。”

山海之王收了剑，他的功力还不能远御三丈之外，只好放过他们，冷笑着提起七煞的包裹和革囊。

“还我，”七煞在洞口愤然大叫。

“是害人的玩意么？”山海之王问。

“你最好别管。你没有理由抢夺我所有之物。”

“留给你害人，是我的非过。”

“还给我，留一点情义。”

山海之王想起思乡荒城中，七个凶魔维护他不许蓝衫隐士插手的情义，心中一软，说：“答应我，绝不作为毒无辜之用。”

瘟盅七煞略一沉吟，击掌三下道：“我答应你。”

“拿去！”山海之王伸手递出。

瘟盅七煞一怔，但略一沉吟，便插了断刀，大踏步跨入室中，伸手接过包裹和革囊，冷笑道：“小伙子，你不怕囊中的毒物将来会用来对付你？”

“要怕的话，太爷不会还你。”

“希望我心中慈悲，不会用在你的身上。”

“你认为你的毒物天下无双么？”

“正是此意。”瘟盅七煞傲然答。

“你好好准备。”山海之王也傲然说。

“准备什么？”七煞问。

“区区在下也有一种小毒物，不登大雅之堂；日后见面，在下要你再公平较量胆识，各下毒药，看谁不行，可好？”

“咱们一言为定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山海之王坚定地答。

瘟盅七煞转身出洞，在洞口回头问：“你说过咱们的老六已受伤了？”

“是的，尚不致命，但行走不便。”

“在何处？”

“在下层，你可沿有被刀砍创痕的石甬道找，是否找得到，恕不担保。”

两煞死盯了他一眼，方转身走了。”

山海之王没转头，缥缈春鸿玉体横陈，胸露腿现，他不能回头看。在没有恢复神魔洞那段记忆以前，他不在乎男女肉搏相见，但现在不行，他懂事了。信口问：“太叔姑娘，能走动么？”

“如能走动，怎会受人欺负？”她答。

“被制住了？”

“肩井跳被制，僵啦！”

“你怎不用真气冲穴？”

“老怪物手法诡异，无能为力。”

他只好转身，目不斜视地替她检查双肩井，果然发觉中制大为不同。他道：“能否解开，我不敢言，但可用真气内外齐震，虽不解人亦不会受伤。运气，我助你。他坐下了。”

他一手按在她的气海穴上，一手按左肩井穴，吸气静口静行功，真气徐发。

片刻，穴道一震，一升一沉即进复原。

缥缈春鸿在他解肩井穴时，倒无表情，等到他的手按在股旁环跳穴上时，羞得晚霞上颊，闭上了秀目。

四穴俱解，她坐起用手掩住胸部，垂下螭首轻声说道：“谢谢你，又是你救了我，此思此德，粉身难报。”

山海之王将她的剑递给她，提起神刀道：“别废话了，走，我送你一段，可是我也找不到出的路。”

她佩上剑，摇摇晃晃地举步，象是两条腿支持不住她那丰盈的娇躯，她能走多远？

山海之王眼角已看到她的景况，摇头道：“你走不动？看来想出困太难了，姑娘。”

“浑身发软，我被老怪物们暗中用毒香擒住，已有两天，穴道又制过久，实在行走不便。”

“我有大事待办，不能陪你。你还是在这儿歇息将养，比在黑暗中乱闯好多了。”

“你不扶我一把么？”

他不得不扶她，伸手挽起她的右臂，钻出洞来。她问：“山海之王，你有什么大事待办，能见告么？”

“我要找天毒冥神和铁爪神鹰汤老匹夫。”

“天毒冥神？天哪？这老魔仍在人世？”

“不错，就在这古陵之下营窟而居。”

“恐怕不是真的吧？”

“千真万确，我已和他照过面。”

“那铁爪神鹰我倒听说过。”

“何时？何地！”山海之王急问。

“在地陷之后，大概是在这儿的右首不远。”

“你怎知是他？”

“七煞老怪挟着我，七个人从南峰下至乱石荒塌，便被人在怪石后掷了几把飞刀，追逐的结果，七个人全落入神秘莫测的奇境里，最后发觉竟然在地穴之中。地陷发生之后，七人别散，生死莫卜，七煞和四煞走在一块儿，在经过右首第五间石室正搬石辟路时，听见外面有人声，有人在呼喝通名，自称是铁爪神鹰汤永安。可是隔着两重塌墙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。”

“多久以前的事？”

“约半个时辰。”

山海之王放了她，歉然道：“太叔姑娘，真抱歉，我得去找他，你自己小心。”

她向地下一坐，噘起小嘴儿道：“你走吧：我的死活本来就不劳你关心，你我还是对头呢！谢谢你的关注。”

她一耍赖，可把他难住了，他说：“天！你不知我的事多急？”

“急什么？”

“我要找汤老匹夫要玉麟丹救人。”

姑娘摇头苦笑道：“铁爪神鹰根本就得不到玉麟丹，他晚到了一步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他在洛阳出动了三教九流的人，打听玉麟的下落，以重金搜购玉麟，还道是沦入鼠窝之手，妄图侥幸猎此神物，凡是小型的玉麟，全以高价买进。如果他真的获得了真玉麟，还用费心在洛阳鬼混？”

“噢！你怎知道？”

“你这个人真怪，难道不知我爹爹是黑道盟主？”

山海之王只觉心中一凉，半晌做声不得，持珠的手不住颤抖，额上大汗如雨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了？”她站起偎近他，关切地问。

他费了好大的劲，才在口中进出两句话：“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”

“啊！你……你的神情多可怕啊？”她惶然叫。

他突然一把扣住她的左肩，变色地问：“姑娘，你真断定玉麟丹不在铁爪神鹰身上？”

她茫然而骇地摇摇头，道：“这是凭常情衡量，难以断定。”

他猛地一顿足，脚下一方巨石碎裂，咬牙道：“不到黄河心不死，我必须找他问清。

走！”说完，挽起她的胳膊，一阵急走。

这次他改变策略，一面走一面高声长啸，整个地洞附近，如九天龙吟似的啸声，此起彼落绵绵不绝。

这一来，果然引出了黑暗中摸索求生的人。

第一个出现在路上的人，是蓝衫隐士段伯升，他以为是天毒冥神在派人找他，老远便发出啸声应和。

两人的啸声相应，逐渐接近了。

这老家伙擅自走动，触发了摇摇欲坠的机关，险些被乱石活埋，闹了个灰头土脸，差点儿送掉老命，总算他命不该绝于这地下宫殿中。机关大部损坏殆尽，但也更为危险，陷入之后，不九死一生者几稀，总算他命不该绝，幸而不死，乱山塌墙没将他埋葬掉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方在这死城中逃得

性，命，在破落的劫后地下宫殿里横冲直闯，摸索着出路。

啸声在石道每一个角落振荡，他心中大喜，还以为是天毒冥神派人找他呢，便发出啸声相应。

同时，各处也有不同的啸声传出，显然未死的人，都希望找到同伴商量出困之策了。

山海之王与蓝衫隐士这一对相距最近，由于有回声相应，双方都未分辨出对方的口音。

山海之王不管对方是谁，反正有人就成。

转出一段还完整的通道，珠光下，对面蓝影一闪，双方相距已接近至三丈了。

“是你！穿蓝衫的老鬼。”山海之王叫，将缥缈春鸿向后一带，大踏步迎出。

蓝衫隐士也看清了山海之王，书然刹住脚步，大袖一抖，撤出了量天尺，也叫道：“是你，你怎么没死？”

“我死了，你也活不了。”他向前迫近。

“且慢！听老夫一言。”

“老鬼，你该听我的。”

“不管谁听谁，目下咱们都在患难中，必须设法合力出困，再言其他；思乡荒城的账，以后来算不迟。”

“哼！太爷不问思乡荒城的事。你是天毒冥神的朋友？”

“正是，你问这事有何意思？”

“你也定然知道铁爪神鹰的下落。”

“废话！谁知道那小辈？”

山海之王已欺近至丈内，沉声道：“不是废话，带我去见天毒冥神或者见铁爪神鹰，走！”

蓝衫隐士往上冲，大怒道：“小狗，你在指使我么？”

山海之王冷笑道：“你客气，不是指使，而是逼迫你。”

“气死我也，你这狂妄……”老家伙暴跳如雷。

山海之王横定了心，不再拖延，抢着接口道：“你怎又不死？你死了，我找别人带路。”

蓝衫隐士用量天尺指着山海之王的脑袋怒叫：“年头变了，你一个乳毛未干的重孙晚辈，竟敢当面无礼地侮辱一个武林老前辈，你该死一百次，你，……你……你”他气得说不下去了，浑身发抖。

山海之王也被焦急蒙蔽了理智，大叫道：“武林无辈，江潮无岁，别在太岁面前倚老卖老。老乌龟活上一千年，仍是一个乌龟，变不了龙蛇……”

蓝衫隐士忍无可忍，肺几乎被气炸，一声厉吼，量天尺化成千百道白芒，迎面喷射而来，风雷乍起，是风侵骨；他愤怒如狂地发威，已用了全力，势在必得，要一招将山海之王毙了。

山海之王也想擒他，墨绿色光影一闪，神刀在手，踏进两步，攻出一招“生生不息”，黑绿色的刀影，象千层巨浪，阵阵前涌，绵绵不绝。神刀似刀非刀，似剑非剑，因一面无刃，且刀背多一个小脊尖，如当剑用，则有一面无法使用剑的心诀。他的功力已臻化境，即使刀背将人击中，对方绝没有逃生希望；连一根草在他手中亦可伤人，何况刀背？所以他用剑招使出，这招是伏魔剑慧剑的杀着，不但可将攻来的兵刃崩开，而且直攻胸腹要害。

绿白两种光芒闪电似相接，先是罡风内劲的猛烈冲击，劲道四射，潜力撕裂散冲的响声十分刺耳。接着两种光影闪缩、纠缠、冲击、振荡……

地道宽有两丈，石壁上有几处裂缝，顶上也有裂痕，但不必耽心塌下；地方够宽，可以放心狠拼。

两人都是绝顶高手，都存心拼命，招式的变化迅速绝伦，令人肉眼难辨，出招化招全凭刹那间的灵感，稍一延误，血溅锋刃。

响起一连串兵刃相错，与连续轻触的清越龙吟虎啸，凶猛的劲道激射散冲，气流怒进，整段地道全是凶险之地；连功臻化境的缥缈春鸿，也几乎立身不牢。

两人疾进疾退，一再纠缠，大概拼了十余招，互不相让，舍死忘生狂扑，危险万状。

两人的兵刃皆是神物，不虞损伤，长短相差不远，仅山海之王的神刀重了三分之二。

良久，“啪”一声巨响，两种兵刃终于全面相撞，两人都不耐烦，开始硬拼。

人影先退，响声方发，蓝衫隐士向左后方飞射丈外，直退到壁根下，“叭”一声，一掌撑在石壁上，方将身形止住，石壁似乎轻微地一震。

山海之王也向他的左后方飞退，退了五六步，上身上挫，双脚陷入地中五寸，立地生根站住了。

两人身形一止，同声沉喝，再次扑上，重新缠在一处。

片刻，“啪啪啪”三声巨响，两人又斗了三招，再次分开。

这次蓝衫隐士退了两丈余，面上蓝光不住闪亮，须发无风自摇，蓝衫不住向外彭涨，象有一种无形暗劲向外迸发，手中的量天尺，不住振吟。

山海之王额上见汗，退了丈余，神刀缓缓下垂，徐徐降向左下方，斜身欺进，沉声叫“好手难逢，今日咱们棋逢敌手。说出他们的下落，可保你一世英名。”

蓝衫隐士目中喷火，也侧身欺近。一面阴森森地道：“老夫横行江湖八十春，从没有人敢对老夫如此无礼。为保老夫一世英名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”

“你既然有如此想法，在下亦有此意。”

“纳命，”老家伙叫。

量天尺飞旋而进，神刀如怒涛狂涌，一触之下，龙吟暴起，凶猛狂野中抢攻，人影暴进。

“啪”一声人影使分，蓝衫隐士急退三步。

“接着，”山海之王身形一晃，突又冲上，攻出一招“游龙张爪”，十道刀影疾飞。

蓝衫隐士一声沉喝，侧身左移，猛地一招“慧星横空”撤出，“啪”一声震开刀影，身形书进，招化“狂风拂柳”，顺势拂出，攻向山海之王的右上臂和肩头。

山海之王左跨一步，“玉门拒虎”向上一崩，“啪”一声尺向上扬，右足抢进，手肘一沉，“七星赶月”连攻七刀，刺向对方肋下。

老家伙火速撤招，飘退两步，乘势一撇量天尺，“啪啪啪啪”连接四刀。最后一声巨响，两人同时以全力击出，第一次冒出火花，可见力道之猛。

既有火花飞射，定然有一方的兵刃受损，量天尺尖端下五寸，被砍了

一颗米大缺口。

两人的无穷潜劲一接。身形飞退。山海之王连退八步，最后的一步向下一挫，左膝几乎着地。神刀支地，上身半俯，两串汗珠滴下了胸襟，面色略变。

蓝衫隐士嗯了一声，向后平滑丈余，再登登连退五步，左肩向石壁上撞去。

“砰”一声巨响，肩石相撞，他向右踉跄一栽，险些跌倒。

同一瞬间，“哗啦”之声大起，石屑洒落，接着石壁摇摇，先前的裂缝中，碎石纷纷下堕。

顶壁上突发异声，几块合抱大巨石，突然下砸，隆隆之声如殷雷乍起。

蓝衫隐士拼全力向后飞退，脱出危境。

山海之王突然收珠转身，一把抓住向他奔来的缥缈春鸿，向后飞射，急奔十余丈，扑入一处完整的洞壁下。

洞顶下塌，乱石纷飞，洞中烟屑弥漫，响声震耳。山海之王将她挤在壁根里，对面石壁滚塌，沙石射了他们一身灰土，碎石击在身上，密如骤雨。

缥缈春鸿被山海之王障住，两人面面对，挤得紧紧地，她似乎没感到活埋的危机对她有何威胁，却感到被他挤压的危险已经令她气血翻腾。他的体气，他的不太重的压力，对她来说，根本不可能造成一丝伤害，可是她却感到心中狂跳，似有窒息之感，在血脉贲张中，她突然拦腰抱住他了。

他听出她的心跳，也听到她异样的喘息声。他正运功抗拒身后撞来的碎石飞土，还无暇去想，只道她在害怕，低声安慰她道：“别怕，塌陷并不严重，伤不了我们。真正可怕的是在刹那间下沉，没有机会逃命。”

她嗯了一声，突然冲动地抬头，喘息着说：“但愿大地在这刹那间下沉，把我们埋在这儿。”

他恍然大悟，伸手推她一把。真妙，正按在她左胸上；她一声娇唤，不得不松开拥抱。

他退后两步，正色说：“你提醒了我，谢谢你。我是已有妻室的人，即使是死，也必须与我的妻子在一块儿。”

“你……你有了妻室？”她绝望地叫。

“正是。”

“谁？没听你说过。”

“九天玉凤周如黛。”

“见鬼！”她泼辣地叫。

可是她的话没有人听了，山海之王已经冲入烟屑之中，珠光已在十余丈外，眨眼间消失了。

山海之王钻隙穿壁而行，终于逐段上升，刚钻出一处破洞，突见前面黑影一闪。

他目光锐利，已看出前面是两个黑影，入目惊心，正是铁爪神鹰和夜游神左丘森。

夜游神那身奇特的装束，和掩去本来面目的面罩，太过显眼了，不会使人误认。

铁爪神鹰两人，本来循啸声找来的，一看到珠光下的山海之王，突然惊叫一声，扭头便跑。

昨晚在崑山别馆，山海之王从楼上扑下，从天而降在高手合围中，将

假玉麟夺走。

铁爪神鹰五个人，在旁见得极为真切，山海之王那高大雄华叫化子般的装束，令他心中发毛，他怎能不走？

山海之王闪电似急射，脱口道：“汤馆主，请等等，在下有事相求。”

可惜，他的叫声反而将两人吓得一哆嗦，溜得更快，这一带塌石破墙与岔道极多，双方相距又远，且一明一暗，身形一晃便已隐没不见。

山海之王心中大急，收了龙犀珠，凭耳力奋起急追。可是白费劲，铁爪神鹰功力比祈连隐叟相差不太多，在江湖上算得上有数的高手之一，江湖经验的丰富，不作第二人想，怎会被他追到？

他一阵急迫，却不知两人躲到哪儿去了，似乎各处都有轻微的足音，但音源极远，听去却似乎就在附近。显然，各处在暗中摸索的人，都被他的啸声引出来了。

为了求快，他运神目选宽阔的缝隙走，不久便回到了如黛休憩之处。他过门不久，从另一方向推出一个石洞，从洞中钻出，如飞而逝。

他却没留意，在室对面壁角之下，一座石壁刚沉下不久，里面现出一个奇形怪状的高大黑影，在他掠过的刹那间，黑影悄然从洞中钻出，冲他的背影瞥了一眼，便在石门边一站。

太黑了，看不清巨大的黑影是人是鬼。

黑影凝立良久，伸手去推石门，手刚按上石门的刹那间，突然后面一外角落轰隆一声，倒了几块巨石，接着钻出一个黑影。

后来的黑影身材中等，正摸索着走入石道中，气流中，荡漾着一缕幽香。

先前那巨大的黑影不言不动，直等后来的小黑影走近，突然伸手一抄，将小黑影擒住了。

小黑影惊叫一声，伸手拔剑；可惜太晚了，穴道已被制住，动弹不得。听声音，竟然是缥缈春鸿太叔霓裳。

怪黑影伸手将石门一推，觉得沉重非常，试了试，突然缓缓推去。

“砰”一声，门后的千斤巨石倒了，石门徐徐而开，巨大黑影踏入室中。

“是云哥哥么？”室内的姑娘叫。又颤声说：“哥，我……我不行了，头脑昏沉，力已失。求求你，不要离开我，让我平静地死在你的怀里吧！”

巨大的黑影久久不动，突然将擒来的小黑影“砰”一声丢入室中，用苍劲的嗓音问：“姑娘，你是借住陵墓的人么？”

如黛吃了一惊，尖声叫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“别问我是谁。你是不是借住陵墓的人？”

“不是，我们是找人而来的人。”

“你说我们定然还有其他的人。”

“是的，还有一个。”

“是一个大小子，叫山海之王么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吓！是你们侵入底殿，取去轩辕刀，用太古神针击毁地柱，致令神兽殿沉沦的人么？”

“你……你象是看到我们……”

“没看到，但我猜测不会错。地柱有五根，轩辕刀可摧四角大柱，但中柱惟有太古神针可折。唉，你知道你们闯了多大的祸？”

“祸？”如黛惊叫。

“神兽殿中，困住不少洪荒异兽，任何人也无法抵御，乃是现界仅存的异物，被你们毁了神兽殿，必将外出为祸人间。那龙首虎身的异兽名叫契俞，可生吞虎豹，喜吃活人，随寒水出困，想想看，那多造孽？”

姑娘已听出来人口音苍老，定然年龄不小，便道：“老前辈，我们是无意的。”

“要不是我事发之时恰在寒泉出口处，放下水闸沉下地壳，使水只能在地隙中渗出，要让他们逸出，这一带的人岂不惨道鞣料？你那位山海之王，我已追踪了他许久，让他发疯吧！反正你们全得死在这儿。”

“老前辈不能放他一条生路么？”

“除非他将轩辕刀留下，这神物如出现世间，不知将有多少人遭劫。”

“我会请他留下的，可惜我恐怕无法等他回来了，我快……”

怪黑影丢下缥缈春鸿，走近如黛，俯下身伸手把她的脉息，惊道：“咦！你早该死了，却仍有一线生机，异数！我给你一颗丹丸，可支持两个时辰。”

一颗丹丸入口，姑娘浑身气血一涌，精神转佳。她说：“谢谢你，老前辈。”

怪黑影站直身躯，说：“我去找他，你好好将息。”说完，出了石室，将石门掩上，仍将石块如前置好。

怪黑影制缥缈春鸿的穴道，是极为普通的手法；怪黑影一走，她便运气解开了穴道。

怪黑影和如黛的问答，她听得十分真切，不知怎地，她只觉醋火中烧。

穴道一解，她到了如黛身畔，在她身畔坐下了。

如黛耳力尚佳。鼻中也嗅到一缕幽香，知道身畔已换了人，而且是女人，惊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太叔春鸿。”

“哦，你怎么也来了？”

“我怎么不能来？你不是神剑伽蓝华逸云的遗孀么？为何不要脸地承认是山海之王的妻子？”

“咦！你怎么骂人？山海之王就是我的夫君华逸云呀！”

“不要脸的贱人，你疯了，他是我的，不许你错认丈夫。”

“你胡说八道！”如黛恼了。

“哼，你的华逸云尸骨已化灰土，大概你是想昏了，张冠李戴认人作夫；别人都可以，山海之王不行。”

“你这泼妇岂有此理……”

“你骂吧！我送你早走一步，免得你胡思乱想。”她的手伸向如黛的颈脖，要制她的死命。

如黛淡淡一笑，泰然地说：“你杀我，证明你爱上了山海之王，是么？”

“不但是爱他，我已是他的人，是他领我到这儿来的，为让你明白，你可摸摸看。”她抓起如黛的手，领着手在身上游行。她的衣衫大部面目全非，已成半裸的人。

如黛嗤嗤一笑，说：“别骗我了，太叔姑娘，你身上全是灰土，他没有欺负你。请听我说，他是个顶天立地奇男子，假使你杀我而走极端，他不会饶你。世间惟有柔情挚爱可以牵住真正的英雄，妒心恨念定会自误误人。再说，如果我被害死了，他会疯狂，绝不会放弃神刀，便永不会出困，会死在

这儿，你将一切成空。我活不了多久，愿在死前替你尽力，成与不成，不敢逆料，你如真爱他，千万不可再有那些愚蠢的举动和念头。

我的话句句真诚，出自肺腑，愿你三思。”

缥缈春鸿浑身一震，突然躺在她身畔，激动地抱住她，喃喃地颤声道：“原谅我，小妹，我……我该死……我怎会有这种卑鄙的念头？”

如黛伸手轻抚她的粉颊，道：“爱情使人盲目，不必自疚。可是，你知道你，处境，是如何困难么？”

“小妹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山海之王确是华逸云，也就是我的夫君，只不过困在太白山庄事后，神智不清记忆丧失，在外流浪三年余；目下他已恢复部份神智，了解一段往事。你的困难有二。”

“小妹，是什么？”

“他还有一位未婚夫人，更有一个为他而披发出家的青梅竹马爱侣，此其一。”

“我不会计较名份，小妹。”

“令尊与他有不解之仇，这是最大阻碍，此其二。”

“家父与他并无不解之仇，我可以劝家父洗手。”

“可能么？身为黑道盟主，事不由己，可虑哩！姐姐。”

“事在人为，家父会洗手归隐的。这次我绕道返回桐柏山，便是为了此事，不幸被南荒七煞暗算擒住，如卜是他刚才救了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“是他带你来的？”

缥缈春鸿身上发臊，羞怯地说：“好妹妹，别揭我的疮疤好不？我告诉他玉麟丹可能不在铁爪神鹰之手，他疯狂地丢下我走了。”

“可怜的云哥！”如黛长叹一声道。

“是他，他的脸色多可怕啊！我摸到这附近，在门外被刚才那老怪物暗中擒住带入室中。”

“看来，我真绝望了。”如黛说。

“小妹，吉人天相，不可绝望。”

且说山海之王的事。

他一阵急走，钻隙穿窬急如星火，吓走了铁爪神鹰，也后悔不及，再也不敢亮出珠光或发出长啸了。他想在道中守候，守株待兔；可是不行，在他这种心急如焚有大事在身的人来说，那是绝对办不到的，谁知道能否将人等到？横冲直撞仍难忍受，伏着等待不被急死才怪。

许久，耳中突然听到一缕啸声，从石隙中隐隐传来。

“好呀！我不引你们，你们却引起我来啦！”他心中在叫，毫不迟疑地循啸声找去。

经许久的钻寻，他发觉正在逐步上升中，啸声间歇地传来，愈来愈清晰，终于直震耳膜。他知道，他已到了上层陵墓，发啸之人不是陵墓主人天毒冥神，也定然是与主人有关的人，功力之深厚，堪称武林罕见。

啸声徐敛，换上了沉闷的金锣声，显然有人在敲动一面大锣，在召集同伴。

他分辨出锣声出自一个方向，心中一喜，循锣声连奔带爬，再次亮起珠光赶路。

越过了不少通路和石隙与壁缝，突然发觉前面一道石缝中，有一丝光

亮折向射出，锣声直震耳膜。

他心中大喜，火速收珠，开始搬动乱石，开辟出路。

这是一道半塌陷的天然石壁，裂了许多缝隙，石块是不规则的裂块，搬动不易，他心中一急，不顾一切运神刀攻向石壁，刀砍石如切豆腐，太容易了，一阵急砍，碎石滚滚而下。他也知道危险，不敢太用劲，怕石壁再次崩陷，埋在里面可不是好玩的。

深入丈余，发觉到了一处巨石砍成的石壁了，三尺见方的巨石块，已多处裂开，火光跳跃，从裂缝中透出。

他先就石缝内往里瞧，突然将手抵住在一块已松动的巨石上，默运神力向内徐徐推动。

“砰”一声巨响，巨石内堕，他手执神刀，在响声中穿洞而入，进至火熊熊的一处大殿内了。

“咦！是你！老弟，你来了！”殿中有人叫。

“是的，我来了，诸位想不到吧？不是冤家不聚头，诸位都没死，可喜可贺。”他刀隐肘后，踏着凝实稳健的步伐，一步步向人影屹立处走去。

这是一间宽大的偏殿，倒还完整，四面除了裂纹之外，大部份无损。

殿有二十丈见方，大得唬人，四周共有四十根两人合抱的青石大柱，雕塑着形态奇古的图案，有些柱子已现出倾斜之象，这殿也全靠大柱而得保全了本来面目。造殿的工程，其浩大的程度，简直鬼斧神工，匪夷所思。

因柱在四周，距壁约两丈，中间也就特别宽敞，高度约有三丈余，整个空间够大矣，每一根大柱内侧皆有一根毕剥轻响猛裂燃烧的火把，照亮了每一处角落。

中间是一处圆形的朱红石池般的处所，下深三尺，约有十丈大圆径，四周有一级四方形石级，将圆形朱池框住。乍看去，有点象是格斗场，石级是作为座位之用的。

四面共有八座高大木门，一看便知是后人加上去的，门大多都破裂了。地底下不辨东南西北，但由对壁两道稍大的朱门上看来，那里定是正北，也就是行人里面殿堂的通路。

那儿，石级上排列一行石墩；不是殿中之物，而是后人雕凿的。中间石墩上，高坐着穿狐皮衣，下着狐皮裤的天毒冥神。两侧排列着八名高大老人，黑劲装，背剑挂囊，象八具石人屹立不动。

后面，是二十余名中年大汉，也是一色黑劲装黑包头，背剑挂囊。近左方大门，是高大的锣架，巨大的金锣前，有两名大汉，轮流用木槌击打大锣。右方大门旁是鼓架，架旁无人。

左面大柱下，坐着狼狈万状的南荒七煞，吃血六煞躺在地上奄奄一息。

近西南角大柱下，左右二曲倚在一根大柱上，在低声用耳语交谈，冷然向天毒真神凝望。

东北角靠近天毒冥神左侧，铁爪神鹰与夜游神，正坐在石级上闭目养神，不住长长地吸气。

蓝衫隐士则在圆形朱池中，往来背手踱步。

正南壁下大柱之间，三头千斤大熊往来缓缓绕走。两头猛虎象幽灵，轻灵地往来巡走，不住龇牙咧嘴，却不敢吼叫，且相当畏惧那三头巨熊。

山海之王破壁达人之处，乃是南面第五六根大柱之后，他向朱池走，要走向对面天毒冥神之处，他必须通过三熊二虎走动的地段。

火光明亮，他一进殿，天毒冥神便向他发话。而他的回答，却是向众人说的。

殿中没有老化子，他的生死不明。

十八

天毒冥神得山海之王之助，两包祛毒归元散救了他的老命，便摸索着往回走，发觉这座偏殿仍然完好，便发出啸声召集手下。

果然不负所望，未死的人纷纷循声赶来会合，点起了火把，敲起金锣。这期间，他分派人手点起火把，至各处召唤手下，同时引领进入地洞的人往这儿集中。

啸声的锣声，引来了山海之王，他破壁而入，是唯一未受引领而进入洞中之人。

天毒冥神已看清了山海之王，高兴地叫道：“噢！是你，老弟，你来了。”

他这时已精力尽复，口音恢复原状，所以山海之王没听出他的口音，更没想到是被自己救了的人，便傲然向众凶魔发话：“是的，我来了，诸位想不到吧？不是冤家不聚头，诸位都没死，可喜可贺。”

他一面说，刀隐肘后，踏着坚实的步伐，大踏步而进。三头熊两头猛虎，在前面往返行走，他似若未见，直向朱红圆池中闯。

所有的人，全站正身躯，转首向他注视，略现惊容；皆因他脸上的神色，极为冷酷而凶猛。

迎面一头巨熊，刚挡住他的去路，突然人立而起，一声巨吼，两只巨大的利爪，迎头便搭。

他爱理不理地迫近，左手疾翻，勾住了大熊的左前爪，右腿斜飞，“砰”一声闷响，踢中巨熊左腰肋。千斤巨熊皮厚肉粗，竟也挨不起一腿，向左冲倒丈外，四脚一阵抽搐，低吼了两声，便寂然不动。

山海之王没事似的，仍大踏步走下了朱色池。说是池，是斗池，不是有水的池，他直向天毒冥神走去。

他轻描淡写地举手投足，击毙了千斤大熊，身手之迅疾，无与伦比，神态之从容，令人激赏；所有的人，全都心中一震。

身后“吱呀”一声，火光一闪，左侧大门推开，进来了一个手持火把的大汉，站在门中叫：“禀主人，又找到一个人，已领来了。”

“叫他进来。”天毒冥神说。

大汉向旁一闪，出现了鹑衣百结，狼狈万分的老花子；他赤手空拳，衣上不但灰土沾满，且隐见血迹。

老花子一进门，便看到山海之王的背影，他正目不旁视，不理任何动静，稳健地向前走，已踏入朱池之中了。

“老弟，是你么？”老花子惊喜地叫。

山海之王闻声一怔，火速回身，看清了老花子，神色一弛，惊喜地道：“噢，老丈，你安全无恙？”

老花子向他走去，急问道：“尊夫人呢？”

“还好！请退在一旁，我找他们一决。”他的神色又变冷。

老花子看清了他的脸色，凛然止步。

天毒冥神身后两扇大门，突然依然而开，出现了两名大汉，大汉身后，出现了庞然巨物。

左侧门口，老花子第一次所见的巨大毒蟒，伸首滑行而来，在天毒冥神身前，盘成了蛇阵，巨大的四角大头，伏在中心，黑色的三尺长信，不住伸缩。

右侧门口，出现了两头巨大无比的人熊，高有八尺，体重在三千斤以上，下身似熊，黑褐色的五寸长的柔软长毛，闪闪生光。头部极似大猩猩，铜铃巨眼闪烁着光芒，长相之狞恶，无以复加。胆小朋友乍见之下，不被吓死也得大病三年。两头人熊人立而行，一步步走近天毒冥神身边，在左右蹲下，不住向四周的人张嘴龇牙示威。

天毒冥神徐徐站起，将降魔杵倚在石墩上，说道：“华老弟，请在一旁稍候，老朽须打发这几位朋友。”

山海之王被天毒冥神诱入火阵，正一肚皮怨气没地方出，见了他只觉怒火上冲。但他必须找铁爪神鹰要玉麟丹，不愿和他多说，在朱池中心一站，沉声道：“天毒冥神，不必猫哭老鼠假慈悲，以掩饰你的险恶居心；在下有大事待办，等会儿再算帐并未为晚。

铁爪神鹰你下来，咱们有事相商。”

铁爪神鹰怪眼一翻，哼了一声说道：“咱们非亲非故，一无交情，阁下找汤某有何用意？”

山海之王脸上的冰雪渐渐溶解，道：“在下以至诚相求馆主，相信馆主定然明白，就是玉麟丹之事。”

“哼！玉麟已被你取走，怎又向老夫噜苏？”

山海之王脸色又变，厉声道：“你用假玉麟骗人，多少人因而丧命，你该满足了。

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你该放明白些，为了你的假玉麟，误了在下的大事，按理我不会饶你。”

铁爪神鹰未为所动，自尊心令他不愿在少年人面前低头，冷冷地道：“玉麟丹老夫已经交出，尊驾不该无理要求。”

山海之王面罩重霜，说道：“在下自知如此强求，于理不合，但为了救人，在下只好甘冒不韪做一次为后世唾骂之事。姓汤的，你下来，咱们在这儿了断，看谁是玉麟丹的得主。在下自知理屈，决以右手应敌，如用上左手或双足攻招，立即自毙于此。汤馆主，在下恭候了。”

铁爪神鹰气炸了肺，这小子未免太狂妄了，竟敢大言仅用一手攻招，未免将人看扁啦！一声冷哼，他撤下了铁爪，向上跨出一步。

天毒冥神举手乱摇，止住铁爪神鹰，向下叫：“华老弟，且听……”

山海之王以一声沉喝打断他往下说，厉声道：“住嘴！不关你的事，如果你以主人身份架梁，下来，四个时辰将近半日，毙了你绰有余裕。”

他说得十分狂傲，目中无人，毫无商量余地，实在令人下不了台，泥菩萨也会被气碎。可是天毒冥神不知怎的，毫无生气之象，说道：“老弟，我知道你行，咱们有机会较量，不打不成相识，等会儿我要交你这位血性朋友，可否让我替你们先排解？”

“不须排解，有了玉麟丹，万事皆休。”山海之王断然地说，伸左手环指

着左右二曲南荒七煞等人，又道：“甚至这些人，处处与华某为难……”

“还有老夫。”蓝衫隐士岔入接口。

山海之王轻瞥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是的，还有你，你卑鄙的程度，更为高上一筹，比起南荒七煞，你该惭愧。奇怪，你仍有脸在这儿说话？玉麟丹到手，一切恩怨一笔勾销；不然的话，今天咱们全死在这儿并无不可。”

蓝衫隐士大怒，突然飞扑而下。

山海之王右手一伸，神刀斜指，厉声说：“老匹夫，这次要让你活着，便是华某该死。”

蓝衫隐士量天尺斜伸，在丈外站住，厉叫道：“你本来就该死，今天教你如愿。”

两人拉开架式，向左徐绕，觅机进击。

天毒冥神大叫道：“伯升兄，千万冲兄弟薄面……”

蓝衫隐士恶狠狠地打断他往下说，怒叫道：“马兄就别管了，反正终会被困死在殿中，兄弟绝不能在死前受人侮辱，今天有他无我。”

说完，奋起前冲，一声厉叱，攻出百十道尺影。

山海之王不能往下拖，他走险招全力一拼，刀尖向左下方便降，刀使剑招，他用上了幻形十八剑，第一招“如虚似幻”出手，奇大的吸力向右后拉，无数刀影从量天尺右侧，突然炙热的劲流，以至刚的神威吐出数道刀影。

蓝衫隐士大吃一惊，他感到量天尺被一道软绵绵而又无法抗拒的吸力，带得向左下方一栽，脱出了目标，逸向对方的身右侧下。而同一瞬间，右方雄劲无匹的至刚热流，一涌而至。

他知道遇上了罕见的高手了，这才是少年人的真才实学，至柔至刚神奥莫测，两种力道治于一炉，运用由心，以意克敌；这将是他生死存亡的关头了。

他身躯下沉，摆脱无穷的至柔吸力，右旋自救，一道泼水不入的尺网护住右半身，全力崩架那刚猛的淡淡刀影，苦修百年的神功并发。

响起一连串的龙吟虎啸，量天尺形成的尺网愈收愈小，愈降愈低，最后“当”一声巨响，人响乍分。

蓝衫隐士像个醉汉，挫低身躯晃动着后退，“登登登……”步履沉重，连退九步，地下留下了十个深浅不一的履痕。他站定了，身躯仍在晃动，脸上蓝光闪亮，暴筋跳动，眼珠似乎要脱眶而出，深深吁出一口气，量天尺缓缓下垂，着地后再徐徐上升。

山海之王飘退八尺，身形一止，屹立如岳峙渊亭，额上沁出汗珠，神刀仍垂在左足足前，右足徐举踏进一步，左足已随着滑出，向前迫进，沉声道：“好，第一招你接下了，还有八招，等着吧！接得下我九招，你将是武林第一高手，足以称霸江湖。”

蓝衫隐士心中一沉，第一招他已感吃力，再接八招他怎支持得了？但事已至此，不容他退缩；反正已下了拼死之念，能否接得下已无关宏旨了。他也向前迈步，道：“少年人，你这招不过如此而已。”

两人逐步接近，行将生死一拼。

左右二曲被两人的凶狠猛烈抢攻，惊得毛骨悚然，一招的接触，虽然看不清何缠斗的，但由那刺耳的罡风锐啸，与一连串交错撞击所发的虎啸龙吟，证明他们在这片刻纠缠中，各出了百十计凶狠的绝招。

两老鬼的功力，在武林中大名鼎鼎，佼使出群，一向目无余子，但看

了二人的生死拼搏，悚然而惊，自问不是任何一人的敌手，再不溜岂不太傻？加以两人曾暗算了天毒冥神，这老凶魔怎肯干休？宁愿死在地道中，也不能在这儿，三十六着走为上着，唯一的上着不能放弃。

两老鬼一打眼色，便待向山海之王进入处冲出；那儿有两熊两虎，挡不住他们。

两人突然向那儿飞射，快逾电闪。

天毒冥神一声叱喝，盘着的大蟒突然向上一弹，像一道飞虹，凌空急射而去。

四头猛兽同声巨吼，齐向上扑。

两老鬼佛手笔左右飞点，人突向上急升，二熊二虎倒毙了两头，人已扑近洞口。

由于这一阻滞，身形一升一降，不免去势受挫，慢了点儿，洞口仅三尺见方，又不能同时钻出。

他们更未料到巨大的毒蟒一弹之下，速度竟如闪电般掠过十余丈空间，太不可能了。

左曲老刚钻出洞口，身后已响起了乃弟右曲老的惨叫。他回头一看，只觉胆裂魂飞，巨蟒已咬住了右曲老的右腿，拖翻在地。

右曲老的左手佛手笔临死拼命，拼全力扎入了巨蟒鼻孔之中。他们的头也向下一搭，毒贯心脉，立时呜呼哀哉。

左曲老一声不吭，脱手扔出一枚飞电钻。

巨蟒被右曲老的佛手笔贯入鼻孔，一击之力何止千斤？钢铁也被贯穿，何况鼻孔是他的弱点？痛得他大口一张，甩出一尾。

飞电钻一闪即至，似乎无声无影，不偏不倚射入蟒口之中，直入咽喉。

巨蟒被飞电钻射入喉中，阴贼血毒立生奇效，它一阵翻该，把地下的右曲老和未死的一熊一虎，加上已死的两头兽尸，全压成了肉饼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还击断了一条大石柱。

左曲老已没入暗洞之中，逃命去了。

天毒冥神眼看巨蟒在作垂死挣扎，心中大痛。

这瞬间，朱池中恶斗又起，在毒蟒飞越上空的刹那间，山海之王与蓝衫隐士再次交手。

山海之王攻出第二招“惊涛骇浪”，凶猛无比的攻势，将蓝衫隐士直迫至石级旁，方脱出纠缠，双方分开。

池中，遗下了蓝衫隐士的两幅袍角，蓝光闪闪。

山海之王退至池中心，方稳住退势。

蓝衫隐士左足踏上了石级，膝盖着地，右脚欲见颤抖，量天尺支着身躯，脸上的蓝色肌肉，在急速地跳动抽搐，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。

“第二招你也接下了。”山海之王木然地说。他脸上汗光晶莹，面无表情，神目内视，庄严肃穆如同化石，每一根神经都静止了，每一颗细胞都凝结了。

蓝衫隐士极力调匀呼吸，缓缓支起身子，慢慢地站稳了，颤抖渐止，徐徐举起量天尺，拖着沉重的步伐，缓慢地向山海之王走去，沉声说道：“你是老夫一生中，第一个所遇的高明劲敌，两雄相遇，誓不并立，咱们今日能在这古陵下相遇，诚乃人生一大快事。”

“是的，真是人生一大快事。”山海之王冷酷地道。

两人逐步对进，四周的空气似乎都凝结了，观战的人不但手心淌汗，

心已提至口腔，紧张得不敢喘口气。

蓝衫隐士竭力抑制住右手的颤抖，量天尺已不再颤动。高手拼搏，信心与勇气乃是制胜的灵魂，谁能臻于六合归一的超人境界，谁便可以获得生命。蓝衫隐士在定静安虑上，首先便自陷困境，显见得信心早失，只能鼓起余勇，作生死存亡的挣扎了。

他知道，接下了两招，真力已耗掉一半，接得极为勉强，在枉死城城门前，他已徘徊了多次，甚至已踏入了一条腿，如不及时拔出，两条腿都要进去了。

接近至五六丈了，量天尺直举，轩辕神刀直垂，两人的起手各有千秋。直举防得紧密，攻得迅速；直垂攻得诡异凶猛，防则轻灵神奥，但不是正道。

两人肩不动刃不摇，将在闪电似的刹那间进招攻击了。

人影一闪，天毒冥神到了。

也就在这电光石火似的瞬间，两人已进步出招。

山海之王这一招是第三招，招名很绝，名叫“一线生机”却是极凶猛霸道的一招，能逃出这一招的人，少之又少，可夺天地之造化，神鬼莫测。

招刚出，蓦地冲来一道如山猛劲，从两人中间斜刺里袭到，天毒冥神掌杖并施，从中插入。

凶猛如狂涛的劲道，要将两人的兵刃迫开，降魔杵两面分张，同时响起天毒冥神的一声沉喝：“请住手，”

可是慢了丝毫，神刀与量天尺刚好相接，罕见的凶猛劲道，并未能抢救两人的猛袭。

总算天毒冥神的内力骇人听闻，举世罕见，仍在千钧一发中，将两人的身形阻了一阻，没让他们再进半步，招式乍敛，仅双刀相交。

一声轻微吟候扬，神刀与量天尺互相吸住了。

降魔杵竟被两人所发的无穷潜力，震得退出圈外。

天毒冥神长叹一声，沉声道：“两位并无深仇大恨，何必挤个两败俱伤？”

没有人要听他的话，一刀一尺正用性命交修有内家真力，作生死存亡的一拼，大有孤注一掷之概。

神刀逐分右移，逐分迫进；两种兵刃皆无振鸣发出，但凶猛的内力正藉兵刃向对方狂攻。

比内力，较拼招式大为不同，更为凶险，更为可怕，没有取巧的机会，全凭一生的精深修为，作无形的生死相拼。表面上看，似乎平平无奇，没有任何惊险；事实上正好相反，必有一方真气爆散，力竭身亡方可分开，这是武林中甚是忌讳的事，不至最后关头，不愿如此冒险，犯不着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。而且比拼内力，即使偶然吸住，也不愿全力相较，在接触的刹那间，用引字诀各自错开，同向左侧方飘掠，即可避免吸住。

再者，武林中有一条不成文的法规，非同辈的人，不可以拼内力，除非晚一辈的人愿意而主动迫攻。正如今日的拳坛一般，重量级的拳手，绝不能向轻量级的小个儿叫阵。

山海之王神功庶发，乍寒乍热的神奇内劲，加上他的无穷神力，片刻便主宰了全局，刀尖逐分右移，从对方的肩外侧徐徐移至肩膀，渐指向肩井了。

他双足微挫，脸上冒出汗珠，俊目中神光如电，右臂上的肌肉如坟如

丘，坚定如铸，整个人成了铁铸的金刚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

反观蓝衫隐士，却大相逄庭，脸上蓝光徐敛，渐渐泛上了灰白色，大汗淋漓，浑身腾起阵阵轻雾，持尺的手微颤，脚下浮动，在逐分左移；能移动双脚，他的修为确是不等闲哩！

天毒冥神愈看愈不对。蓝衫隐士是他的朋友，山海之王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任何一方死伤，都不是他所愿意看到的，可把他难住了。

他踏进一步，降魔杵徐举，凛然地道：“我马骏不能作左右袒，只好以百载修为，替两位冒险排解，请两位手下留情。”

他默运神功，降魔杵缓缓上升。

光华一闪，晶芒耀目，山海之王左手撤下伏鳌剑，三尺剑芒伸缩不定，指向天毒冥神，用冷酷的语音，平静而一字一吐地道：“天毒冥神，你如果想捣鬼，华某接下了，来吧！”

天毒冥神一怔，吁口长气平静地说：“老弟，老朽对你毫无敌意。”

“差点儿被你用火网化成飞灰，这就是毫无敌意。”

“老弟，那是老朽御下不当，阻止无及。”

“当在下化为飞灰之时，我会相信你的。”

“老弟，你不念临危援手的情义，但老朽却不敢忘恩，我欠你太多。”

山海之王冷笑道：“你是老糊涂了？咱们这是第二次见面，你对谁说情义二字？你的诡计免了吧，”

“在地道之中，左右二曲两个老匹夫，用诡计射了我一枚暗器，暗器中沾有阴蜃血，你给了我两包解药，这段情义永存。老朽不是忘恩负义之徒，你想我会联手袭击你么？你错了，老弟。”

“哦！那人是你？”

“正是老朽。”

“救了你我真错了。”

“你要是知道是我，会慨然赠药么？”

山海之王顿了一顿，冷笑道：“不一定。”

天毒冥神脸上泛起了微笑，道：“我知道你会的，你不是气量小落井下石的人，凭你的风标气概，我不会双目如盲，老朽闻人多矣，不会错的。”

“你这次就错了。”山海之王的语气极冷。

天毒冥神漠然与笑，降魔杵再次举起，一面说：“老朽自问不错，如果错了，算我命该如此，愿以百劫余生，为两位化责。汤有何过节，等会儿再行商量。玉麟丹之事，老朽负责一解，老弟如下手，请便。”

他目不旁视，降魔杵逐渐接近了刀尺相交处。

山海之王左手的剑芒，已指向天毒冥神的腋下，相距不足三寸，只消向前一推，即可要他的老命。

天毒冥神恍若未见，仍向双刃相交处搭去。

阶上的八名老人，突然飞掠而下。

“退回去，我管教不严，不可再误了。”天毒冥神木然地沉喝。

八老人倏然飘迟，八支出鞘一半的长剑归鞘。

山海之王缓缓转首，目光落在天毒冥神庄严肃穆的脸容上，目不稍瞬，冷电四射。

“叮”一声脆响，降魔杵往两刃相交处搭下了。

光华倏隐，山海之王收了伏鳌剑。

三刃相交处，突然发出暗劲激荡的嘶声。天毒冥神道：“请两位收劲。”蓝衫隐士右膝几乎着地，脸容可怖，神刀的尖锋，距他的咽喉不足两寸，命在须臾，他怎能先撒劲？只急得浑身发冷。

山海之王突然发话道：“天毒冥神，玉麟丹之事你负责？”

天毒冥神沉静地说：“老朽不为没把握之事，不能肯定地答复你。但如果在汤馆主身上，老朽不惜任何代价，必将此物交与老弟。”

铁爪神鹰大踏步走下池中，开口道：“玉麟丹之事，诸位请容禀。”

山海之王喝声“开！”退后两步，身形略一踉跄，随即冷然屹立，沉声道：“汤馆主，在下须救之人，生命垂危，刻不容缓，尚请馆主割爱相赠，日后必当图报。”

铁爪神鹰摇头道：“玉麟丹确不在手中。”

这句话象一声焦雷，轰得山海之王乌天黑地，脑门一阵剧震，眼前直冒金星。

“当”一声，神刀落地，他浑身颤抖，手脚都冷了。

远处的老花子急射而来，扶他一把惊叫道：“老弟，你静静，定下神。”

山海之王大叫一声，一把抓起神刀，目中挂下两行清泪，一把推开老花子，纵到铁爪神鹰面前，尖叫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铁爪神鹰闭上双目，凄然地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时至今日，我仍未打听出玉麟丹落在何人之手，下落不明。”

“你撒谎……你……”山海之王疯狂地叫。

铁爪神鹰用抖切的嗓音往下说：“我不该贪心，在洛阳费尽心机搜求，玉麟丹未到手，却招来了家破人亡惨祸。其实玉麟丹有否其物，是否如传闻所说，可以升仙成道起死回生，大有疑问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使得了这不祥之物，却家破人亡，能活上千年，又有何意义，在下不能令马前辈为难。为表明心迹，愿自绝于尊驾之前，以了此一场恩怨。”

说完，突然双目一张，向天毒冥神凛然道：“马前辈，因晚辈之事，致令仙府遭逢浩劫，晚辈百死莫赎。可否应允晚辈之请，日后追取喇嘛三圣僧与祁连隐叟之命，尤其是金毛吼那畜生，他们不死晚辈死不瞑目，九泉含恨。”

说至最后的恨字，左手已按上了左胸下，真力倏发。

山海之王比他快，神刀一闪，已敲中他的右肩，将他的真力卸掉了。

“啪”一声轻响，铁爪神鹰掌上发出的余力，击中他自己的胸骨，身形向后急挫五步，脸色一变，“哇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“噗”一声坐倒。

山海之王闭上俊目，虚脱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找错了人，但是我是急了……不得已……”

话未完，他倏然转身，大踏步走向进来的小洞，步履踉跄，象一个衰老的老人，高大雄壮的躯体，似乎已无法承受绝望所加给他的沉重负荷，这片刻间，他似乎苍老了五十年。

天毒冥神闪身拦住他的去路，亮声道：“老弟，不可绝望，如有困难，老朽愿尽绵薄。”

山海之王将他拨开，黯然地说：“如果是要害人，我会找你这天毒冥神，可惜我要救人，找你不啻问道于盲。”

天毒冥神急退两步，仍挡住他说：“我天毒冥神不全是害人的人，也可救人。告诉我，我或许可以尽力。”

山海之王站住了，凄然地说：“一个女孩子，被阴司恶煞派手法所制住

—... ”

“九阴绝脉手法，化解不难，老弟，你也该办得到。”

“已有近二十日之久，怎能办到？”

“哎呀！你说是近二十日？”

“是的，近二十日了。”

“九阴绝脉只能拖九天，怎么……”

“用药物拖下了；加以她本质异于常人，故能拖如此之久。本来仍可拖四天，可是经地底宫殿的惊恐，只有十二个时辰可活……不！生机消逝极快，随时皆有丧失生命的可能性，我恐怕她拖不了四个时辰。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在下面一间石室中。”

“带我前往一观。”

“不必了，即使能找到出困的门户，也来不及了。没有玉麟丹，任谁也救不了她。”

“老弟，我可用毒药暂保她的元气。”

“谢谢你了，要毒药，白骨神魔就有一颗，我不能用。”

说完，虚弱地走了。

独目狂乞一言不发，默默地跟随他举步。

天毒冥神举手一招，一名老人掠到献上一个小革囊。他纳入怀中，向南荒七煞喝道：“你们可走了，有生以来，我不曾发过慈悲，你们今天异常侥幸。”

追生大煞冷然一笑道：“姓马的，咱们走着瞧就是。”

天毒冥神冷酷地道：“老夫即将重出江湖，随时恭候，只要我能活着出去，会遇上的。送客，”

过来两名大汉，伸手虚引，往西南一座木门走去。

南荒七煞并未移动，追生大煞道：“姓马的，你不带咱们出陵？”

“老夫也无法出去。”

“你说谎！”追生大煞怒叫。

天毒冥神发出一声尖叫，迳自钻出洞口，追随山海之王身后走了。两头人熊齐发怒吼，站起向南荒七煞走去，四只铁爪分张，象两座山压过。

除了吃血六煞，六个人全撤下了黑色弧形刀。

一名老人冷冷地道：“这两头异种人熊毛滑如油，皮竖逾百炼精钢，宝刃不伤，可力折尺长儿臂粗钢棒，兽殿塌下也未将它们震死，可知厉害的程度。它在送客，你们如恼了它，七个人大概可以让它们吃两天。”

七煞果然吓住了。南荒也有人熊，但没有如此庞大，亦能不畏刀枪，可生裂虎豹，绝不是空言恫吓，所以他们只好乖乖走路。

山海之王亮起龙犀珠，循着神刀所刻痕迹往下走。老花子在后紧跟，三丈后是天毒冥神。更后十余丈，却是曾出现在如黛所隐的石室，那巨大的黑色怪影。

一行人到了石室，山海之王站在石室门外，几次伸手去推石门，可是又再缩手。伸出的手，愈来愈颤抖，他感到，他要推的不是石门，而是地狱之门。

一双大手按上了他的肩膀，响起了老花子沉重的语音：“老弟，勇敢些，要来的终要来了，看开些吧！”

“老丈，我怎能放得开？我已拾回了神魔洞的一段记忆，这段记忆目前却成了一把尖刀，唉！”

“无论如何，你得坚强些。”

“我希望如此。”

“如黛姑娘到底能支持多久？”

“十二个时辰，但随时可以永别人间。”

“去吧，伴在她身旁，不可泄露心中的秘密，让她平安地离开你。”

“唉！”他以手抚额，吐出一声深长的绝望叹息。

“老弟，我在这儿等你。”老花子黯然说，用力按了按他的肩膊，转身举步。

天毒冥神拦住了老花子。轻问道：“邝老弟，要救的人是谁？”

“他的爱妻。”老花子摇头轻声答。

天毒冥神走近山海之王，从小革囊中取出一颗手指大的金色丹丸，塞入他握珠的掌心内，说：“老朽不敢劝你，一切全凭你的卓裁。这丹丸可以保住心脉，在五天之内可保无虞。”

“后果如何？”山海之王低声问。

“丹丸入口，即无解药，注定有五天的寿命，死后骨肉即化。”

“不必了，老丈，我不要这五天的时间。”

“白骨神魔的丹丸我知道药性。”

“后果呢？”

“也是五天，但尸身僵化，固能保存甚久，但有尸变之虞，相当麻烦。”

“我绝不能用。”

“老弟，人死如灯灭，这一天终须要来的，不论迟早。能获得五日的聚首，已是难能可贵。两种丹丸并用，药力可能中和，毒性可灭，死时一如常人，毫无痛苦。”天毒冥神说完，转身走向老花子，轻声道：“到我那儿去吧！五天后我们再来。俗语说：‘阎主注定三更死，绝不留人到五更。’可是，咱们就有夺天地造化之机，可延五日。”

这些话，是说给山海之王听的，无非是想要山海之王用丹丸将人稽延五天。

山海之王转过头，点头痛苦说：“谢谢你，马老前辈。”

天毒冥神掏出一颗磷光石，与老花子叹息着走了。

黑影匿隐在另一处角落中，看清了一切，在暗中直摇头，大概他也无法可施。

山海之王蓦地一咬牙，将金丸放入怀中，颤抖着的大手，终于将石门推开一条缝，闪身入室。

珠光下，他看到了两个人。如黛已先抬起头，叫道：“云哥，你回来了……你……你的脸色……”她骇然瞪视着他。

山海之王脸上泛青，颊肉不住抽搐，她看得心中一凉，吓坏了。

山海之王转身拉开石门，向续渺春鸿低沉地说：“太叔姑娘，请你出去。”

太叔霓裳缓缓坐起，神色惨淡。如黛却一把拉住她，向山海之王说：“哥，有些事你不方便照料我，让太叔姐姐伴我吧，不要拒绝我啊！”

山海之王将珠子搁在石上，一步步走近。突然，他扑到在她身旁，将她紧紧地抱住了。在感觉中，她已经像在他怀中冉冉上升，他只能紧抱住她，

方不至于让她飞走。千言万语，也无法道出他这时的心情，他的心在被撕裂，用低回抖切的嗓音轻叫：“黛妹，黛……”

她感到肩头旁渐渐潮湿，只感到一阵辛酸，珠泪也夺眶而出，良久，她幽幽地说：“哥，是否我们该分手了？”

“黛，你叫我怎么回答你呢？”他伤感地说。

“哥，时日无多，你请听我细诉……”

“不，我不要听，我受不了，我……”发狂地吻她。

缥缈春鸿只觉一阵惨然，悄悄地爬起，她是个心肠不够硬的英雌，看了这生离死别的景象，只觉悲从中来，忍不住悲酸，回避到隔墙，静静地泪流满面。

良久良久，如带突然浑身一阵痉变，呼吸不稳定起来，经刚才一阵狂吻，她感到天旋地转，眼前发黑，精力开始崩溃。她伸出颤抖剧烈的右手，轻抚他的脸面，用似乎来自遥远天际的嗓音，道：“哥，我眼前已看不清你了，可惜啊！我看不见你的原来面目了。想当年，你不是这般没人照料的落魄相的，你的胡子……”

他倏然坐起，拔出伏鳌剑，将胡子剃掉，将头发拢起挽成发结，收了剑，捧起她的脸，低声叫道：“带，我已是从前的我了，看看我哪，没变么？”

她的眼神似乎已散，茫然地视而不见，双手贪婪地在他脸上摸索，脸上泛起了一丝笑意，说：“啊，这才是当年的你了，不！是我当年的云哥了；虽然我已看不清……”

他突然狂野地大叫：“黛！你说你已看不清我了么？怎会？怎会？天！怎会来得这般快？”

刹那间，她停止了颤抖，眼中重又泛起了光芒，瘦得只剩骨头的苍白削颊上，泛上一层淡淡的红晕。精神突然转旺。

山海之王痛苦得咬紧了牙关，在心中狂叫：“完了！回光返照，那是人死前的片刻清醒，这短暂期间一过，该是阴阳生死的时候了。”

她重新看清了他的脸容，喜极而泣道：“哥，果然是从前的你，我看得见了。”

他悄悄地捉住她的右手，伸右手去腋下拔伏鳌剑。

她突然微笑道：“哥，你是否要你的黛妹立却离去？要用真元度命术，你无法阻止我自绝的，你两手没空，也不能制我的穴道。”

墙角的缥缈春鸿，一听真元度命术，惊得尖叫一声，脱口叫道：“逸云，一误不可再误，不可！”

如黛幽幽一叹，接着往下说：“哥，一刻万金，你不会使你的黛死后痛苦，是么？”

他只好罢手，掏出两颗黑金色丹丸，道：“既然一刻万金，吞下这两颗丹丸吧！”

如黛接过丹丸，突然信手掷向墙角，微笑道：“够了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不必贪恋过久；虽然我舍不得立刻离开你。哥，抱紧我，听我说。”

山海之王含泪坐起，将她抱入怀中，佯然说：“黛，你说吧！”声音哽咽，泣不成声。

如黛吸入一口长气，往下说：“哥，火速返回大理，到百花谷思云阁接芸姐姐出阁，她太苦了。美红线甘姐姐，她将为你落发出家，你千万不可负她。还有，太叔姐姐不但爱你极深，而且可助你消除武林大劫，劝太叔盟主

洗手改邪归正，善莫大焉，希望你善待她。我本不愿将你失记忆的往事说出，以免日后你恢复记忆之时，反而在一时刺激之下，走上极端。我想，你既然能记起我们在神魔洞的那段往事，而无任何变态出现，我该大胆地告诉你。”

“说吧！黛。”

“龙吟尊者老菩萨，已正式收你为南海门人，在你投入烈火之中，亲向爷爷替你求亲，爷爷慨然相允，却当着天下群雄之面，在火场前举行婚礼。所以你不但已获爷爷谅解，而且已是周家的孙女婿。我是你的妻子了，在我的墓碑上，可刻上华姓。还有……”

她已现虚脱气喘之相，眼神渐散，颊上红潮亦渐渐消褪，强纳一口气，往下说：“还有，如果太叔姐由能劝太叔伯父改邪归正，娶她吧！请她让孩子继承周家的香烟，算是我的孩子……”

太叔霓裳一声叫号，向她扑来。她做梦也未想到，如黛不但不记仇，反而真的答允成全她，惭愧得汗流夹背，一时激动，向她扑来。

山海之王怎能让她扑进，突然站起，抱着如黛在室中哀伤地走动，泪如雨下。

如黛已将届弥留之时，声音愈说愈低：“哥，临死的人，所说的话是神圣的，不可令我九泉难安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我的短命可能是冥报，过去我们杀人太多了。今后，希望你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少造杀孽，后福无穷，我在冥冥之中，会在你身旁照料你，永依你身边。哥，吻……我……”

声音渐微，几不可闻。

山海之王不敢吻她，要是吻了。也就是分手的时候。他向太叔霓裳道：“太叔姑娘，请助我，我革囊中玉瓶还有一颗雪参寒魄回生丹，可延片刻。”

太叔霓裳急忙奔近，解开他肋下革囊取出玉瓶，倒丹丸塞入她口中，再取水囊将丹丸送下。山海之王用真气强将丹丸迫入丹田，脸色成了死灰。他抱着人往来走动，俯首死盯如黛渐渐合上的双目，他感到手上的人已逐渐变冷，他自己也冷，眼前一片模糊，宇宙已逐渐离开他了，时光也在消逝了。

“哥，吻……我……”她的声音得丹丸之助，提高了些。

他神魂飘荡，神经已经麻木了。

“哥……我要……走了，黑暗降临了，吻……吻我……”

他呼吸急迫，双目睁得似要脱眶而出，慢慢低下头，向她的枯唇上缓缓印去。

太叔霓裳以手掩面，奔至墙壁伏壁痛哭。

“哗”一声，山海之王一脚将包裹踢翻了，珠宝撒了一地；珠宝囊本已有一半流出，经这一踢，全倒出来了，四个珠宝盒滚动时发出异响，珠宝映着龙犀珠光，室中异光夺目。

山海之王一怔，转首向地下看去，四个珠宝盒排列在他的脚下，金玉光芒耀眼，这四个女人用的首饰盒，质料确是上品，乃是巧手名匠所精造，价值不菲。其中一个，他已在陕州店中扭开了小锁，里面有一串悲翠如意珍珠项链，他曾用一颗珍珠，换了六百两银票买马车付店钱。这个首饰盒翻倾在地，奇大的珠子滚了一地。

如带的声音又高了些，道：“哥，还有一事我几乎忘了，就是那把神刀叫轩辕刀，是有主之物，还给主人，他可带你出困。哥，我不行了，吻我吧，我要……走……了。”

他听她的声音又高了些，知道雪参寒魄回生丹已生效用，为了不忍她

离开，他硬起心肠不吻她。

首饰盒躺在脚下，他信脚将它们踢开。由于心情哀痛沉重，用力未免猛了些。

“叭叭叭”，未开启过的三只首饰盒，飞出两丈外，损在墙壁上，碎石纷飞，盒亦破裂，盒中之物跌出盒外。

他并未向那儿看，抱着如带转身回然踱步。

“哥，为何不吻我？”如带轻叫，几不可闻。

他知道不能再拖了，再拖来不及了，泪如雨下将头俯下，并盘坐在地，低头去吻她的枯唇，一面叫：“黛……”

首饰盒的声音，惊动了伏壁哀哭的太叔霓裳，拭掉泪痕向那儿看去。

初一看，她几疑眼花；再一看，大喜欲狂。

山海之王的嘴唇，在接触前的一刹那，突然停住了，他清晰地听太叔霓裳的尖叫道：“玉麟！玉麟！天哪！在这儿。”

他猛地抬头，一蹦而起。

墙角边，碎裂了的首饰盒旁，珠光宝气中，躺着一具掌大的玉麟，晶莹夺目，光芒四射，在珠光映射下，麟甲细致，鬣须仿佛的飞动，栩栩如生，身上还闪耀着火神的神火，不像是涂上去的，而是顺着玉身的红斑所雕成，浮凸在上，活龙活现。

太叔霓裳正趴伏在地，伸出颤抖着的纤手，猛地抓起玉鬣，向他冲来。

“用伏鳌剑剖开。”他喜极而泣，大声叫。

他急不及待，伸手在腋下拔出伏鳌剑，正待就掌上削开玉鬣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石门突开，顶门的千斤巨石倒下了，两人同时一怔。

石门口，出现一个身材高大，葛袍徐摆，银须拂胸的老人；面色红润，慈眉善目，眼中神光电射。

太叔霓裳一声娇叱，挥伏鳌剑疾冲而上。

老人向侧一闪，喝道：“且慢，听我说。”

“太叔姑娘，退到我身旁。”山海之王沉喝，又道：“老丈，有事快说。”

老人徐徐走近，一面说：“我已听了许久，可否让老朽看看玉麟是否为真品？”

“哼！你别想。”太叔姑娘叫。

山海之王却说“让他就掌上看。”姑娘无法，摊开掌，用剑护住，只消老人一伸手，休想逃出她的剑下。

老人看了一眼，道：“果然是真品，神山古仙所留神物。”

“老丈请退，休误小可大事。”山海之王沉声道。

老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老朽如走了，反而误了你的大事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玉麟腹中并非丹丸，乃是玄门成道至宝瑶池玉浆，如果你一剑剖开，玉浆流入地却没，你能收回来？前功尽弃，你也将终生抱憾。”

“老丈，这……这……”

“可削掉玉麟的云层，倒人女娃儿口。快，别耽误了她的性命。”老人平静地说。

太叔霓裳应声削掉玉麟云尾，山海之王赶忙坐下，接过玉麟，将尾部塞入如黛口中。

石室中清香扑鼻，令人心神为之一爽，灵台清明，万虑俱消。

太叔霓裳仗剑卓立，在旁凝神戒备，她在紧张之中，忘了衣衫凌乱，敞胸露腿。

老人仰首向着室顶，道：“以真气引度之术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”

山海之王审视玉麟，腹中已空，便扔掉玉麟，抱起如黛吻住她的小嘴，心意神合一，运起神功，将真气度入她口中。

蓦地室外起了急掠的飞行啸声，门口出现了南荒七煞，老大追生大煞看到室中情景，突然抢入室中。

太叔霓裳面向外持剑戒备，在珠光剑芒照下，她的左胸裸露在外，坚实高耸的玉乳上，一点猩红触目惊心，红者红如丹朱，白者如羊脂白玉，极为岔眼。

她一看到室门出现了南荒七煞，心中一栗。山海之王正在紧要关头，任何惊扰皆可发生意外，对方人多，她怎能不惊？

她正想冲出，将室门堵住，但怪老人已倏然转身，向前飘掠，双手一张，说：“诸位，退！”

追生大煞伸手撒下黑色弧形刀，大吼道：“老夫要带那娃儿，老狗，让开——”

叫声未落，响起了“劈啪”两声脆响，老人以极为奇奥的身法欺近他身旁，快得肉眼难辨，揍了他两耳光。

接着大袖连挥，追生大煞象被狂风所刮，飞退出室，撞在室外二三两煞身上。

老人当门一站，冷冷地道：“没教养的东西，开口伤人。快滚，等会儿天毒冥神来了，你们将后悔莫及；老夫也要让你们饿死在地下古殿中，免得你们出外逞凶。”

南荒七煞吓得打哆嗦，心惊胆跳。能在追生大煞已经撒下兵刃之后，仍能揍他两耳光，一袖将人震出室外，没有丝毫还手余地的人，他们还没见过哩，

“留下名号。”大煞厚着脸叫。

“你配？滚是不滚？”怪老人语气一变，极不友善了。

“咱们走，”大煞发令了。

怪老人顺手将门带上，人在室外道：“好好安顿，十二个时辰后，老夫前来听取回音。”

太叔霓裳高叫道：“老前辈可是神刀主人？”

“老夫并非是神刀的真正主人，但有道义将刀留下。”

“是老前辈丢晚辈人室的？”

“正是，好自为之。”

声落，石门全行闭实了。姑娘奔近门旁，将千斤巨石移至门上，小心顶住。

瑶池玉浆果然是灵丹妙药，入口即起死回生，不久，如黛生机转旺，气息蓬勃，人亦在昏迷中渐渐苏醒。

山海之王已知如黛有救，双手齐动，替如黛解去九阴绝脉手法所制的经脉，内用真气驱运玉浆，外用推拿八法替她疏通被久凝了的肌肉。

他不惜损耗精力，全力行动，真气源源转运，生生不息在她体内运行。

足足花去一个时辰，他仍未停止行动。怀中的如黛早已清醒，也在试运真气，紧紧地反抱着他。

太叔霓裳静静地坐在一旁，大放宽心，渐渐地，她被两人的亲热光景，羞得浑身燥热。她不敢看，却又无法将目光移开，终于半闭星眸，冥想起来，嘴角绽起了笑涡儿，晚霞上颊，不知她在冥想些什么？

又过了半个时辰，他知道不能操之过急，急了反而坏事，如黛久赢之身定然受不了，便缓缓停止行功。

他浑身如在水中爬起一般，已被大汗湿透，并隐闻喘息之声，行功停止，他也软弱不堪了。

如黛在他嘴唇离开，双掌静止之际，喜悦地叫：“云哥，云……”

突然，她赶快噤声，她看到了他瘦累而泛上苍白的俊面，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

同时太叔霓裳也放下剑，伸手将她轻轻抱开，将她放在豹皮垫上，盖上山海之王的一件外袄，轻声说：“小妹，别打扰他，让他调息以恢复精力，苦了他了。”

“太叔姐姐，我先前感到鬼魄已离躯壳，怎又醒转了呢？”

“一切以后再说，总之，你是两世为人。”

“好姐姐，告诉我吧，我等不及了。”

“好吧，我告诉你。”她便将一切变故一一说了，最后道：“要不是神刀的主人出现，小妹，你已等不到这时了。”

如黛伸手将她拉倒躺下，抱住她附耳笑道：“好姐姐，如果你不发现玉麟，我这条命也完了。”

“这叫吉人天相，我可不敢居功。”

“不管你是否居功，我要好好谢你。”如黛笑，笑得很开心。

“怎谢我？”

“我是这样谢你……”她咬耳在说，把太叔霓裳说得芳心如小鹿乱闯，两人腻在一块儿了。

许久，山海之王浑身热雾渐散，大汗已干，脸色已转红润，吁出一口气，缓缓站起，抢到如黛身边，急叫道：“黛，怎样了？精神恢复了么？天哪！侥幸之幸。”

如黛捉住他的手，微笑道：“哥，苦了你了，我已无妨，只是浑身无力而已。哥，你不该说侥幸之幸哩！”

“事实如此……”

“不，你该谢谢太叔姐姐。”

山海之王举手齐额，俯身行礼道：“太叔姑娘，我该谢谢你，若不是姑娘在旁，后果可知，请受我一礼。”

“不敢当，这乃是黛妹的缘份。”太叔霓裳移坐闪避答。

山海之王抬头，猛地玉面飞红，赶忙转头。

太叔霓裳一怔，低头一看，嗯了一声，赶忙拍转娇躯。突然，她感到肩背一暖，一件灰布外袄轻轻地披上了肩头，那是山海之王的外衣。

如黛噗嗤一笑，对山海之王说：“哥，玉麟在你身上带着，你怎会不知？”

“那是金毛吼的包裹，四个首饰盒我在陕州打开了一个，另三个根本没看过，谁知里面是玉麟？”

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如黛开心地说。

“天下事皆可以作如是观。黛，你可感到饥饿么？”

“有点儿。”

“我请花老丈来，找天毒冥神商量要食物。”他一跃并起，直奔石门。

“哥，小心南荒七煞啊！”

“哼！那几个家伙该死。走！我不放心你们在这儿。一起找天毒冥神去，他那儿定可找到食宿之地。”他回身说。

太叔霓裳披上外衣站起，低着头道：“华大侠，那怪老人在十二个时辰之后，要来取回神刀。”

“取回神刀？”他莫名其妙。

“是的。”太叔霓裳便将被擒进入石室，怪老头赠药给如黛之事，一一道出。

“就是刚才那位老人么？”

“是他，没错儿。”她肯定地说。

“我决定将轩辕神刀物归原主，以酬谢他对我们的隆情高谊。他既然是这儿的人，会找到我们的，我可在这儿留字。”他就壁上运金刚指写上：“晚辈已赴天毒冥神之住所，请前辈移玉步一行，神刀自当璧还。”

他用豹皮将如黛背上，太叔霓裳却在收拾珠宝，他道：“太叔姑娘，不要那些捞什子了。”

太叔霓裳笑道：“不能忘本，该带着，这堆东西对你来说，意义够重大的，日后你可以怀想此日的情景啊！”

“太叔姐姐，对你的意义也够重大的哩！”如黛笑。

太叔霓裳粉脸泛上红云，她笑骂道：“小妮子，你坏！”

三人拾捡停当，走出石室。山海之王领先，一手高擎龙犀珠，一手牵了太叔霓裳的纤手，直趋先前的朱池大殿。

大殿中，除了两头人熊，没有任何人在内。他们钻入殿中，人熊亦已发现了他们。

两声怒吼，人熊人立而起，疾冲而来。

太叔霓裳看了这两头凶猛狞恶的巨物，吓得尖叫一声，粉面泛青，惊得腿也软了。

晶芒倏现，山海之王撤下了伏鳌剑，递到她手中，说：“退到洞口，我对付这两头畜牲。”

“不！我要和你并肩应敌。”她神剑在手，不怕了。

“不成：那是天毒冥神的宠兽，不能伤它，我要斗它们，快退！”

“云弟，小心了！”她亲昵地叫他，退到洞口。

两头人熊笨重如山，但迅捷无比，显然是曾经过训练，化愚蠢为灵敏了。

人熊怒吼，左右扑上，四只粗树干般的毛爪，伸开来便形成两丈宽的包围圈。

山海之王一声长啸，人凌空而起，闪电似的越过人熊的面门，射出朱池之中。

人熊也够快，一把没抓着山海之王的双脚，立即回身狂吼着扑下朱池。

啸声一起，两扇大门倏开，抢入了四名大汉，见状惊得面无人色，有两人奔去急敲金锣。

两人熊分左右冲到，巨爪倏张。

山海之王不敢大意，且先试试再说，一声沉喝，向右一闪，便到了右

首人熊的左侧，伸手斜拍一掌。

“叭”一声巨响，山海之王竟被震退一步，人熊巨爪一荡，倏然转身右爪又到。

左面的人熊，也疾冲而上，右爪兜头便抓。

山海之王吃了一惊，这一掌他已用了八成劲，竟未能将人熊震退，岂不吃惊？他知道，力拼是占不了便宜了。他展开了如幻步，在人熊双爪行将及身的刹那间，人影倏杳，他到了左首人熊的身后，一声大吼，全力一掌拍出。

“蓬”一声巨震，结结实实地击中人熊背脊，他感到奇大的反震力一涌，连退三步。

“这畜生好厉害！”他悚然叫。

人熊挨了一记重击，“砰”一声巨响，拦在另一头人熊身上，两头人熊都倒了，但瞬间爬起，转身狂怒地急冲而来。

背上的如黛尖叫一声，花容失色。

洞中的太叔姑娘一声惊叫，飞掠而来。

山海之王反应奇佳，两臂有万斤神力，人被抓住，反而更为沉着，大吼一声，左手反逮住人熊的臂肘，右臂全力一抬，也反扣住人熊的小臂，奋全力一扭一损。

人熊的左爪，刚将近山海之王的肩头，便被扭得一声狂叫，右爪被扭到身后了。

它不甘被制，右后爪一抬一勾一扣，想抓山海之王的下盘。可是已没有机会了，无俦的神刀，将它向下掀，同时山海之王已抬起右脚，猛地向它膝弯端下。

同一瞬间，响起一声巨啸，接着是一声大吼：“人熊二熊退？”那是天毒冥神的声音。

晶芒飞射，太叔姑娘亦到。

另一头人熊，已疯狂地扑来，刹脚不住。

山海之王左腿疾飞，“呼”一声响，双手一松，将人熊踢得向前扑倒，人向旁一闪，从另一头人熊爪下掠出，惊险万状。

太叔姑娘刚到，精神一懈，倚在山海之王肩下，粉面发青地轻叫：“云弟，你不该冒险。”

石级上，出现了天毒冥神、老花子、铁爪神鹰，夜游神、蓝衫隐士，和八老人与十名大汉。天毒冥神的豪笑声，直震殿堂，笑完伸大拇指叫：“老弟神勇，了不起。天下间能以赤手空拳，搏腾我这两头异种人熊的人，得未曾有。升阶相见，老弟。”

蓝衫隐士哈哈一笑，笑完道：“老朽输得心服，老弟，老朽有一不情之请。”

山海之王携太叔姑娘升上石级；抱拳行礼道：“两位前辈过奖，愧不敢当。段前辈有何指教，尚请不吝见示。”他心中高兴，语气谦虚了好多，回复了早年的神剑伽蓝逸云的风采，询询温文落落大方，与先前判若两人，加上他剃掉胡子，那光风霁月，宛如玉树临风的绝代风华，委实照人。蓝衫隐士回了一礼，微笑道：“今日之会，咱们算得上是不打不相识，相识即成肝胆相照的朋友，休怪老朽唐突。马老兄在一甲子之意，武林名位之高，更在二僧一道之上，功力天下无敌。今见老弟台神勇惊人，技臻化境；愿以至诚

相请，请二位印证神功，一个是昔年武林名宿，一个是当代一时俊彦，可否让我们一开眼界？”

天毒冥神也说：“老弟，这半天我们都在谈论你，我们可不能令他们失望。来吧！”

你那把怪刀，与我的降魔杵正好相当。”

“前辈所示，敢不从命？”他解下如黛，交与太叔姑娘，略加拾夺，便纵下朱池。

他向石级上众人献刀，含笑道：“晚辈放肆，恭请马前辈赐教。”

天毒冥神一掠而下，捧杵回了一礼，含笑道：“老弟，老朽失礼，恕罪，请！”

两人后退两步，纵容行礼，再向左徐移两步，缓缓出刃，各自抱元守一行功，双刃齐举。

山海之王不用幻形十八剑，以伏魔慧剑应战，两般神刃遥遥相对，愈迫愈近。

所有的人，全都神色紧张地注视着朱池中的两个人，除了火花的哗剥声之外，寂静无声。

如黛轻声说：“太叔姐姐，请扶我起来。”她为山海之王担心。

所有的人全担心，虽说高手印证，点到即止，按理并不需担心，可是失手误伤的机会并不少。武林中因印证而死伤，因印证而结下深仇大怨的人，实在太多，可见绝非简单的事。

朱池宽阔，正好施展，两人都是顶尖儿超尘拔俗的高手，举动亦大逾武林常规，皆向右方抢旁斗，时而左移两步，刀尖始终未变方向。

两人的身材都够高大雄壮，上身微俯，左足微屈，闪动缓慢，渐渐换了一次照面，未出击。

“放肆！”响起山海之王的巨吼，神刀侧身点进。

天毒冥神右飘两步，降魔杵虚搭神刀护偃。

两人轻描淡写地试了三招，礼招一过，突然人影疾闪，风雷俱发；但见刀影飞腾，杵影如山，进退腾挪人影如烟，暗劲潜流相触刺耳，令人心魄下沉。一接触间，两人从中心移至东首，再绕东迫至北面，两声暴叱，人影乍分。

“唰”一声，山海之王仍退出南首，一撤右足，神刀突然伸出，身形如岳峙渊停，象座石像屹立不动。

“呼”一声，天毒冥神也退至北面，脚下不丁不八，斜指降魔杵，屹立如同化石。

两人首次接触，片刻即分，各攻五招之多，攻拆之际，人影似杏，动如闪动，但分开时人影乍现，却又静如山岳，点尘不惊，攻扑时固然危机四伏，生死交关，静止时也不轻松，那暴风雨将临前的平静，迫得人透不过气来，更显得凶险，更为可怖。

两人都神色凛然，呼吸似已停止，两双神目老盯着，要捕捉对方眼中的些微变化，空气已将要凝结了。

“接招！”天毒冥神轻喝，闪电向前扑。

两人再次狂攻，这次与先前的轻快攻扑又是一番光景，是真力的火拼，修为的狠搏，每一记皆凶猛狂野，生死间不容发；但见墨丝色的光华，与四面急舞的闪闪金芒，不住扭曲冲错，八方飞腾，上下急射。

五冲错八盘旋，在罡风呼啸，暗劲爆裂中，两人缠斗良久，突然人影飘摇，同向侧方飞退。

“铮”一声宏亮的金铁交鸣乍响，在两人飞退丈外，身形已定之际，方传出两刀撞击之声，可见两人身法之快，骇人听闻。

兵刃第一次正面相击，拉成平手，功力相将，修为半斤八两，皆未抢得上风。

两人屹立相对，身形丝纹不动，双刀如铸，身上每一颗细胞似乎都已凝结了。

可是两人额上，汗缓缓沁出，浑身飘逸着阵阵轻雾，呼吸时起伏隐约可见了。

山海之王踏出一步，第二步立刻跟进。

天毒冥神也踏出一步，跟进第二步，毫无表情地道：“老弟，刚才咱们共发多少招？”

“老丈，你化我六招，反击九招。”山海之王也木然答。

“你的眼力和反应超人一等，化我九招敬六招，你是我平生罕见的劲敌。”

“老丈，晚辈也是第一次遇上真正强敌。”

“连上一照面算上，你已攻出十一招。”

“老丈占先了，先发十四招。”

“老弟，你可用与汤馆主狠拼的奇招，让我一开眼界。”

“晚辈遵命。”山海之王答，神刀向左徐降。

“老朽有三招自参三式，每式可有三种奇变，取名为金刚三式，以便攻为主，老弟注意了。”

“晚辈亦有九招自参剑法，每招无式而中含四诀，刚柔互济，变化无穷，至今未逢可接四招以上的敌手，愿就教高明。”

“好说好说，请教二字不敢当；活到老学到老，咱们互相切磋。老弟，谁接了你四招？”

“没试过，但试过三招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晚辈的同伴，太叔霓裳姑娘。”

“不！我只接了两招。”太叔姑娘叫，又道：“如果你出第三招，我活不到现在。”

蓝衫隐士呵呵一笑，接口道：“我也接了两招，第三招马老兄到得恰是时候。”

天毒冥神接口道：“老夫这三招自创秘学，天地间没有接下两招之人。老弟，咱们可算得双雄相遇，你攻五招，我攻两招，怎样？”

“敢不从命？”

“接不下可以撤身，你先请，先攻两招。”

天毒冥神的口气，似乎大有自信。山海之王身为晚辈，并没生气，他徐徐迫近，沉声地道：“晚辈有僭，放肆了。”

了字一落，人已闪电似扑进，先右后左，柔刚刚柔四劲突发，攻出第一招“如虚似幻”。

这是单方面的攻招，并非生死相搏，但化的人，仍可在化招中觅机加以反击迫对方撤招，不全是防守，所以其凶险的程度，并不下于互相抢攻。

天毒冥神后撤一步，左掌一引，摆脱左方的吸力，降魔杵先出“毒龙

出洞”，杆出却振化径尺大杯花，向右斜转，招变“山东大擂”，好快！从左扫到右方，迎着自右扑到的万千刀影。

“铮铮铮……”一连串的巨震，罡风雷电俱发，片刻纠缠，双方旋了半圈，皆未后撤，势均力敌。

巨响震耳，罡风进裂中，响起山海之王的沉喝：“第二招，接着！”

人影重新转疾，猛烈地冲错，劲风直荡十丈外，刺耳的异啸动魄惊心。

“当”一声巨响，人影分飞，两人各退丈外，额上已现汗珠，往下掉落衣襟。

“厉害！老弟。”天毒冥神微笑着道。

“老丈果然高明，潇洒从容，六合归一，晚辈大开眼界了。”山海之王也笑答。

“该老朽献丑了。”

“老前辈请。”

降魔杵飞起一道金芒，疾射山海之王，等神刀上推，山海之王身形挪动，刀杆行将接触的刹那间，突然向右一飘，转化无数十字交叉金芒，急袭中宫。

山海之王双足徐徐逐寸后退，神刀举在胸前，左振右抖前点下撇，上崩中挑举手暗含玄机，一阵急拦，共退后两尺，竟然接下了凶猛如狂涛的一招。

“当”的一声巨响，两人齐向右后方飞退丈外。

“咦！老弟，你这招化手法深得以柔克刚的心法，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哩！”天毒冥神讶然叫，举手抹掉额上大汗。

“晚辈在取巧，这也是九招中的一招，只是蓄力未发，被降魔杵所制，也发不出。”山海之王也抹掉大汗笑答。

“该你攻后三招。”

“放肆了。”

接着的三招，威力愈发愈强，一招比一招凶险，锐不可当。

第三招“一线生机”，天毒冥神被退到东北角。

第四招“飞电沉雷”，天毒冥神退到南面石级下，浑身见汗手上慢了。

第五招“射星逸虹”，星由中心向外射，一道墨丝淡影却左方横贯至右，象在玩魔术，看不清人影，不知他是如何运刀的。

天毒冥神心中一凛，一声沉喝，绝招“八方风雨”出手，千百道金芒向内急射，以墨绿色的光华为中心，向内一聚，两般兵刃齐发雷鸣，绕朱池旋了一圈，象两股猛袭的龙卷风，飞腾扑击，如同千军万马呼号奔腾。

卷旋经北面石级旁，劲烈的激旋气派，迫得上面的人纷纷后退。

“不好！他们疯了！”蓝衫隐士惊叫，撒下了量天尺。

不是疯了，两人都收不住势，两般神刃狂舞，生死间不容发，急攻狂架，惊险万状，谁稍慢千分之一秒，谁就得尸横五步，除了随势出招之外，别无他途。

接理，两人的功力皆已臻化境，收发由心本无问题，但就因为势均力敌，所以想收已不可能了。

正在危机一发中，眼看将有惨剧发生，殿中突然响起一声长笑，一条人影从洞中飞出，直扑两人激斗之处，太快了，谁也来不及阻拦。

山海之王不知来者是敌是友，一声大吼，先行撤招，他要冒万险脱出

重围，他不愿由第三者加入，闹个三败俱伤，他这种大勇的表现，太不顾性命了。

“铮铮”两声急震，他刀掩左肩，向左面金芒一撞，人向前一俯，在着地的刹那，猛地转身仰面挥出，向随身下劈的金芒架去，人亦同时背脊着地，侧射三丈外。

“嗤”一声，金芒掠过他的左肩外，接着“噗”一声，金芒直劈入地中尺余。他只觉左肩如裂，半身脱力。

他倏然站起，脸色泛青，浑身大汗，脸上豆大的汗珠，下雨般的沾落胸襟，踉跄站稳了。

天毒冥神踉跄站住，降魔杵插入地中，两手空空无力地下垂，脸上泛灰，山海之王冒险撤招，并未还招，老家伙的降魔杵不能借力变招，差点儿失手将山海之王左肩击碎，他难过极了。

“老弟，我该死。”他激动地说。

“怪我，老前辈。”山海之王摇头苦笑答。

“该怪我，我三招全用上了。”

“不，该怪我，我九招也用上了。”

丈外，站着身材巨大的白发须老。他笑道：“谁都不怪，势不由己，人如不惜命，活着也是害人害己之事。但也怪你们两人，你们的功力太高，招术也旗鼓相当，不应该妄用兵刃印证。”

老人含笑举步，走近山海之王，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小哥儿，你这一手我老人家不赞成，却使你此举可称大仁大勇。假使你不见机伏卧选出，我也无法救你。”又伸手指着天毒冥神道：“你，偌大年纪，该有这种经验，为何不先出声招呼，以喝声示意双方缓缓撤减真力？该打！”

天毒冥神苦笑道：“老兄，我确是该打，但我如果出声，华老弟的怪家伙不将我的脑袋砍掉才怪。说来说去，还是我的不是，老实说，我确是惜命。华老弟太傻，傻，傻得可爱，甘愿冒粉身碎骨之危，舍命撤招，我活了这一大把年纪，还做不出这种傻事。

老弟，我是千服万服，来，咱们亲热亲热。”向前走去。

山海之王丢掉神刀，抢近伸出大手，两人手相握，突又松一手拥抱。

所有的人，全松了一口气，两人放开拥抱，山海之王回身拣起神刀，双手奉给老人，说：“原物归主，老前辈请收下。”

老人接过神刀，说：“并非老朽吝惜此物，但此轩辕神刀，乃是崑山镇山之宝；有此物在，山魃木精异类，不敢出而有害；更免在江湖中造杀孽，老朽不得不请小哥儿留下。而且老朽可用此神刀，替诸位另避出困之路，尚请原谅。”

天毒冥神讶然问：“噢！老兄，你是谁？”

“老弟，别问我，总之，我比你先占此陵二十年。”

“你先占此陵？咱们怎没见过？”

“哈哈！我只有一个人，此间秘道我全知道，我住在你寝宫之下。”

“寝宫之下？”

“是的，你只知道这陵墓下面有三层，其实有四层，除了神兽殿附近，我全知道而且到过。”

“神兽殿？见鬼！”

“见鬼？你可问问小哥儿。他仗这把神刀杀僵尸，毙山魃，斗蝠龙，击

倒地拄，你的洞府跨了，就是他的杰作。哼！你那两头人熊，比起他所斗的神兽，简直不成气候，小巫见大巫哩！老弟。”

“你在说笑话吧？老兄。”天毒冥神仍是不信。

“你不信就拉倒。三日后，我来带诸位出困，再见了。”说完，大踏步走了，隐没在洞口里。

天毒冥神怔了好半天，困惑地问：“老弟，他说的可真有其事？”

远处的如黛笑着高声道：“老前辈，千真万确，神兽殿的怪物，我全见过哩！”

天毒冥神抓住山海之工的大手，道：“老弟，我不该怀疑，抱歉。”

蓝衫隐士收起量天尺，高声道：“马老兄乃是早年武林之雄，华小友乃是今世雄才，两位今日幸遇，可算得双雄之会，该合称字内双雄，乃是武林一大佳话。”

“老弟，咱们三生有幸、我要结识你这位忘年之交；不许婆婆妈妈，你答允吗？”天毒冥神正色问。

“华逸云高攀了。”山海之王躬身真诚地道。

“好，你可叫我一声老哥哥。”

“老哥哥尚请多赐益，请受小弟一拜。”山海之王大拜三拜。

天毒冥神赶忙将他扶起，道：“老弟，没话说，我不能白做你的老哥哥，我将出山一行，全力寻觅玉麟丹的下落，有五天的工夫，我们赶快开路出困，不可稽延……”

山海之王笑道：“不必了，玉麟丹已得，贱内已经复原……”

“什么？你说的可真？”

“千真万确……”他将经过说了。

“哈哈……这真是奇闻，你简直是骑着马儿找马，闹出这许多风波。走到我的居处歇息，咱们不醉不休。”

由大汉高擎火把领先，转入内殿。

在一间布置精致而华丽的小殿中，灯火辉煌，堂开盛筵，除了如黛姑娘，其余的人全到了，共开了两桌，主座上是天毒冥神，山海之王成了主客。

席间，从天南地北说到今后行止。

天毒冥神要另觅隐居洞府，告诉山海之王说，在未找到新居处之前，这儿留置有人，随时可通讯息，在寻觅居处之际，要替他在江湖走动走动，谁要有不利于小老弟的企图，哼！得教他们爬着滚蛋。

蓝衫隐士自承错误，他要与金旗令主回家隐居，至于苍龙二老之事，他希望山海之王手下留情，同时他也先去找他们，劝他们罢手，冤仇可解不可结，寄望极殷。

铁爪神鹰已家破人亡，他将与夜游神踏遍天涯，找金毛吼，祁连隐里，喇嘛三圣僧等凶魔，觅机下手报仇。

太叔霓裳则急需返回桐拍山，劝乃父改邪归正。

老花子则希望与山海之王同行，先往洛阳会见师弟亡命花子尹成，再伴山海之王夫妻俩下金陵，探望叶若虹主仆。

可惜，他们的打算大部份落空。在他们逗留三日期间，江湖早已风风雨雨，闹得不可开交了。当然啦！风风雨雨的发生，并非发生在最近的短短三天，而是从九天玉凤如黛姑娘被擒时始，起因并不复杂。

山海之王是以如黛的意见为意见，却由洛阳下金陵，造访叶若虹，而

后决定是否上武当，应了约之后却走湖广人滇省亲，看是否能恢复失去的记忆。他也想到，不管任何事皆可能遗忘，但对从小长大的家园和亲人，该不会陌生的。

他对沿途袭击的人，象苍龙二老以及喇嘛僧等人，根本不放在心上，只要他们不找上门来，他不会去找他们的。

众人在殿中逗留三日，这三日中，天毒冥神将一些滋补的奇药，以及山药黄精等食物，让如黛调着服用。她慢慢地复原，加以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在动身时，她已经复原了七成。清瘦了的她，并未减少她照人的光采。

唯一闷闷不乐的是太叔姑娘，她虽取得如黛的谅解，但能否可劝乃父回头，她仍无把握，感到前途茫茫。

三日后，怪老人果然前来领他们出困，从寒水出口的左侧山麓一个洞土洞中钻出，重见天日。

众人互道珍重，分道扬镳。在他们走后不久，怪老人又将南荒七煞赶出洞外。最后出来的是左曲老。

山海之王依天毒冥神所指示的方向，先出永宁置办行装，四人买坐骑赶路，因如黛还不适于步行。

一行人沿洛河东行，在宜阳歇宿一宵。这小系城距洛阳不足七十里，本不宜驻宿；但如黛不宜劳顿，太叔姑娘则须于此分手汝州，天色亦晚，只好落店投宿。

翌晨，太叔姑娘赶往汝州回桐柏山，可惜晚了一步。

山海之王已改了装，回复他本来面目，黑油油的长发经如黛的巧手，挽了一个精致的发结，用一条青绉绉住，加上一个白玉发箍。青绉子紧身衣，足登薄底快靴，外穿青色扎腰长衫，掩住肋下的革囊和腰中的伏鳌剑。呸！好俊，人是衣装，佛是金装，他不象武林人，倒象个学舍中的生员子弟。剃掉了须，现出羊脂白玉似的脸蛋，大眼睛如午夜朗星，挺直的鼻梁，朱唇皓齿，还有两叶远山眉，洵洵温文，毫无武林朋友的特色和气质；要不是他生得雄壮，真不象话，不象个大男人。

如黛又是不同，她换了一身绿，绿得生机勃勃，绿色的劲装十分惹眼，告诉人家她是个雌老虎母大虫，登徒子下三滥的流氓小混混，想挨揍的尽管上。她可以公然梳盘龙髻了，瞧！盘龙髻多神气：旁边还有一支插头钗，那是金毛吼偷来之物，她用上了。天气转凉，山风凛冽，北方的七月山区，已够凉啦，焉能没有披风？她的披风也是绿，除此之外有两点红，一是她的樱唇，一是风头钗嘴下吊着一颗大红宝石。

老花子仍是那股窝囊劲，他的鹑衣是活招牌，八宝讨米袋非必要不离身，这是他的本来面目。他的乌竹宝杖丢了，天毒冥神却送了他一根九合紫金弹性极佳的宝杖，不但趁手，且可硬碰削铁如泥的宝刀。

三人三马在官道上赶路，惹眼之至，瞧，一个老花子，一个俊逸绝伦的年青相公，加上一个花不溜丢的小娘们，而且是朵有刺的玫瑰花儿，怎么算也算不清，他们怎会走在一块儿？邪门！

出了山区，且近午间，大太阳热烘烘地往上爬，气候又变了。三人三马蹄声得得，沿洛河南岸直奔安乐窝。

安乐窝是“吾家先生”邵康节的故居，火烫后新建不久，是一个小集镇，倒还热闹。

老远地便发现街旁挤满了人，不知为了何事。

十九

三人三骑沿河边官道经过安乐窝，老远便看到街旁一座墙前，围着一群人，全都抬头向墙上的告示牌看望。三人皆不知告示有何好看，也懒得管闲事，策马向那儿驰去，未加注意。

快接近人丛，迎面有三个村夫正散在路旁聊天，其中之一听到马蹄声，抬头向三人看望。

老花子一马当先，山海之王与如黛并辔而行，三匹马不徐不疾，踏着轻快的小步驰向镇口。

那村夫便看到了第一匹马上老花子，突然瞪大双目，面色惊恐，大叫道：“独眼老花子。”

其余两人同时转头，也同声大叫道：“独眼老花子，江洋大盗。”

三个村夫一叫唤，不远处告示牌下的人，全都向这儿瞧，一阵骚动。

老花子勒住坐骑，向三村夫一瞪独眼，把三村夫吓得打哆嗦惊恐地扭头要跑。

“站着！”老花子大喝。

喝声如沉雷，三村夫屁滚尿流，向路侧变色地退，“叭噗”两声，有两个跌在路旁深沟里挣扎。

老花子用九合紫金杖向一个村夫一指，沉声说：“呔！那小子你说，你说我花子爷是江洋大盗？”

那是唯一没例的村夫，他气结地答：“花……花子爷，那是告示上说的，不……不关小人的事。”

“告示上说的？”

“正……正是，这……这几天伊王府已抓了好几个人，都是独眼花子。”

这时，二三个村夫与游客，全向这儿奔来，团团围住了，有人叫：“是这个独眼老花子，象极了图形上的人。是他！江洋大盗，捉住他，一千两赏银大家沾光，捉！快…”

这家伙正跨前脚步，老花子突然瞪他一眼，他打一寒噤，慌忙后退，转身向后一钻，把头鼠窜。

有一个中年人排众而出，向众人叫道：“诸位，你们还不散去？这位老丈如果是王府告示上所说的主犯，怎会还往里闯？”

老花子一跃下马，向中年人走去，点首招呼道：“请教老弟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中年人脸色一怔，说：“五天前伊王府颁出告示，说是在陕州发现了早年在山东道上，劫去宫廷内珍宝的贼人，主犯是神剑伽蓝华逸云，又叫山海之王，另两人一是独眼老花子，一是将死的女人。目下伊王已责令各府州县限期辑拿三名主犯，公门中四处巡辑，凡是画象上的可疑人物，一律逮捕先送伊王府。这几天逮了几个独眼人，闹得风风雨雨，老丈也是独眼，且与画象上形状极为相似，最好不可进入洛阳城，免遭池鱼之灾。”

老花子呵呵一笑，说：“承教了。伊王未免太糊涂，老花子如劫了皇家

的珍宝，还在世间做花子？不象话，太不合情理，故意找咱们花子穷人开心嘛！哈哈！”

他回头上马，耳中听到山海这王用传音入密之术向他说：“老丈，陕州售珠的事犯了，咱们走。”

他上了马，也用传音入密之术说：“你先走一步，你已易装，没有人可看出你的身份。过了天津桥两里，人津门向左折，近津阳坊有一家上谷老店，你在那儿投宿，晚间咱们三更见。”

说完哈哈一笑，兜转马头回奔龙门。

山海之王马鞭徐扬，含笑叫：“乡亲们，借光，让些儿。”

他生得俊逸，穿着打扮不是等闲人，人群让开道路，两人带缰北走。

经过告示之下，还有人在那儿议论纷纷，两人信目望去，三个人的素图赫然高列左上角，书工巧手，倒也传神，尤其是飞蓬发的独眼狂乞，和乱发翘胡的山海之王，如神般凶猛，十分神似。

两人相对一笑，小驰直奔里外的天津桥头。出了镇山，山海之王笑道：“带，这个画，不等闲，仅凭大阳老店东的口述，便画得九分神似，了得。”

姑娘轻快地笑，说：“哥，瞧你先前那凶猛像多唬人？”

“呵呵！其实并没有那么凶猛，只是那时心里乱，叫那三家伙一爬两滚蛋，难怪把我画得凶了点儿。”

“哥，他们也许有人认识你呢！”

“怎会？”

“会的，你目前的像貌，与三年前并无不同，武林中人认得你的为数不少，恐怕有麻烦哩！”

“我山海之王岂是怕麻烦的人？呵呵！”

如带小嘴一噘，假嗔道：“不许你再称山海之王。”

他一伸舌头，笑道：“呵呵，阖令么？”

“油嘴！”她羞赧地笑嗔。

“阖令焉能不遵？好！自目前始，取消山海之王的名号，我，神剑伽蓝华逸云。”他拍拍腰中伏鳌剑笑，笑得开心。

“伽蓝剑现在老菩萨那儿，不久便可交与你了。”

“可惜，我总感到剑太轻了，不趁手。”

“那老头子太小气，一把轩辕刀也舍不得。”她悻悻地说。

“是啊，那把刀确是神刃，谁得了谁便可称霸江湖。可是，一千把神刀我也不要。”他盯着她笑。

“咦！你不要？”她惑然问。

“我要你。”他伸手握住她的右腕，无限深情地轻说。

她只觉一阵激动，猛的抬腕，俯身用粉颊贴在他的掌背上，喃喃地颤声说：“逝去的岁月回来了，啊！回来了！”

两匹马徐徐而行，两人的手紧紧地握住了。

此后，山海之王的名号，极少在他口中发出了；笔者亦正式称他为神剑伽蓝华逸云。

官道上车马行人络绎于途，两人不能亲热过久，那年头虽亲如夫妇，走起路来女人也不许超出丈夫之肩，牵着手走，简直大逆不道，还象话？

马儿上了天津桥。

桥上行人甚多，车马往来不绝，所有的人，全对逸云夫妇俩投过羡慕

赞美的一瞥。

如黛极有分寸，有人经过，她的马便落后半乘，走在逸云右肩后。

洛河水满，上游水势湍急，经过天津桥后，水势略缓，河中小舟点点，顺水而下船行似箭。

如黛举目下望，突然勒住缰，轻说：“哥，看那小舟。”

“哪一艘小舟？”他勒住坐骑回顾。

她用马鞭向桥下游一指，说：“那没有船篷的一艘，上面有穿劲装的人。”

那是一艘百石敞篷船，四支大桨运转如飞，船向上游急驶，好快！

舱中坐着几名身穿青色劲装，佩剑持囊的大汉，还有一个穿长衫的壮年书生，正向桥上信目流览。

逸云忘记了这些人，但他目光锐利，看清其中一个雄壮大汉，眼中黄光四射，腰带中插着一柄两节金枪，有点像双怀杖。

他不认识这些人，扭头问：“黛，你认识这些人？”

“你也该认识。”她皱着柳眉说，

“他们是谁？我从没见过他们。”

如黛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那眼发金芒的人，是少林俗家高手金眼龙龙威，是你手下的常败高手。书生是小一辈的中原狂生夏津，人倒不坏，你曾在桃花坳冒险，在桃花仙子手中救了他。”

“哦！原来是他，在长安九真观，我已曾在崆峒派的老道们手中救了他。”

如黛续往下说：“后艘三个有兜腮短须的壮实大汉，叫中州三义，老大赛孟尝沈刚，老二猛狮沈雷，老三通臂猿沈电。这三个人倒是少林小辈门人中，浪奢侈的好汉，在湖广层辰州道中，你对他们有救命之恩。”

“咱们走！他们向我们注意了。”他说，抖缰驱马。

“少林门人大批出现，洛阳定然有事。”她抖缰跟上说。

“也许就是冲我们而来，我们是朝廷钦犯哩！”

“少林弟子不会被官府所用。”她否认。

“黛，别忘了少林有僧官受朝廷供奉，伊王不是傻子，会请他们出山的。”

正说间，迎门到了八名劲装大汉，喝，好神气。坐骑是八匹枣骏马，鞍甲鲜明，鸾铃叮当，十分神骏，分成四对小驰而来。

八个人的劲装，并非江湖朋友的对襟紧身衣，一看便知他们不是江湖人，该叫箭衣，也称短靠；丝底蓝阔边绣双狮滚球的图案，左右有皮护肩，前后有铁叶掩心，紧裹着雄壮的躯体。头戴英雄巾，脚下是薄底子快靴。八个人才一表，年在三十上下。鞍旁插了一张用囊盛着的彤弓，腰悬长剑，威风凛凛，傲态逼人。

八匹马分成四对，从桥中小驰而至。

活该有事，一辆驴车自北向南缓缓而来，正挡在桥中，处身在前后十匹马中间。

桥甚宽，赶车老大是个小花儿，他没看见身后的八匹马，只看到前面并辔而来的逸云夫妇俩，便稍向右靠。

八匹马从后驰出，正从车左超越，前面的逸云不想争路，便向右让，右面有如黛。

他不能让得太多，马与车之间，过一匹嫌宽，过一双便太窄，而八匹马是成四对驰来，当然过不了。

按理，双方都该将坐骑错开，单行对进，逸云夫妇的马速度慢，而且已避至桥栏旁，前后相差半乘，与单行相差无几。

八大汉该在赶车时先列单行，逐骑超越，但他们并不，仍并肩而进。

先头两骑看对面的华逸云仪表非俗，穿着打扮不象寒门弟子，不敢胡乱招惹，却向马车夫大喝道：“让开些！往边靠。”

赶车小老儿吃了一惊，扭头一看，脸色一变，一声哈喝，将缰绳猛抖。

健驴向右一靠，真妙，车尾一扭，反而向中心挤，

最右一匹健马，被车尾一挤，便向左急闪，将左面一匹挤得向右一蹦。

两匹马的速度不算慢，马蹄一乱，便向逸云猛撞，声势汹汹，要出乱子了。

逸云能闪避？他如稍一后挫，便会将如黛的坐骑撞向桥栏，她还未复原，不掉下桥去才怪。

他将绳向左一带，再向上拉，马人立而起，一声长嘶，前蹄向左乱蹬。

冲来的马受惊，也一声嘶鸣，向右急闪。

“砰”一声响，最右靠车的大汉，深恐马儿撞在车上受伤，百忙中右足脱蹬，一脚踹在驴车上。

车壁禁受不起他一端，木板折断，马儿仍向车上撞，“砰”一声撞个正着，一只马蹄被车轴所撞，马儿向前一颠，象是马失前蹄，向下挫倒，狂嘶不已。

桥上大乱，两端的行人纷纷惊叫走避。所有的马全勒住了，只伤了一匹马，够幸运。

驴车在两丈外刹住了，小老儿惊得脸色死灰，浑身发抖，张口结舌站在车旁战战兢兢。

两大汉往桥中一站，瞥着在地下挣扎的坐骑，脸上泛起怒意，罩上了寒霜。有一个大汉哼了一声，走向逸云。

逸云安坐马上，含笑向来人抱拳行礼道：“兄台请了，时才不及避让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大汉怒叫，冷笑一声，又道：“下来说话，你怎敢高踞马上向本官发话？”

是官儿，难怪，平民百姓怎可逾礼？确该下马说话。

逸云不吃这一套，要好说倒有个商量，这般气势汹汹却引起了他的反感，登时脸色一沉，冷冷地说：“太爷高兴。阁下不听也罢，算我没说。”他一抖马缰，便待走路。

大汉突然伸手，一把扣住马络头，厉声道：“小子无礼，滚下来！你知道你在对谁说话？”

逸云淡淡一笑，说：“太爷在对你说话。老兄，放手。”

大汉一声怒叫，伸手便向他的腰带上抓到，他听出逸云所说的话，并无一般世家子弟的狂傲，也没有生员学子的咬文嚼字，江湖味虽不浓厚，但确已表明了江湖人的身份，所以毫无顾忌地拿人。

逸云任由他抓住腰带，左手一搭，按住了对方的手背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尊驾讲不讲理，再想想老兄，错不在我哩！”

大汉用力一拉，人丝纹不动，连马儿也似乎浑如未觉，而手上却毫无着力之处，他一咬牙，真力倏发。

怪！力确是发了，却如泥牛入海，音讯全无，力道不知用到哪儿去了。

他大吃一惊，想撤回手，却抽不回来啦，用力一抽，脚下一虚，马步浮动，反而向逸云的腿侧靠来，象被一道奇异的吸力吸住了。

另一大汉见状一怔，欺近叫道：“咦！真人不露象，他是练家子，走了眼啦！”

另六名马上大汉同声虎吼，一跃下马。

逸云手向上一提，将大汉的脉门制住向上拉，说：“诸位，要动手耍威风，你们八个人差得太远了，全得下洛河喂鲤鱼。安静些，桥高虽只有四丈，制住穴道往下丢，攒你不死也会被淹死。”

其余七个人同声虎吼，撤下了佩剑。逸云呵呵一笑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你真要作威作福，我成全你们。”他拔出大汉的佩剑，将人放了，慢腾腾地下了马，大踏步上前，伸手抓在地上挣命的伤马后腿，喝道：“免得马儿受苦，早死早超生，下去！”

石桥栏高不过四尺，马儿突然连声嘶鸣，凌空飞跃河下，“扑通”二声巨响，水柱水花直溅上桥面。

下面金眼龙的船，刚超越桥洞，被轰雷般的水响所吸引了，全仰面向桥上瞧。但桥面宽，一时看不见桥上的人。

逸云露了这一手，把八大汉全惊得呆了，脸上变色，向后退了几步，八个人左右分列，一个厉叫道：“青年人，你想造反？你是谁？敢对王府的外庭护卫无礼？反了！”

逸云堵在桥中，冷笑道：“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；你们官不大，鱼肉百姓随便嫁祸的手段倒是不坏，天下的事都是你们这些家伙搞坏了。哼！外庭护卫又能怎样？我不信你能把太爷当叛逆治理，皇法不是为你们几个混蛋而订的。”

“你不拍抄家灭族，本官成全你。”有两个挺剑欺近，语气极厉。

逸云也徐徐举剑迎上，冷笑道：“一起上吧！两个人支持不了两照面。”

“外庭护卫用不着八人齐上，擒一个小伙子未免太丢人，咱们两人擒你已绰有余裕，你准备纳命。”

“哈哈，看谁纳命。鬼门关校死城的大门，不论任何时辰，皆是开启着的，等候着诸位大驾光临。哼！你们是走你的阳光道呢？抑或是硬往鬼门关闯？”

两大汉一声大吼，双剑左右分张，飞扬起阵阵剑啸，无数道银芒齐发，向前攻到，居然不弱，足可跻身一流高手之林而无愧色。

逸云冷笑一声，身形左闪，找上了左首的人，信手一剑点出，一道银虹楔入剑影之中，一崩一绞，喝声“撤手！”人已向右又飘。

随着喝声，响起一声清越的剑鸣，一道银虹突然飞起三丈余，划了一道奇快的光弧，飞向上游桥下。剑飞行时所发的刺耳啸声，令人心往下沉。

剑向下急堕，落向船首，不偏不倚射向金眼龙。

他一手抄住剑，沉喝道：“上面有人动手，是王府的人，咱们上去。”

船向桥墩上靠，人运游龙术壁虎功向上爬。

桥上，局势一面倒。逸云向右急飘，“嗤”一声剑贴着对方的剑锋擦入，剑尖搭住护卫向侧一带。

大汉“嗯”了一声，人向逸云的左侧掩来，逸云左手一抄，五指如钩抓住了对方的剑身，冷喝道：“拿来，放手！”

“不见得。”大汉叫，飞起一腿，飞踢逸云下阴。

逸云手一振，不由大汉不放手丢剑，右手剑拍一声，拍中大汉膝弯旁，如果用剑锋，大汉的腿就不属于他的了。

大汉“哎”了一声，飞跌丈外，“噗”一声撞在石栏上，差点儿跌下洛河。

这不过是眨眼间事，一照面间两名大汉的剑全丢了，说起来真丢人，八个人共丢了三把剑。

剩下五个有剑的人，吓傻啦，有一个变色地大叫：“阁下好身手，但你闯下了滔天大祸，洛阳乃是藏龙卧虎之地，你将插翅难逃。”

逸云将两把剑往地下丢，冷笑道“诸位如果也算得龙虎，洛阳虎未免太不值钱了。”

哼：太爷不想惹事招非，但有人找上头来，绝不退让示弱。饶你们一次，下次可没这么便宜了。要找我，可在洛阳城里找。”

声落，人冉冉升起，象一朵轻云，飘然落在马鞍下，缰绳一抖，两匹马放开四蹄，向北驰去。两端远远地原围了不少人，马到他们急让，人群再聚，他俩已奔出数十丈之外了。

八个外庭护卫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阻拦，有些人平时会称英雄，自认是亡命之徒，口口声声不怕死，砍掉脑袋不过是碗大个疤，玩命等于儿戏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但真要他们的命，他们就都的怕死了。

桥栏旁人影突现，上来了金眼龙一群好汉，一名护卫眼尖，忙抢前叫：“龙前辈，请助下官一臂之力。”

金眼龙抢前叫：“人呢？那是谁？”

“来人未通名，走了，向城里走啦！”护卫叫。

“是不是冒充神剑伽蓝的人？”

“是个英俊的年青人。”

“假使是其他人犯，抱歉，龙某不能相助，告退。”

金眼龙说完，抱拳行礼，率众人翻出桥栏处，重新爬下小船走了。

八护卫留下了马的同伴，七人上马转身追踪逸云去了。逸云与如黛刚近北岸桥头，身后七护卫也到了。

从南岸安乐窝方向，狂风似的挨来，一匹骏马，也在这时赶到，马上的一名大汉在后向七护卫大叫：“张护卫队长，休放走了那两个男女。”

七护卫扭头回望，刚才向金眼龙发话的张护卫队长问：“他们的根底你可知道？”

骏马冲到，马人立而起，大汉叫：“他俩与独眼花子走在一块儿，有嫌疑。”

“独眼花子呢？”

“见机走了，往龙门逃啦！抓住这两个男女，便可找到线索了。”

“发号令，捉拿钦犯。”张护卫队长叫。

有一名大汉在怀中掏出一个双管鼓形皮哨，凑在口中一阵狂吹；其声鸣鸣，一高一低，可远传五六里。桥上的行人纷纷奔至桥边，悚然站立。

轿北不到两里地是津阳门巨大的敌楼上，现出许多官军。城门口，也出现了公门中的暗探。

敌楼居高临下，看得十分真切，两匹飞骑前奔，后七匹一面大呼一面急赶。

官军中有一个小弃，已看清后七匹马上的人，是王府的外庭卫队，突

然大叫道：“是要犯，下去拿人。”

城门口一阵乱，有人吹起同样的皮哨。

逸云心中一凛，突然圈转马头，向如黛叫：“黛，转头，我们不能在城里闹，以免惊世骇俗，跟着我往回冲。”

他一马当先，挥舞着马鞭，向七名护卫冲去，用直震耳膜的嗓音大吼道：“该死的家伙，挡我者死！”

“用箭射他！”张护卫队长叫，取出弓囊里彤弓。

逸云一看事急，要让七弓同发，还得了？他自己无妨，功力未复的如黛可禁受不起。

他一声长啸，从马上飞射而起，展开绝世轻功，突然破空射到。

双方对进，速度奇快，七张彤弓刚张好弦，刚拔出箭壶里的箭，刚搭上弦扣，人已到了。

七护卫未料到逸云比马快得太多，马还在二十丈外，淡淡的青影已到了，快得使他们还无法分辨来者是人是鬼，突变已生。

逸云冲到，手下绝情，一声大吼，马鞭飞舞，左掌迅速地左右猛拍。

人倒、马嘶、厉喝、弦鸣，三匹马飞撞桥栏，两个人带着两声狂叫，飞落滚滚江心。

地下倒了三个人，另两名飞掠下马，来不及使用弓箭，用弓做武器，向逸云猛扫。

同一瞬间，从安乐窝奔来报讯的人，在后面射出一箭，拨转马头便跑。

箭去似流星，飞向二十丈外的如黛。

如黛体力未复原，策马狂奔已经十分勉强，怎料到流矢会从人丛后飞出？只觉左肩一麻，“哎”一声惊叫，人在马上两面一晃，摇摇欲坠。

幸而她放了缰绳，马也是上驹，主人身形不稳而且松了缰，马也就缓缓停下了。

她那一声惊叫，可把逸云的怒火引发了，灵智尽失，一声大吼，下手绝情，左手一掌击出，人向前抢进，马鞭崩开弓，一鞭斜抽。

左面大汉嗯了一声，胸骨尽裂，尸体撞跌了一匹马，倒在桥上死去。

马鞭一闪，从右面大汉左肩抽入，直带下右胸骨，裂开了一条三寸深的两尺长大缝，焉然不死？扔掉弓仰面便倒。掩心镜与护肩，仍挡不住一击。

逸云夺过弓，取了一壶箭，火速回身，闪电似奔回马旁，脸色大变。

如黛面色泛灰，左肩上插着一枝箭，正半俯在马上，咬着牙支持。

他火速将她抱下，飞跃上了自己的坐骑，向桥南狂冲，心急似箭，一面问：“黛，可感到肩上麻痹？”

“哥，痛……”她虚弱地呻吟。

痛，却是箭上无毒；既使有，毒性也不会太烈；麻痹或毫无感觉的毒，方是最可怕的毒药。

他目前不能拔箭，没有余暇。马行如飞，行人全避在桥侧，正好放蹄狂奔。

前面逃命的大汉，本来可以安全地脱身，但逸云怎肯饶他，这一箭太可恶，不可原谅，非宰掉这小子不可。

算准时间，他突用千里传音之术，发出了一声震天长啸，令人心血下沉的音浪，以无穷力道向前传去。

马车的马，和大汉的坐骑，突然同发长嘶，一阵乱蹦，车身猛烈地扭

动。

“轰”一声巨响，大汉的坐骑撞上了车厢，马儿在挣命，大汉也飞跃下马。

大汉魂飞天外，但临危拼命，弯弓搭箭拉开马步，向飞冲而至的逸云连发三箭。

射人先射马，最后一支急射马儿的胸腔，不但来势奇疾，十分神准。

可是神箭手遇上了逸云，象是班门弄斧，马鞭一挥，卷住了来箭，再向上一拂，射人的两枝箭，同被马鞭上的箭打落，人马已接近至五丈以外了。

“你得死！”逸云恶狠狠地叫。

大汉已没有再拔箭的机会了，一声大吼，火速弃弓拔剑，闪身斜冲而迎。

逸云已收了马鞭，两指拈着一枝接来的箭，身躯右侧微俯，箭尖指向挥剑而来的大汉，俊目神光电射，面罩浓霜，急冲而至。

大汉剑出如闪电，身剑合一射到，攻出一招“寒梅吐蕊”振出五道剑影。

“叮”一声脆鸣，箭尖击中剑锋，剑向外一荡，箭尖无情地切人，贯入胸膛直透后心，尸首扑倒。

马直冲向安乐窝，消失在官道的远处。

津阳门涌出了大群官兵，他们只有收拾善后的份儿。

不久，大群骑士从城中涌出，过了天津桥，沿官道向龙门急追。

安乐窝之南，三岔路向两面分张。右面官道至宜阳永宁，也就是逸云的来路。左面官道至龙门，官道宽阔。

骑士们得镇民指引，向龙门急迫，先后过了五批人，不下百四五十之多，伊王府的高手全出动了，河南府和洛阳的公门暗探，皆飞骑赶到。

洛阳城风声鹤唳，市面顿形紧张，到处可以看到如临大敌的官兵，与目光犀利的公门暗探和巡检司的人。

午后不久，城中先后出来了百十骑骏马，马上的人僧道俗俱全，包括了三教九流脚色，全向龙门急赶。

逸云抱着如黛沿官道南奔，他曾看到老花子往左首官道走的，便不管路是往哪儿走，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广处清净之地，便于让如黛取箭养伤。

龙门距城二十余里，过了几处村镇，远远地便看到右前方群山起伏，最左侧双峰对峙，那就是伊阙山，俗称龙门，是洛阳最负盛名的风景区。

由于沿途皆受人注意，行踪显明，逸云知道麻烦得紧，奔了十余里，便乘道中无人，即向右抄小道奔向山区，向山林隐秘驰去。

四周林丘处处，村庄星罗棋布。他不愿在村庄逗留，免得连累村民，越田穿林避开村庄和人烟，向山区急走。

不久，过了一处山坳，那是两座小山形成的坡地，左侧山下密林旁，孤零零地座落了五栋小屋。

他向小屋策马奔去，这儿该是养伤的偏僻好处所。

蹄声惊动了三条大黄狗，在晒麦场上狂吠不已，三五个村民站在檐口上向蹄声响处凝望。

马狂奔而至，踏入了晒麦场，立时鸡飞狗走，马一止人已下地。

门外一个壮年的朴实大汉，抢出喝退三条大黄狗，迎向逸云拱手作揖，讶然问：“公子爷，是迷路么？”又指着迎向如黛问：“这位娘子……”

逸云堆下笑脸，说：“大哥，借光，拙荆误中流矢，需觅地静养，可否打扰贵府？”

壮年向屋中伸手虚引，大笑道：“公子爷请进，两位大驾光临，蓬毕生辉，别问可否。”

逸云见壮年人一表非俗，谈吐不像是村夫，连声道谢后，即随壮年人踏入大门。

五栋小屋先后出来了八九名男女老少，全向如黛投下关注的目光。广位老太太和一位十分秀丽的大嫂，含笑将逸云引入西院客房。

小屋是三合院，加上东跨院和西客房，看去共有五栋，事实上只有一户。屋不太大，但明窗净几，收拾得纤尖不染，显见得主人定是个不俗之人。

客房共有四间，有一个小客厅，虽没有客人，但整理得十分清净雅洁。

老太婆踏着小高底儿，将两人向客房里引，一面吩咐跟来的大嫂说：“二嫂，准备烫水，教小秀来帮我。”又向壮年人叫：“君儿，告诉家里的人，守口如瓶，不可向外声张，绝不可透露风声。快：将你爹的药箱取来。”

逸云闻言一怔，听语气，这老太婆真不等闲哩，他放如黛在床上，转身打量老太婆。

他留了心，果然看出端倪。老太婆灰发梳理得十分整齐，脸色红润，皱纹甚少。目光湛湛。直鼻小口，说话时露出一排完整而洁白的牙齿；没问题，年青定然是个端丽出尘的美人儿。她那一身村妈阔袖葛衫，掩不住她的身份，朗健而矍铄的神态，逃不出明眼人的神目，他正色说：“大妈，不怕小侄来路不明？”

他的嘴够甜，老太婆笑了，说：“看小哥儿人如临风玉树，绝代风标。老身双目不盲，何用再问来路？”

逸云也笑了，说：“人不可貌相，大妈，小侄正是江洋大盗，朝廷的钦犯。”

老太婆将他一把推开，说：“老身不信。别噜苏，老身尚担代得起。请出去，我替尊夫人取箭。”

“大妈，我这儿有药。”

“怎么？你不信任老身的手脚？”

“不敢，有劳大妈了。”

“请到外厅稍候，不必挂心。”老太婆伸手赶人。

中年人已将药箱取来，并含笑领逸云出至外厅。

客厅中，壮年人陪逸云聊天，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后生张罗茶水。那十分秀丽的二嫂，带着一个长得极为甜美的八九岁小姑娘，在房中里外张罗。马包的什物亦已送来。

不久，房门悄然拉开，老太婆含笑放出，向站立相迎的逸云说：“哥儿，尊夫人已无大碍，她用不着灵丹，却需好好调养。大概伤口在三天内可以愈合，但需调养十天半月。”

逸云一躬到地，谢道：“谢谢大妈。小侄打扰尊府三两日，即可动身。”

老太婆坐下，摇头道：“老身有心留客，可是事与愿违。”

“大妈是疑心小侄……”

“非也。因老身一家子即将远行，至迟须于明日入暮前离开，房舍须付之一炬。”老太婆面色一变，有点凄然。

“大妈是遇到困难了么？”

“正是此意。”

“大妈能见告么？”

老太婆凄然一笑，说：“哥儿休怪，老身有难言之隐。”

老太婆淡淡一笑，看着他的佩剑问：“小哥这把剑，乃是伊王府外庭护卫之物，请教哥儿尊姓大名，是否为王府侍卫？”

“这剑乃是夺来之物，果是王府侍卫的兵器。小侄的姓名，也是难言之隐。”他饱含深意地笑，想激老太婆把难言之隐说出。

老太婆并未介意，站起说：“你我之间，皆有难言之秘，都是忌讳，老身倒落了俗套，不该问的。老身有事告退，呆会儿会替你张罗饮食起居。”

逸云站起相送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看府上摆设清雅，门窗走道极有章法，不知可否设有机关埋伏？”

“机关埋伏倒没有，小哥可放心。只是晚间如有响动，请勿介意，且请不必出外，以免有人误会，而致得罪了客人。至要至要！”

“如有人侵入呢？”

“放心，在近日内不会有人入侵。”

“大妈，白天是否须戒备？”

“白天更不会有人。”

“屋后那一丛古松之下，是否有府上的人担任守望？”

老太婆和壮年人全都一怔，老太婆讶然问：“哥儿，怎知松下有人？”

“小侄下马之际，看到那儿有一双眼睛。”

“不会错？”

“相距不足二十余丈，任何眼睛，难逃小侄视界之内。”

“君儿，搜搜看，走！”

壮年大汉倏然站起，向逸云说：“兄弟，在下少陪，等会儿再与兄弟你畅叙。”

母子两人抢出客厅，里面的二嫂出匆匆外出。

逸云回到房中，小姑娘正将如黛的抖衾掖好，见逸云入室，含笑敛衽说：“公子爷，有事请吩咐，我叫秀琴。”

逸云谢了她，笑问道：“老太太是你的……”

“我奶奶。”

“你贵姓？秀琴姑娘”

“奶奶说，我们不可将真姓告诉陌生人，公子爷……”

“别叫我公子爷，武林的江湖浪子没有公子爷。”

“那我叫你叔叔。哦，你不问问婶婶的伤势？”她羞笑着溜烟走了。

“好个聪明慧黠而早熟的孩子。”他向她的背影笑。

他到了床边，向如黛问：“黛，伤势怎样了？”他揭开薄衾察看。

如黛有点虚弱，但精神大佳，笑道：“老太太治伤的手法高明，药也不错，不打紧。”

他在革囊中取出了包祛毒归元散，用水杯让她服下，掩上薄衾说：“这一家人有困难，我不能袖手旁观，你安心躺会儿，我得去瞧瞧。”

他掩上房门后，将弓弦挂上，悬上箭囊准备出厅。

逸云准备停当，刚想出厅，厅外人影一闪，秀琴姑娘已迎面挡住了，绷起红香香的小脸蛋，说“叔叔，千万不可乱闯。”

他扬了扬手中彤弓，笑道：“小姑娘，不许人帮忙？领我到后厅屋脊，

看我可否帮上一手，走！”

小姑娘略一沉吟，说：“你答应不出面，我才敢领你去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小姑娘回身便走，在天井蹲腰作势，一声便上了丈高的院墙，小小年纪，难得。

两人扑奔后院，逸云上了内进阁楼的瓦面，居高临下监视着房舍四周，并向屋后二十丈山坡上的松林看去。

小秀琴站在他身侧，紧张地向那儿凝望。

两侧，老太太率二嫂和两名仆妈打扮的中年女人，剑隐肘后自左搜人；右侧是中年大汉和小娃娃，还有两名中年人，八个人两下里一抄，向内急搜。

松林浓密，但不易掩藏形迹，尤其是大白天，不可能逃过高手眼下。

逸云相距虽在二十丈外，但耳目超凡入圣，徐徐张弓搭上一枝狼牙，大喝道：“树上的朋友，下来，不必藏头露尾，或者用暗器伤人。”

没人回答，也没有人现身，他又说：“朋友，现身，冲谁而来，当面说说。”

林下的八个人，已搜近松木最浓密之处。

“哎……”突然传出一声惊叫，隐约中，可看到中年人翻身跌倒。

“爹爹！”小秀琴尖叫，跃下了后院向山坡上奔去。

一枝狼牙箭破空而飞，射入了松林，后面传出的尖厉锐啸，令人闻之心为之沉。

箭过处枝叶纷飞，突然传出一声厉叫，一个青色人影从浓枝中下坠，“砰”一声沉响，滚落了山坡，被树根挡住了。

暴喝之声大起，林梢三条青影，突向三方面冲梢而起，向三个方向踏梢逃命。

老太太除了留二嫂照顾中年大汉外，全上林急追。

逸云一声长啸，箭出如连珠。贼人上林梢，目标明显，象三头大鸟，暴露在箭下。

“哎唷……”中央逃得最快的人先倒了、

“哎……”左右两人也同时失足下坠。

不久，连小秀琴算上，八个人捉了五人，向屋中奔来。逸云也下了屋，到了外厅。

四个青衣人面貌凶恶，有一个箭贯腰肋，奄奄一息，眼看活不成了。另三人一中右背琵琶骨，一中左肩一中右肩，皆未致命，痛得大汗如雨，但却未出声呻吟。

老太太抱着受伤的君儿，他的左肩钉着一柄柳叶刀，深入三寸，面色泛灰。

“是淬毒刀！”逸云急叫。

老太太脸色铁青，说：“哥儿，谢谢你的神箭，老身须先救人，少陪。”

逸云取出金蟾内丹，递给老太婆说：“用这颗珠子放在伤口上滚转，可除剧毒。”

大汉右肩井已被扣住，动弹不得，而箭杆摇动时所发的剧痛，几乎使他咬碎了满口钢牙。箭停止摇晃，他长吁一口气，切齿道：“要杀要剐，悉从尊便，要问口供，免谈。”

“真的么？”逸云冷笑着问。

“太爷难道和你作耍？”

“我却不信戏言。”

“大爷绝不戏言。”大汉仍硬得像石头。

一名仆妈装扮的中年女人接口道：“公子爷这些人我们认识他们的来意……”

逸云手止住她往下说，笑道：“大嫂请稍候，在下须教他招供，他不说，我要教他饱受缩筋易骨的酷刑。”

他将大汉按在长凳上，食指点左骨背肋最下根筋骨上，冷冷地说：“老兄，你先尝尝筋骨易位的滋味。喏喏喏！你这根骨头本来很正常，正是该长的地方，我却叫易骨法，好听些；与少林绝学易筋骨极为相象，保证你受用。”

他的手指缓缓向下压，陷入两骨的隙缝中，又说：“老兄，你如果忍不住，可以大声叫，你的哑穴没制住，叫多大声都可以。”

大汉浑身颤抖，牙齿挫得格支格支地响，最下两对筋骨称为浮筋，软而易折；小儿骨中廖质特多，即使折断亦易愈合生长，成年人钙质多，折了接合不易，将是终身大患，除非将骨用手术取出。

食指下徐压，力道恰到好处，大汉怎吃得消？他狂叫一声，大叫道：“小辈，你是谁？你取架梁，将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逸云冷酷地笑，另一指头儿搭上大汉的腮边，按住了笑筋，蓄劲未发，说：“老兄，你的叫声讨厌，我要你笑，你试想想，心里痛得想哭，却非笑不可，这滋味好极了。如果我是你，还是乖乖招供，免得皮肉受苦，何况你的底已经说了，何必自讨苦吃？这种好汉不充也罢。”

“放手，我说。”大汉只好屈服。

逸云放了手，缓缓站起，一面整衣一面说：“光棍不吃眼前亏，阁下说吧！”

大汉翻身坐起，吸入一口气，突然冲前一掌劈出，想拼死逃命。

逸云伸右掌一拨，大汉一掌落空，人向上挺胸凑上，象是将胸送上挨揍。

“劈啪”两声，逸云出手快逾电闪，给了大汉两耳光，将他击倒在地，冷冷地说：“你再不识相，休怪我心狠手辣。”

大汉倒在地下，痛得龇牙咧嘴，挣扎着坐起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小辈别狂，总有一天你会落在太爷之手，你要知道些什么？问吧！”

“你们的主子是谁？”

“祁连隐叟宫宁。”

“哦，是那老阴贼。你们来这儿有何贵干？”

“咱们进入中原，要找神剑伽蓝华逸云，早些天到达洛阳，探得主人的早年仇家冰魄掌唐海亭，在这儿隐姓埋名安居纳福，故命我们前来查明底细。”

“宫老匹夫目下何在？”

“在洛阳，目下因遇上好友被武林五大门派迫逼，为尽武林道义，正于城中准备应变。”

“五大门派的人都来了？”

“只是途经河南府附近的人，并非完全来了。”

“他们有何图谋？”

“据说是应武当玉简之召，要赶往武当聚会。”

“他们为何不往武当，而在洛阳逗留？”

“太爷不知其详，只听江湖传闻，说是有人假冒神剑伽蓝之名，劫了朝廷的宝物，伊王请出少林掌门方丈苦行大师出面，要擒捉华逸云归案。”

“苦行大师怎会受命？你说谎！”逸云低喝。其实他并不感到突兀，那是必然之事。

大汉冷笑一声说：“五大门派中，少林武林皆受朝廷供禄，这就是白道的英雄，苦行大师敢不受命？他不怕山门遭劫？于是少林弟子出动了，武当崆峒昆仑峨眉四派，凡是到了河南府的人，全都卷入了旋涡。”

“你们有何打算？”

“咱们坐收渔利，相机行事，不然就前来将唐老匹夫全家鸡犬不留。”

“好，你倒说了不少实话。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阁下要敢说的话，太爷在听着。”

“神剑伽蓝华逸云。”

“鬼话：华逸云早就死了，在崆山别馆出现的假华逸云长相太爷认得，你骗谁！”

晶芒一现，伏鳌剑光华耀目。逸云将剑在大汉眼前一晃，笑吟吟地说：“要是你仍不信，那也是无法勉强之事。看这把伏鳌剑。”说完，光华疾闪，射向厅外，绕飞两匝悠然折回，眨眼间便落在掌心。

厅中的人，全大吃一惊。后厅口，老太婆目定口呆，紧盯着逸云英俊的面容，手中托着金光闪闪的金蟾内丹，做声不得。

逸云收了剑，走向后厅口，接过金蟾内丹，说：“大妈，快离开这儿。这家伙有一半谎话，今夜三更，祁连山的一批恶贼，定然倾巢而至。事不宜迟，迟则后悔莫及，尊府借给小侄一用，请立即启程。”

老太婆倒抽一口凉气，惶然问：“他们真要在今晚动手？”

“是的，不然就不会派人在这儿埋伏。”逸云断然认定。

“华大侠，你怎不走？”

“小侄与宫老鬼有深仇未解，要在这儿等他们一决。”

“老身可尽助力。”

“谢谢。不是小侄多话，以大妈一家子造诣来说，接不下宫老魔三招两式。”

“华大侠认为老身如此无用么？”老太婆不悦地问。

“事实如此，不容置疑。小侄在崆山别馆，已领教过老匹夫的绝学，寒魄诛心掌确实可怕，快些准备吧！迟了就不易脱身远走了。”

老太婆大概有自知之明，只好向逸云千恩万谢告辞，指使众人拾捡行装。

逸云脸色一沉，向大汉说：“老兄，你们如果活着，唐家永无宁日，甚至还得全家遭劫……”

大汉愈听愈胆寒，暗叫完蛋，乘逸云只顾说话之际，空然向厅口急射。

“留下啦！”逸云冷喝，天心指破空射出一道劲流。

大汉已经出厅，刚再次纵起，突然象中箭之雁，“砰”一声颓然堕地，手脚一阵抽搐，才寂然不动。

不久，老太婆男女共十四人，各背一个包裹出厅，向逸云珍重道别，匆匆走了。

逸云为了灭口，保障唐家一门老小的安全，不得不将另两名大汉处死，

将尸道丢入山边洞穴中。

他将大门闭上，亲自下厨准备饮食，整治了一些可口的美汤搬入房中，扶起如黛进膳。

如黛的箭伤不严重，算不了什么。只是身体不曾完全复原，还不能动刀弄剑与高手一争长短。他一面进食一面将计划向她说明：“祁连隐叟既倾巢而出，誓为门人报仇，这一笔帐早晚要算，与其往下拖，不如今晚打发他们走路算了。”

“哥，你怎么打算？我又不能动手助你。”如黛担心地问。

“你不必动手，安心睡上三个时辰。二更初，我将坐骑准备好，将你背上，在屋前小道等他们光临，明暗里下手。敌势太强，则远走高飞，否则便毙了他们，这一带便是他们埋骨之地。”

“哥，不如我们早些离开，以后再找他算账不迟。”

“不，这些天来，我厌倦了逃避，我不能再示弱。”他语气极为坚决，显然对早些天的逃避举动大为不满。

她默默地紧握住他的手，用应允的目光凝视着他，目光中且饱含鼓励与祝福之意。

他已恢复神魔洞的一段记忆，两人心意相通，双方心中的语言，皆可在对方的神情和举动中，交换心语。他默视她的秀颊，轻轻说：“黛，谢谢你的祝福。你静静地休息，一切有我料理，晚间治了祁连隐叟，咱们仍进洛阳城在津阳坊上谷老店等邝老丈的消息。”

天色行将入暮，他开始准备，后园中有不少牲口，六畜俱备。他携出不少鸡鸭猪羊等物，到小道中安装一些小玩意。马匹上了料，备好鞭绳挂缠在后院一丛矮树林中。

他找到一捆栗木枝，削成了百十枝木箭，拔家禽的翼羽为翎，用盛囊装了，放在身边备用。

在龙门两山中，官府中人会合了苦行大师，在这一带大肆搜索，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龙门镇是中枢，人暮时分建起了行辕，不久伊王驾到，亲自主持大局。可是他们却没想到，在西北山区北面山坳中，华逸云却从容应付祁连隐叟捉迷藏，根本不在龙门。

二更末，逸云换了一身黑色劲装，背了如黛，腰悬长剑手持彤弓，包裹在左肋，右肋是两个箭囊，鬼魅似的站在山坡上暗影之中，直待看到了小道远处出现了人影，方掠回小屋脊事先开好的天窗上坐了，只等好戏上场，也准备收买人命。

祁连隐叟一群人，已探清小屋的主人冰魄掌唐海亭不在家，为了想一网打尽，迟迟未动手。直至洛阳发现了神剑伽蓝的踪迹，他等不及了，先收拾唐家老小，再参与追踪华逸云的大举，所以便在晚间悄然掩至。

他已摸清小屋中的底，认为区区几个男女，定然可以手到擒来，用不着偷偷摸摸费手脚，一行二十余人浩浩荡荡，顺小径急走。

绕过了山嘴，已可看到小屋了。屋中不见灯火，仅有门旁悬着一盏黄色的灯笼，不住轻荡，发出朦胧的淡黄色光芒，一切似乎平静无事。

唯一奇怪的是，怎么没听到狗吠声，以前两天派人前来探索时，就是三条黄狗几乎误了大事，差点儿泄了行藏，今晚怎不中听到犬吠？

老鬼突然举手，示意后面的人止步，扭头向后面一个歪头黑影说：“左玄，发讯，叫他们出来接应，他们为何不在道口等待？四个人全在后面呆着

干嘛？”

扭头狮子左玄掏出一个芦哨儿，吹出一声低沉的短音符，稍顿再发一声长，方侧耳倾听。

除了夜风萧萧，为凜凜松涛之外，便是秋虫的大合唱，没有任何异响。

“再发一次。”老鬼低喝。

扭头狮子再发讯号，但仍毫无动静。

祁连隐叟心中一凛，突然低喝道：“不好，老虔婆已发现有警，把咱们的伏桩拔掉了。快！杀入屋中鸡犬不留。”

左侧的弱水神龙突然低语道：“老虔婆既然有备，咱们不可大意闯入。”

“依骆老弟之意……”

“咱们摸进以防万一，免受暗算。咱们远道而来，敌暗我明，应该小心。”

“老虔婆一家子，成得甚事？定可手到擒来，暗算岂奈咱们何？”

“话不是这般说，小心为上，别在阴沟里翻船，划不来。”

“好，搜进。”众人左右一分，分三批悄悄掩近。扭头狮子与师兄阴神饶光汉走在最先，展开轻功向前急射。

小道沿山麓蜿蜒，左是山，右是已收穗了的麦田，人在小道上急进，掩不住形迹。

两人并肩搜进，经过一处田角，一不小心，触着一条小藤蔓。

“啪啪……”异声突起，两团黑影从小道旁弹起，向两人背上飞撞。

两人吃了一惊，闻声知警，不知是何种怪物，急向两旁闪避，火速拔剑旋身。

后面三四丈的祁连隐叟与五丁神里飞叟而出，一拐一剑急如闪电，“啪啪”两声击中了黑影，只见羽毛飞舞，血肉四溅，向旁“噗噗”两声墮落田中。

“咦！啥玩意，”五丁神叟轻叫。

扭头狮子手快，特大特长的剑一挑，一团黑影到手，突然惊叫道：“是缚了嘴的雄鸡，”

“王八蛋！这老虔婆！”祁连隐里怒骂。

“走！狗婆娘戏弄我们。”五丁神叟也羞恼地叫。

众人气乎乎地前奔，扭头狮子和阴神仍在前急走，看看接近至晒麦场，进至一片菜园子。突然“得得”两声，菜园篱笆牵出的两根小绳，被他俩碰断了。

同一瞬间，菜圃四面八方全有怪物蠢然而起，有快有慢，全向小道上冲来。

黑夜中不辨事物，而且事出突然，相距又近，加以他们心中有鬼，全都一怔，同声怒叫，便放手进击。

人群疾分，祁连隐空一声厉吼，一剑将路旁的一个黑影点倒，突然怒叫道：“住手，是猪羊。”

众人果然住手，羞愤难当。路旁和菜畦中站起黑影，慢的是猪，快的羊，嘴全被山藤罩住，用绳索以活结因倒，触动了引线，绳索尽解，畜生们重获自由，皆蠢然而动。

手快的人，已将路旁五六头猪羊宰了。这群武林中的绝顶高手，竟会动手宰猪羊，与畜生为敌，日后传出江湖，脸往那儿放，所以全气得脸色铁青，咬牙切齿。

蓦地，扭头狮子“哎……”一声惊叫，向旁一伏。

“嗡……”奇异的啸声传到，那是弦鸣。

同一瞬间，“嗖”一声刺耳厉啸传到，擦过扭头狮子右肩的木箭，贯入祁连隐叟脚前。

接着“哎……”一声惊叫，一名黑衣人倒了。

“噗”一声，另一个未吭，向后栽倒。

“伏下！散开，小屋上有神箭高手。”祁连隐叟大叫。

这刹那间，附近的神箭破空啸声，尖厉刺耳而十分奇特，与普通的箭啸大为不同，令人心惊胆跳。

“向四面抄近，冲入屋中。”一旁的五丁神叟叫。

叫声刚落，他突向左飘，一枝木箭在千钧一发中，掠过他先前站立之处，射倒了后面一名大汉，好险！

众人心中发毛，箭来势太疾，未听声箭已到了，令人不胜防，不由他们不惊，在这片刻中，已有五人丧身箭下了，谁也没有躲的机会，这发箭的人好高明的神技。

相距约有三十余丈，逸云事实上也无法分辨人影，只是向人多处发箭，反正射一个算一个。

众人急散，藉草木田藤和园篱掩身，有人掠入林中，向小屋取包围形势掩进。

“喳喳……”一阵声音不大而极为冷厉的笑声，从小屋方向传来，直搏耳膜，令人心向下沉，头皮发炸。

祁连隐叟与弱水神龙几名绝顶高手，一听笑声骇然变色大惊止步。祁连隐叟轻说：“哎，哪儿来的武林高手？他在用夺魄神音对付我们，老虔婆请来了高人。”

“咱们人多，功力不弱于这发笑这人，由四面八方进迫，不怕他不死。”弱水神龙说。

死鬼祁连阴魔左钩的老妻赤煞阴婆，这时接口道：“先放火，用赤煞弹先焚屋，使他无所遁形。”

“快动手！”祁连隐叟叫。

赤煞阴婆伏地急掠，直欺近至晒麦场旁，突然挺起扔出一枚鸡卵大的赤煞弹。

可惜相距有二十余丈，弹太轻，难以及远，“噗”一声响，赤煞弹在门阶下爆裂，青色的焰火飞溅，引燃了内包的特制黑油，刹那间赤焰飞腾。

也在她挺起上身的瞬间，引来了三枝狼牙箭。

“哎……”她狂叫一声，来不及扔出第二颗赤煞弹，左肩便挨了一箭，扑地尖叫。

火光倏现，逸云心中一凜，这玩意歹毒绝伦，沾在石上也得燃烧许久，见风即燃，难以扑灭。他自己不怕，但万一沾了背上的如黛，岂不糟透？

他向四周连发二十余枝木箭，身形没入屋中，到了后山拉开院门飞身上马，弓弦狂鸣中，他连发十余箭，马儿向院坳内冲去。

这方向只有三个人迫近，就是九尾狐和左方雨左方田兄弟，箭到如连珠，擦头顶而过，吓得他们魂飞天外，慌不迭伏地躲避。

第十枝箭掠过头顶时，蹄声已至，马已迎面冲来。

九尾狐功力不等闲，突然跃起一剑摔出，并大声叱道：“那儿走？留

下……”

声未落，弓影一闪，“铮”一声长剑脱手飞跌，弓弦一振，木箭掠过九尾狐的头侧，刮掉了她寸深的颈肉，颈椎也丢掉一层，尸首飞跃丈外。

马儿去势如飞，隐入黑暗之中。左方雨兄弟俩惊走了三魂，还没有看清楚是人是鬼，大名鼎鼎的九尾狐，一照面之下便倒了。两人发出一声惊叫，奔向九尾狐，只觉心中一凉，暗叫完了！

九尾狐半边头已经血肉模糊，她气息奄奄地轻说：“是……是……神……”，话未完，吁出一口气便停止了呼吸。

祁连隐叟已闻声射向屋中，屋中鬼影俱无，便向后面奔到，迎着了左方雨兄弟，他问，“有人由这儿逃走了？”

左方雨兄弟抱着九尾狐的尸体，大叫道：“禀师祖，一人一马已逃向谷内……”

“混蛋！为何不截住？”

“徒孙功力不行，潘老前辈已被那人伤了。”他是说，九尾狐也完蛋了，我怎成？

“追！”老家伙叫。

抢入屋中的人，已经纷纷上了瓦面，闻声齐向下跳，走向祁连隐叟。

他们还未开始追，屋左侧半里外麦田之中，已现出一人一马的黑影，正缓缓在田中走动。

“哈哈……”一阵豪笑发自马上人之口，破空传至。

众人吃了一惊，定睛循笑看去。天色太黑，土色灰黄，只可看到灰黄的田中，一骑高大的骏马影，徐徐斜绕而来，方向是小屋的正面。

祁连隐叟正待下令追赶，笑声日落，传出了令他们十分熟悉的噪音，那人在马上朗吟道：“骏马新跨白玉鞍，战罢沙场夜色寒。弓弦鸣烟声犹震，匣里剑吟血未干。”

这人的口音太熟悉了，朗吟之声高低徐疾悦耳动听，但其中略带萧杀之气，令人依然而惊。

“神剑伽蓝。”五丁神叟讶然轻叫。

“是他？这畜生。”挨了一箭的赤煞阴婆叫。

“宰了他，上！”祁连隐叟大叫，向前急射。

“嗡”一声弦响，破空传至。

所有的人，火速向下一伏，但没有射到。

祁连隐叟一声长啸，闪电似掠出。

“看箭！”逸云叫。

祁连隐叟眼尖，已看清一点星闪电似射到，无声无息，一即既至。

他心中一凛，身形右闪，挥剑斜拍寒星。“铮”一声脆鸣，箭朗然斜飞。他只觉手腕一震，斜退了两步。

这两步退得真好，救了他自己的性命，两枝狼牙箭擦左胁衣而过，与护身真气相触，发出了刺耳锐啸。

闪过了三箭，方传来弓弦的狂振，和狼牙破空飞行的啸声，令人心血下沉。他惊得血液似乎要凝结了。难以置信这是事实，一剑没将箭打落，他怎能不惊？

马儿仍在慢慢踱步，令他们心惊胆落的语音又响：“官老鬼，太爷今晚再饶你们一次。”

祁连隐叟站住了，怒叫道：“华小狗，咱们誓不两立，你来，咱们决一死战。”

“哈哈！你怎配？”

“少说狂言，咱们剑下见真章。”

“太爷没空，后会有期。太爷先警告你们，再不滚回祁连，有一天你们会后悔。”

马儿转向小道，向外缓缓而行。

祁连隐叟不死心，也忍不下这口恶气，举手一挥，突然向前飞射。

“嗡”一声弦响，众人吓了一跳。

“不要命的快来，下一次将有人躺下，不信可以试试，看太爷箭上功力如何。”

没人敢再冒险，事实上也不可能追及，即使追上了又待怎样？谁也不是神剑伽蓝的敌手，在崑山别馆他们已领教过了，追上了也是白送死。

“再会了，山与山不会碰头，人与人终会见面，希望你们自爱些，赶快回到祁连。”

“小狗！咱们誓必取你性命。”祁连隐叟厉叫。

“就凭你这问话，你将自食其果。哈哈……”

长笑声中，马儿突然放蹄疾奔，去势奇快，不久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

马儿奔了官道，不徐不疾奔向安乐窝。

承平年间，中原虽无宵禁，但三更后城门既闭，城里城外断绝往来；加以白天在天津桥出了命案，杀官闹事惊动全府，疑犯又是与独眼狂乞同来之人，事情闹大了。所以官道中鬼影俱无，仅间或有三两名官差飞骑而过，百姓小民怎敢外出惹火烧身？

逸云还不知城门已闭，他认为洛阳乃中州第一大城，城门怎会关闭？天下承平嘛？

洛阳曾是十朝都会（洛阳人只承认九朝，怪，）确是中州第一大城。中州指河南府，世人认为这儿位于天下之中。事实上中州是今之新安县，治汉关以西之地，乃是北周武帝所置，后人便将河南称为中州。

洛阳城这天出了天大祸事，城门在二更后已关了，警卫森严，连越城而进也不可能。

逸云不知就里，泰然往天津桥驰去。

“哥，怎不将他们收拾？”背上的如黛问。

“祁连阴魔左钧已死在我的剑下，他们找我报仇，是理所当然之事，我用不着赶尽杀绝，留他们一条活路。黛，你认为对么？”

如黛轻抚他的肩颈，笑道：“哥，应该如此，可是祁连的人凶横已惯，他们不会放手的。终有一天你会再次拔剑。当然啦！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废了他们算了，留他们活着返回祁连，也是一场功德。”

逸云摇头笑道：“恐怕不可能哩！他们不出现便罢，出现就是一大堆，要废去他们的武功，委实太不容易了。”

马儿过了安乐窝，直奔天津桥头。

蹄声得得中，桥头突然出现了四名身穿黑色劲装的黑影，两面一分，迎面挡住了。

“咦！这四个人来意不善哩！”逸云说。

他并非怕事之人，仍驱骑向前驰去。

“什么人？止步。”有一个洪亮的嗓音叫。

马儿缓下脚步，在四黑影身前丈余站住了。逸云答：“赶夜路的，有事么？诸位。”

“河南府官差在此，下马答话。”那人声音微带不悦。

“是官差？小民并未犯法，也用不着与官差府人打交道，不必下马。”

“混蛋！你……”

“怎么？你骂人？”逸云怒火渐生。

“骂你算便宜了你，我还得揍你呢！”

“难怪人说官如狼，吏如虎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“你这小子吃了豹子心，先拿下你再说。”那家伙奔上前拿人，伸手便抓。

逸云将弓一拨，那家伙被拨得向侧踉跄冲出两丈外，几乎一跤栽倒。

逸云冷冷地说：“阁下，动手动脚你准倒霉。”

那家伙呛一声拔出腰中朴刀，大叫道：“好家伙。你敢拒捕？”

逸云哼了一声，反问道：“哼！罪状呢？拒什么捕？”

“你小子不受盘问，夜闯禁地，便是罪名。你乖乖就缚，不然先剁掉你一只腿。”

一面说一面欺近，将朴刀伸出了。朴刀狭长而背厚，不但可扎可削，还可以硬崩硬砍，由于背厚，好用劲而锋刃特利，黑夜中闪闪生光，令人见了心中发毛。

逸云大笑道：“要剁腿，请便。”一抖缰绳，向前驰去。

四个人同声虎吼，四把朴刀猛截而出，下手马上砍人，出手不留余地，声势汹汹。

逸云一声长笑，右手弓来一记“丹凤点头”，“噗噗”两声，击中两人持刀的右肘，“当当”两声钢刀落地，人也倒了；曲池穴被制，焉能不倒？

他左手食中两指点了两下，两缕劲风不轻不重地击中另两人的右乳下期门穴，人倒刀亦落地。蹄声骤起，马儿奔上了天津桥。到了桥的中段，桥南四名官差倒地，飞起一枝蛇焰箭，同时双管皮哨声悠扬，警讯传出了。

逸云不在乎，他要入城找地方歇宿，要到上谷老店等老花子，万事不管，先进城再说。

桥北岸，出现了二十余名黑影，将桥头堵住了。桥口上，中间是一高年僧人。左面是三名身穿红色法服的老道。右首是三名花甲以上僧人，他们内穿玉色常服，外披绿条子浅红袈裟，一看便知他们是地位不低的讲僧。

后面十余人是俗装大汉，身穿灰黑两色劲装，一个个佩剑挂囊，威风凛凛。

道士手执拂尖，背系长剑，和尚则手持禅杖，一个个迎风屹立，袍袂飘飘，不言不动如同化石。

蹄声急骤，狂野地冲到。

中间老和尚越众而出，单掌打一问讯，说：“阿弥陀佛，檀越请留步。”声如洪钟，在空间里回荡。

马倏然收蹄，人立而起，一声长嘶，四蹄着地，退后了两三步，止住四蹄。

马上的逸云相度双方形势，心里老大不悦，哼了一声，冷冷地说：“大师拦路，请问有何教？”

“檀越在桥南伤了官差，是么？”

“小意思，他们无礼，我制住了他们的穴道，一个时辰后穴道自解。大师意下如何？”

“檀越能限时制穴，定然是非常人，请留高名。”

“大师法号如何称呼？”

“老袖少林佛因。”

背上的如黛轻声说：“哥，那是苦行大师的师弟。”

她声音虽小，佛因仍听得真切，说：“女檀越能知老衲法名与派中地位，定非泛泛之流。”

“大师说对了，今晚莅临之人，皆无一泛泛之流。还有几位大师与道长，相烦大师引见。”逸云泰然地说。

后面一名大汉突然高叫道：“小辈无礼，在少林高僧之前，怎能高踞马上答话？还下不来，”

逸云就是不愿下马了，他随时得赶路，而且也知道这些人全冲他而来，更不愿下马，便说：“抱歉，在下有急事在身，而且内眷有病，背在身上不太灵光，下马麻烦得紧。”

佛因大师念了一声佛号，说：“檀越不便下马，老衲不怪你。几位法兄道友，皆是武当崆峒峨嵋的长老法师，檀越如想老衲引见，并无不可……”

一旁的一名老道冷冷地接口道：“佛因道友，不必了。先问清他的姓名，把他交与河南府的管差算了。”

最后一名老和尚突然说：“不可，请佛因法兄三思而后行。”

“为何不可？”老道惑然问。

“咱们乃是擒捉冒充神剑伽蓝的山海之王而来，又不是官差，犯不着听人指使。”

“依道友之见……”老道仍往下问。

“请这位施主退回桥南，让官差们处理。”

佛因大师顿首道：“觉度法兄言之有理，咱们岂能多管闲事？”便问逸云说：“檀越的大名，尚请见示”

逸云自然不愿自找麻烦，便说：“大师可认得山海之王么？”“图形上画得十分清楚，但老衲并未见过。”

“大师认为在下是否象山海之王？”

双方距离不过丈外，自然看得真切，老和尚淡淡一笑，泰然地说：“如果檀越与山海之王相似，老衲何必多言？”

“又待如何？”

“擒下交王府处理。”

“大师再清楚地看看，也许在下真是山海之王哩？”他笑，笑得蹊跷，笑得暧昧。

佛因也笑，笑得稳重，笑完说：“这儿有武当与崆峒的道友，他们皆曾与山海之王照过面，怎会走眼之理？檀越请通名号。”

“在下既然不是山海之王，何必通名道姓？”

“老袖不愿与檀越晓舌，请退回桥南。”

“在下身有急事，必须进城。”

“这几天王府颁下禁令，城门二更后关闭，檀越用不着去了，凌晨再来。”

逸云一怔，他怎能带着坐骑越城而进，但他非进城不可，免得错过了与老花子会面之机，略一忖量，便决定弃马越城而进，便向老道们叫：“哪

一位道长是崆峒高徒？”

刚才发话的老道寿眉一挑，傲然答道：“贫道气钧，施主有何见教？”

“哦，是气字辈的法师。”

“哼，谁不知贫道是与掌门同辈的崆峒门人？”

“在下失敬了。”他抱拳拱手，又道：“在下有一事不明，请道长明示。”

“施主请说。”

“贵派有四位法师，气极、真、虚、罡，道友该知道。”

“那是贫道的师兄，自然认得，废话！”

“据在下所知，道长的四位师兄，皆欠了山海之王一笔人情债，道长可曾耳闻？”

“略有所知。”

“道长因何却又要捉山海之王？”

“个人恩怨，那是个人之事，本派已查出早些天大闹长安九真观之人，正是山海之王。而从长安至石龙河谷山道一带，游龙剑狄师侄的手下镖师，曾有不少人死在山海之王与独眼狂乞之手，施主试想，敝派是否能放手不管，”

逸云呵呵一笑，说：“有道理，该管，可惜，你们无法奈何得了山海之王和独眼狂乞。”

“呸！你小觑了五大门派哩：山海之王再狠，也无法与咱们争短长；更有京中锦衣卫的高手已到，他性命难保，至于独眼狂乞，哼！他绝逃不了，他的师弟亡命花子尹成已经落网，早晚轮到他了。”

“亡命花子？他这老江湖会被你们擒住了。鬼话。”

“鬼话？哼，他目前被囚在伊王府天牢，信不信由你。”

“信，在下只好信。哦！废话说得太多，在下该走了。喂，借光，让些儿。”他抖缰前冲。

佛因大师禅杖一横，沉喝道：“退回去！不然休怪老衲得罪了。”

逸云面色一沉，勒住坐骑大喝道：“你们真不让路？岂有此理！”

气钧老道大吼一声说：“小辈可恶，先擒下你，再找你的师门，看是何人调教出你这种狂妄之徒。”声落人闪，扑近马旁伸手便抓。

逸云火起，彤弓突然点出，急射老道曲池穴。

老道咦了一声，他感到逸云出手太快，弓弦传来的无形潜劲奇猛，不由失惊，沉肘翻掌，猛扣弓渊。

弓渊，即弓臂弯曲处，老道聪明，不抓弓弦面向上抓弓渊，抓住了弓定然折断，他一抓之力岂同小可？

岂知逸云比他高明得太多，弓向旁一撇，快得肉眼难辨，敲向老道左胸肩。

老道也不弱，咦了一声向后仰身急退两步。弓弦拂过左肩，半分之差便已着肉，但听嗤一声响，肩衣裂了一条缝，好险！

“挡我者死！”逸云大吼，马儿突向前急冲。

逸云惊退了气钧老道，突然马驱前冲，大吼叫道：“挡我者死！”

对方人多，高手如云，他想驱马冲出，那是极不可能而危险万分的举动。

他这一来，引起了公愤，众人一声呐喊，撒兵刃向前一拥。

佛因老和尚本是有道高僧，也感到无名火起，愤火中烧，大喝道：“诸位退！休贻人笑柄。”喝声中一杖扫出。

他挫身出招，逸云个儿高大，又须防备气钧老道，自然无法保全马匹。

逸云不顾伤了马儿，突然大喝一声，将马带得人立而起，双腿一绞，伸左手一托马肩侧，马儿似被神力所托，倏然扭转奔出。禅杖半分之差，从前蹄下掠过。

逸云人已下地，马儿向桥南狂奔。他露了这手神技，把众高手看得毛骨悚然。

“檀越高明，定非无名小卒，通名。”老和尚沉声问，横杖阻住去路。

逸云未能冲出，几乎伤了坐骑，心里十分不舒服，猛地挂上弓，一声剑啸，他撒下了夺来的长剑，沉声道：“胜得了在下手中剑，再通名不迟。”

“檀越请三思，老衲不为已甚。”老和尚按下怒火，平心静气地说。

“在下只问大师让不让路？”

“天明之前，此路不通。”

“你这是无理取闹，你们成了河南府的公门走卒？”

“老衲受命擒捉山海之王，大批高手已赴龙门，他可能转回洛阳藏匿，所以此路不可通行。”

“在下却非走不可。”

“老衲绝不徇私放行。”

“在下只好硬闯了。”逸云挺剑逼近。

“老衲只好出手相阻。”老和尚立下禅杖，泰然相待。

身后一名劲装中年人徐徐踱出。扬着长剑道：“禀师父，请让弟子擒下他。”

老和尚侧后方退去，沉声道：“小心了，不可下重手。”

逸云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冲你这两句话，在下亦不下重手。”又向欺近的中年人道：“阁下快上，别耽误时刻。”

中年人哼了一声，在丈外举剑道：“尊驾可放手自救，不必客套。”

“少林的达摩剑法在武林盛名如日中天，请勿相让，休降了少林名头，请！”

银芒疾闪，双方同时踏出两步，振出朵朵银花，剑气震耳锐啸。

逸云斜身急进，剑如游龙，信手轻点，泰然运剑。“叮叮……当当……”响起数声轻鸣，他的剑影倏隐倏现，在对方朵朵剑花中吞吐出没，双剑相触的清鸣振荡，他没用全力，以柔克刚，所以只听见一片金铁交鸣。

中年人的剑花，原是极凶猛的进手招式，一步一吐，笼罩住对方胸膈要害，每一朵剑花皆隐藏着无数朦胧剑影，暗隐杀着，中含崩绞错点诀，沉实而凶猛，深得剑术神髓。

可是他遇上了逸云这位剑术名家，出手便被制住了，每一朵剑花皆被对方的真力点中，突然自中宫弱点切入，闪电似的震开长剑，直射胸前七坎鸠尾诸要害，不由他不退后运招自救，本是前进的狠招，反而变成向后退的守势招式了。

逸云迫进近丈。突然一撒腕。“叮”一声脆响，中年人被震得左飘八尺。他屹立如山，垂下剑冷笑道：“好一招‘步步涌莲’，可惜你只参皮毛，而不知融会贯通，功力也差劲，你不配用达摩剑法。”

中年大汉额上冒汗，突然收剑向老和尚俯首道：“弟子无能，有辱少林门风，一招落败，弟子已无颜再侧身江湖。”他又向逸云拱手，道：“在下陇西边闻达，多谢尊驾教训，请留大名，日后边某当专诚请领教益。”

逸云略一沉吟，迟迟未答。对方输得干脆，谈吐大有侠风，他可不能小家子气置之不理，但又不愿说出姓名，误了大事，略一沉吟，他仍不愿回答，说：“江湖忌讳甚多，在下恕难见告。”

气钧老道踏前两步，冷笑道：“尊驾不敢出示姓名，定然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。”

逸云用剑指着气钧，冷笑道：“老道，你也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人物，为何不在剑下看出在下的身份？未免太可笑了。”

用剑指人，这是最不礼貌的挑衅举动。气钧在崆峒辈份极高，年岁不小，在武林更非无名小卒，反而名望出人头地，被逸云的无礼举动，激怒得像头狂虎，加上那狂傲的言语一挑，立时怒火怒焚。

他阴森森地向前走，阴森森地说：“少年人，来吧！贫道要好好教训你。”“在下将教你无脸见人，来吧！老道。”逸云尖刻地说。

两人逐步趋近，双剑徐举，像两头斗鸡，行将作生死一搏。

老道接近至八尺之内，突然踏出一步，一声沉喝，剑闪万道银蛇，追风剑法的绝招“大风起兮”出手，剑从右卷起一阵罡风，挟万钧力道与嗡嗡剑啸，向左猛卷。

逸云踏出一步，剑向下急降，突然向上飞起，吐出一朵剑花，镗入万道银蛇之中，左脚再进，剑花又吐。

这刹那间，两人的剑纠缠成一团，剑气爆裂声令人心血下沉，两丛光影左右急闪，前后倏进倏退，却没有换位；因为逸云不愿腹背受敌，他不信任其他的人，怕他们乘机在后面下手，伤了背后的如黛。

光影缠斗片刻，突然响起一声龙吟，人影乍分。老道退出丈外，逸云已进至桥头了。

佛因大师在旁沉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檀越也会敝派的达摩剑法？”

逸云向气钧老道迫近，一面笑道：“达摩剑法乃是少林绝学，不传派外之人，在下岂会贵派的剑法？笑话了。”

“你这招分明是步步涌莲。”

“不错，有点相似。请问，贵派这一招，该连攻几步？”

“进五步，每步九剑；本派长老宏字辈门人，可进九步，共八十一剑。”

“在下这一招进了几步？又攻了几剑？”

向前欺近的气钧老道冷然接口道：“共进四步，每步十二剑。”

逸云一声长笑，扑进喝道：“请看九步八十一剑。”

喝声中，银芒倏张，每一步振出两朵银花，前四后五，罡风迸发，一步赶一步，一剑连一剑，迅捷绝伦，但见银花朵朵急涌。在银花骤吐之际，牛鼻子的剑影如不被崩飞，便被贴剑切入，剑锋相错所发的刺耳啸声，令人头皮发紧。

牛鼻子左闪右避，逐步后撤，长剑腾起阵阵光幕，在自保中还敬三两剑，却无法遏止对方排山倒海似的狂野攻势。十分吃惊。

第九步落实，招式倏收，牛鼻子终于找到了空隙，一声暴喝，攻出一招“狂风掠地”人向上略升，剑尖斜向下吐，百十道芒影向逸云头胸飞射而下，身随剑到，左手剑诀变掌，在胸前斜立，狂野地攻到。

剑影乍合，他的左掌突在剑旁翻腕吐出，无情罡风乍起，可裂石熔金的掌力向前一涌。

逸云先撤剑收腕，剑尖上扬，象要用“万笏朝天”化解“狂风掠地”，让老道高兴高兴，因这招如果用上，有两种可能：一是被牛鼻子的剑斜楔而下，贴剑攻向咽喉至七坎穴这段致命处所，死定了；另一可能是临危抬腕沉尖，双方功力相当，拼个两败俱伤。

可是老道不上当，已看出少年人是他平生最可怕劲敌，剑道通玄，自不会白掘坟墓，所以并不高兴，而且兢兢业业化剑为掌，以防万一。

双方进招，乃是刹那间的事，全凭闪电似的反应，六合主宰了全身神经，稍一有误，将抱储终生，或者含恨九泉；牛鼻子修为有素，救了自己一命。

剑招攻近逸云，牛鼻子只觉罡风剑气似乎四散而逸，对方果然抬肘搭腕，剑尖下沉，用剑锋接招，振出一道银色剑墙，迎向他的剑尖。

不消问得，对方定然以奇异的神功，要将他的剑尖错出偏门，然后剑尖上拂，将毫不费劲地划破他的右肋腹，要他的老命，这一着够歹毒辛辣。

他不上当，百忙中一掌推出，人借反座力向左一扔虎腰，斜飘落地。

可惜！命是救着了，仍慢了半分；在他横飘的瞬间，劈出的掌力，已被逸云的长剑震散，乘势右飘，跟着他向同一方向移动，剑尖一闪，从他的长剑内侧掠过，从下至上一闪而没。

人影倏分，剑气乍敛。

“哎……”牛鼻子身形晃动，踉跄四五步方站稳身形，用左手掩住右胸下，血从指缝中沁出。

一名老道飞抢而出，伸手扶住他惊叫道：“钧道兄，怎么了？”

“存道友，请挽我退！”气钧虚脱地叫。

他右胸下的一条剑痕，从内侧第七对肋骨起，向斜上方经右乳珠内侧，鲜血如泉。

存道友火速扶他退下，一面替他撕衣巾裹伤上药。

所有的人，全都心中一凛。在片刻之间，这少年人竟将崆峒的气字辈高手划了一剑，是那么飘逸从容，却又急逾电闪，端的是名家身手，不同凡响。

逸云一剑得手，他留下一分情，皆因剑术名家比拼，不易伤得了右肋胸，如果伤了，绝无侥幸可言，伤口定然是穿孔贯入，不会是长形创痕。假使他略一抬腕，剑尖下沉，牛鼻子性命难保，在鬼门关逃出来了。

他仗剑屹立，晃若岳峙渊亭。他所站处，已越过桥头，到了桥前官道上了。

在激斗中，南岸上游有两条小船，乘黑暗朦胧夜色，悄悄驶向北岸，快近北岸。一个黑影跃入滚滚江流，不久在桥下石墩旁伸出一个胸袋，向上面倾听，直至人群向城中急赶，方悄然没入水中。他肩旁，露出一把分水刺的铁柄，水性的高明程度，十分惊人。

逸云仗剑屹立，沉声发话道：“在下势必入城，谁再敢阻拦？单斗群殴，在下接下了。”

佛因大踏步而上，平静地道：“五大门派的弟子，不会群殴。老衲不才，愿挺身阻止檀越进城。”

“道理安在？”

“为公为私，势在必行。”

“老和尚，你说说看。”

“为公，王命在身；为私，五大门派之人，拦阻不住檀越一个后生晚辈。老衲脸上无光，无法向武林交代。”

“你们绝拦阻不住区区在下。”

“老衲倒愿见识施主的绝学。”

“你一人上？”

“老你惭愧，以大欺小，施主原恕。”

“教他们退！”逸云叫。

老和尚挥手，朗声向后道：“各占方位，请勿互相呼应。这位檀越闯人谁的凡地，谁即自行应敌。咱们都是武林正道人士，不可仗人多取胜，有失武林规矩侠义雄风。”

逸云哈哈一笑，朗声道：“在下可向诸位保证，如不群殴或暗中下手，在下绝不伤人致死；不然，休怪在下心黑手辣。”

众人向三方面散去，各守要道严阵以待。

逸云弹剑作龙吟，豪气大发地朗声道：“在下今晚幸会五大门派的高人，看看诸位是否真有侠义襟怀，提得起放得下。大师请。”他向前献剑。

“檀越请。”老和尚回礼，举手虚引。

“有僭了。”逸云说，欺近一剑虚点。

老和尚有心一试少年人的内力修为，杖尾飘然点出迎向剑尖。“叮”一声，两人撤招左移一步，剑杖再伸。

老和尚心中一凛，他感到对方的剑力道毫无，但剑尖却徐徐移开，似乎并未与杖相接一般。双方虽在用礼招，但一点之力劲道仍然惊人，禅杖沉重，竟未将轻灵的剑尖震退，他怎能不惊？

两人左右移动数步，换了三记虚招，老和尚是阻截去路，逸云则觅机北冲，双方皆不许对方越雷池一步，巧招便不能用了。

三招一过，逸云抢制机先，一声叱喝，揉身扑上连攻五剑，放手抢攻。

老和尚一根禅杖风雷俱发，控制住三丈方圆之地，宛若狂龙闹海，凶猛无比，左荡右挑，五剑皆解。乘势收杖尾杖头，惊雷似的点出一招“毒龙出洞”，等对方斜身切入递剑的瞬间，急变“大鹏展翅”，飞起杖尾；再化“霸王上弓”低杖下挫，左足前移，杖尾攻向下盘，再向上跟进，他连出三招，虚虚实实千变万化，攻势极为凶猛，杖头杖尾紧缠住对方的身影移动，攻向全身每一处要害，看去似乎已主宰了全局，每一刹那都险象丛生、寸寸生险。

逸云知道老和尚功力深厚，菩提禅功已练有八成以上，普通的兵刃已无法近身，他要找机会一击奏效。剑轻，他不愿硬接沉重的禅杖多耗真力，还有许多关卡要过呢，

连拆四五招，果然被他找到机会了，老和尚一招“天外来·鸿”攻到上盘，斜砍肩颈，中含点字诀；如果向后退，那狠辣的一点，将令胸前开花。

他不退反进，身形下挫，先出“玉门拒虎”，将杖托离顶门，顺势滑进。

“着！”他大吼。向右前方冲出，剑带起一线火光，从杖底贴杖一带，运神功一拂。

老和尚未料到他胆敢走险，吃了一惊，一着之差，肩以下空门大开，不啻开门揖盗。

假使沉杖压剑，可能胸前挨一记狠着；如果用杖头反挑，右手的五个指头，最少也得卖出三根。

他一声大喝，推杖飘身向右后方急退。

“嗤”一声锐啸，剑锋划过左外肩，击破护肩的菩提禅功，割破了袈裟的攀扣，一厘之差，便会出彩见红了。

人影去如电闪，射向挡路的一名大和尚。

“檀越慢来，老衲恭候多时。”和尚叫，一杖捣出。

“着！着！着！”响起了三声叱喝，剑气飞腾，向前涌到。

和尚崩开一剑，错身闪过一招，来人太快了，剑招也太神奥了，第三剑他没机会化解，拂过他的右耳侧，剑气澈骨奇寒；他向左一闪，一招旋风扫叶反扫而出。

可是晚了，人影已经越过身侧，他一摸右耳，谢谢天，还在，只是已有点麻木，好厉害的剑气。

迎面是一名俗装大汉，手中是一把黝黑的巨大铁尺。他是公门中人，铁尺也就是他的兵刃；左腰带上还有一条铁套练，那是锁脖子拿人的巧妙玩意。他老远便叫：“武当铁臂猿宁雄在此，闯啦！”

逸云来势如电，哪能不闯？身剑合一射到，锐不可当，他发狠啦！

铁臂猿大喝一声，铁尺兜头便劈。“铮”一声响，他只觉虎口欲裂，铁尺向上飞起。

他舍不得放手，人被震得向上一挺。他仍不死心，左手一拉一抛，铁套练急罩而下。

套着了？他左手一带，想将逸云扯倒。

岂知左手一带之下，练柄竟滑出掌心；不，被人拉出掌心。他刚双脚着实实地，只觉头上压力快至，一个练套已套住了脖子。

总算他福至心灵。对自己的套练也熟悉，丢掉铁尺，右手扣住练条，左手紧握颈下活扣；老天！千万不能让人将练条拉紧。

他身形飞损两丈，“叭哒”一声，跌了个手脚朝天，只感到眼中金星直冒，胸腹奇痛。还好，他如不用手抓住练条与活扣，脖子可能完蛋大吉。

最后一关是个老和尚，他横杖叫：“老衲峨眉觉度，檀越来得好。”

“接我一剑。”逸云叫，一剑斜刺老和尚胸膛。

老和尚看他走中宫而进，似乎有点生气，一声沉喝，禅杖注入十成内家真力，横拍剑身。

“铮”一声清吟，逸云竟被震退四步。他未料到老和尚会用上十成真力，登时火起。

“再来一剑。”他叫，仍是同样出剑。

觉度和尚不知他已经着恼，由于先前一杖占得上风，怯念早消，雄心大起，毫不犹豫地向左斜拍。

他可上当了，逸云已算定他仍会来这一手，剑上已注入神功，要硬拼这一招。

“铮”一声暴响，火花四射，觉度右飘五尺，人影又到。

“接着！”喝声伴着剑影，兜头猛砍。

剑怎能砍？没有这种下乘招术，但竟出于逸云之手，奇闻罕事哩！

老和尚已无暇攻招，剑来得太快了，他百忙中推杖上抬，拼命接招。

“铮！”老和尚身下下挫。

“铮！”第二记又到，老和尚脚掌陷入路面。

“铮铮铮！”又是三剑，火花四溅，响声似连珠花炮，没有任何机会让老和尚还招反击。

觉度只觉杖上传来的如山劲道，震得他气血翻腾，脚陷入地面已至足背，双臂也发抖了。

“让开！”逸云大吼。

随着喝声，长剑向上一挑。觉度全力上抗，未料到对方弄鬼反而上挑，只感到千斤坠隐不住身躯，飞退丈外，脸上大汗如雨，泛上了铁灰色；

逸云一声长啸，已从觉度头越过，闪电似向远处城根下急射，快极。

已在旁里受伤的气钧，与另一名老道，一听啸声吓了一跳，同声大叫道：“是山海之王，拦住他，休教他走了……”

佛因急掠而至，沉声问：“道友此话当真？”

“是他！这啸声绝无错误，”

“追！”佛因大吼，闪电似追去。

众人一阵好赶，赶到了城根，再顺宫道到了津阳门，那有半个鬼影？

逸云的轻功，比他们不知高明了多少倍。他师父所传的流光遁影，已是武林中登峰造极的绝学，加上了他参悟的神功乾罡坤极真力，用之于龙吟尊者所授的御气飞行术，御气飞行术乃是劲功的一种，当然不能象鸟一样飞翔九天，只是形容其轻与快而已，起落间可远出七八丈，却又不走弧形，冉冉而飘，身轻似鸿毛，没有一甲子以上的苦修，谈也不用谈。

他本想走城门，再一想那不可能，便沿城根向左急射，像幽灵一般一闪而没。

洛阳濒河一面的城墙，高仅三丈多点儿，他找一处偏僻地点，越过了护城河，吸入一口气，突然向上飞升。

相距十余丈有座碉楼，可以看到隐隐人影。天太黑，他不怕人发现，发现了亦无奈他何。

人升至雉堞下，手一勾堞口，人悬贴在墙上，伸头向里看去。城墙宽阔，上面可以驰马行车，外有栈堞，内有防跌女墙。在他欲攀上之处，左侧两丈余，有个身穿鸳鸯战袄的士兵，手持长枪倚在堞上低声交谈，不时向外面扫过一两眼。

逸云翻上堞口，坐在那儿伸出脑袋，向两士兵轻叫：“喂！这儿有人。”

两士兵吃了一惊，挺枪奔来一面叫：“谁在叫唤？咦！”

鬼影一闪，他俩只觉浑身一震，立时昏厥向后便倒。

逸云打了他两人一颗小豆儿，击中了期门穴，不等他们倒下，急掠而伸手将人接住，将他们靠在雉堞上，拍了一掌自语道：“老兄们，别大惊小怪，半个时辰后你们便可醒来。”

女墙后有向下走的石级，他大摇大摆地沿石级而下，进入了沉睡了的洛阳城，开始找寻上谷老店。

已经四更将尽了，他毕竟缺乏江湖经验，半夜三更去敲店门，如果不是自己人，麻烦可大了。

他终于找到了上谷老店，那是一家小型的大栈，在一条小巷的转角上，门口挂上了一盏红色灯笼，上面写了四个黑漆大字：上谷老店。

街道上鬼影俱无，只有远处的更柝声隐隐传来。

“笃笃笃！”他上前叩门。

大门上的小方洞突然拉开，他不由一怔，这店中伙计真行，象在那儿等着哩！

小方洞现出一个精悍的中年人面孔，问：“谁？半夜三更……”

“住店的，伙计，开门。”逸云压低声音答道。

“客官贵姓？”

“不必问来龙去脉，反正不缺你的店钱。”

门闪灯光一闪，照亮了他的脸，那人压低声音问：“客官可是姓华？”

“噢！你怎知道？”

“是谁指引华公子前来上店的？”

“邝老丈。”

那人压低声音道：“华大侠勿发出声响，小可即开门引入密室。”

大门悄然拉开，里面漆黑，那人闪入门，袖中亮出一具千里火，道：“华大侠请随我来。”

过了大厅直趋后院，转入一栋小厢房，那人用火招子点亮一对牛油大烛，七手八脚挪开小床，扳开一块壁砖，伸手入里一阵搬弄。

壁角里悄然移开了一处小门，那人乘烛而入，道：“下面是密室，委屈华大侠些儿。”

逸云吃惊地道：“怎么？我来住店，怎带我进入密室？”

那人转身打量了他片刻，道：“华大侠在所不知，目下风声甚紧，店中经常有人搜查，必须隐起……”

话未完，逸云倏然将烛火熄，低声道：“瓦面有人，我擒他们下来。”

瓦面上，三个夜行人站在屋脊朝北一面，一个道：“怪！在城上下来的人影，分明从街上走到这一带，为何形迹不见，瞬即失踪？”

“恐怕落了店啦，”另一个答。

“不会的，目下风雨满城，谁敢斗胆收容客人？”中间黑影不以为然地说。

最先发话那人向四周张望，一面说：“那人影大摇大摆而下，不像是夜行人……噢！”话未完，他倏然举起了手中钻铁齐眉棍。

瓦房上，升起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幽灵；不是幽灵，是人，不过现身的身法，冉冉上升有点唬人而已，与一般的，纵跃术不相同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通名，”他举棍戒备，低声喝问。

“你们又是谁？追踪我么？”幽灵说话了。

“中州三义老大沈刚，江湖人不乐，叫我赛孟尝。”

“老二猛狮沈雷。”

“老三通臂猿沈电。”

三个人一报名号，逸云想起白天在天津桥上姑娘所说的话，便向背上的如黛问：“怎么打发他们？”

如黛用清晰的嗓音道：“中州三义虽是少林门人，但不会与我们为难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他们都是铁铮铮的好汉，不会妨碍咱们的行事。”

赛孟尝心中一怔，背上还有一个女娃哩！他问：“尊驾高姓大名？似乎知道在下的来龙去脉哩。”

“神剑伽蓝华逸云。”

三个猛汉一惊，赛孟尝厉声道：“你这厮好不要脸，怎敢冒充华大侠，辱没他的名号？”

背上的如黛接口道：“沈壮士，九天玉凤周如黛你可知道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！”

“我，正是九天玉凤周如黛。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周姑娘，这人怎会是……是华……”

“沈兄，请至房中一叙。”逸云接口说。

三人面面相觑，交换了一次眼色。赛孟尝道：“打扰兄弟了。”

室中已掌起灯，密室亦已封闭，店伙计用饱含敌意的目光，死盯着中州三义。

逸云放好包裹彤弓，将姑娘解下。她倒还朗健，只是一时未能复原而已，灯光下，现出她略为清瘦的俏丽面容，向三人含笑检摄行礼。

三人全都大吃一惊，张口结舌。逸云续往下道：“华某的珠宝，乃是从金毛吼景泰那儿夺来的，没想到会引起偌大风波。目下唯一洗雪之法，便是设法擒到金毛吼。今晚与诸位幸遇，兄弟有一不情之请，未知贤昆仲能否俯允？”

赛孟尝拍拍胸膛，义形于色地道：“华兄弟请吩咐，力所能逮，赴汤蹈火，义无反顾。兄弟，说啦，”

“倒没有那么严重，就是请沈兄在贵掌门处代小弟申明一二，请他们暂忍小题大做。”

“兄弟当全力以赴。”

“还有，听说亡命花子尹成，已被囚在伊王府。”

谷东主插口道：“尹兄弟从湖广赶来，说有急事禀报邝老爷子，岂知一到天津桥北，便被少林的眼线擒去。人暮时分，邝老爷子亦在龙门香山寺被擒。”

“谷东主，你怎知邝老丈被擒？”逸云惊问。“龙门有咱们的人，当然知道。老爷子刚派人将华大侠要来的信息传到，第三次被擒的急报亦已传来。”

逸云冷哼一声，向三义道：“请沈兄觅一与王府相熟之人，为小弟先通报，明晚三更正，小弟要进伊王府一申衷曲，并援救邝老丈与尹老哥。”

赛孟尝笑道：“伊王为人，倒也够风度，我兄弟倒还相熟，蒙他肯折节下交，兄弟不得不经常进入王府。先容之事，定可办到。”

逸云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伊王既然肯折节笼络人才，这种人，错是不错也定然可怕。

如果小弟料得不错，明晚他绝不会让贤昆仲领小弟进入王府。”

“怎会呢？兄弟。”

“会的，他定然要我自闯王府，不信咱们走着瞧。请记住，不可泄露小弟的臆测，他怎么说都成，大胆答允。”

“兄弟定遵老弟台所嘱回话。”

猛狮沈雷向谷东主叫：“谷东主，请勿为贵花子帮帮主担心，有华大侠在，你放心睡大觉。喂！能整治一席，让咱们一醉？”

“沈兄放心，酒菜是现成之物，早准备接待华兄弟，直等到现在。华兄弟，可否让尊夫人先歇息？”

如黛正担心逸云忘掉了往事，对大珠台前后经过毫无所知，说将起来

岂不令三义生疑？便道：“逸云，陪我进入密室好么？”她不好意思叫哥了。

谷东主燃上蜡烛，重新开启密室，领两人进入，不久先行外出，自去找伙计整治酒菜。

五个人一见如故，闹了一夜酒，谈武林见闻，说江湖秘闻。三个文人谈书，三个屠夫佬谈猪，同样的，三个武林人物谈将起来，少不了是些内外功十八般兵刃等杀人玩意，

五人直闹到天亮，却不知在这一个更次里，洛阳城血案丛生，闹得满城风雨。

洛阳城这一更次里，有二批人在出没无常，行踪鬼祟。穿房入舍飘忽如同鬼魅。

第一个血案发生之地，是城内第一大刹永宁寺东面半里地，那儿有一座富豪宅第，五更里来了一个高大的夜行人，取走了窝藏的金珠宝玩，剑贯事主胸膛，共出了六条人命，内宅中有人清晰地听到来人高喝名号，自称是神剑伽蓝华逸云。

第二命案出在开阳门附近，不但劫去财物剑伤事主，事主的大闺女也被奸杀房中，墙上用血写了四个大字：山海之王。

第三处血案发生在城西凌云观左侧，一家富商住宅被人侵入，连伤九命，壁上也用血写了七个字：神剑伽蓝华逸云。字是草书。

第四处血案发生在伊王府内宾馆，那儿住了三百名武林高手，可是皆远出龙门或城外办案，只留有内府十来名护卫驻守，五更正，来了一个高大的黑衣人，以黑帕包头蒙面，侵入了宾馆。十余名护卫出面逐贼，喝问之下，贼人自称山海之王，一支银剑凶猛霸道，勇悍如狮，连伤五名护卫；最后王府高手齐出，贼人方从容远遁。

四处血案城内出了三宗，五更过后，知府大人可吓得浑身发抖，头上的乌纱帽摇摇欲坠，快掉下来了。一早急报文书便呈入王府。

天色大明，中州三义方醉醺醺地出了上谷老店，酒逢知己干杯少，三个莽汉几乎爬着回家的，回到家，他们大醉不醒，外界的事他们如蒙在鼓里。午后，三人酒醒，有点迷糊进了伊王府，看来要糟。

逸云和如黛在密室静养，已牌正，谷东主请见，传来了昨晚四起血案的坏消息。

在龙门搜索山海之王的高手们，大部分撤回城中，闭了城门，差点儿要发出罢市的王命。

城中挨户搜查，捉拿山海之王；城上守军密布，如临大敌，一阵好乱。

上谷老店是花子帮在洛阳的神经中枢，但近来已没有花子上门，换了一些新面孔的村夫俗子，将各方的消息传入店中。

入夜，中州三义大概吃了排头，伊王发了王爷脾气，他们不敢再到上谷老店，恐怕被伊王派人跟踪前来，事情闹大了。他们暗中派人送来一封书信，大意是说，伊王不允接见，要山海之王至王府自缚投案，将以全力缉拿他云云。最后说，所交两事无一办妥，无脸相见。

二更将令，密室中的逸云心事重重，修眉深锁，不住往来蹀躞。

室中灯光明亮，如黛倚坐桌旁，凤目跟着他转，黛眉成结，心绪不宁。终于她忍不住了，说：“哥，我伴你前往。”

“不成，你体力未复，我绝不许你冒险。”

“哥，我已可运功，真气经你这几天的导引，已可直上重楼，可以说功

力已恢复了七成，可以去的。”

“不！我只好放弃分头救人之举。”

“哥，如何打算？”

“直趋内庭求见伊王，求不成便硬向里闯，假使他不放人也不听解释，哼，我擒他做人质交换。”

“哥，岂不把事情闹大了？”

“不怕，一万个不怕！咱们可往边陲暂避，到仙海隐居，九重天子又岂奈我何？何况他区区一个藩王：只是，黛，可能委屈你了……”

姑娘猛地扑入怀中，抱着他双颊，忧形于色地道：“哥，我不担心这些，其实日后我们同样会隐入林泉终老，与世无争，算不了委屈。我担心的是你只身深入龙潭虎穴，危机四伏，处处凶险，我怎能放心？”

逸云亲她的粉颊，强作笑容道：“好妹妹，你不信任我的造诣么？”

“哥，他们人太多啊！”

“虎入羊群，何所惜哉？”

“他们之中岂无高手：太冒险了。”

“冒险也得一走，我不能带累邝老丈师兄弟俩，那会受武林千万英雄诟骂，此举势在必行。”

“哥，我无法阻你，千万保重，不可涉险，不必急在一时，免我……”

她说不下去了，伏在他怀中垂泪。

他捧起她的脸蛋，深情款款地低语道：“黛，我会为我们珍重，不必哀伤，对我笑笑吧？你的笑，会给我勇气。从前在神·魔谷，你在我身边时，我无所疑惧，勇往直前，你忘了么？”他深情地吻于她的泪珠，捧着她的粉颊的双手，没有丝毫震颤，是那么坚定稳健，证明他虽行将深入龙潭虎穴，仍无丝毫惧念。

她嗯了一声，抱住了他的肩头，两人吻住了，久久仍舍不得离开。这一吻，甜蜜中渗有些少辛酸，也许从此一别，永无相见之期了。

吻罢，两人静静地拥抱。她听出他的心跳声，是那么平静，无丝毫异状，不由芳心大慰。

二更将尽，逸云开始装束，穿一袭青绸子紧身夜行衣，薄底快靴，斜系长剑，张起弓弦背上，左臂下是伏鳌剑、革囊，右肋下是箭袋。

一切停当，姑娘亲送他出了密室。

房中，谷东主用银杯倒了一杯酒，神色肃穆双手奉上，沉重地道：“华兄弟，你为敝帮主师兄弟之事，深入龙潭虎穴，算得上血性男儿，光大武林道义，为江湖留一千秋佳话。兄弟敬你水酒一杯，聊壮行色，祝你神威骏发，平安归来。”

逸云双手接过，饮一半奠一半，笑道：“谢谢你的这祝福，谷本哥，兄弟此行，势在必得，请安心静候。拙荆尚未复原，尚请多加照顾。”

“兄弟静候佳音，嫂子处我会尽力。”

逸云放出房门，向如黛含笑点头，手一招，人已蓦尔失踪。

一弯新月已隐没在西方山峦后，星光朦胧，天空中万里无云，洛阳城内正在沉睡中，三更正了。

伊王府位于城中心略偏东北，也就是从前的宫城，只是缩小了许多。这天晚间，府中百十座宫殿琼宇，所有的灯火皆未外露，所有的甲士全换上了有护掩心甲的便装，弓上弦力出鞘，隐伏在暗影中凝神所待。

而所有的五大派高手，亦在每一角落准备擒人。

朝房也就是往昔的南阙，出端门是铜驼街，宽大的街，道院处处，这儿是王公贵宦的住宅区，也是王府中库府所在地。整条铜驼街自北至南，直抵宣阳门，不但笔直，而且平静如镜，两边的驼道。平常伊工的车驾一出，两旁的甲士直列队至宣阳门，神气极了，到底是一藩之尊。在所有的藩王中，除了已夺得江山的燕王王都京师之外，伊王府的宏丽壮观可算得数一数二。

内府设在端门左右，今晚他们最忙，宫城六座城门之内，高手密布。而朝房附近，由京师派至各地走动的锦衣卫武士，关洛道的主持负责人，姓谢名韬，也就是早年号称天下第一高手，天罡手谢鑫之后。天罡手被金面狂梟联合宇内四大凶魔群起而攻，死在山西吕梁山。谢韬串两子踏遍天涯，要找几个凶魔报不共戴天之仇，在辰州碰上了毒僵尸勾魂无常等人，仇没报成，几乎送掉性命，要不是逸云与如黛适逢其会，谢家父子必将血洒辰州。

在所有的高手和五派门人中，除了武当门人知道山海之王就是神剑伽蓝华逸云之外，其余的人如在梦中。

其余四派门人，以及锦衣卫高手谢韬，皆认为神剑伽蓝已死在太白山庄，这闹事的山海之王冒充神剑伽蓝在江湖生事。他们都敬重神剑伽蓝，受恩深重，所以感到义愤填膺，发誓要擒住这胆敢污辱神剑伽蓝身后侠名的人。假使他们知道山海之王就是神剑伽蓝，局势可能全部改观。

武当派的代表人物，正是前玄都观观主逍遥道人玄盛，乃是神剑伽蓝的死对头。这家伙心怀叵测，刚从武当山赶到，受命敦请少林掌门下山，赶赴武当有大事待办，恰巧碰上此档事，大喜过望之下，全力参与此举。他从不表示意见，激斗时也不准备正面死拼，满怀得意，准备坐收渔利拣死鱼。他寄望在这儿收拾了逸云，再与武派弟子赶奔武当，一举歼灭已到达武当的龙吟尊者与武林三杰。

同一时间里，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派人四出唆使武林三杰的早年仇人，以及逸云的仇家，纷起阻扰截杀，设法诛去逸云，至少也得阻止他在近期内无法赶赴武当山，苦心孤诣，煞费周章。

大殿中门窗密闭，没有丝毫灯火外泄。伊王换了一身便袍，内穿刀枪不入的白犀甲，腰悬三尺六寸的一把古剑，薄底快靴，小臂上戴有护腕套。他长得身高七尺，猿臂鹰肩，极为雄壮，定然孔武有力。看年纪有四十余，方面大耳，虎目炯炯，鹰鼻挺直，有一个坚强的稍突下颌，三绺长须拂胸。看长相，便知这人个性坚强，而且略显阴鸷，可能是个喜怒无常的人物。

他高坐虎皮檀木的宝座上，脸上泛起令人莫测高深的微笑。左后首，站着叉手而立，一身劲装的谢韬；三年多以来，他看去似乎比辰州时老成干练多了。

右后方，站着一个年约四十余的雄壮中年人，白头至脚穿着一身青，脸上红光闪闪，剑眉虎目，大眼睛神光四射，背上斜系着长剑，肋下挂囊。他是内府总管青虹剑客张英超。一个深藏不露功臻化境的无敌高手。在武林，他极少露面，如果劳驾他老兄出头，绿林巨寇定然难逃劫数。而在官场中，他的大名常使文武官吏午夜惊跳。他的职掌近乎京师的锦衣卫，也象东厂的鹰犬。

那时，西厂与内厂皆未建立，东厂主外，锦衣卫主内。但皇帝经常将锦衣卫的人暗派出京，吓唬那些藩王与各位大员。各藩王的府第内，也豢养了不少高手，他们的名义是不关宏旨的闲职，以免引起京师的注意。各藩王

虽可以拥有部分护卫，却不许养有死士，要被锦衣卫查出，那就麻烦大了。

伊王的内府，名义上有二十名护卫的名额，事实上当然不止此数。总管青虹剑客张英超是这群人的首领，不仅管内，兼管外事，他的权势确是令人依然而惧的。

东西墀没有文武官吏，却有几个和尚老道。为首的是少林掌门苦行大师佛云。武当的逍遥道人玄盛。昆仑的东昆仑天尊殿坛主人天泰道人，他愁容满面。峨嵋则是觉度。

崆峒是位俗家弟子，须发如银，相貌威猛，鬚铄更胜少年人；他是曾一再被提及的中州永升镖局局主，游龙剑狄永升。永升镖局就设在洛阳阳城内，与王府中人交情不薄，由于气钤在昨晚受伤甚重，便由他代表了崆峒派。

前文曾经说过，狄永升是个不折不扣的生意人，手腕高明，八面玲珑，极不愿生事，以免影响他的镖局，可是被师门所累，他有苦难言，第一次被砥柱山主借去镖旗镖车，在黄河边暗算逸云，死了好几名镖师，他日夜提防神剑伽蓝捣他的招牌。第二次押送九天玉凤，死伤更惨，他心里的别扭，就不用提啦！今晚不管是华逸云或者山海之王，他都惹不起，所以他心情沉重，脸色沉凝。

至于昆仑的天泰道人，他愁容满面并非无因，在五泉山时，山海之王手下留情，让他和师弟天宗道人败得光荣。武林人物性情刚强，恩怨分明，他怎能再向山海之王递剑？难怪他愁容满面。

广庭中鸦雀无声，气氛紧迫，殿堂四周的甲士，一个个像石人。

伊王环顾堂下一周，用高亢的嗓音道：“佛云大师，那老贼真会来么？”

若行大师挺身站起，躬身答道：“老僧料定他定然按时前来。”

“怎见得？”

“王爷明鉴。武林中人一诺千金，言出必行；为了被擒的两个花子，他会来的。”

“他不怕本藩的手下甲士，与诸位武林高人的围攻么？”

“那少年功力奇高，且年轻气盛，定然不畏斧刀。在动手之时，请王爷暂行回避。”

“本藩的安全，不劳诸位担心。张总管，什么时辰了？”

“禀王爷，约三更正。”青虹剑客躬身答。

远处，更拆声隐隐传来。

内庭奔出一个内吏打扮的少年人，拜倒在王爷跟前，禀道：“启禀王爷，三更正已到。”

内庭中，三响袅袅钟声传到。

同一瞬间，不知由何处传来一声震天长啸。似若九天龙吟，在整个空间里震荡，直震耳膜。

苦行大师霍然站起，脸色一变，沉声说：“这啸声好熟，是他。”

“谁？”王爷问。

“神剑伽蓝华逸云，快四年了，老僧并未忘怀。”

“可就是那狂妄的山海之王？”

“老僧不知。但发啸之人确是华逸云。”

手爷向青虹剑客举手一探，道：“大开殿门，本藩要看看是何等狂徒。”

“大开殿门。”青虹剑客叫。

一旁的谢箬，脸上泛起灰色，夜风凛冽，但他额上沁出了汗珠。

沉重的殿门徐徐拉开，王爷刚站起，一匹骏马从午门沿驰道狂奔而来，在殿外刹住跃下一个官差，将马匹交与迎出的一名甲士，且向为首的人低语一番。

甲士首领直趋大殿，在拜褥下拜倒，高声禀道：“启禀王爷，兰州肃王爷派急足赉书到来，欲叩桌王爷面呈。”

王爷挥手道：“先教他安顿，呆会儿再传他晋见。”

甲士叩头应诺着走了，伊王在两名中官的服侍下，卸掉了便袍，一群人四面护卫，走出大殿。

殿门外两廊之中，已安置了一张虎皮交椅，王爷落坐后，即下张起了八盏明亮的宫灯，十盏孔明灯四面照射。阶下及两侧五丈外，是一列弩手，弩手身后是校刀手和金枪手，更有一列标枪手。王爷两侧，除了谢韬和青虹剑客外，共有十名甲士，都是粗胳膊宽膀子，可力敌百人的猛士，左手持盾，右手仗剑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

王爷向阶下的五派主脑挥手道：“诸位可以走了，那狂人已到了端门。”

五人行礼告退，向四面隐去。

逸云果然到了端门，那儿传出叱喝之声。

他从铜驼街向北飞掠，公然向王府闯。穿过一处广场，便看到一座牌楼式的宫门，暗影中，可以看出有全副戎装的甲士，各处屹立戒备。他缓下身形，大踏步向前闪闯。

怪：他堂而皇之往里走，却没人拦阻，四周的官兵，甚至宫门左右的甲士，全都屹立不动，只用凶猛凌厉的眼神盯他，谁也不出面喝阻。

他本想找一个甲士问问，但又忍住了。穿过宫门往里走，又是一段广场，前面又现出一座同一型式，更为壮丽的宫门，同样有官兵和甲士在各处防守。

他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斗，知道将近三更正了，还有时辰，不必着急，便大踏步往里走。

他对王府陌生得紧，茫无所知。洛阳虽将往昔的皇城改为藩王府，但大部建筑并未加以多大的改变，往昔的名称并未改变，却不许使用成了古迹。王府向内移，在旧日的午门后端；自午门至司马门一带，成了禁城，文武官吏从午门两侧的街道进入王府，连王爷的车驾，也不敢自午门驰经端出铜驼街，须绕两侧进府邸。平时，这些古迹派有官兵把守，谁敢往里逛？

华逸云却不在乎，不管是否禁地。眼前这座巨大宏丽曾多次加以整修的端门，他根本不加理睬。

这座门与前一座门唯一不同之处，是正门两侧人多了些，共有八名持枪持盾，甲冑鲜明的高大雄壮甲士，像八具石像分立两旁，十分威武。

他在第一对甲士前站住了，心道：“真怪！这些人为何不阻止我进入？”

他仔细打量八个甲士，他们站在那儿纹风不动，但一双虎目全都瞪得大大地向他注视，唔！是活人，活生生的人，不是石像。

他走近左侧第一个甲士，又腰沉声道：“将爷，这儿是王府大门么？”

甲士死盯着他，似乎眼皮也不会眨动，不但没回答，连身躯也象是僵的一般。

“噢！你是哑巴呢，还是聋子？”他又问。

甲士不言不动，只用眼睛死盯着他。

他心想：只要你们不出手阻拦，答不答无所谓，反正我得往里闯。

说闯就闯，大踏步穿门而过。这是一条十字路，奇阔奇大，北面就是往昔的午门。

端门也就是皇城的大门，他刚穿过而不知门名，他已到了皇城禁地，进入龙潭虎穴了。

他毫无所惧，一步步向里走，看看接近了十字路口，后面的端门门楼上，传出了中气充沛的叱喝声：“来人跪下，叩首报名而进。”

逸云扭头看去，相距在二十余丈外，楼高黑暗角落太多，看不清人影，只看到一些金铁反映着星光的闪亮。

笑话？自从到了仙海至今，三年多以来，他还不知下跪是什么滋味，叩首报名的规矩他更不懂，要他在这十字路口跪下，向内叩首报名而进，还象话？即使马上要砍脑袋，也无法使他办到。

他有点不悦，山海之王不懂王法，不知官礼，只知道这是不合情理不堪忍受的事，便亮声喝道：“谁在胡叫？现身说话。”

门楼的暗影中，先前的语声又响：“俯首投倒，你还敢罔顾王法？”

“胡说八道！出来答话！”

“狂徒住口！你身藏内庭宝物，昨晚一夜中连做四起血案，杀人越货，迫奸至死。

狂徒！你不怕抄家灭族？”

“岂有此理！你这厮血口喷人。王爷何在？”

“王爷岂会见你万恶不赦的江洋大盗？跪下就缚！”

逸云冷笑一声，懒得和他斗口，转身便步，大踏步向里闯。

走到十字路中心。他心中一凛。

四面八方，以及楼上高处的暗影中，悄悄地出现了无数盔甲闪耀的身影，枪影刀光在星光下闪着寒芒，他落入重围中了，四周恐怕不止五百名官军。

一声剑啸，他撤下了长剑。在王府中闯入撤剑，在本朝中他算得是第一个人。

东面建春门左近，传来了三更正的更鼓声。

他撤下剑，踏出第一步门，楼上突然鼓声如雷，十字路四端，出现了全副戎装的四队官兵，将四条路堵住了，每一队共五十人，左手持盾，右手挺枪，踏着整齐的步伐，向中央迫进。

他心中在冷笑，暗道：“要不讲理就不讲理，看来今晚不杀出一条血路是不行了。”便舌绽春雷大喝道：“不要前来送死，在下不愿担上杀官造反的罪名，但如果迫人太甚，又当别论。让路！”

路字一落，鼓声乍敛，四队官兵站住列阵，不再迫进。同时，画角长鸣，凄厉的画角声令人心胆俱寒，毛骨悚然。

在画角长鸣声中，四面八方弓弦狂震，劲矢破空的啸声，与画角声互相应和。

他一声长啸，运起护身神功，剑发龙吟，涌起重重剑幕将全身裹住，但见一团光影像个鬼火球，向前飞该。

真正能近身的箭并不多，他的身法太快了，最可虞是由前面射来的劲矢，但一近光球便纷纷折断或被震飞，只片刻间，便冲近前面一队官兵之前，箭便稀疏甚至停住了；再不停，官兵们也完蛋大吉，这种四面放箭的策略，太拙劣了。

官兵们看箭雨阻不住人，早已心中发毛，但不得不硬着头皮上，发出数声震天动地的杀声，五十支金枪像一座枪山，向前压去。

逸云再发啸声，抢入人丛中，剑化万道银蛇，宛若狂龙闹海。他不杀人，剑见枪便绞，剑脊见人就拍，左手更凶，枪到枪三入到人倒，掌剑击在盾中，发出一连串暴响。

惊叫声，喊杀声，倒地声，叱喝声，金铁错鸣飞坠声……乱成一片。

人过处，波开浪裂，剑飞掌拍处，枪、盾、人，三者齐飞。不消片刻，他夺了一张盾牌，剑前盾后，一声大喝便向前猛冲，撞倒了不少人，杀开一条血路，到了对面旧午门前面了。

五十名官兵，有近二十名在地下挣扎哀叫，十余名丢了枪，十来个人丢了碍手的盾，未倒的人全惊得呆了，注视着他的背影，呆住啦，这家伙不知到底是人是鬼？

门是敞开着的，共有十二名雄壮的甲士把守着。伊王为人猜忌，料错了，以为逸云定然施展飞檐走壁的本领，从四面八方掩人，绝不会走府门公然闯进，所以只将官兵和甲士陈列门外唬人，将江湖好汉和自己的护卫，分派在府内各处理伏。岂知逸云天不怕地不怕，自问行事可质天日，不顾一切公然闯门，大出他意料之外。

最先截出两名甲士，藉盾掩身，挺着一把冲锋陷阵的大剑，同声怒吼，急如雷霆猛地兜头便砍。

要斗刀，正投了逸云所好，巨盾一抬，硬接来剑，“当”“当”两声，挡住了两支大剑，“啪”一声，他也击中右首甲士的巨盾，火花激射。

右首甲士向后挫倒，将左首甲士的右侧空门让开。

“滚！”逸云大吼，飞起左脚，踏中左首大汉的巨盾，向后一挫，剑芒倏吐，刺中甲士的左小腿。

“哎……”甲士又倒了，还临倒拼命，一剑挥到。

“当”一声暴响，大剑砍在盾上，突然被崩得向后上方飞脱，击倒了刚到的另一名甲士。

“让开！”逸云大吼，狂狮似的冲进。

激斗时，盾牌是最得力的护身之宝，要想击倒盾后的人，必须引出盾后的兵刃，方能乘机进招。一般说来，用盾的人，以使用单刀最为适宜，便于近身拼搏，吞吐问疾如闪电，不出则已，出则志在必得。单刀的运用，以破金枪为主，盾牌也有克枪的功能，所以极不易对付，除了找机会将刀引出之外，无能为力。

甲士们的大剑，可当刀使用，剑沉力猛，盾可掩住全身，真不易对付，换了别人，定然束手无策，轻功暗器刀剑皆无用武之地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溜走。

逸云神力惊人，他如果有重兵刃，定然将他们一一击倒，难的是他不能放手宰人。

他想晋见王爷，而不是想造反杀入王府。

他可以用轻功从上面越过，但这像是逃避示弱，绝不可以，凭这几个甲士，岂能阻他？几声叱喝，他丢掉盾牌。掌出雷声乍起，长剑亦注入真力，专找他们的盾牌下手，在瞬间攻出五掌劈出三剑，有八名甲士发出了狂叫，连人带盾四面飞掷，盾剑抛掷之声震耳欲聋。

十二名甲士倒了十名，另两名只见人影一闪，逸云已进入府内驰道，

远出十丈外去了。

这瞬间，所有的孔明灯向他聚照，四面八方出现了五大门派的高手，还有王府武士将他团团围住了。

远处朝房大殿的石阶上，王爷气虎虎地站起了。

这儿地方够大，可容千人相斗，足够施展，也不易脱身，他算是陷入重围了。

他打量形势，不再迫进，万一有可怕的高手出现，可以利用后面的殿宇门楼脱身。

“草民华逸云，求见王爷。”他发出了震天巨吼。

“拿下这江洋大盗。”远处的王爷大喝。

正北，是苦行大师与十余名弟子。

东北，是武当的道俗门人。

西北，是崆峒与昆仑的一群道俗高手。

东南，是峨嵋的一群佛门高人。

西南，是王府的一群护卫。

后面，涌出一群甲士，截住了退路。

午门外，铁蹄密布，大军云集，灯球火把通明，照得王府内外如同白昼。

王府四殿宇之上，出现了无数甲士，弓上弦刀出鞘，灯球火把高举。

逸云一声长啸撒下长剑，大吼道：“王爷不许草民面陈，草民只好放肆了。”

吼声倏落，闪电似冲向东南。峨嵋僧人同声高喧佛号，禅杖与长剑齐举。觉度大师火速迎出，道：“檀越留步。”随又用传音入密之术说：“王府高手如云，檀越速退，下次将再来，五派门人即将离开洛阳。”

逸云一面舞剑狂欢攻，一面叱道：“老和尚，华某志在必得。退！保你一世英名。”

“铮”一声，将从左攻近的一根禅杖荡开，左手天心指连续急点，他火了，放手制敌。

“哎……”倒了个老和尚。

“砰砰！”又倒了两个人。

长剑“铮”一声架开觉度的禅杖，揉身抢入，伸左手一拍，捷如电闪，抓住了杖尾。

“拿来！”长剑已到了老和尚的眉心。

老和尚不能不要命白送死，禅杖已被一座山夹住，真力被一股炽热火流，从禅杖迫散；他唯一的生路，是丢杖飘退。他一声怒叫，撒手向后急射。逸云这一手，把觉度大师激怒得几乎气炸了天灵盖，这耻辱毁了老和尚一世英名，他太不留余地了。在众多高手围攻之下，仍被人夺去兵刃，老和尚真不想活了，他叫道：“峨嵋将与你誓不两立。”伸手抢过同伴的禅杖，疯狂地冲上，攻出一记“横扫千军”。

逸云连伤五人，收了长剑双手抡杖，大吼道：“滚！”挫虎腰斜杖急砸。

“当”一声巨响，老和尚身随杖飞，震出丈外，“哇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踉跄站稳。

逸云换了禅杖，杖长八尺，重有百斤，正是应付群殴的好家伙。击飞了觉度大师，他一声长啸，右一记“是风扫云”，沉杖旋身再向左来一招“夜

叉闹海”。

金铁鸣声震耳欲聋，右面的人向上掠退，左面的人贴地

禅杖向前急伸，挫腰伸腿攻出一招“拔草寻蛇”，将前面的人迫得上跳。

他叫：“躺下！”

身形再起，急向前抢入，杖化点点寒星，“噗噗噗”，迎面三个人的胯骨，挨了不轻不重的一点，齐声惊叫扔杖下坠，脚一沾地便向下跌倒。

一逸云冲出一条血路，迎面撞到武当的一群道俗门人，最先的逍遥道人亮声道：“倒悬七星，地罗天网……”

喝声未落，逸云已闪电似抢到，怒叫道：“武当老道，你该死！”

声到人到，已没有让他们列阵的机会，禅杖一招“野战八方”，火杂杂冲入阵中。

玄盛奸似鬼，他知道如果接招，不啻鸡卵碰铁球，他是败军之将嘛！人向上腾起，凌空射出三枚瓦面镖。

暗器出手，替他的同门带来劫运。逸云本不想杀人，镖劈面射到，立时引起了他的怒火，玉面上泛起重重杀机，星目冷电倏现，突向左一闪，三镖落空，禅杖一抡，“当”一声将一名老道连人带剑打成四节。

“老道，你罪不可恕！”他怒吼，身形向右倏飘，又击倒一名老道，恰接住飘落的玄盛，禅杖风雷俱发，兜心便捣，并揉身抢进。

玄盛临危不乱，长剑信手便挥，身形左飘。

“铮”一声脆响，长剑应杖立断，凶猛的潜劲扫过他的胸肩，如受万千巨锤所撞，大叫一声，“叭”一声被震得仰面便倒，向左急滚，心胆俱裂匆匆逃命。

逸云怎肯饶他？一声长啸，如影附形追到。

两侧一道一俗两个门人，同声叱喝舍命截出，一左一右，同时攻出一招天地分光。

逸云无暇追袭逍遥道人，禅杖左右分张，捣穿俗家门人的胸膛，扫断了另一名老道持剑的右手。

其他的人心中一寒，向两侧一闪。

西北的昆仑、崆峒门人，恰在这时赶到。天泰道人奔得最快，人未到便先轻喝：“山海之王真是你？”

逸云扫了他一眼，抢近道：“你是五泉山见过的昆仑天泰老道？”

“贫道正是。”

“走开！我不杀你。”

老道连闪两杖，低声道：“施主快走！此地凶险。”

“太爷眼中没有凶险二字，送你走路。”逸云低吼，他已被激怒得像头疯虎，谁的话也听不入耳了。

身后天宗老道和另一名俗家老人，已闪电似地攻到，双剑已光临脊心，剑气压体。

逸云一声虎吼，身形右旋，反手就是一记“翻身扑虎”，禅杖斜挂而上，来势凶猛绝伦。

双方皆快若电光石火，已无变招的余地，先是“得”一声轻响，剑将他背上的彤弓击断；接着“铮铮”两声，禅杖击中两把长剑，剑折成数段，最近的老道猝不及防，右肩应杖立碎，一声狂叫，向后便倒。

肩被打碎的人，正是护坦法师天宗，昆仑年高德劭的助宿，他受伤倒

地，所有的昆仑门人全都红了眼，厉叫着疯狂猛扑，天泰老道瞪大眼叫道：“华施主，你真不知好歹……”

“滚你的好歹！”逸云吼叫，一杖扫到。

天泰大喝一声，身形乍迟，杖过后猛扑而上，身剑合一飞刺逸云胸膛。

禅杖突然下沉，闪电似向右一荡，向上一挑，杖尾急射天泰的胸腹。

天泰的剑短，想变招切人已是不易，临危扭身向侧斜飘，竟然转折闪避。昆仑的龙腾大九式果然骇人听闻，在奇急的冲势中，仍能突然折向，避开了致命一击。

身后有人攻到，逸云向前闪进，一杖仍向天泰扫去，扔开了后面攻近之人。

天泰身形未落地，杖已跟到，长剑一振，一声长啸，人影突化一道谈影，随着杖旋到逸云后侧去了。

逸云也倏然转身，向侧一闪，撞入崆峒弟子之中，一面叫：“好精湛的旋龙遁影身法，再不走你们将葬送在这儿。”

天泰惊出了一身冷汗，铁青着脸道：“昆仑派将与你势不两立，行再相见。”

可惜逸云已无暇听他鬼叫，已杀人崆峒弟子之中。天泰老道发出一长啸，抱起重伤的天宗花道，率领着门下弟子，竟自撤走了。

逸云冲入崆峒弟子群中，宛若虎入羊群，三丈内波浪裂，无人敢近，劲烈的罡风，几企图迫近的人，迫得立脚不牢；他已激怒得放手抢攻，神威大发了。

游龙剑狄永升步步后退，他这把剑游不起来，只有闪掠腾挪的余地，禅杖在他四面八方攻到，危急万分，险象横生，毫无还手的余地。

“滚！”喝声一起，一名老道连人带剑滚倒在地。

“着！”随后噗一声响，一名俗装大汉右腿飞走了，人扔剑跌倒，爬不起来了。

正危急间，苦行大师率少林弟子赶到了。前面是五名高僧，五枝禅杖前伸，并肩抢近。

“狄施主退！”老掌门低喝。

晚了些儿，蓦地响起逸云一声大吼，一杖斜劈而下，急如闪电。

狄永升曲身暴退，杖“嗤”一声擦过长剑，杖尾掠过他的右膝，虽未击实，但神奇的潜劲，直抵肋骨；他只觉浑身一软，膝骨如被火烙，向后便倒。

逸云正想结果他的性命，苦行大师突然发出了佛门降魔绝学狮子吼，吼声直震心脉，逸云突觉嗔念全消，倏然收杖飘退八尺。

“我佛慈悲！檀越记得老衲么？”苦行大师一问讯说。

逸云目光犀利，已看出老和尚手上的八宝紫金禅杖，与旁人大为不同，杖头的佛冠金光闪闪。他已记不起往事，自然不知昔年桃花宫前的激斗，但八宝紫金禅杖中，他已猜出老和尚的身份，便问：“是少林掌门苦行大师么？”

“正是老衲，一别将近四年，檀越别来无恙，可喜可贺。”

“华某没死在太白山庄，大师是心有不豫么？”

“老衲岂有此念？檀越言重了。”

“如无此念，为何对付华某？”

“老衲以为山海之王是另一凶人，假藉檀检名号在外为非作歹……”

“大师是指昨晚的四宗血案么？”

“更有内庭珠宝之事。”

“在下正是为此事而来。”

“真是檀越所为么？”

“笑话！华某人顶天立地，岂是下三滥无耻之徒：如果是在下所为，今晚用不着闯来王府送死。”

“老衲深信不疑，可否听老衲一言？”

“大师请说。”

“老衲愿负责替檀越在王爷面前疏通，请放下兵刃随老衲引见王爷。”

逸云张目环顾，四面八方已经合围，便断然地道：“办不到，除非这些人全都撤走。”

王府的一群护卫，突然大叫道：“放下兵刃，不然先擒下你捆上。”

迢云无名火起，突然一声长啸，闪电似扑向西南的护卫丛，大吼道：“兵刃在这儿，谁来接缴？”

护卫中不乏高手，同声怒吼向前急迎，刀光剑影飞舞，人影八方腾跃。

一连串金铁交鸣声震耳欲聋，惨叫乍起。刀飞剑荡，人影飘摇，禅杖八方飞旋，中刀刀折，击剑剑飞，三荡三决，倒了五六条好汉，人群四散。

一声震天长啸响起，人影如电，飞射殿前，向王爷站立处猛扑。

同一瞬间，少林五高僧斜刺里截出，五根禅杖荡起隐隐风雷，苦行大师叫：“华檀越不可……”

“接招！”逸云厉吼，一杖击出，以行动作为答复。

“当”一声大震，六根禅杖已在刹那间接触，火花激射，人影乍分，劲烈的罡风进射，卷起数股旋风，三合土的地面，烟尘滚滚。

凶猛的劲道相接，双方的盖世神功行一次雷霆火拼，看得四周的人心惊胆跳，依然而惊。

苦行大师率派中长老准备南行应武当之约，顺道前来应伊王之召，可以说高手齐出，实力雄厚，集五人之力，即使是千斤大石，一击之下亦成芥粉。

逸云硬拼一招，只觉双臂一麻，奇大的反震力如狂澜即倒，将他冲退两丈外，真气浮动，血液狂涌。

五老僧也分飞丈外，脸上全变了颜色，他们难以相信，对方的禅杖竟能完好无损，人落地仍然站稳身形，双手持杖屹立未倒，不由全都骇然变色。

有两名护卫看出便宜，一闪即至，一声不吭双剑齐出，一攻脊心一攻右腰肋。

逸云气血翻腾，一口淤血在胸膈向上涌，他如果将血吐出，必须马上服药调息；如不吐出，固可再支持一时，但尔后稍一大意，调养不当，将是终生大患。

正在强按心神之际，身后剑气压体，已没有他思索的余地，强压下外涌的淤血，突然回身一杖扫出。

“铮铮”两声清鸣，两护卫连人带剑断成四段。

他已用了全力，两护卫功力又够浑厚，一击之下，两护卫虽被击毙，他也再次受伤，只觉内腑一阵翻腾，口角终于沁出了鲜血，人踉跄站稳，只感到头脑昏眩，眼前发黑。

他吸入一口气，举袖抹掉嘴角的血迹，玉面苍白，那阴冷残酷的神情重回到他的脸上，一步步向少林五老走去，用那变了嗓的明森森冷冷厉语音说：“华某今晚总算开了眼界，不虚此行。少林乃天下拳剑之宗，被誉为武林的泰山北斗，原来也是些倚众群殴，甘为官府鹰犬的下流人物。此际五派人物蚁聚峰屯，王府高手云集之时，你们本来面目终于暴露出来，狐狸尾巴亦现出来了。”

苦行大师神色肃穆地道：“王爷系地方安危，檀越怨老衲情急。”

“哼！你情急了，武林规矩也可以不顾了。你辈份已经够高，另四人可能比你高一辈，定然是宏字辈的长老，功力已经超凡人圣了，可以对付我这年方二十一岁的人了，是么？哈哈……”

“檀越将对王爷不利，老衲不得不情急出手。按本朝皇律，藩王如有三长二短，河南府文武官员不但有人陪死，日后不知要残害多少黎民百姓，檀越可曾想过了？”

“胡说！华某如果要取王爷的性命，用得着在今晚收取？哼！贵派人多力厚，华某今晚要大开杀戒，看少林绝学是否浪得虚名，人多又待如何？”

说完，单手运杖，伸手去拔腰中的伏鳌剑。

也在这刹那间，两名使开山斧的高大黑影，悄悄地从后扑上，一声不吭同时出手。

逸云虽然内伤不轻，耳目有点大不如前，但他功力仍在，由对面少林五老眼神中，看出了身后的危机，加以开山斧长而沉重，荡起的罡风怎瞒得了他。

他并未回头，左手向后一挥，人向右疾闪，但见光华如电，一闪之下便回到身前。

“砰砰”两声沉重闷响，两只斧头飞落地面，接着是血柱上喷，两颗脑袋“啪啪”两声向地面坠落，两个无头尸体，从这云左侧冲出，手中仍持着斧柄，直冲向少林五老身前八尺左右，方砰然倒地。

逸云愤怒如狂，但忍住了，似若未见，向前步步迫进，伏鳌剑三尺晶芒如灵蛇般闪缩，厉声道：“老秃驴，是你们少林五老上呢，抑或是百余人一拥而上？上吧！等什么？”

伏鳌剑一出，所有的人全都毛骨依然，远处的人，看不见小剑身，只看到三尺长的刺目光华。由于火把照耀如同白昼，光华映着火光，令人望之如同一道火红色光华，在飞腾闪动，似要破空飞去。

而稍近的人，却感到冷焰扑面，澈骨生寒，情不自禁向后徐退。

少林五老大吃一惊，苦行大师曾参予太白山庄盛会，自然知道厉害；另四老上次镇守少林，未曾参与，虽不知逸云了得，但神刃他们却一望便知。功力相等的拼命，手中如有神刃，如虎添翼，稳占上风，所以五人全都大惊失色。苦行大师脸色一变，沉静地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我佛慈悲。诸位请退。四位师叔退。”

“不可！掌门师侄此举，我等不敢苟同，五人联手。”一名老僧沉声说。

“师叔明鉴，本掌门曾两次受华檀越大思，愿以肉身偿还，请勿相阻。华檀械，老枕要单人独杖，与檀越一决生死。如檀越胜了。本门弟子速退出王府，日后王命责难下来，少林可关闭山门。如老衲幸胜，请檀越即弃刃叩见王爷，老衲愿以有生之年，替檀越洗雪嫌疑。”说完，挥手命众人退后，双手持杖向前迎出。

逸云仍逐步欺近，冷冰冰地道：“华某不受任何人所左右，亦不愿在此地有许诺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已迫近至丈二左右，大喝道：“接着！”

禅杖一伸，揉身扑上。

苦行大师念了一声佛号，向左一闪，让过禅杖，手中八宝紫金禅杖乍伸。

光华一闪，伏鳌剑突然挥出。光华一现，对方未动。

逸云心中一震，火速收剑，向右急射丈外。

“噗”一声响，八宝紫金禅杖断掉尺余杖尾，坠落地面。

“檀越怎不进招？老衲等着。”苦行大师木然地说。

这瞬间，少林弟子大哗。另四派门人，皆惊叫出声。

这根八宝紫金禅杖，乃是少林的掌门象征，也是权威，历代相传，算是派中至宝，稍次的宝刃，亦难以损伤，如注入少林绝学菩提神功，宝刃亦难以奈何，为何光华一闪便断了杖尾？少年人这一剑，乱子可闹大了，少林派的上万遍处江湖门人，岂肯干休？

逸云剑出之时，双刃相触，便发觉老和尚并未将神功注入杖身，且眼中闪过一丝凄然的神色，不由心中一震，撤招飞退，但杖已断了。

苦行大师也有苦衷，他知道逸云内腑已负轻伤，由他的眼中，可看出他怨毒愤怒的表情，与当年在太白山庄时更为凶猛百倍，出手定然极为可怖，也定会毫不留情地杀人，以他的功力加上伏鳌剑，能逃出剑下的人少之又少。老和尚衡量情势，知道即使能将逸云伤了，这儿的尸首和鲜血，也将堆积如山。

老和尚悲天悯人，决定以死感化逸云。他乃是一代掌门，突然轻易地死去，逸云怎能仍然凶悍到底，再妄杀其余的人？所以他身向前冲，未运功相抗，剑到杖折，逸云也警觉撤剑退走，功败垂成。

逸云不是天性凶狠之人，吃硬不吃软，老和尚这一举动，他左右为难。

“你为何如此？”他厉声叫。

“请檀越放下屠刀。”苦行大师木然地说。

“华某不愿成佛。”

“檀越不嫌过份了么？”

“是你们一再相迫，怎能怪得了在下？”

“檀越不是不知礼数之人，今晚根本不该带兵刃，国法早有明规，檀越为何逾礼？”

“王爷如不斥责中州三义，一再苛求，在下岂会携械闯府？华某不再和你夹缠，日后见面，贵派五老可以齐上，华某还得再会贵派绝学。”

说完，伏鳌剑光华倏隐，一声长啸，突然展开绝世轻功御气飞行术，在众人头上丈余，闪电似一闪而没。

“糟！”苦行大师叫，转身便追。

有许多人还未发觉逸云往哪儿走，直待功力高的人发出惊叫，方发觉他正以快逾惊电的身法，冉冉而去，正扑向殿外的王爷。众人大惊之下，拔腿便追。

火光明亮，王爷旁的谢韬和青虹剑客惊叫道：“王爷请退入殿中。”

“本藩绝不退，拿下这恶贼！”王爷厉声叫。

“放箭！”青虹剑客叫，与谢韬闪在王爷侧方，手按剑靶，准备应变。

“传话下去，将犯人推出。”王爷沉喝。

身后有人应喏，向殿中大叫道：“王爷有令，将犯人推出。”

殿中鼓声倏扬，偏殿门徐徐启开。

这时，逸云已冒劲弩狂矢冲到，他拣了一面巨盾，向前狂冲，弩矢如雨，射在盾上八方反飞。

人到，禅杖猛扫，巨盾推击，弓手校刀狂叫着倒地，像虎入羊群。内环的甲士，突然同声虎吼，挺剑推盾奔出，向后合围。逸云丢掉盾，双手运杖，一声大吼，挥杖猛扫。

“当当当”三声巨响在刹那间传出，最先的三名甲士狂叫着向两侧飞射倒地，铁盾全裂了，人影抢进直奔王爷。

二十一

逸云冲向王爷，最着急的当然是护卫，如果王爷有三长两短，他们中最少有大半的人被砍头，怎得不急？狂叫着赶来援救；可是他们太慢，赶不及。加以箭如飞蝗，他们必须由两侧绕道，想得到要糟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

五大门派的人，怎脱得了干连？也拼命往这儿赶，可是也慢了。

逸云志在必得，奋起突入，击倒了弩手和校刀手。人一乱，金枪手只能光瞪眼。标枪手也可怜，逸云来得太快，弩手只射出一匣箭。人已欺近，标枪手没有机会大献身手，只能准备近身搏击了。

十名铁卫士一看不对，赶忙冲出。铁盾大剑猛冲，像十头怒狮。

但他们遇上了屠狮的英雄，逸云扔掉巨盾，奋起神威连挥三杖，将三名可力敌百人的铁卫士击倒，铁盾破裂，人爬不起来了。

禅杖再挥，“当”一声又倒了一个。再向右一振腕，一支大剑“铮”一声断成两截；向前一推杖，人也倒了。

只一照面间，十名铁卫倒了五名，正在地下挣扎拼命，要挣扎着爬起。

逸云身形未止，仍向内抢进。

青虹剑客突然急叫：“王爷请入殿，卑职挡住他。”

“张护卫，联手！”谢韬也急叫。

两支剑左右分张，作势截出。

王爷冷笑一声，一声清越龙吟，他撤下了一把寒芒如电的宝剑，厉声说：“本藩要会这狂……”

话未完，情势大变。逸云人似神龙自空而降，飞越五名护卫顶门，凌空扑下，杖前身后，飞扑王爷。

青虹剑客一声怒吼，青芒暴射的长剑幻化万道青虹，向上急涌，剑气狂啸。

“慢来，华……”啸空尖叫，左手击出一记武林绝学天罡掌，右手剑涌出阵阵剑幕，迎面截住。

“铮”一连串剑吟，逸云向上疾升，突将禅杖向下脱手砸出，身形一闪鬼魅似的消失了。

谢韬功力相去太远，被奇大的反震力震得侧飘八尺，长剑几乎脱手，暗叫完了！救应不及了，王爷完蛋了！

青虹剑客得谢韧一记天罡掌之助，全力错杖反击，他功力深得多，只退后三步。他的剑是神刃，占了不少便宜，接下了一招。

逸云被双剑一掌之击，震得向上反飞，便将禅杖贯向青虹剑客，借力提气向前急射，恰好落在王爷的身后，身躯一招，转向落下了。

这位王爷似乎身手还不错，突然转身大喝：“圣僧何在？”

喝声中，一剑挥出。同一瞬间，殿门内人影书现，波罗三圣僧同时现身，三根降龙杖同时递到逸云身后，来势极为凶猛。

逸云知道危机已迫在眉睫，已无法再和三个功臻化境的老喇嘛周旋，内腑的伤，已令他气神浮动，不可能支持得太久，再往下拖，真会被他们擒住哩！

他已两手空空，王爷一剑猛矣，可是轻灵不足，更没有内家真力注入，剑虽是神物，又有何用？如黛的家传宝剑紫电，他也敢用手去抓，这揪揪武夫手上的宝剑，怎能伤他？

他先不管身后突然扑出的三个新喇嘛，身形一侧，“叭”一声从剑侧抢入，剑被他一掌拍开，向外一荡，人已欺近王爷怀中，伸手便抓。

王爷手脚也够利落，剑被拍开，便知道不好，大喝一声，左手一掌捣出。

逸云手腕一翻，掌向外钩，扣住了王爷的手腕，一拳落空。

手腕是搭住了，护臂套上的铁刺挡不住他的巨灵之掌，用劲一收，裹铁皮套如被巨钳所箝。王爷只觉腕骨欲裂，大叫一声，浑身都软了。

逸云左手够快，火速夺过宝剑，一声虎吼，向后一剑挥出，带着人向右急闪。

这一连串的变化，不过是刹那间事，说来话长，快得令人目不暇接。

“铮铮”两声清鸣，火花四溅，两根沉重的降龙杖，各现出一道半寸深的剑痕，三圣僧身形倏止。

逸云带着王爷飘出丈外，只觉气血一涌，胸前发恶，口中发咸，这临危挥出的一剑，他的内伤又加重了一分。

他硬将涌至喉头的淤血压下，大声道：“谁敢上？来吧！！”

他已将王爷旋过身，改用左手从后扣住他的左肩，食指捺在肩井穴上，用了半分劲，王爷岂能动弹？他浑身都软了嘛！

宝剑从王爷身侧伸出，退向近壁处，减除从后而来的危险，不管是手是剑，任何举动皆可置王爷于死地。

谁也不敢上，投鼠忌器，谁也负不起这万斤重责，所有的人，全都惊惶万分，哗叫不已。

“退下去！”逸云大吼。

除了身后，三方全围满了人，前面的人已迫上石阶，想觅机接近抢救，经逸云一喝，乖乖而极不情愿地退下，仍作势上扑。

左前方是苦行大师，他惶恐地叫：“华檀越，千万冲老衲薄面……”

“住口，都给我退出五丈外，在下有话向王爷说。”逸云冷然地厉叱。

王爷叉腰而立，他的身材没有逸云高大健壮，逸云的左手像一把大铁钳，不轻不重地咬实，不动不痛，动则浑身发软，他只好屹立不动，保持他王爷的威严，神色极冷，用阴森森的语音叫：“退！你们这些酒囊饭袋。”

所有的人全都凛然失色，齐向外退。他又冷然说：“华逸云，你不怕九族被诛？”

逸云冷笑道：“九族之诛，吓不倒我山海之王，我孤家寡人，住在西疆仙海，与禽兽为伍，与化外夷狄遨游。哼！你们只会鱼肉中原的良民。请问：你们能怎样？能到西疆朵甘百夷横行处找我么？王爷，你最好少说些恐吓的话。要是怕事。华某就不会来闯龙潭虎穴？”

“你想怎样？”

“有事面陈。”

“这样陈么？”

“乃是被王爷所迫，不得不如此。”

“本蕃不听，你最好俯首就擒，有事在知府衙门说去。”

“王爷仍是迫草民放肆么？”

“本藩从不受人胁迫。往那儿看，你的同伴生死大权，操在你手中。”

逸云往前看去，心中一凛。从偏殿涌出一群护卫，推出两辆囚车，这时正在场中放下栅门，推出了两个蓬头垢面的人，用铁链兽筋捆得结结实实，六十斤的脚镣，二十斤的头箍，乖乖？要是凡夫俗子，连站起来也不可能哩。

两人正是独眼狂乞邝昭，和师弟亡命花子尹成。逸云从前与亡命花子称兄道弟，花子曾替逸云尽心力援救碧芸姑娘，交情深厚。可是眼前的亡命花子，在他眼中却成了个陌生人，但在谷东主和中州三义口中，他猜出这狼狽的花子爷，定然是亡命花子尹成了。

在一群护卫的押送下，推到殿前石阶外。外围，是一群雄壮的高大喇嘛。戒备严密，想抢人救人那是绝无侥幸可言，根本不可能之事。

“如果想救你的同伴，跪下就缚。”王爷冷酷地说。

逸云突然哈哈大笑，笑完说：“好吧！人我也不用救了，有你这位王爷，与河南府的文武员陪死，他两人在九泉之下，当能瞑目。”

远处的老花子突然大叫道：“老弟，快哉！动手！”

“叭叭”两脆响，一名护卫给了老花子两耳光。

逸云左手加了一成劲，冷酷地说：“在你死之前，他们还有好戏瞧，王爷，你信是不信？”

王爷只觉肩骨欲裂，一阵冷冰冰的寒流，突然传遍全身，浑身不由自主不住打冷战。

身侧的宝剑徐徐横过身前，剑锋的冷气直迫胸头。他毕竟也是惜命之人，心中早寒，说：“松手你想怎样？”

“放人，咱们交换。”逸云斩钉截铁地说。“放下剑，本蕃不在刀剑下谈条件。”

“铮”一声卡簧响，逸云将剑替他归鞘，说：“放人之后，草民有下情禀告。”

“还不放手？”王爷气虎虎地叫。

逸云放了扣在他肩上的左手，一字一吐地说：“王爷如果想有所异动，休怪草民举手伤人。”

王爷缓缓转身，冷冷地说：“有话你该说了，如果想免罪，那是不可能之事。”

“草民不惧万罪加身，用不着求免。先请王爷故人。”

王爷转身向下叫：“放人！”又转首问：“如何洗清你的弥天大罪？说！”

逸云直待两个老花子完全恢复自由，方向下叫：“老丈，能行走么？”

“老弟，受了些皮肉之苦，不打紧。”独眼狂乞叫。

“离开，快！”逸云叫。

“老弟，你……”

“别管我。”

两老花子相顾变色，但只好向上抱拳行礼后退。亡命老花子尹成一面退，一面叫道：“老弟，老哥哥我有十万火急的讯息……”话未完，武当的玄盛老道挺剑抢出，直扑亡命花子。

谢蹈与青虹剑客闪电似掠出，两支剑截住去路。青虹剑客面色一沉，厉声说：“道长，你在妄动？”

“贫道怎算妄动？纵虎归山……”老道寒着脸叫。

青虹剑客打断他的话，冷冰冰地说：“这两人如被道长杀了，想想看，结果如何？王爷的安全重担，是你挑还是我挑？贵派武当山门虽是太祖高皇救建，但蕃王的安全更为重要。可以说，贵派存亡续绝，在你这次轻举妄动中便可决定，道长难道没想到么？”

玄盛毛骨悚然，凜然后退。下面的逸云亮声道：“武当的杂毛们听了，你们将后悔今晚的举动，总有一天，你们会自食卑鄙无耻的恶果。”

两个老花子也向玄盛恶意地笑笑，亡命花子说：“牛鼻子，别得意，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一档，咱们走着瞧。”

两人转身如飞而去，消失在府外街道中。

逸云直待两人去远，方探囊取出那盛珠练的首饰盒，打开盖子递到王爷面前，说：“这珠宝盒……”他将在高泉山追逐金毛吼，获得大批珠宝的事略予叙述，最后说：“草民年方二十一岁，内庭珠宝失盗乃是六十余年前的事，与草民无关，而且草民这次进入中原，身无长物，在兰州因无钱付酒饭钱，大闹兰州府掠动肃王虎驾，此事肃王爷知之甚详，可见……”

王爷突然打断他的话，向后叫：“传兰州来的信差。”

不久，殿中出来了先前飞骑而到的信差，在阶下俯伏叩首，朗声禀道：“卑职甘兰左护卫百户徐忠，奉肃王爷令渝，以八百里驿传致呈书信，并叩请王爷万安。”

“书信呢？”

徐忠在怀取出书信，逸云伸手一招，书信“刷”一声飞入他手中，信手交与王爷。

王爷吃了一惊，几疑眼花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方就火光验封口火漆上肃王印记，折信细阅。

他将信纳入怀中，挥手令徐忠退去，向逸云说：“你的话尚可采信，但昨晚的四起血案，你如何解说？”

“不错，昨晚草民确是进入洛阳城，进城已是四更天，恰好遇上中州三义沈家兄弟，闹了一夜酒，天明方在店中分手。而洛阳城却在一个更次中，出了四起血案，劫财劫色，连伤事主。草民已在友好的述说中，总算知道血案发生的概况。”

“你否认一切所为？”王爷冷然问。

“草民即使指天誓日，亦难令王爷见信，但请留意四起血案发生的时刻，与壁上的留字，看是否有吻合之处。草民敢武断地说，四起血案绝非一人所能为，世间绝无在做案时，四处书写张扬自己名号的傻瓜。”

“哼！你武艺超人，怕什么？”

“草民不是铁打铜浇之人，如不是因救无辜受累的朋友，绝不敢前来王

爷虎驾。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亦怕人多，草民今天已受重伤，能否活着离开，全操于王爷手中。”

王爷凝视着他，看到他嘴角的血迹，脸上也泛起了灰色，不由他不相信。沉吟片刻，说：“你对我无礼，我不会饶你。”

“草民虽受内伤，亦不甘就死，将奋余力闯出，还得找人陪葬。王爷如不见谅，草民亦无可奈何。”

“要饶你不难，但得依我两件事。”

“王爷说说看，能办到草民自当尽力。”

“其一，留下做本蕃的护卫，本蕃委任你为中护卫百户。其二，协力缉拿金毛吼与侦破洛阳四起血案主凶。”

“草民身如闲云野鹤，第一条件恕难应命。”

“第二条件呢？”

“草民理当尽力而为。”

“那就留下，本蕃不追究你今晚情急无礼之罪。”

“草民今晚必须会晤好友，明日午后即叩府投到。”

王爷向下环顾三匝，举手叫：“各回原地，退！”

灯球火把渐隐，人影纷纷撤走。逸云向王爷长揖到地，正色道：“草民告退，请王爷珍重，因草民仇人满江湖，意图嫁祸之人，惟恐事态闹得不大，可能潜入王府掀风浪，故请小心戒备。”

说完，再施一礼，转身大踏步下阶而去。

上谷老店前，独眼狂乞叩门三下，店门倏开，出现了张着灯火的谷东主，一见门外站了三个人，惊叫道：“老爷子，华兄弟怎么了？”

老花子搀扶着逸云，抢入店中说：“掩门，我已摆脱了追踪之人。华老弟内腑受伤，领路，先至密室。华老弟受伤了。”

进抵内房，姑娘听到脚步声，赶忙拉开房门。

“周姑娘，别掌灯。”谷东主轻叫。

三人进了房，门掩上后灯光一挑，如黛惊叫：“哎……云哥，你……”

“不要紧，内伤，我得行功调息。”逸云虚弱地轻说。

“云哥，谁伤了你？”

“少林五老，他们的功力好浑厚；加以我后来妄耗真力，内腑受伤。”

老花子接口道：“老弟，你先到密室静养。刚才共有三批人追逐我们，幸而他们道路不熟，被我们摆脱了。师弟，我们且在外戒备，看是些什么人。”

两个老花子告辞外出，谷东主送逸云夫妻俩进人密室，室中食物茶水俱备，料理一番后也告辞走了。

逸云卸了装，便静静地打坐行起功来。如黛取了伏鳌剑，紧张地把守住室门戒备。

独眼狂乞师兄弟俩在另一间密室中，各佩了一把长剑，悄悄地上了屋，伏在瓦拢间凝神用目光搜录夜行人的踪迹，一面用耳语交谈。老花子问：“师弟，由哪儿来？为何一到洛阳便落在他们手中了？”

“我由湖广赶到，一过天津桥，便被金眼龙匹夫带着一群人拦住了，不由分说立即动手，不幸被擒。在王府中，他们用刑迫供，要我说出师兄的行踪，真倒霉。”

“湖广消息怎样了。”

“大事不妙。”

“怎么？有何不妙？”

“龙吟尊者老前辈与武林三杰，以及百花谷方夫人一行，早些天到了武当山，大兴问罪之师。追魂三剑玄用老杂毛心怀叵测，用计将一行人骗入山中，尔后即音讯全无。”

“你前往探山了么？”

“去了，但被牛鼻子们发现，一连三次皆被追得落荒而逃。我已接到师兄的指示，知道华老弟将赴洛阳，因此昼夜兼程赶来会合，却碰上这档子鬼事。”

“那咱们该早一步赶往武当才是哩！”

“怎么不是？看来龙吟尊者老前辈一行人，定然吉少凶多。救人如救火，绝不能耽误，这两天可把我急死了。”

“真糟？”独眼狂乞焦躁地叫，

“糟什么？”

“华老弟为了救我们而受了内伤，更答应了那王八蛋狗王爷，留在洛阳捉拿金毛吼与昨晚做案的人，怎能赶往湖广？真要命。”

“真糟！都是你我两人误了大事，师兄，咱们何不先找朋友赶到武当，先闹一场，使牛鼻子们有所顾忌，不敢对尊者老前辈轻下杀手。”

“师弟，你真糊涂，咱们的朋友，有几个敢向武林五大门派的人讨野火？你不见五派的人全出动了么？谁知道他们安了什么心眼？”

“哦！有古怪，龙吟尊老一行人既然落在武当派之手，为何武当又要用玉简召集五派门人？我在武当之时，确是发现有五派的门人陆续赶到武当聚会哩！”

“唔！恐怕他们要商讨怎样处治尊者老前辈呢？六十余年前，佛道五大派门人，赠予二僧一道佛道同源金像，目下却转为与尊者为敌，当然也得讨议一番。”

“师兄，有了。”

“有什么？”

“咱们快找太白矮仙老前辈。”

“师弟，你提醒我了。咱们不但要找太白矮仙，更须派人找桃花仙子和玉笛追魂老前辈，明天你立即启程，用急传遍告本帮弟子。太白矮仙可能仍在太白山，玉笛追魂老前辈虽隐居不知所住，但只消找到百花谷方夫人潜伏在江湖的暗桩，定可找到他们。”

“我想立即进行，师兄，你呢？这消息要否告诉华老弟？”

“先别声张，留话给谷兄弟，等王府之事有了眉目，再告诉他要他火速赶往武当。”

“我准备往崑山。”

“往崑山？”

“是的，找华老弟的新交义兄天毒冥神。”

“天哪！那凶魔仍然健在人问？”

“不但在，已经重出江湖了。”

“师兄，别浪费时刻，交代谷兄弟后，咱们立即分头办事，千万别担搁。”

“好！咱们分头办事，火速赶往武当会合，走！”

两人落下院中，在密室与谷东主商议片刻，并留书给逸云，说已启程四出敦请好友，将赴武当办事，希望他在最近期间，将洛阳之事告一段落，

尽速至武当会合。至于到武当有急务，并不说明，仅交代河南需要人手与供给消息，谷东主将全力协助云云。

师兄弟俩带了盘缠兵刃，连夜分头办事去了。

次日午间，洛阳城已恢复了秩序，官兵已经撤走，各回原地，仅便服暗探的数量加多了。

逸云经六个时辰的调息，以内功治疗术恢复了精力，空暇时与谷主接待从城中每一角落传来的讯息。中州三义也运用他们在洛阳的潜势力，展开了活动。老大沈刚绰号叫赛孟尝，结交的人物，包括了三教九流的健者，消息特别灵通。谷东主的花子帮，更是无孔不入，只一早晨工夫，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消息。

其一，武当门人已在一早出城，但并未远离。藏匿在安乐窝之东五里地，洛河南岸一座小村中。

其二，另四派门人，已于凌晨出城奔往龙门，马不停蹄奔向汝州南下，有何事故未详。

其三，昨晚住在城东永和坊关洛老店的一群男女老少，三十余之多，夜间曾有外出之象，今晨亦齐赴龙门，隐身在奉先寺一间大厅中。

至于生有满脸黄胡绿眼珠的人，并无消息。

其四，洛阳城各处客店中，曾发现一些武林人物，来路去向不明。

午间，密室中有一次小会议举行，参与的人有中州三义、谷东主，和两方的四个朋友。逸云和如黛算是主人。

逸云对城内出入的武林朋友，询问得极为详尽，尤其关洛老店的一群人，他已知道定是祁连隐叟一伙人，心中油然泛起疑云。在这些人中，与他不解深仇的人，除了他们没有别人。五大门派的人不会做出这种卑鄙的事，喇嘛们又住在王府之中似乎不可能出来做案。

但这里面也有疑问，祁连隐艘一群人，已被他摆脱在唐家山中的小屋里，不会知道当天晚上他已进入洛阳城，怎想到在城中做案嫁祸？

商议了许久，他穿了一袭青衫，衣内佩了伏鳌剑和革囊，手提从金毛吼那里夺来的珠宝袋，抄小巷出了铜驼街，大踏步向王府走去。

铜驼街的街道，宽得可容八车并行，这儿行人不算少，但不是商业区，商业区在左右几条大街上，他一个人走在街左，俊目留心身边和四周的岔眼人物。

他身材雄伟，俊逸超群，器宇拔俗，人走在街上，极为抢眼，经这他身侧的人，大多向他投过一瞥。

迎面也来了两个特殊人物，同样的高大健壮，一个相貌凶猛，一个剑眉虎目鼻直口方，都是古稀以上的老人，头戴英雄巾，外穿团花字阔边紫底罩衫，远远地对向而来。

他不认识两个老人，但两老之一却认识他，自然，他并不是不认识，而是记不起来了。

两老人之一，相貌凶猛的老人，正是风台七星掌厉岳。另一人是云中鹤裘炳文，死鬼抱犊崮赛瘟神贺斌的师兄。

这两个老家伙在太白山庄盛会时，乘机溜入五行宫地下室中以黑吃黑，趁火打劫，得了无数珍宝。云中鹤还带出一个浑身衣着焦黑的人，想收为弟子；因为那人在昏厥时击了他一掌，竟将他击倒，故动了怜才之念。

岂知在晚间出密室洞口时，被一黑衣怪老怪物追得上天无路。奔逐千

余里，终于在蓝州之西被追及，不但人丢了，劫来的珠宝也丢了，两手空空。

这些年来，他们一面浪迹天涯，一面苦练，发誓要找到那可恶的黑衣老怪物，把他埋葬掉出口怨气。

在商州北面丛山中，与仙海人屠一言不合，大打出手，致让叶若虹主仆乘机背如黛逃走。

在金蟾出没无底潭畔，他们发现了山海之王，伏鳌剑出剑，七星掌发现山海之王是华逸云，相貌虽与往昔不同，但由伏鳌剑和啸声，他知道是神剑伽蓝无疑。

但云中鹤并未与逸云朝过相，一听七星掌说是华逸云，现身拼命报师弟之仇，一照面便碰了个硬钉子，几乎送掉老命。

狭路相逢，七星掌心中大惊，剃了胡子的逸云，半点不假，活脱脱是当年的神剑伽蓝，只是更英俊雄伟了些，他怎能不惊？

云中鹤也吃了一惊，在无底潭畔，他看到的逸云是个怪物，披头散发的叫化子，而且在黑夜之中，所以并不知对面这人就是山海之王，心惊另有原因，他心中嘀咕：“咦！”

这大个儿后生，五官神韵极像这被我在地中救出的人，只是身材没有这般壮实。像极了！”

两人眼中的神情，引起了逸云的注意，他正在找寻嫌疑犯，怎肯放过？便冲两人点头一笑，大踏步迎去。

相距还有十丈外，中间还隔了十来个行人，六只眼睛对了光，吸住了。

七星掌倏然止步，暗暗叫苦，他打主意开溜。

云中鹤注意到同伴突然止步，也停下了，发现了同伴脸上的惊容，低声问道：“厉兄，有何不对？”

“咱们要回避。”七星掌压低声音答。

“回避？回避谁？”云中鹤讶然问。

“那小畜生。”

云中鹤扫了逸云一眼，正想说出逸云是他在火窟中救出的人，话到嘴边，七星掌已续往下说了：“正是神剑伽蓝华逸云。”

云中鹤大惊失色，将话咽回腹中，幸而他没说出，如果说出当年救出的人，正是黑道中的死仇大敌，岂不完蛋？日后黑道朋友怎肯放过他？逸云的白道仇人，也定会找他的麻烦哩！自己万里迢迢从山东赶来助师弟，却救了杀死师弟的死对头，还象话？他急得满头大汗，暗骂自己该死一万次，后悔莫及。

同时，他面色一变，伸手去揭罩袍尾袂，要拔剑动手。

这瞬间，逸云已到了，将囊挂在小臂上，抱拳行礼笑道：“两位前辈万安，先别拔剑。请教两位前辈高姓大名？”

两个老家伙同时一怔，云中鹤向七星掌惑然问：“厉兄，他不认识你？你们不是曾经照过面么？”

七星掌也不惑不解，沉声说：“小伙子你不认识老夫？是故意呢？抑或是戏弄老夫？”

逸云一怔，正色道：“咦！在下初莅洛阳，闯荡江湖为时极短，前辈素昧平生，前辈此话何意？”

两人看他态度真切，不像存心戏弄，全都一怔。云中鹤用手一指，沉声道：“小子你是华逸云么？说！”

逸云脸色一沉，他有事在身，目前不能露名号，便说：“前辈好没有道理，为何叫人小子？你与华逸云有仇有怨？”

“当然有，你只消答复是与不是就成。”

“是又怎样，不是又怎样？在下也问，两位何时到达洛阳，怎会认在下是华逸云？”

“是，咱们算算老帐；不是，滚你的娘！问这么多干嘛？”

“你不知华逸云已在洛阳城么？”

“哼，咱们正要找他，希望他在洛阳。”

听口气，双方似有不解之仇，但逸云却不明所以。这时，四周已围了不少人。

“你找到了。”逸云微笑着答。

两老家伙全吃了一惊，七星掌心虚，凭他们两人，自然不是敌手，大街上动手也不象话，便说：

“姓华的，申牌正，咱们在天津桥南右面江边见，死约会，不见不散，你敢来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山西凤台七星掌厉岳。”

“哦，是厉老当家，你呢？”逸云指着云中鹤问。

“山东云中鹤裘炳文。”

“咱们少见。好！咱们死约会，但两位得说明，何时到达洛阳？”

“今晨，从华阴来；自从在金蟾潭畔受尊驾之辱，记忆犹新，新仇旧恨俱来。潭畔那花子样的人物，就是你？”

“正是区区在下，回头见”。

“记住！死约会。”

“不见不散。”

三人错肩而过，各奔前程。

走了不远，他鼻中突然嗅入一缕极淡的异味，只觉气血一涌，不由失惊，心中一凛，暗说：“这迷魂毒烟。好小子！该死。”

他屏住了呼吸，仍向前举步。左右前皆没有行人，身后却有两个人的脚步声，微风从后吹来，他不知是谁下的毒手，决定将人引出。

他脚下突现踉跄，脑袋左右晃动，身子也左右摇晃，像是喝醉的酒徒。

脚步声急响，虽脚下极轻，亦难瞒他，有人接近了身后，一根指头儿，不偏不倚，点中了左胁下章门穴。

同一瞬间，人已到了身侧，一个高大的青衣人出现在左肩旁，一只大手挽了他的腰，耳畔响起了朗笑声；“哈哈！云老弟，喝多了是么？你这酒徒：我扶你一把。”

他乘势倒在那人右肩下，那人的点穴手法不轻不重而且诡异、人仍可行走举步，但不能用劲，配合迷魂毒烟使用，十分厉害，即使毒烟失效，亦无可奈何了。

背后另一个人，自顾自走路，不像是同党，但并未受毒烟所迷，因风向是向前吹的，烟飘前五六步，就向上升散了。说是烟，因为太淡。肉眼是不可能看到的。

驾着他的高大人影走了数十步，便欲扶他向左折入横街。再走了五六步，快近横街口，说：“老弟，快到了，喝碗醒酒汤，保管没事。”

逸云的左面珠球宝囊，已经滑挂肩上，左手抱着那人的肩膀，从右直搭到左肩，原是茫然的俊目，这时似乎会转动了，但那人并未留意。

那人意气飞扬，笑容满面而行，大街上架着一个醉汉走，平常得紧，谁也没留意这里面有阴谋。

折入横街，左首有一条小巷，两旁都是大户人家的庭院，相隔十来丈方有一座小院门；整条巷子空无一人，日色正午太热了，连狗也不想在外走动。

横街上却有人，他们正要折入小巷，劈面走来一身材修伟的老年人，迎个正着。

老年人头戴逍遥巾，鬓角如银，剑眉如雪，一双丹凤眼神光炯炯，蛋形脸，鼻梁挺直，留着三绺长须，银光闪亮。看去已年登耄耋，但红光满脸，皱纹极少，端的是鹤发童颜，不现老态。唯一岔眼的是，他左耳下至后颈，有一条三分阔四寸长的疤痕，像是刀疤。

老人穿一身轻软的葛袍，其色铁灰，背着手飘然而行，脚下薄底快靴似无声响发出。

劈面遇上了，老人寿眉一皱，伸手将两人一拦，将去路挡住了。

“且慢，两位借一步说话。”老人用中气十足的嗓音发话。

架着逸云人站住了，将头抬起狠狠地盯着老人。

这人的长相，真可令胆小朋友心寒，大白天也会毛骨悚然，脊梁发冷。

一头灰发挽了一个朝天髻，大马脸，灰色的一字短眉，三角眼透出阵阵冷电寒芒，鹰勾鼻，薄而无血的嘴唇，露出一排白森森的尖利狼齿，唇上留着两撇八字灰胡，脸色暗灰而内泛青色，这种面色真稀罕而唬人。一袭灰袍，腰带下吊着一个灰色小袋，鼓鼓地，袍下有物隆起，可能藏有匕首一类小玩意。身材高瘦，将近八尺。一双长手瘦骨嶙峋，手指特长，指甲尖利，肤色泛青。脚下是青色布袜，穿着多耳麻鞋。

看穿装打扮，不伦不类，像村中的里正学究，也像山林野间的隐士。总之，四不像。

他三角眼一翻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老兄，有何见教？”

银发老人淡淡一笑，仍背着手单刀直入地说：“老兄，这位青年人不是你同伴。”

“咦！你未免太不知趣，怎知这人不是我的同伴？哼！莫名其妙！”三角眼老人语气充满了火药味。

“你们太不配。他怎么了？”

“喝了两杯，不胜酒力。”

“醉了？没有闻到酒气。”

“他平时不喝酒，只两杯便支持不住了，怎有酒气？”

“他姓甚名谁？”

“老夫同门的弟子，姓赵名钱，喂！你找麻烦？”

银须老人踏前一步，说：“老夫不信，找不找麻烦是另外回事，我得看他是否真的醉了。”

逸云突然一伸虎腰，含糊地说：“哦……我……我没醉，没……”话未完，挣扎着举步。

银须老人一怔，这人还有知觉嘛！

三角眼老鬼心中大骇，脸色大变。

银须老人退回原处，盯视着三角眼老人，说：“不管是真是假，老夫警告你，洛阳城已经乱得不象话，阁下绝不许在这儿横行，为非作歹。”

“哼！尊驾是谁？怎敢说老夫为非作歹？”

“不必管我是谁，反正我知道你是谁就成。”

“你好大的口气。”

“如果我是你，便乖乖地转回九华山。”

三角眼老人吃了一惊，说：“你果然知道老夫的身份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，你这身打扮瞒不了老夫。记住老夫的警告，再见了。”

“下次再见，老夫可能活剥了你。”三角眼老人恨恨地答。

银须老人越过两人走了，一面说：“早着哩！加上你那位会玩火的师兄，也禁受不起老夫一掌，免了吧！”说完，飘然而去。

三角眼老鬼心中骇然，对方不但知道自己的身份，连师兄的来历也难逃对方耳目，不由他不惊，他心怀鬼胎，便匆匆折入小巷中。

他弄不清逸云为何还会说话，要找地方先处治了逸云再说，走了百十步，便想挟着人越院墙进入院内。

正欲作势纵起，突然耳中传来逸云清晰的语音：“喂！这是什么地方？你要把太爷往哪儿带？”

老家伙大吃一惊，右手一紧，要想将逸云勾实，左手突出，要击向逸云心坎。

可是他晚了一步，逸云搭在他左肩的手，已制住了他的肩井穴，而且食指捏住了左锁骨，炙热如火的热流，直透内腑，他如果想动，骨断肉开完蛋大吉。

“老家伙，你最好别妄动。”语音又响。

他怎能妄动？浑身力道尽失，真气无法凝聚，一着输全盘皆输，他心中在狂叫：我反而落在他手中了！

他后悔莫及，语音又响：“你的功力已修至化境，足以称雄武林。你后悔了，是么？你不该太信你的迷魂毒烟，将我手攀在你的肩上，全身成了不设防之城，像是授人以柄，自寻死路。如果真动手，三五十招之内，我还不将将你制住哩？”

老家伙羞愤难当，转头向右肩上的逸云看去。

逸云脸上泛起微笑，原来茫然的眼睛，神光一闪即灵活而清澈如深潭，正缓缓站直腰干。

“放开制我穴道的手，咱们凭功力一拼，三五十招之内，死的将是你而不是我。”老家伙叫。

“目前没空，抱歉！对付你这种无耻小人，用不着多费神。阁下是九华山的什么人？”逸云微笑着问。

“九华山虚云观青虚子。”

逸云心中一动，他曾听老花子提到他们三个无恶不作的老杂毛，想不到无意中遇上了，便说：“哦！你们是来洛阳抢玉麟丹的。道爷，为何还不回山？”

“用不着你管。”

“为何要暗算在下？”

“你杀了贫道的二师兄九华鬼虫虚云子，要你偿命。”

“你怎认识在下是华逸云？咱们未曾谋面哩！”

“谁不知你是神剑伽蓝华逸云？”

“道爷，用不着避重就轻，还是说了的好，谁指引你的？”

“小辈，你绝不可能在贫道口中得到任何消息。”

“是么？我倒得试试。咱们走吧，这儿不便说话。”

逸云右手缓缓在青虚子背上爬行，连制督脉通脊骨的十二处大穴，手指向上一挥，经脉变形。

他抽回搭在青虚子左肩上的手，改挽住他的右胳膊，转身直奔王府。

王府的大门外，谢韬已等了半个时辰，急得肚中冒烟，接到人烟消火灭。

“咦！华老弟，这人是谁？”谢韬指着青虚子问。

“九华山虚云观的青虚子，在江湖大名鼎鼎；在路上他暗算在下，被我擒来了。兄台尊姓大名？”逸云已记不起谢韬，所以询问。

谢韬一怔，随即大笑道：“华老弟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在辰州府城以及大珠台盛会，你与周姑娘曾救了在下父子三人，且助在下得报大仇。在下谢韬，华老弟怎忘了？”

“谢兄这一身官服岔眼，在下不敢相认。”逸云只好藉口含糊混过去了事。

“华老弟见笑了，兄弟身不由己。先父谢鑫，年轻时任职燕王驾下，官职是燕山中护卫副千户，后入锦衣卫。兄弟因是世袭，无法摆脱皇家羁绊，无可奈何，华老弟幸勿见笑。”

“小弟怎敢？谢兄是领小弟晋见王爷么？”

“老弟随我来，王爷在密室久候多时。”一面走一面说：“昨晚将五更之时，来了两个夜行人，侵入内殿……”

“人抓到了么？”逸云急问。

“一个侵入内府，自称是山海之王，被兄弟协同青虹剑客张百户截住斗门。来人身手了得，逃出西阙，另二人在外接应，被张百户用白羽箭射中。可惜：箭中要害，立时毙命，冒充山海之王的人已经逃掉了。”

“可认出死者的身份？”

“没人认识，就等老弟前来分辨。”

两人从偏殿进入内庭，在庭台楼，中穿折，不久到了一座水阁中，踏过一道九曲朱栏石桥，进入水阁。

每一处角落，皆有全副戎装的甲士隐伏的水阁在一座宽阔的活水大池中，四周花木扶疏，亭楼散处，这是早年的九龙池，可是已没有往昔的气魄了。

水阁高有三层，六角玲珑，占地约亩余，玻璃瓦，高飞檐，风铃叮当，内是雕龙画凤的大柱，外是白石楼花栏杆，雕花紫铜长窗，金碧辉煌，美仑美奂。

六座阁门皆有劲装护卫把守，戒备森严。王爷早已得到消息，叫青虹剑客与四名护卫在阁门相迎。

王爷换了一身鸦青金绣便袍，仍佩着长剑。今天他似乎有点高兴，脸上阴鸷的神情减去不少。

逸云将青虚子交与谢韬，抢前长揖到地；他不是不知跪拜的习惯。而是没有跪拜的习惯。礼毕朗声说：“草民华逸云，依限如期投到。”说完再长揖。

王爷知道这位草野奇人的性情，不以为怪，向阁内举手虚引说：“华壮士少礼，本蕃专诚等候多时，请进阁内一叙。”说完举步入阁。

“草民遵命。”逸云在后跟入。

阁中摆设着琴棋书画，绣帷珠帘，显然这是王爷养心的静室，书案上金甌鼎焚着龙涎，异香满室。

近北一面，八招的高大金屏之下，摆着一座雕花檀香案，案上无甚摆设，中间一张虎皮交椅，案旁是四座锦墩，向两侧并列。

王爷在交椅上落座，含笑向左首锦墩举袖虚抬，说：“壮士请坐。”

“草民不敢。”逸云躬身答。

“华壮士，本蕃易便服相见，意在彼此免受拘束。武林中人天性豪爽，壮士不会令本蕃失望吧？”

逸云只好谢坐，侧身坐下了，青虹剑客与谢韬，则在王爷左右分立。

逸云取下珠宝囊，搁在案上说：“昨夜冒犯王爷虎驾，草民罪该万死；但为情势所迫，尚望王爷恕罪。草民昨夜走后，听谢兄说曾来了两个夜行人，惊扰王爷虎驾，可否让草民察看尸体？”

“可惜走了一个，那人竟能深入寝宫附近，大出本蕃意外；如无壮士临行关照，他们可能成功了。带尸首！”王爷不胜含怒地叫。

人还未带上，逸云已着手将珍宝囊打开，一面说：“上次在高泉山截留下金毛吼的包囊，草民特来呈缴，其中除了在陕州以六百两银票卖出一颗珍珠外，全在这儿。”

囊一开，上千件奇珍全堆在桌面，宝光耀目，令人眼花缭乱。除昨晚已呈缴了的首饰盒外，另三个也在内，其中当然有没有尾巴的玉麟。王爷的眼睛，顿现光彩。

所有的人，全被这些珍宝惊住了。王爷用手拨动说：“这些东西并无大用，但价值千万，金毛吼这恶贼，为了这些东西，不知伤了多少人命，造了多少孽。壮士对这些宝物，有何打算？”

“草民请王爷行文于天下，使物归原主。”

“不必了，凡藏有珍宝之人，绝非升斗小民，壮士可留为后用。”

“草民浪迹天涯，不需此物。如王爷不将物归还原主，可否将其变换金银，用之救济贫民，也是王爷一场功德。”

“好！本蕃定然办到。”

“草民请求王爷，赦免太阳老店店东之罪。”

“本蕃即下令河南知府，立加释放。”

“谢谢王爷。”

这时候，门外两名护卫，已将尸首抬入厅中放下，并将一把寒芒闪烁的分水刺搁在一旁，行礼退出。

逸云一见分水刺，惊叫道：“是他！”

“谁？”王爷问。

“死者叫弱水神龙骆啸天，乃是祁连隐叟的好友。”

谢韬一惊，急问道：“祁连隐叟宫宁么？”

“正是他！”

“怪不得另一人剑气澈骨奇寒，可能就是那老魔！”

逸云倏然站起，说：“他们现在龙门奉先寺左近匿伏，草民须追上他们。”

“血案与他们有关！”王爷问。

“八成儿是他们，因宫老魔与草民有杀徒之恨，他们今晨已离开洛阳，这些天他们住在水和坊关洛老店中。前晚出事，他们在店中即不安份，王爷可派人前往店中细查。”

谢韬接口道：“启禀王爷，卑职即率人驰往龙门。”

“好！传令下去，调用府中铁骑。”王爷答。

“请带二十具连弩，由草民动手拿人，如成人不突围而走，请勿插手，以免多伤性命，可用连弩攒射，切记不可近身拼搏，贼人中无一庸手。”

“卑职即伴同华壮士前往。”青虹剑客接口。

逸云告罪出厅，提入青虚子放了，禀道：“草民擒得一名仇家，其中定有隐情。因这人并不认识草民，不知因何竟知草民行踪，乘机在街心下手暗算，此中大有疑问。草民疑借片刻，先问问其中隐情。”

“壮士请自便，唔！他身上带有军器，先搜他一搜。”

青虹剑客起身走出，他经验老到，手在青虚子身上一阵乱掏，脚旁便堆了不少玩意。

一把墨绿色的小剑，一个草囊；囊中有瓶瓶包包，里面盛了膏丹丸散。一匹雕工极精的红宝石小马，一个翡翠如意项饰，一支晶钻凤头钗。

腰带中，搜出十二把柳叶刀。左手臂套中，有三枝子午三棱箭。

青虹剑客将宝石小马项钻钗呈上，禀道：“禀王爷，全是前晚血案中的赃物。”

“问问他。”

青虹剑客走到青虚子身边，拈起子午三棱箭，微笑道：“阁下，天下间能使用这种歹毒诡异暗器的人，屈指可数，你还是从实招来的好。”

“呸！你小子是啥玩意？，你配盘问贫道？”

逸云拈起黑绿色的小剑，说：“青虚子，你这把剑可以用气用驭，上有奇毒，见血封喉。加上你的蘸毒子午三棱袖箭，也许能取我的性命。你该从身后悄悄下手，杀我易如反掌。天网恢恢，你失策了，也太贪心了，反而自投绝路，何苦来哉！”

青虚子目眦欲裂，大骂道：“小狗！你会有那一天的。要不是师兄想活捉你剥皮挖心，你早该死在贫道之手。”

“四宗血案，到底你师兄两人所为呢？还是与祁连隐叟共同下手的？”

“人多着哩！但你永远不会在贫道口中得到线索。”

青虹剑客用食指拈了一枝子午三棱箭，蹲下身子，面泛微笑道：“你会说的，道爷。”

“这是你的独门暗器，张某用这玩意对付你，你会说。”

“华某也替你用元阳真火烘裂浑身奇经百脉，双管齐下。不怕你是铁打的金刚，钢铸的好汉。”逸云也笑着说，蹲下了。

三棱箭嗤一声响，划开了青虚子的胸衣，箭尖儿又搁在他的鼻尖上轻轻拂动。

“死，就死干脆些。道爷，你还是说的好。”

青虹剑客脸色一冷，阴森森地发话。

青虚子当然知道他自己的暗器，是如何的歹毒，只觉得心中一凉，急声道：“箭拿开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贫道与师兄两人所为。”

“祁连隐叟呢？”

“他仅负责透露风声，并行刺昏王，分头行事。”

“前晚他们为何不入王府？”

“来了，因五派门人与喇嘛都在府中，且时辰不够，致未下手。”

“谁告诉他五派高手全来了？”

“逍遥道人玄盛。”

“砰”一声响，王爷一掌拍在案上，怒叫道：“可恶，速派人请武当的牛鼻子。”

“禀王爷，玄盛一群人已经在晨间出城，不知去向。”谢韬躬身答。

“他们在安乐窝之东五里地，洛河边一座小村里。”逸云接口。

“去！全给我捉来。”王爷怒叫。

“遵命。卑职即行带人前往。”谢韬告退走了。

逸云也起身告退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迟恐生变，草民即与张护卫带人前往龙门擒人。”

“好！小心谨慎，祝你们马到成功。”

“谢谢王爷祝福，草民先走一步。”他长揖告辞出阁，仍由谢韬领他出府。

不久，两队铁骑奔向天津桥，蹄声雷动，声势汹汹。第一队是逸云，青虹剑客，领先的是中州三义。他们之后是五十铁骑，三十把匣弩，每一名护卫，皆是上上之选。

第二队是谢韬，也带了五十铁骑，也有三十具匣弩。他们过了天津桥便向左折入田野，直奔向五里外的小村。

谢韬这一路人马不顺利，逍遥道人玄盛大概已发觉不妙，事先也得到了风声，在人马到达的前片刻，已经离开了村落。去向不明，谢韬无法查出去向，只好将一个厢长和五名甲首带回王府交差。

逸云飞骑南赶，沿途有中州三义和花子帮的人传递信息，说祁连隐叟已经在午后离开了龙门，一行二十余人已长途赴汝州。

五十五匹马飞驰电掣经龙门镇，出伊阙直扑汝州大道，进了山区，人马都有点儿乏了。

越过伊朗十余里，官道进入一座绵亘起伏，疏林散处的山区，山不高，岗阜蜿蜒。

远远地，已可看到前面小岗下一群青衣人影。

逸云目力超人，已看出正是动物，他向后叫：“我先走一步。切记：可合不可分，用弩不用刀剑。”

语声一落人像一道轻烟离开马背，像一道闪光，没入路侧密林。

青虹剑客只看得毛骨悚然，一面驱马狂奔，一面向并骑而进的中州三义说：“沈兄，这年青人是人是鬼？”

“是人。张兄，这是御气飞行人间绝学。”沈刚说。

“可怕？如果他真要图谋王爷，事无不成。”

“你老兄的脑袋，随时得准备搬家。那晚如果没有少林五老在他久斗身疲之后，一记合击震伤他的内腑，你谢护卫不重伤亦会出彩。”

前面的祁连隐叟，已经发现后面有大批铁骑追来，但未以为意，仍泰然而行。两水神龙被青虹剑客的霸道暗器白羽袖箭，出奇不意从后发射正中脊心，当场毙命栽下宫墙，已无话口留在洛阳城。可是他做梦也未想到，青虚子怕被自己的淬毒暗器所制，招出了同谋之人。所以看见官军追来，毫不在乎，以为他们只是有事经过而已。

另一个他不在乎的原因，是追来的人马仅五十余骑，要想对付三十余名武林高手。

未免太不知自量了。

一行人以不徐不疾的脚程，泰然地上了山岗。五十五骑人马，也到了岗下了。

岗以南地面起伏坡度不大，也算得是山中的一处平原，不远处有一座小村庄，平原四周是星罗棋布的疏林，和一些半开发的山坡麦地。

一道淡淡轻烟，从右侧三五十丈外疏林茂草间，贴地一闪即逝，如同鬼魅幻形，祁连隐叟领先而行，竟也未发现那淡淡的奇快身形。

行了两里余，到了一座疏林前，林缘是一排排只有丈余高的灌木丛，秋草桔黄，高不盈尺，人隐伏其中，不易发现。

官道笔直穿林而过，可以看到林南三里地的小村子，空荡荡地图无人迹，鬼影俱无。

后面的人马，已经上到岗顶，正以全速向这儿急冲，相距只有两里地，已可看清面貌了。

与祁连隐叟并肩而行的人，右是五丁神叟，左面赫然是苍龙二老。稍后，是仙海人屠容若真，仍载着断了灰顶鹫头的赫连西海。

仙海人屠五个人离开仙海，死掉了猪婆龙和罗浮真人，拉卜活佛伤后不知所踪，五个人只剩下两个，真算得穷途末路，日薄崦嵫了，两人把逸云恨入骨髓，不顾身份向祁连隐叟投靠，他们昔日有交情，要和逸云一决生死了。

逍遥道人卑鄙下流，已经派出不少人手，在凶魔中下功夫，拉拢这些人向逸云下手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反正这些人全与逸云恨重如山，也落得借重武当派之力，徐图大举，渐渐地结成一股庞大的巨流。

以自下而论，逸云仍是孤家寡人一个，一无外援，老花子等人功力有限，派不上用场。总算不错，有了老花子，他还不至于盲目，可以得到各地的消息，这次在洛阳不必要而耽误大事的逗留，几乎将龙吟尊者一群人葬送在武当山，确是大大不值得。武当派的恶毒阴谋，几乎成功了。可惜逸云胆大包天，敢于单身闯龙潭虎穴，冒险以武力求见王爷，揭破了武当嫁祸阴谋，功败垂成；不仅无法利用官府势力的干预，反而被逸云利用官府的力量对付他们，这一着失败得极惨。

祁连隐叟不在乎后面的人马，一面走一面说：“想不到王府之中，也豢养了功力奇高的鹰犬，骆兄弟失手，皆是我的过错，这次武当事了，我得把洛阳闹个天翻地覆。”

五丁神叟阴森森地说：“宫老，咱们要不赶快些，让那小狗脱身赶来，咱们将是麻烦，大为费事。”

“伊兄多虑了。即使小狗能摆脱王府高手的纠缠，王府必将行文天下。捉拿他归案；他将在江湖步步受阻，遍地荆棘寸步难行，而且赤霞青虚两位玄门奇人，不但功臻化境，且道力通，有他两人全力相图，小狗怎能逃得性命？呵呵！咱们可高枕无忧。”

左首的苍龙二老冷冷一笑，一杖追魂侯如山说：“华小狗然难逃老道们之手，咱们何必到武当山替玄同那老杂毛卖命？”

祁连隐叟得意地笑，意气飞扬地说：“侯兄该知道咱们侵侵赶往武当山的用意，呵呵！先让他们自相残，咱们再渔人得利，把那些浪得虚名的老鬼

们一网打尽，武林的天下，将不会是六大门派的了。咱们日夜行走江湖，定可任所欲为啦！呵呵！”

“凭咱们几个人，恐怕不易哩！”

“咱们人虽少，但其他的一群人如能结合联手，同心协力，则足矣够矣！”

“还有何人？”

“太叔权力图武当，暗地里咱们可供给他有关武当的消息，番僧们也想在江湖打天下，明里答应助武当，事实却和咱们同一心思，坐山观虎斗，加下贤昆仲与蓝衫隐士与金旗令主，与兄弟这一群，算得上另一批别具用心的庞大力量。当然啦！在名义上咱们是对付华小狗和武林三杰的，事实上却为咱们自己打算，请算算看，共有多少批人？”

“白道的五大门派，草野的武林三杰，喇嘛番僧，黑道的太叔盟主，加上了咱们这一起，共六批人。”

“除了五大派和武林三杰之外，咱们另三批人可以联手，相信该不会有困难。”

“谁出面？”

“兄弟已和波罗三圣僧取得了默契，这次到了武当左近，便可与太叔权商谈。”

苍龙二老哼了一声，侯如山撇嘴说：“兄弟已和太叔权闹翻，绝不与他共进退。”

“侯兄不须顾忌，太叔权盟主定然先派人与贤昆仲请求联手；彼此之间，兄弟愿任鲁仲连。咱们都是好名的人，希能在不伤自尊之下，为了利害相关，该破除成见携手合作，和衷共济以图基业。贤昆仲久是武林有数的耆宿，见多识广，定然能权利害毋庸兄弟晓舌的。”

苍龙二老默然，有点意动。

言谈间，众人已出了密林。

后面蹄声如雷，快追及了。

出林半里地，马队亦出了树林。

前面五棵古松矗立路左，相距只有二三十丈。山风凛烈，松涛声尖厉震耳，象是远处有千军万马奔腾呐喊，动人心弦。

远处两里余，村落中有疏落的犬吠声传出。

走在最后的左方雨左方田兄弟，无意中向后面的人马扫了一眼，突然大声叫道：“王府的护卫。”

祁连隐叟心中有鬼，突然大叫道：“散开结阵，准备动手。”

人还未散开，前面松树顶端，突然飞起一条淡淡人影，一声令人心魄下沉的震天长啸，破空传至。

众人大骇，扭头向前看去。

“神剑伽蓝！”有人叫。

“先毙了他！”祁连隐叟叫，先拔剑前冲。

逸云迎面屹立路中，手中伏鳌剑光华映日，大吼道：“华某久候多时，纳命！”

马队冲至二十丈外，突然向两翼展开，排成一列，再向前疾冲。

中间的青虹剑客，突然拔剑一挥，大吼道：“放箭！擒人。”

他见对方人多，恐怕逸云吃亏，不顾逸云的嘱咐，先下手为强，下令放箭。

三十具匣弯狂鸣，箭如暴雨骤至，马快，双方相距不过百十步，正是匣弩的最猛的射程。三十具匣弩，每具一发五支。匣弩虽威力不如大弩彤弓，但在百步内仍可贯革，密如蓬雨，想得到情景够可怕。

贼人不乱。功力高手脚快的人，齐向远处飞掠，左右急散，手脚慢的人，在狂叫声中纷纷倒地，第一阵箭雨，便射倒了五六名。

青虹剑客到底是行家，他知道人一散便不易对付，而且这路左右皆有树林掩护，不能再冒险四面追逐，一声长啸发出，挥剑大吼：“列阵！合围。”

马队雁翅而分，三人一组向左右急抄，共有八组四面追逐袭击逃散的人。中间雁翅排开的三十人。将后路截断了，枪出五名护卫，下马着手擒住五名中箭未死之人。

“退！退出百步外。”逸云在对面大叫。

青虹剑客不听，他认为这一战是赢定啦！

“呕哟……”左首一组骑士中，有一人狂叫着落马。

那是金鹫赫连西海的杰作，他有盔甲护身，不怕匣弩，站在一处土丘旁，向冲来的一个小组发射金箭。他的箭上功夫委实高明，只见箭到不闻弦声，人倒了弦声亦至。

“劈卡……”另两匹骏马仍狂急地冲到，机匣弩狂鸣，十枝劲矢射到。

金鹫不慌不忙，藉土丘掩住下身，从容发射。

两名弩手左手有盾，但护住人却护不住马，两声马嘶，坐骑轰轰隆隆倒地。两名骑士先后跌倒落马。

青虹剑客方知不妙，忙发啸声召回散骑。他自伏剑冲出，直奔金鹫。

松林前官道，逸云已杖伏鳌剑迎上，神剑在手，八方飞腾，但见一团晶亮的光球，滚向祁连隐叟。

苍龙二老、五丁神叟、仙海人屠、赤煞阴婆五个人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在怒啸连声中，同时向前猛扑。

六个人围攻逸云，仍然无法挡住逸云凶猛狂野的攻势，被迫得八方游走，只能互相呼应，他们的兵刃，谁也不敢硬档伏鳌剑，反而险象丛生，岌岌可危。

六名高手被逸云缠住，金鹫又被青虹剑客迫得只有招架之功，已无暇发箭。二十具弩损失了两具，仍有二十八具之多，弩手挺盾举弩，其余的挺枪举剑，准备冲锋。

准备停当，沈刚手中棍向下一搭，发出一声巨吼：“冲！”

四十七骑护卫，加上了中州三义，共计五十人，分成了五组，在呐喊声中，向四面八方冲去。沈刚急功心切，操之过急，人马一动，反而误事，惊走了主凶。

祁连隐叟知道大势已去，他的手下无法与可远及百步外的箭雨相抗，再往下拖，势必全搁在这儿不可。

“咱们走！日后再算。”他发出撤走的巨吼。

马固然快，但已狂奔了五六十里，精力有限，所以并不太快了。而众凶魔的轻功却是了得，向山丘树林飞逃，急如丧家之犬，漏网之鱼。

撤退最快的是苍龙二老，祁连隐叟与赤煞阴婆断后。

逸云缠住了祁连隐叟，他叫：“老妖怪，留下，洛阳的官司你打定了。”

晶芒一闪，攻到了妖怪的后心，祁连隐叟一声厉叫，一剑贴地攻他。

“撒手！”逸云左手天心指突从右肘下伸出。

“哎……”祁连隐叟右肘一沉；奇猛的天心指力，射穿衣袖，带走了他一条小臂皮肉；如不沉肘，右胳膊算完了。

但他没丢剑，火速暴退。

逸云正想将剑飞出，先断他一只脚，但又怕对方拼死回扑，人死了岂不糟透？一声叱喝，身形前扑，天心指再次闪出。也在这刹那间，赤煞阴婆抢救，左手大袖一挥，三颗朱红色鸽卵大的珠子破空射到。

真巧，一颗珠丸撞上了天心指力。“波滋”一声轻响，橘红色的火花四射，一股淡红色的烟雾，分布在丈外空间中弥漫。那橘红的火焰，似乎极为沉浮，在淡红色烟雾中，随风回荡，飘浮而不着地，久久方自行散灭。

逸云不知是啥玩意，只感到热流四荡，一股令人气血翻腾的臭味，直往鼻端钻，头脑似乎有些多少晕弦之感。

接着，又是两声“波滋”轻响，另两颗珠丸，在他左右爆裂，那若有若无的火焰，已笼罩了五丈方圆之地。

他大吃一惊，猛地提气凌空而起，脱出了重围，向旁飘落，仍感到些少昏弦。

耳中听到祁连隐叟嗯了一声，便已晕倒；并非是被他的天心指所击中，而是被火焰中的奇毒薰倒，人未倒地，已被赤煞阴婆所挟走。

十匹铁骑已狂风似的卷到，逸云大吼：“快退，危险。”

十匹马左右一分，折向而奔，最外侧的两匹，突然一声长啸，砰然倒地。马上的人一轻哼，扔弩丢盾翻跌下马，叭噗两声，滚了几滚方寂然不动。

“好厉害！”奔出十丈外的八个人皆变色的地叫。

逸云出剑入鞘，人似狂风卷到，双掌连环拍出，人向前扑，抓起两人火速后撤。远出十丈外，方将人放下掏出两包祛毒归元散救人。

在朱九爆散处五丈方圆之内，那微薄的橘红色火焰，逐渐消失，地面的沙石，腾起一股热流，野草一一萎偃，但并未起火燃烧。

青虹剑客阻不住金鹫，让他溜了。

贼人四散逃掉，青虹剑客也着手处理善后。

共毙了五名青衣悍贼，活擒六名重轻伤的人。护卫中被金鹫射毙一名，摔伤两名；被毒烟薰倒了两名，虽被逸云抢救及时，但也折了一条腿，重伤甚重，马匹也死二伤三，伤的只好弃了。

活擒的六人中，赫然有大腿挨了两箭，右肩亦挨了一箭的左方雨。他被捆成一个粽子似的，见了逸云破口大骂：“华小狗！报应快了，不久会被削皮抽筋，当你惨死之时，你会想起了太爷的话。你是种便下手处死太爷，要将太爷交与官府，江湖好汉将永远不饶你。”

逸云淡淡一笑，说：“不打紧，以目前而论，江湖人本就要得我而甘心，华某必定将你交与官府。老兄，你等着凌迟。”

“小狗，你如果是英雄，该让太爷与你一决生死。”

“有理由么？”

“太爷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你该让太爷有一次机会。”

“阁下高姓大名？华某何时与你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？”

“太爷左方雨。先父讳钧。在太白山庄……”

逸云突记起老花子告诉他当年太白山庄之斗，接口道：“哦，是祁连阴魔左钧？”

“你不该给太爷一次机会么？”

逸云伸手将他身上的牛筋索解了，沉声道：“杀其父复杀其子，天道不容。华某今日放你逃生，日后你如果同华某递剑，那是你自寻死路，休怪我心狠手辣。滚！”

左方雨咬牙切齿，突然左掌扔出，歹毒的寒魄诛心掌真力倏发，击向逸云胸前。

两人相对而立，相距不足三尺，如换了旁人，这一掌足以将胸膛击穿。

逸云右手一挥，寒流四散，闪电似的扣住对方左小臂，向下一扭。

“哎……”左方雨大叫一声，半跪在地，面向上仰。

逸云面泛寒霜，厉声说：“再饶你一次，凡事皆不过三，你该自爱些，咱们江湖人，争名斗气或主持武林道义，随时皆有送命的可能，只问理字，不问其他；杀人或被人杀，司空见惯。如果人人报仇为务，不问死因该与不该，普天之下，岂不成了血海屠场！华某警告你，饶你两次，让你再想想令尊生前行事，与在太白山庄时的情景是否应该。下次，哼！希望没有下次，华某随时恭候。你身上受伤不轻，张牙舞爪你是枉送性命。我已尽了江湖道义，你该走了。”说完松手。

左方雨不敢不走，拾回了性命他已够幸运，看了逸云面罩浓霜的神色，他只好悻悻地走路，

青虹剑客静静旁观，这时说：“华老弟，这家伙极为阴险，你放了他，后患无穷哩！”

逸云飞跃上马，苦笑道：“在下行事，但求心之所安，有否后患，顾不了许多，咱们走吧！”

人马返回洛阳，途中逸云向青虹剑客说：“主凶青虚子与谋刺王爷的凶犯，已有部分落网，在下已略尽绵薄。另一主凶与祁连隐叟，皆是江湖飘忽如魅的凶魔，如想辑搜归案，诚非易事。请张兄将原因禀明王爷，在下因有要事要办，已无法在洛阳逗留，日后如果可能，或许会将他们解送洛阳结案，但希望不大，至于金毛吼之事，在下将踏遍天涯，亦须将他找到，逮捕送至王府。”

“华老弟，你不返回洛阳了？”老大沈刚急问。

“在下须赶赴金陵，不再延误，定于明晨启行。”

“华老弟，王爷寄望殷切，尚请至王府稍为耽搁，如何？”青虹剑客诚恳地说。

逸云微笑着摇头，说：“张兄请勿怪在下直言。王爷为人阴险，鹰视狼顾，喜怒无常，可能是刻薄寡恩之人，日后结果难以逆料。在下不惯与官府往来，草野之人不知礼仪，也受不了拘束。再者……”他住口哈哈一笑，“那水阁中寸寸生险，不啻虎穴龙潭，万一言语间冲撞了王爷，以王爷变幻莫测的性情断论，在下也许永远也出不了王府，也可能落个更悲惨的下场。”

青虹剑客默然，一丝隐忧爬上了他的脸面。

过了龙门阵，逸云一跃下马，将缰绳交到一名护卫手中，向众人告别道：“在下另有要事未了，就此别过，王爷面前，请包涵一二。后会有期。”

众人也知留他不住，只好各道珍重，驱马走了。

逸云闪在路旁树林中，直待人马去远，方在衣下腰带中取出一件轻绰青色长衫披上，重行上路。

天津桥右，也就是洛河上游，那是一处极为荒僻的郊区，疏落的树林与连天衰草，只有野狗在那儿出没。间或也有人迹出没，那是黑道小混聚会

之处，距安乐窝不到五里地，便不属城郊了。安乐窝没有厢长，以外便称为里，设里长为管辖，这儿却是三不管地带，谁也不管。

已经申牌初了，申牌正他还有一处死约会，还有二十里左右的路要赶，在他看来，采得及。

他未能事先早到一步，探看是些什么强敌，凭七星掌和云中鹤两个人，怎敢冒险约他死约会，不消问，定然有其他高手参与，如无所恃，他两人怎敢讨野火？

如果不是因祁连隐叟，他会事先前往踩探的，他不是个莽撞之人；此一耽搁，几乎丧命在洛河南岸荒郊。

这是一处濒临河岸的荒原，沿高高的河岸，生长着一丛横柳与白扬，光秃秃的枯树点缀其间，枯草及腰，狐穴鼠窝遍地，偶或窜出一两头野狐，或者掠下三五头兀鹰，显得这儿特别荒凉。与对岸古西宫的亭台楼阁相较，那儿是天堂，这里却是地狱，滚滚的洛河；横亘在天堂与地狱之间，也因为有了这条河，方划分出天堂与地狱。

逸云长衫飘飘，不慌不忙沿河岸而行，拔草分枝往上走，走了五六里还不见人迹。

他凝神通天视地听之术，留意四周的动静，他的六识超人，白天里两里之内有人走动，难逃他的神耳，比猎犬强多了。在十丈内，匿伏的人如不是内家练气高手，也逃不出他的耳下，端的六识通玄，耳力尤佳。

他一面信步而行，凝神倾听，神目如电，留意四周动静。

左近没有人，只有禽兽它虫，“唰”一声，飞起两头肥鸠。“嗤溜”一声，窜走了两头骚狐。

没有指定在何处，只说是天津桥之右，怎么？申牌正已到，为何不见两个凶魔？走了五六里啦！也该遇上了嘛！

他可不耐烦了，虽说不见不散，但申牌正双方都该到达在的，难道他们藉机溜了？且呼唤一声试试。

找不到人，他仰天发出一声长啸。

唔！他们先来了，还在上游里余，那儿有啸声回答。

他拔步向上走，泰然而行。不错，里外已有拔草走动的声响发出，是两个人，走得太慢，像是拾柴的老大娘，一步一步停顿，不象是应约决死的人。

正走间，前面一株海碗粗白杨树干上，有人用利刃刻了一行字：“黄泉大道，曷兴乎来！”

喝！字倒是笔划整齐，不像是出自老粗之手，且有咬文嚼字之嫌。

再走了十五六丈，一棵柳树上，吊死着两颗骚狐，龇牙咧嘴吊着舌头，肚子剖开，肝肠外挂，眼珠已被刺出，吊在血淋淋眼眶下，树干上，也刻了一行字：“你来了么？有伴了。”

逸云笑笑，自语道：“他们想吓我哩？可笑之至，如果凭这几手儿能将我唬住，未免想得太天真了。”

他大踏步而行，对面的脚音愈来愈近了。

穿出一座柳林，前面是一块枯草坪，草坪中间，树了一根木桩，桩上倒吊着一个人，七窍流血，死状极惨。看穿着打扮，竟然是鹑衣百结的花子，讨米袋挂在领上，打狗棒横插在两肋间，已死去一个时辰以上了。

这化子他认得，正是谷东主派出踩探津阳坊一带消息的人，已被人处

死倒挂在这儿，死前曾受极痛苦的折磨，因为口中没剩下一颗牙齿。

逸云心中大痛，也怒火如焚，激动得直铿钢牙，血液为之沸腾。这花子只不过是会三两招手的脚色，只算得仅供奔走的小人物，任何在武林稍具身份的人，也不会用如此残忍的手法将他处死。

他纵至木桩下，伸手取下讨米袋，用指力捏断两端的打狗棒，将人解下平放在地。

木桩上，也刻了一行大字：“泉下相见，同赴幽冥。”

他嗅到一丝异香，赂感昏眩，双手也有点麻木，大吃一惊赶忙掏出金蟾内丹，在手上略一搓揉，放在鼻端猛嗅。他知道自己体质特异，有辟毒的功能；但为防范未然，仍用金蟾内丹解毒。

他收好内丹，切齿大恨道：“你两个老狗罪该万死，华逸云绝不放过你们，必须要你们以血债还血债。”

他将尸体抱起，玉面上涌起重重杀机，放轻脚步向前急行，耳目留意四周的动静。

他本想用轻功飞掠，但又恐怕有人潜伏在旁突下毒手暗算。自己的护体神功固然不怕兵刃暗器的袭击，但如是高手特殊的暗器下手，他仍无法抵挡，象左右二曲的淬毒电钻，他就无法以神功保身。

他沿岸急走，对面已可看到百丈外的两个模糊人影，在树林的映掩下，偶或可以看清面目。

不错，正是他们，头戴英雄巾，外穿紫底团花苗字阔边罩衫，衣尾掖在腰巾上，腰巾上还挂了长剑，正脸色阴沉，并肩穿林向前迎来。

前面一块空坪，地面起伏不平，荒草纠结，不时可以看到狐穴。还有那一丛丛的荆棘，散处各地。

空坪大有亩余，四周全是白杨，濒河一面，只有一排白杨，岸下是滚滚江流。

惟有这块崎岖的林中草坪，方可施展手脚，在林中拼斗，双方都不能放手一拼。

他大踏步走到空地上，伸脚猛扫，将中央一段枯草刮光，将尸体平放在地，用手一抹死者眼皮，想令死者瞑目。可是眼珠似要突出眶外，睁得太大了，死者生前所受的痛苦，不难想象。

他不再抹动，站起用低沉而清晰的嗓音，一字一吐地说：“兄弟，我知道你死不瞑目。他们来了，要将他们的血染上你的双手，让你平静地升天。”

他拔草拭净手上的血迹，叉腰而立，俊目中神光电射，脸上杀机怒涌，盯视而来的两个人。

七星掌在左，云中鹤在右，两人泰然而行，缓缓到了林缘，踏入草坪。

“你们早来了。”逸云阴森森地说。

“哈哈，不错，咱们早来了，也久等了。”七星掌厉笑着答。

“就是你们两个人？”

“两个人就够了。”

七星掌哈哈狂笑。笑完说：“华逸云，有多少人，不劳费心，到时自知。哈哈，反正你今日难逃一死，用不着管那么多。”

逸云手按住伏鳌剑靶上，慢慢拔出，伸手向地下的尸首一指，切齿道：“厉老狗，这人是你杀的？”

“哈哈！一两人算不了什么，用不着问谁杀的。”

“厉老狗，你也算得武林大名鼎鼎人物，竟用如此残忍手段，处治一个仅供奔走的下人，你怎算是人？华某……”话未完，正南方丛草密林间，飞起数声鬼嚎般的长笑。

二十二

逸云虽然没发现四周潜伏有人，但依常情而论，七星掌虽然是黑道中一代之雄，功力虽高，比较之下仍相去甚远；云中鹤在江湖固可称雄道霸，在无底潭畔却挨不起一掌。

他两人如果联手合攻，仍然不堪一击，竟胆敢约他叫阵，绝不会仅是他们两人，世上没有甘心送死，睁着眼往虎口钻的傻瓜。

他正想动手，蓦地正南响起了鬼嚎般的厉笑，像是枭啼，也像狼嚎。

“咯咯咯……”这笑声不陌生。

“喳喳喳……”这是另一人的厉笑，也不陌生。

“哈哈……”这笑声顺耳些，也依稀耳熟。

他心中一凛，今天落入重围陷阱中了。他一生中，从未遇到过这样突然向人暴袭，也未想到他会向人不意地袭击，但今天他居然突下杀手了。

对方太多，全是了不起的魔头，必须抢先动手，杀一个是一个。

笑声一起，他蓦地扭头向笑声发起处看去。

也就在转首的一刹那间，眼往南看，人却向七星掌云中鹤两人闪电似急射。

两老凶魔正转首向南看，逸云已到了。

逸云的左面是七星掌，这家伙毕竟人老成精，见多识广，眼角瞥见虚影一闪，便知大事不妙，来不及拔剑，大吼一声，双掌急拍，连拍七掌之多，直透内腑隔纸熔金的七星掌力，狂涛般向前急涌。

逸云存心搁下他，出双掌左右拂拨，将前六掌的凶猛劲道，以至柔的力道——带偏，免得对方借反震力后撤，最后一掌向前急发，至刚至猛的风雷掌力骤发。南海门以风雷掌享誉江湖，奔雷八掌所向无敌，龙吟尊者嫌它太过刚猛，另参悟出寓刚于柔的梵音掌，成了风雷掌的克星，逸云却又嫌梵音掌的啸声讨厌，掌一出便将人吓走，便另以自己参悟的乾罡坤极真力，融入梵音掌之中，可以任意收发那令人心悸的梵音，威力更大。

七星掌厉岳以柔劲发出专破内气功的七星掌力，逸云用柔劲化去前六掌，最后一掌即用至刚至猛的风雷掌回敬，反而以刚击柔，一举猛袭。

一声巨响，草飞尘扬，两条人影一前一后，冲后面两丈余白杨林之中。

“啪叭……哗……卡嚓……”

一连串暴响，人撞在树上，发出了惊叫，也响起了树干折断声，树枝倒下声，乱成一片。

逸云晃身飞退，屹立场中，手中伏鳌剑光华熠熠，玉面上杀机未敛，俊目神光如电，凝视着纷纷射到的人影。厉岳的右手，麻木得不像属于他自己的了。凶猛的反震力直冲内腑，气血一窒，只感到胸腹空洞洞地，喉间一甜，眼前发黑，身躯被凌空倒震，撞在一棵白杨树上；树倒了，他口中的鲜

血也喷出了。

一代枭雄功臻化境的七星掌厉岳，以掌成名也栽在掌上，逸云已存心制他的死命，他怎吃得消？也幸而他在前六掌上已知大事不妙，百忙中见机运功护住心脉，不然内腑定被震毁。

人撞在树上，树倒了，他也倒在地下，虚弱地说：“这小狗太……太可……可怕了！”

他不死，天下无人可挡。”

另一个飞退的人影是云中鹤，他站在右面，正好迎着逸云的伏螯剑，只惊得毛骨悚然。他的轻功超尘脱俗，既然挡不住剑，送死划不来，想拔剑撒招又来不及，唯一的生路是退走，不等剑到，他就在剑芒前两寸飞退，好险！剑气澈骨奇寒，直透内腑。

他自鬼门关冲出来了，如果逸云不全力对付七星掌，他也逃不出剑下，准会成为鬼门关的新客。

他轻功到家，但由于逃得太急，也撞倒了一棵树，惊叫了一声，只觉浑身仍然发冷，剑气似乎在胸前。

“天！这人快得如同电闪，可怕极了！”他心中暗叫，身上冷汗直冒。

正南飞射而至的人影，成半弧形将逸云围在濒河一面。

喝！人真多。南荒七煞，落了单的左曲老，咬牙切齿的朗月禅师，一头红毛的金毛吼，不多不少，十条好汉。

逸云心中暗凛，仍夷然无惧，心神一敛，六合归一，脸上七情退去，换上了毫不带表情的神色。

“小畜生，听说你能飞，今天咱们要看你怎样飞去。”朗月禅师大叫，摆了摆已断了一尺的小型禅杖。

“把太爷的珍宝还我，太爷不剥你的皮。”金毛吼叫。

“小辈：今天你死定了；判官已勾了你的名，枉死城的城门已为你而开。”追生大煞冷冰冰地说。

逸云不理他们，向瘟蛊七煞说：“瘟蛊七煞，是你用毒放在尸体上暗算我么？”

瘟蛊七煞避开他的目光，冷冷地说：“就算是吧！”

“你记得在冥神佳城的地窟中，你答应我的诺言么？”

“老夫记得。”

“你又使用我还给你的毒药了，是吧？”

“老夫只答应你不用以害人。”

“所以用来害我么？”

“你当然不在此例。”

“这个花子大哥的尸体，也不算么？”

瘟蛊七煞冷哼了一声，大声说：“老夫不是无信之人……”

“事实上你已背信。”逸云大声打断他的话。

“那该死的家伙已经死了，老夫方撒上毒药的。”

“谁下的手？”

“你不必多问，反正不是老夫。”

朗月禅师哈哈一笑接口道：“哈哈！那是佛爷略施薄惩，小意思。”

逸云扫了他一眼，仍毫无表情地说：“就算小意思吧！反正万般罪恶你都敢承当。”

“那就是了，你用不着多废话。”

逸云徐徐举剑，一字一吐地说：“你们是一个个上呢？抑或一拥而上？”

“反正你必须一死，多少已无关宏旨，是么？”金毛吼拂着长刀，恶意尖刻地接口。

逸云脸上泛起一丝极为冷酷，令人心中发冷的微笑，低沉而清晰地说：“求生乃是人之天性，我不责怪你们，因为以一比一你们必死无疑……”

“住口！小畜生你临死还敢狂言。”朗月禅师恼羞地叫。

逸云没理他，继续往下说：“你们唯一的生路，就是一拥而上。十二个人，哈哈！

华某接下了。如果华某葬身此地，你们至少也要留下一半人，信与不信，立可分晓。”

“咱们上！”金毛吼大叫，踏前两步。

逸云似若未见，仍向下说，语声突然提高：“上吧！看谁是留下伴我走上黄泉路的一半中之一。”

连勉强站起的七星掌算上，十二个人全都心中暗凛，你看我我看你，似乎在分辨谁是那一半。

“小畜生，临死你仍在唬人。”“哈哈，华某绝不唬人，你们之中，任谁也接不下我神剑的一击，群殴并不一定可占便宜，这地方宽着哩！”

“准备上！”朗月禅师叫。

七星掌也挣扎着撤剑加入。云中鹤迟疑片刻，最后一挫钢牙，也撤下长剑。

十二个人徐徐举步，缓缓迫进。八把长的弧形刀，一支佛手笔，两把剑，一根禅杖，向内举起。

逸云发起乾罡坤极真力护身，留意左曲老的飞电钻，屹立如岳峙渊亨，伏鳌剑斜指，左手剑诀向吃血六煞一指，仍在废话：“你，我曾说过，我不该救你。”

吃血六煞低下了头，没做声他又向追生大煞一指说：“在思乡荒城，我认为你是个不失道义的凶魔，不失英雄本色，想不到我仍然走了眼。”

大煞怪眼一翻，似要发话，但一触逸云的目光，话又滚回了腹中。

逸云又向朗月一指，语声转厉：“朗月，你要后悔还来得及。”

朗月狂笑一声，狠恶地说：“小畜生，你即使跪着叩头，我也不会饶你，你死定了。”

逸云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你要不死，后患无穷。”接着一声震天长啸，向左闪电似射出，光华一闪，攻向朗月。

朗月一惊，身形左闪，挫腰向侧掠出。一杖急扫逸云右侧，急似惊雷。

南荒七煞同声怒啸，飞扑而上。

逸云先抢朗月，本无意于他，在刹那间向左再飘，狂野地攻向最左的左曲老鬼。

这突然的转折，不但朗月一杖落空，反而阻住了南荒七煞。

最右的金毛吼从空隙里抢到，一刀急截逸云后腰。

左曲老一声大吼，向右急闪，避开了正面，佛手笔攻出一招“花中吐蕊。”

逸云身形突升，半空中大转身，向北急飘，伏鳌剑脱手飞射，划起一

道光弧。

“哎……哟……”金毛吼首当其冲，临危救命，向左急倒，手拼命向光华拍去。光华穿掌而入，直透臂骨，从左肩滑出，整条手臂分成两片。金毛吼狂叫着倒下了。

光华再向后飞，射向追生大煞。

南荒七煞同声巨吼，七把黑色长刀同向光华迎出。

光华连发龙吟，合七人之力，将伏鳌剑阻住了，无传的潜劲发出，双方似乎势均力敌。

逸云无法收剑，正向下飘落，足一沾地，闪电似前扑。

飞电钻一闪即至，两枚落空，一杖擦过逸云背脊，划了一道三分深的血槽。

逸云只觉真气浮动，血液翻腾，伏鳌剑力道突失，“铮”一声龙吟，被七煞的无穷内力震得回头飞射。

逸云受伤，但还能支持，去势仍疾，恰好接住反震而回的伏鳌剑，一声怒啸，人向后急退，这些变故乃是刹那间的事。

“糟……哎……”扑上的七星掌身手不灵，被一枚飞电钻擦过左外肩，鲜血一涌，人向前扑倒。

朗月禅师向逸云的背影，倾全力拍出一记风雷掌。

左曲老扔出飞电钻，人向前冲，恰好与逸云劈面相撞，逸云来势太快，急逾电闪，谁也来不及闪让，除了拼死自保，别无他途。

“砰”一声巨响，两人撞个正着。

左曲老的佛手笔，由于已用了毕生所聚的全部精力，逸云的伽蓝禅功将大部份劲道震散，扔被贯入左肋寸余，百炼精钢的佛手笔，也折成三段。

两人相接，左曲老的身躯向后急飞，他的胸腔，被伏鳌剑划开，肝肠外流，八方洒溅

朗月的那一掌，如山力道将逸云击飞，只觉眼前发黑，鲜血狂喷，身躯接断一株白杨，向洛河下飞坠，

朗月是他的师叔，自然知道他练有深纯的伽蓝禅功，这一掌想得到够狠，如同万斤巨锤飞撞，竟把逸云击飞，加上逸云本用全力撞碰左曲老，冲势极猛，两种力道相扶，逸云竟飞出五六丈外。

朗月这一掌，间接地救了逸云，不然在他昏沉重伤之下，定然被南荒七煞分尸而死。

他人一落水，突然神智一清，“蓬”一声水花四溅，他向下一沉，人即清醒。

他将剑归鞘，倾全力手脚一拔，浮上了水面，向岸上的一群人厉叫道：“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咱们行再相见。愿老天爷保佑你们别落单，免得横死。华太爷日后见一个杀一个，你们记住这句话。”

说完，人向下一沉，水纹一动，不见了。

南荒七煞面面相视，做声不得。

云中鹤够朋友，他找到左曲老尸体上的解药囊，抢救七星掌的性命。

金毛吼咬牙运刀，将一条废左臂卸掉了，由朗月禅师替他上药包扎；因流血过多，他的脸成了铁灰色。

“这小狗可怕，日后咱们如果碰上了，后果堪虑。”追生大煞变色地说。

云中鹤倒抽一口凉气，也说：“咱们只有两条路可走。”

“哪两条路？”追生大煞追问。

“一是今后隐姓埋名，不再在江湖行走。”

“办不到，第二条呢？”

“咱们不可分开，全力搜寻他的下落，一举毙了他，一劳永逸，永除后患。”

“他孤家寡人，行踪飘忽，到哪儿去找？”

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没做声。

朗月包扎妥当，突然接口道：“武林三杰与龙吟……三个老匹夫已被困武当，小狗会赶去的，咱们沿途戮杀，但要看时候，明暗中下手，全力以赴对付他该无困难。”

“谁知道他走哪一条路？”追生大煞摇头说。

“这儿只有汝州一条南下官道，绝不会走失。而且……”

“而且什么？大师不必吞吞吐吐。”七星掌虚弱地插口。

“据说，武当已和祁连一派以及喇嘛番僧取得谅解，要在这条官道中收拾这小畜生，有咱们加入，小畜生想活命难比登天。”

“好，咱们算一份。”追生大煞说，突又叫：“糟！”

蓦地，五条人影从南面如飞而来，相距二五十丈，人在林梢飞掠，老远便已可看清人的相貌。

“南蛮子，算什么份？”最先那人影高叫。

众人举目看去，大吃一惊。

来人是天毒募神，和他的四名壮年大汉，他穿着一件豹皮背心，豹皮长裤，背上那金光闪闪，重百余斤的降魔杵，令人一看心中发毛，他那雄壮结实高大的身材，那有常人大腿一般粗的两条胳膊，着实教人吃惊。

追生大煞吃过苦头，自然认得，所以惊叫出声。

其余的人没见过这位老年大块头，不知厉害。朗月禅师幌身截出，大吼道：“老家伙，站住！什么人？通名。”

五条身影直迫近至丈内，突然止步，纹风不动。

“和尚小子，你在问我老人家？”天毒冥神反问。

“呸！不问你难道问我自己不成？”

“你这和尚口气太无礼，我老人家要教训你。我，天毒冥神马骏。一甲子以前的武林人物，该不会忘记老夫，与我这一条无敌降魔杵。”

朗月禅师只感到脑中轰然一声沉响，惊得倒退两三步。谁不知一甲子以前宇内第一凶魔天毒冥神？别说他的降魔杵无人能敌，他身上的歹毒玩意谁沾上一丝儿，这一辈子便算是完了，他能不怕？

他骇然变色，合十行礼道：“不知者不罪，前辈请恕，适时多有冒犯，小僧赔礼。”

“走开！算你幸运；要是早些天，你难逃一死。”天毒冥神冷叱，大踏步走到花子尸骸旁，略一审视，向南荒七煞问：“南蛮子，是你们所为？”

追生大煞心中一动，指着远处左曲老的尸体说：“是那个老残废。”

天毒冥神走近左曲老尸体旁，咦了一声说：“咦！是这个匹夫。你们杀了他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老夫要亲自杀他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为何抢先动手？”

“他要行凶，咱们怎能束手受辱？拼斗之下自然有幸与不幸，怎能怪

我？”

“算你有道理，可惜我没有机会报一钻之仇。”他在豹皮囊中掏出一把飞电钻，脱手扔入河中，又说：“埋了他们。日后你们如果为非作歹，休让我按上。”

说完，带着手下走了。

众人抹掉额上冷汗。金毛吼突然惋惜地说：“可惜！咱们该将罪名转嫁在华小狗头上。”

追生大煞冷哼上一声说：“咱们要说出华逸云，准是一场飞灾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朗月急问。

“这老毒鬼是华小狗新交的朋友，想想看啦！后果如何？他必定寻根究底，谁能挡他？”

金毛吼突然接口道：“前些日子，苍龙二老派人上阴山，要激阴山双魔下山，全力对付华小狗……”说完，他去左曲老尸身上乱摸。

朗月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没有用，阴山双魔也不是小畜生的对手，在太白山庄已经较量过了，来了等于没来。”

“阴山双魔固派不上用场，但他们的师弟独角山魃李允炎，却是功臻化境，宇内数一数二的高手。”金毛吼站起答。

“哼！那家伙谁也请他不动。”

“不错，谁也请不动，但却不能禁止他自己下山。”

“他下山了？”

“昨天我在城东曾亲眼看见他们，还与阴山双魔打过招呼。”

朗月一顿禅杖，喜悦地叫：“咱们走，找他们去。有他们三人，华小狗与天毒冥神又有何惧哉？咱们借重三魔，也好出口恶气。”

金毛吼一面走一面说：“在下不能入城，大师可自往找他们计较。”

“你为何不能入城？”

“花子帮与城中的小混混们，正在找我。”

一行人向东沿河岸而下，渐渐去远。

在逸云率五十铁骑出城不久，上谷老店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

谷东主心悬逸云安危，在店门口焦急地往来踱步。这几天，店门已经关了，不再接待客人，店面也小，平时客人本就不多，这时更空阒无人，只有闲极无聊的几个店伙，在店内聊天。

一个用青帕包头，穿同色团衫大裤管的老女人，正巍巍地点着一根老竹杖，慢慢走近了店门。

谷东主没有留意老妇人，背着手在阶上往返走动，突见老妇人踏上了台阶，不由一怔。

“老婆婆，有事么？”他惑然轻问。

老婆婆眼皮向上一翻，现出一双黑白分明，如午夜朗星眸子，与她的所岁大不相衬。

谷东主吃了一惊，火速后退，双掌护住身前，运功戒备，脸色一沉，低喝道：“你经过化装易容，尊驾是谁？”

老太婆淡淡一笑，眼皮重向下搭，掩住了大个半眸子，用极轻而清脆的嗓音问：“大驾可是谷东主？”

“小可正是，有何……”

“百花谷方夫人手下，妾姓高，四小姐葛如霜的侍女，有事请东主引见

华公子。”

谷东主大喜，看四下无人，低声急说：“高姑娘，请进，里面说话。”

老太婆跨进店门，一面问：“请问东主，华公子在么？”

“华兄弟已领人追贼去了，华夫人却在。”

老太婆一惊，停住脚步急问：“怎么？谁是华夫人？”

“九天玉凤周姑娘。”

“天，她不是已被武当擒去了么？”

“华兄弟救了她，今未复原。请问高姑娘，怎知华兄弟落在小店中？”

“昨日方接到信息，人言凿凿，妾未敢置信，故来探问。”

“高姑娘可知华夫人之事么？”

谷东主近而沉声问，他的右手随时准备先发制人。高姑娘淡淡一笑；丝毫不在意地说：“夫人已随龙吟尊者老菩萨，与武林三杰三老爷子，以及桃花仙子符夫人下山援手。”

“尹老哥已在找你们，可曾看到他么？”

“尹前辈大概是到南阳府找寻，在洛阳的暗桩，谁也不会发现，我们易于隐伏。”

“符老前辈的讯息传到了么？”

谷东主说着退后两步，陪笑道：“高姑娘休怪在下无礼……”

“尹老前辈应该。请带妾身前往见华夫人。”

谁知道谷东主移动壁灯座，密室便悄悄移开，出来了黛姑娘。

假扮老妇的高姑娘一见大喜，弃杖趋前跪下说：“华夫人，可记得小婢月蓉么？”

如黛一把挽起她，打量片刻，喜叫道：“啊，你是四姐的月蓉，咦！你扮得真象。”

月蓉笑嘻嘻地说：“夫人，华公子复活，真有其事？”

如黛按她在凳上坐了，再请谷东主就座，说：“千真万确，不久你可以看他了。”

“夫人，你可知令祖三位老爷子与龙吟尊者老菩萨……”

谷东主赶忙插口道：“高姑娘，此事请缓议……”

如黛一怔，神色一变，说：“谷大哥，你有事瞒着我哩！”谷东主苦笑说：“是的，不管事情如何，总之，华老弟目前不能离开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老菩萨与令祖目下无妨，武当一时不敢对老人家不利。华老弟已答允王爷在津阳破案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他怎能离开？”

如黛一头雾水，急道：“到底为了何事？月蓉姐，你说，不必隐瞒。”

月蓉幽幽一叹，往下说：“上月梢，长安姐妹传来夫人被掳的消息，飞鸽传至云南，老菩萨一怒之下，与三位老爷子及百花谷一行人赴武当找玄同要人，岂知玄同老妖道一口否认，将一行人请上武当山，诱入三天门峡，被困峡中。”

“哎呀！目下怎样了？”

“妖道们守住两端峡口，绝壁上布有石雷火筒，无法冲出，妖道们也不敢下峡谷送死。据神蝠传出的讯息说，目下尚能支持十日八日，只是敝谷的姊妹在突围时受伤甚重，药物缺乏，情形堪虑。在汉江北岸接应的姐妹，已传信怀玉山叩请符老前辈下山援手。”

“天哪！我得走，等云哥回来，立时启程。”如黛蹬脚叫。

“王府的事……”谷东主搓手说。

“管他王府的鬼事！月蓉姐，我们等会儿一起走。”

“救兵如救火，小婢不及追随，夫人可和公子爷急赶一程，不可迟延。”

谷东主知道不可阻留，接口道：“还有一事，我只好说出。就是尹老哥已经南下找寻百花谷的暗桩，邝帮主已前往崑山请天毒冥神马老前辈。再就是另一件不好的消息。

据金陵传来的消息说，金陵太陕一家子，为了叶公子曾经出手援救过夫人，被武当出动百余门人，胁迫就范已解送武当山。”

“武当的妖道太过份了，这次我们得捣了他们的山门。”如黛恨恨地说。

人暮时分，逸云浑身水湿狼狈归来，肋背的创口虽不太沉重，但内腑受伤不轻，内腑本来刚痊愈不久，再挨了朗月禅师一记重击，内腑震动受伤，几乎不可收拾，如换了旁人，一百条命也完了。

见到人，所有的人全惊得呆了，抢着把他扶入密室。如黛心如刀割，含着一泡眼泪替他更衣并准备参汤。

归元散他已服过，这种奇药对去毒有奇效；归元散的功效倒在其次，雪参寒魄回生丹已经用完了，再无奇药可用了。

逸云在潜入水中时，已无法用劲了，闭住气随水飘流，在天津桥下登岸，浑身力道全失，他感到无比的软弱，他吞下一，包归元散，跌跌撞撞走回上谷老店，幸而没与先一步进城的南荒七煞朗月等一群人相遇。

往床上一躺，他似乎已以昏厥不省人事，耳边只听如黛的饮泣声，也感到滚热的泪滴在颊旁。

密室中，哀伤的气氛十分凝重，一灯如豆，只有如黛的饮泣声令人心往下沉。

一碗参汤下肚，逸云的知觉慢慢恢复了。

谷东主看了伤势，只觉心往下沉，沉重地说：“华夫人，我去找中州三义，也许能找到一颗少林至宝八宝紫金夺命丹。”

“谷大哥，谢谢你。”如黛哀伤的地答。

谷东主临行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老菩萨身陷武当山的事，千万不可透露口风，免得华公子闻讯焦急，伤势恶化。”他的语声虽低但逸云却听得字字入耳，突然叫道：“谷兄，慢走。”

如黛月蓉大惊。谷东主心往下沉，硬着头皮说：“老弟，你需要静养……”

逸云挣起上身，如黛无法将他按住，只好挽抱住他。

“谷兄，不必瞒我，说吧！”逸云寒着脸说。

“没……没什么，老弟，你安心静养。”

“谷兄，你不把兄弟当朋友？”

“老弟别多心，我……”

“说吧！武当山把老菩萨怎样了？”

谷东主用目光向如黛求援，不敢回答。

逸云面向如黛，神情肃穆地说：“黛，别瞒我，不管是吉是凶，我承担得起，假使你瞒了我，日后……”

“月蓉姐，你说吧，”如黛痛苦地说。

月蓉便硬着头皮，将所知的消息都说了，也将谷东主探得的消息一一

说出。

逸云一面听，浑身在抖动，一面闭目沉思，呼吸愈深愈急迫。

室中寂静如死，气氛沉重。

“黛，让我躺下静一静。”

如黛将他放下，替他理好枕衾。谷东主长吁一口气，踱到床边说：“老弟，我往中州三义府上一走，你好好静养，不须操之过急。”

“谷兄千万别透露兄弟受伤的消息，目下洛阳群魔云集，还是小心为上。”

“有什么人到了。”

“南荒七煞，朗月禅师，七星掌厉岳等。请转告中州三义，金毛吼被我毁了左手，可能随南荒七煞入城，也可能在郊区埋伏，速派人捕之归案；但须注意，千万不可胡乱动手。以免枉送性命。”

“老弟，你是和他们激斗么？”

“是的，左曲老被我宰了，他也击中我一枚飞电钻，刺了我一记佛手笔，最后被朗月击落洛河，可见他们功力不等闲，千万不可妄动。”

“兄弟定将所嘱转达。”

“还有，负责津阳坊探的弟兄，已被他们处死。这儿邻接津阳坊，千万小心门户。”

“兄弟立即准备，老弟珍重。”

谷东主一走，逸云挣扎着说：“黛，扶我起来。”

“哥，你要好好休息。”如黛颤声道。

“不，事已急，我要冒险。”

“哥，你说要冒险？”她惊得血液似乎要凝结了。

“是的，取我的革囊来。”

一旁的月蓉赶忙将革囊取来。如黛也不得不将他扶起，将一档棉被替他垫住后腰。

他接过革囊，取出金蟾内丹，说：“金蟾内丹可辟奇毒，乃是金蟾千年所聚的元精，定然有大用。对人体的精气神力可能大有裨益。可虑的是内丹本身乃是至毒之物，所以能辟毒，自然是以毒攻毒之效。我要服下内丹，冒一次必要的险。”

“你可以静养调理，谷大哥已找中州三义，讨取少林至宝八宝紫金夺命丹，你不能……”

她伸手去抢，尖声大叫。

他将内丹藏过，正色坚决地说：“黛，听我说。等他们找来之后，不但你我全得死，你知道要连累多少无辜？武当山失陷之人后果如何：又能等多少时候？我必须一试，反正我体内有天然抗毒之能，至少毒我不死。黛，冷静些，请取我的伏鳌剑来。”如黛哀哀而泣，抱住他不肯离开，浑身颤抖，泣不成声，她动不了啦！

他只好向月蓉叫：“月蓉姐，请替我取剑，并将桌儿搬来。”

月蓉脚步迟疑，久久不能移动。

如黛突然记起昔年的往事，她曾经带芸姐姐赴童子拜三老山找九幽异人，巧遇龙貅丹黄，后来找到了九幽异人，指导他服下了龙貅丹黄，终于能将内功练至化境，在死寂河旁参悟奇功，获致大成。

她知道事已急，而且他决定的事，她是无法阻止他的，突然凛然站起，亲自取来伏鳌剑，神色凛然道：“哥，不管如何，你存我存，你死我不活，

我依你。”

他看她神情唬人，便强作笑容，冲淡紧张的气氛，笑说：“黛，为什么你看得这般严重？金蟾内丹不会坏事的。”

“从前，你曾经吃了龙貅丹黄，这次再吃金蟾内丹，但愿吉人天相。”

“哦！我曾吃了龙貅丹黄？”

“是的，不是你体内有先天辟毒之功；而是龙貅丹黄之刀。祛毒归元散，就是龙貅肠配以奇药而制成的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，你可以放心了。”

月蓉已将木桌搬到床边，他拔出伏鳌剑将金蟾内丹执在手上，摇头惋惜地说：“这内丹如用来做兵刃，可碎金钢，任何内家护体神功，皆挡不住全力一击，太坚硬了，毁了它真可惜，不知伏鳌剑能否削得动哩！”

他用剑在手上刮削，发出了刺耳的磨擦声，每一次能刮半分深的粉末，十分吃力；无坚不摧的伏鳌剑，第一次碰上难以对付之物。

如黛赶忙接过，细心地将金蟾内丹徐徐刮完，足足费了半个时辰，方大功告成。

逸云等不及，在桌上将丹末吸入腹中。如黛送上参汤，她浑身似乎僵硬了，心已提至口腔。

逸云却不在乎，他喝完汤笑道：“生死付之天命，不必太过担……哎……”

话未完，突觉腹中一阵剧痛，气血一阵翻腾，痛得额下冒汗，失声大叫。

“噗”一声，碗跌在床上向下滚，“啪”一声跌碎在地。

“哥！你……”如黛尖叫一声，跌跪在床边。

“华公子，你……”月蓉也尖叫着扑近。

逸云五脏翻腾，浑身在扭动、抽搐、痉挛、翻滚，牙齿锉得格支地响，大汗将衣袂全湿透了，玉面上的肌肉急剧地颤抖，一双虎臂的肌肉，绷得死紧。

“哎……”他大叫，双手乱舞。

“砰”一声响，木桌撞碎了。“砰彭”两声，床也垮了。人滚倒在地，把如黛直撞出丈外。一阵子翻腾叫号，倒像一头濒死的受伤疯虎。

两个女人知道他内腑受伤甚重，怎能任由他翻滚？狂哭狂叫要将他抱住，可是逸云神力惊人，体内金蟾内丹发挥毒性，与早年潜藏在体内的异物起了冲突，融合他的功能，他却遭了殃，两个女人抱得住他？不到片刻，两个女人发乱钗横，衣裂裙破，精疲力尽倒在一旁，只有声嘶力竭叫号的份儿。

灯是挂在墙上的壁灯，幸而未被弄垮墙壁，室中仍藉灯光看清一切，除了墙壁以外，所有的家俱都是支离破碎，成了劫后的废墟。

许久，他终于静止下来了；刚滚到壁角里，“砰”一声巨响，墙为之发出撼动，墙上的壁灯火焰一跳，光影摇摇，“呼”一声，他呼出一口长气，似若牛喘，头向下一搭，在壁角里寂然不动。

如黛倒在另一面壁角里，正心胆俱裂地往他身边爬来。

当她的手一触到他的肌肤时，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似要脱眶而出，脸上的每个细胞似乎已冻结了，身上每一根神经都似乎僵死了。

月蓉大吃一惊，急急抢近，在她背心拍了一掌，尖叫道：“夫人！醒醒。夫人！夫人！”

如黛“哇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与浓痰，用手捧起他的脸，向月蓉惨然地说：“月蓉姐，请你出室房中歇会儿，这儿有我照料。”语毕，泪下数行。

她身躯不再发抖，似乎平静下来了。人到了一无所有，心已成灰之时，反而出奇的平静，已成了麻木的人，哭不出来了。

月蓉心中一凉，上前伸手一按逸云的肩头，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只觉一阵心酸，泪下如雨。

逸云浑身如寒冰，像具冬天里的石像，她抓住腕脉，派息已无，再一按心房，心跳已止，毫无疑问，他已死去多时，完啦！

月蓉狂叫一声，回头爬起便跑，“哗啦”一声，被地下的碎桌绊倒，“砰”一声倒地昏厥。

如黛俯下身躯，平静地亲吻他冰冷的嘴唇，喃喃地说：“哥，侵走啊：我就来追随你了，你永不会感到孤单，我也不会感到无依。”

她脸上泛起了微笑，但晶莹的泪珠却充盈在眼眶内，费力地把他抱起，紧紧地抱在怀中，缓缓地站起，在室中缓慢地走来走去。

她不知已经走了多少路，似乎有点乏了，突觉脚下踢到一件小物体，起初她没留意，折回来时，眼中突被光芒所吸引，便定睛看去。

那是伏螯剑，被她踢了一脚，外罩脱开，晶亮的剑靶出现，映着灯光华彩四射。

她脸现喜色，将逸云放在地，替他理好衫，再拾起伏螯剑，一声龙吟，光华四射，三尺晶芒闪缩，伏螯剑出鞘，冷电四射，室中更冷了。

她的手虽未按在他的心房上，但紧伏在他身上的娇躯，仍可隐隐地感到他的心在轻弱地跳动，每一次微弱的跳动，相隔的时间十分漫长，令人难觉。但她是感觉到的，这是她未能立即自绝，追随他于地下的原因。

心跳愈来愈弱，相隔的时间也愈来愈长。

终于，她等不及了，在一次极弱的跳动后，她徐徐将剑移向咽喉，微笑道：“哥！

还是我先走一步吧：你会找到我的，你是我的夫君，比我强壮，会找到我，阴间那些恶鬼阻你不住的。”

她再次吻他，投下一串最后的吻，微仰粉颈，徐徐将剑递向咽喉。

在这生死须臾之际，“砰”一声巨响，密室门突然倒下了，接着秘道轰隆隆一阵暴响，木石砖瓦齐向下滚；将木门堆压住了。

火光突明，从上面秘道射入室中，有履声急急而降，冲下密室，人随火至，凌乱的室门出现了人影。

火光乍现，破室门出现了一个相貌凶猛阴森的红衣老道。头戴九梁冠，火红色的道袍，领插拂尘，腰系长剑，脸红如火，三角脸，吊客眉雪白、胡狼寒芒四射，塌鼻梁尖端如球，尖嘴缩腮，三绺银须疏落，五短身材，腹大如鼓。

他左手举着一支尺长铜管，喷出橘红色的火焰。右手抓着一名店伙的腰带，向前推着走。

老道一见伏螯剑的光芒，似乎猛然一震，“卡”一声火焰突熄，“噗”一声将店伙推倒在壁角里；

如黛心中一凛，抬起了上身，月蓉也缓缓苏醒，正在挣扎着爬起。

老道走到室中，用老公鸭似的嗓音叫：“谁是华逸云？”

如黛人本聪明，已瞧料了九分九，对头来了，侵入密室啦！她缓缓站

起，举起伏鳌剑。

她不能在这时自尽，免老道损毁逸云的尸体，她要将老道毙死了，方能从容自绝追随逸云。

“老道，你是谁？找逸云有何贵干？”

“贫道九华赤霞子，找他剥皮抽筋。”

“你没有机会了，老道。”

赤霞子的目光，落在地下逸云的身躯上，大踏步欺近，一面说：“他死了么？死也不成。”

如黛一剑斜挥，娇吼道：“站住！纳命！”

冷气侵骨，光华如电，老道吃了一惊，火速后撤。“铮”一声龙吟，撒下了一把寒芒四射的宝剑，怒叫道：“泼贱货，你该死，等会儿剥了这小狗，道爷再消遣你，教你快活。”

喝声中，人向前扑，飞起百十道电芒，攻向如黛胸腹。

如黛这天功力已复，只是身子有点虚弱而已，伏鳌剑在手，她勇气百倍，为了逸云，她必须拼命。

一声叱喝，她攻出一招“大地盘龙”，这是飞龙剑中的杀着，身形下挫，光华飞起一道道光环，向前伸张，卷向攻来的重重剑影。

“铮铮”两声，老道向后飞退，三尺长剑断了五寸剑尖，差点挨了一剑。

他大吼一声，再次前冲，向左一闪，剑亦递出。

如黛一招得手，心中大定，室中地方小，老道如不将她击倒，不可能冲过伏鳌剑布成的剑幕。

她舞剑急封，光华涌出重重彩幕，交织成金汤池，不许对方超越雷池半步。

老道虽有盖世奇功，但室仅有丈余，对方的剑芒已经全部封住左右的空间，发出的剑气，一遇光华便消失淤无形，劲道全被震散，又不敢用剑硬拼，想得到够吃力，只激得几乎气炸了肺。

他不但无法进迫，反而退了三步，厉叫道：“贱人，休怪道爷不知怜香惜玉。着！”

喝声中，人从右侧贴壁迫上，长剑急取如黛的上盘，等对方光华迎到，突然撤剑左闪。

“嗤！”一声厉啸，他左手的铜管向右一递，斗大的火团喷出向如黛扑面罩去。

如黛大吃一惊，纤足一点，向后飞退。

怪！火随后追到，一近伏鳌剑的光华，来势一缓，而且逐渐消失。

如黛知道自己退得快，喷来的火焰自会熄灭，无暇想到其他，也无法去想。

她一退，身后的逸云便落在赤霞子的手下了。如果不是老道想剥整个人皮，只消剑向下一垂，后果不问可知。

他无暇去看如黛的死活，飞快地收了铜管，伸手去抓逸云的肩膀，快如电闪，手到擒来。

远处角落的月蓉，她插不上手，抓起一条床脚，劈面扔出，居然劲风虎虎。

如黛身形一止，已看到逸云已被老道抓住了，她一声尖叫，身剑合一拼命扑来。

老道就怕伏鳌剑，死尸不重要，性命要紧，手向后一带，飞起一腿，将逸云直踢出密室门，“砰”一声撞在向下的石级走道上。

他再伸手去抓铜管，人同时后撤，身形下挫，剑攻向如黛下盘。

火焰再现，如黛不得不退，又退出丈外。

这一次，老道已看出古怪。他的赤霞毒火，可以喷射三丈外，人畜一沾，必将皮焦肉裂，难逃一死。可是，怎么不灵光了？火焰的去势奇缓，像在顺风飘浮，而且逐渐消失，岂不可怪？

他还认为也许铜管失效了，压力不够啦！但仍能喷出一丈，尚可用，便一手仗剑，一手挺筒，厉声道：“贱人，丢剑！不然道爷擒住你，将饱受折磨，死活皆难。贫道一生好色如命，你正合道爷胃口……”

话未完，他看清了如熏脸上奇异的神色，她那古怪的眼神，凝注着他的身后。

他心生警兆，住口迟到庭旁，侧首向后面看去，心中一十栗，也怒火上冲。

密室门口，站着刚被他踢出的高大人影敞着胸膛，碎裂的衣衫现出浑身小山丘一般的肌肉，正双手叉腰，用神光电射的眼睛注视着他。

那是活生生的逸云，并未死去。

他吞下金蟾内丹，只觉浑身肌肉收缩又膨胀，内腑欲裂，澈骨奇痛令他无法忍受。

而且丹田升起的一道炙热的火流，瞬即遍布全身，每一条肌肉都像被烤熟，每一颗细胞都似乎要变成焦炭。

他受不了，本能地挣扎翻滚，形如发狂，痛苦难当。

许久，在半昏迷中，他想起另一种奇异的神功，这种意念在他脑海中慢慢浮起。

为了减轻痛苦，他不得不忍痛运功救急，强提真气，缓缓聚纳丹田。

首先，丹田一凉，接着寒流徐徐上升，所经处，痛苦全失，气血渐缓。

这是玄阴寒玉功，九幽异人的玉匣里，天山炼气士留下的绝学，与以气卸剑术同遗尘寰。

他以往并未留心这种奇功，表面上他不练，其实却不时偶暗中偷练，因为受了碧芸姑娘点破阴阳至理，终于死

崖洞之内，花三天时间乾罡坤真力得以大成，追根究源，全在玄阴寒玉功的奇效。

在生死关头，热流迫煎下，他想起了这种奇功，只好用来救急。

阴阳相合，他像成了一具僵尸，事实上他并未死，而且灵智不泯。在至阳至阴的融合下，他的内腑以及筋骨，真正地成为金刚不坏法体。玄阴寒玉功如果练岔，便会走样，武林中僵尸功，就是这种奇功的衍变旁支。但此中缘故，如黛并无所知，却以为他死了。

正在他六合归一，欲散去真气之时，遭遇了困难，会阴穴竟然无法扩张，诡异的冷流通不过此处任督冲三脉的分行重穴。

也正在快要真气走岔的千钧一发间，赤子霞抓住他的肩膀向后扔，那一腿正踢在他的臀后，奇猛的浑雄力道一击之下，会阴穴首当其冲，猛然一震，真气也恰好一冲，凝聚丹田缓缓散去。

赤霞子这一脚，成全了逸云，功莫大焉，妙极了。

逸云停止行动，一撞之力，令他浑身舒泰，气机充沛，像换了一个人，

便缓缓坐起。

这时，也正是如黛看到他惊骇万分之际，她在冥神佳城下神兽殿中，曾经见过尸变，还以为逸云也成了异物，所以惊骇万状。

赤霞子并不认为是尸变，突然将剑急指，身形扭转，剑尖遥指着逸云的胸腹，厉叫道：“你就是华逸云？”

“你不相信么？我就在这儿。”逸云脸上逐渐回复红润，阴森地回答。

“云哥！你……”如黛喜极而泣，尖叫着前冲。

“黛，别过来。”逸云叫，因为他已看到赤霞子，作势转身，将铜管伸出。

如黛百忙中后退，芳心狂跳，倚在壁角直淌眼泪。

赤霞子向逸云踏出一步，咬牙切齿地叫：“拾起一段木头作兵刃，贫道要你死得公平明白。”

逸云双手叉腰，冷笑着让出一条路，说：“赤霞子，我放你一条活路，不追究你的既往，也不追究你对我的爱妻出言无状，你走吧？”他伸手虚引。

赤霞子喳喳狞笑，又欺近了两步，厉恶地说：“贫道要走的，但须在活剥了你之后。”

“那你就上吧？等什么？”逸云冷笑着答。他知道自己得金蟾内丹之助，功力已登峰造极，故而满不在乎。

赤霞子见他赤手空拳，竟然有点怕他，为了小心起见，决定用他的歹毒法宝赤霞毒火，先将人烧倒再说。

“嗤”一声刺耳尖啸，他将铜管一伸，橘红色的火焰激射热流荡漾。

“你找死了！”逸云叱喝，双掌连拍，无俦罡风倏发，毒焰被罡风回头反卷，

赤霞子心胆俱裂，向对面壁角急窜。

毒火一卷之下，地下的破床烂衾登时着火燃烧，没有伏鳌剑的克制，火无法自灭。

“老道，你再不走，将断送在这儿回不了九华山，你这信是不信？”逸云寒着脸说。

赤霞子怎肯罢休？收了铜管挺剑欺近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死，贫道这把骨头，早就不想埋葬在九华山，沟死沟埋，路死插牌，哪儿都是一样。着！”

叱喝声中，剑化千颗银星，身随剑进拼命扑上。

逸云直待银星射到，右掌一拨。奇异的热流将银星向左一摆，千颗银星突合成一条银虹。左掌一抄一扣，银虹在手。

快，快得肉眼难辨，左手抓住了银虹，右掌也按在赤霞子的胸前，拇指按上了左鹰窗穴，中指按在玄机，指尖微屈，力贯穴道，不轻不重封住穴道了，多用半分劲，人便站立不住啦！

“老道，说饶你就饶你，但不能有下次。”逸云冷冷地说，左手一挥，夺下了长剑扔在壁角里。

可怜赤霞子真是欲哭无泪，羞愤难当。他做梦也未想到对方如此了得，身法竟有那么快，枉有一身降龙伏虎的出人头地功力，只瞬息间便被人制住了，而且是在这种窄隘之地，太令人难以置信了。

穴道，制得恰到好处，不令人昏眩，也不令人动弹，当然啦！要动也未尝不可，但得准备躺下。

他气炸了肺，羞愤难当，嘶声狂叫道：“你和白莲会的人一般，以妖法

制人，贫道不服。拿出你的真才实学，与贫道拼个你死我活。”

“你这人可笑亦复可怜，把真才实学当妖。你走吧：我说过饶你一次。”逸云笑着说。将他一把抓起，转身搁在门边。

密道上方有人影灯光。中州三义和谷东主，持兵刃守在上面，正要往下走，听到逸云的说话声，站住了。

赤霞子恢复自由，伸手去拔铜管。

“老道，你真要送命在这儿，我成全你，只管拔你那吹火筒儿，我等着。”逸云立掌当胸说。

赤霞子不敢拔，到底有点惜命怕死，他怒叫：“华逸云，你这卑鄙的畜生，三年前杀我的三师弟，今午更倚仗那该死的。昏王捉了我二师弟，卑鄙！我三师弟固该死，你杀他也许是为了武林道义。但你这次仗昏王之力擒我的二师弟，你做了官家的鹰犬，你怎有脸在江湖称雄：你怎有脸见武林朋友？卑鄙！”

“住口！青虚子是我单人只手擒住的，你怎能血口喷人？你师兄弟俩假冒华某名号，奸杀非为，不该被捕归案么？”

“呸，四起血案全是祁连隐叟几个所为，我两人确是参与了计议，但并未动手。”

“为何青虚子一口供认？”

“为了武林道义，反正要死，故而为他们脱罪。”

“废话！胡说八道。”

“贫道一生行事，任性所为。恶迹如山，但从不胡说，水里火里一人扛了，不像你卑鄙到做了昏王的鹰犬，小畜生，你知道昏王为人如何：你为虎作伥，今后不但江湖朋友骂你，洛阳的百姓全都要诅咒你。”

“胡说，闭了你的狗嘴。”逸云怒叫。

“道爷绝不胡说，也不闭嘴，除非你杀了道爷。你这一来助长了昏王的凶焰，日后他更会放胆鱼肉洛阳城的人了。”

逸云向上叫道：“谷兄，伊王为人如何？”

谷东主还未回答，赤霞子却哈哈狂笑，笑完说：“姓华的，你以为朱颊快是啥玩意：比他父亲朱檐更坏，更危恶。他父亲鞣料洛阳城，不过是个跑马射人，剥光女人衣服取乐，随意仗剑杀人而已。这个狗王却纵官扰民，百家哭哭啼啼，唯一的好官李知府，亦被他差点儿弄了个抄家灭族。哈哈！你帮这种狗王鱼肉洛阳的人，看你还有脸见江湖朋友？”

“谷兄，是真是假？”逸云大叫。

“不错！华老弟。”中州三义的老大沈刚高声答。

逸云寒着脸，向赤霞子问：“你知道得不少，在九华山怎知道洛阳的事？”

“真正要杀昏王嫁祸于你的是我。昨晚我和师兄搜寻你的踪迹，祁连隐叟与弱水神龙进王府行刺。那昏王在去年，陷杀贫道的一门近亲，想一举两得诛仇嫁祸，不想丢了弱水神龙，功败垂成。”

逸云哼了一声，说：“青虚子能否让你救出，华某不管，如果得手，可用解九阴断脉的手法，以内力疏通他的督脉，便可活命。但我警告你，华某一日未离开，不许你下手。”

“贫道不受你管束。”

“你要受的，还有，为了洛阳城的官民，你绝不能杀那昏王，这一年中，

不许你下手。”

“哼！”赤霞子冷哼。

“别哼，小心我火化了你的虚云观，替为昏王陪死的人伸冤。擒你解上京师。”

“贫道不怕，仇非报不可，你这人莫名其妙，又不许下手，又许一年后下手，下手又不许杀，你这厮怎么颠颠倒倒？”

“除了用刀剑，你不会用别的手段？你糊涂了，老道。”

赤霞子死死地盯了他一眼，大踏步走了。

朱颊快死于天顺六年，距逸云大闹洛阳仅年余；以后洛阳出了两名贤王，洛阳人喘过一口大气。直至第八年王爷朱典英出，洛阳城重陷入鸡飞狗走暗无天日之境。

老道一走，中州三义也告辞，他们怎能有八宝紫金夺命丹！闻讯赶来，逸云已经起死回生，没有他们的事了。

密室中已不能安歇。便移至上面客房，谷东主办了一桌酒菜，有女眷，他不方便，自去安歇。如黛总算放了心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，可是碍于月蓉姑娘在侧，只好将喜悦强压在心头。席间，逸云由于记忆未复，不敢多说免被月蓉误会，先发制人向她说：“蓉姐，小弟明日即行启程，昼夜兼赶赴武当，请以信鸽传书老菩萨先行准备。”

“小婢即着手准备。”

如黛突然接口道：“云哥，何不传书百花谷，请芸姐同至武当？”

“傻妹妹，雪山相去迢迢数千里，怎赶得到？”

“符老前辈如果下山，桃花仙子韩前辈的金鹰可以载人，恐怕还会比我们先到呢！”

月蓉接口道：“恐怕五小姐不会离开思云阁呢！”

“有云哥的书信，她会来的。她的龙渊剑，将可令杂毛们丧胆。哥，快写信。”

月蓉笑道：“不必太急，信鸽须白天方可放出。小婢明晨前来取信，并未为晚。快三更了，奴婢该告辞了。”

她告辞离席，逸云夫妻俩也已膳罢，亲送她出店，殷殷叮咛小心而别。

回到房中，如黛忘形地扑到他怀中，又哭又笑，尽情地发泄。逸云便将用奇功驱热，得赤霞子一脚脱险之事一一说了，最后说：“黛，真也奇怪，我已经依稀地想起一些事，只是仍感模糊，相信再过一些时日，我会想起许多事的。”

“哥，可想起我么？”她坐在怀中，喜孜孜地问。

“黛，想起的，我似乎看到了凌乱的火光，和一些似乎陌生的面孔。哦！我还……”

他蓦地面孔发赤，呼一声吹熄了壁灯。

“嗯！哥！你……”她含糊地叫。

五更已过，东方天际已泛起了鱼肚白，小店中灯光隐约，店门悄悄而开。

马房中已准备好两匹骏马，从侧门牵出，鞍辔鲜明，马包齐备。大门中悄悄出来了逸云夫妇，两人全换了青绸子紧身服，外罩披风。逸云的黑亮长发挽成发结，用白玉发箍团住，加上了青绸发巾显得倜傥出群，尤其是穿上了青绸紧服，更为雄壮抢眼。他只挂了一只革囊，鞍旁谷东主为他挂了一

把长剑。

如黛也真怪，昨天她还有虚弱之感，今日却大为不同，像一朵缺水的花，突然获得了水份，粉颊上泛着桃红，一双眸子神采照人，像两颗黑钻，在发出熠熠光芒，青衣紧身又轻又薄，她那一身玲珑曲线要人老命，要没有披风罩住，走到那儿都会出大纰漏。

她那小腰上，系着一条香罗绣带，伏螯剑就在她腰际，上面仍有豹皮套。

月蓉姑娘恰在这时赶到，接了书信先为他俩祝福，悄悄而来悄悄而去，闪入黑苍之中。

谷东主也悄悄相送，目送两人上马，互道珍重，殷殷寄望后会。

两人扳鞍上马，默默向店内的人拱手行礼，蹄声得得，向铜驼街驰去。

城门刚开，涌进许多菜贩和驮着物品的牛马，两人直待人群渐稀，方驰马出城。

快到天津桥，暗影中窜出一条人影，向逸云的马前射去，速度奇快。

逸云一跃下马，迎上说：“赤霞子，有何贵干？”

赤霞子停下了，逸云一眼便看清他背上的人，叱道：“好呀！你敢不听我的话？”

赤霞子气虎虎地说：“怎能怪我？那狗王没安好心，要吞没我师弟从祁连隐叟处分来的珠宝，要杀人灭口，幸而中州三义够朋友，透露风声给我，四更天进入王府后刑场，将人救来。要是听你的，我师弟已埋人土中了。”

逸云默然，良久方说：“你走吧，我错了。”

赤霞子不走，反而将人解下，说：“中州三义指引我说，你有极好的解毒药。”

“有是有，怎样？”

“狗王先灌了我师弟一杯毒药，至今昏迷不醒，你如赠我解药，并解了你制脉的独门手法，咱们的仇恨就此拉倒。”

逸云哼了一声，大踏步上前，一面探囊取药一面说：“华某人一向施总不望报，仇怨是否可解，那是你的事，救你师弟的命，大可不必记在华某的帐上。”

他将一包祛毒归元散塞入青虚子口中，再取水壶灌入一口水。好人做到底，他一手解穴顺经，一手按住他的丹田穴，内力一发，以真气助他行功。

好半晌，青虚子方悠悠醒来。逸云站起来说：“幸不辱命，药散有效，再见了。希望你们今后放下屠刀，做个好人，做光明正大无愧于心的人。不然我救你们，反而让你们杀良善的人，我的罪过可就大了。”

说完，一跃上马。

师兄俩默默地注视着逸云，赤霞子突然说：“华施主，贫道奉告群魔的行踪。”

逸云摇头淡淡一笑，说：“道长好意，在下心领。但在下不能陷道长于不义。再会了，道长们。”

说完，马鞭徐扬，双腿一夹，马儿双双并辔而奔，向天津桥奔去。

赤霞子师兄弟俩，呆在那儿做声不得，直待人马去远，赤霞子方用他那老公鸭嗓子说：“师弟，看了他的为人，咱们也该重新做人了。”

“走罢！咱们白跑了一趟洛阳。”青虚子说。

“咱们走，明年再来；那狗王非死不可。”

两人也向天津桥走，走了十来丈，赤霞子比突然回身道：“什么人？出来！”

路旁草丛中，突然冒出一个高大人影，轻飘飘地到了路中，徐徐背手举步而来。

“你？是你这老不死！”青虚子叫。

“是的，是我这老不死。两位能改邪归正，可喜可贺。”来人微笑着答，赫然是青虚子擒逸云时，在横街所遇的老人，他仍是那一身打扮。

赤霞子苦笑道：“且慢庆贺，也许咱们晚了。”

“呵呵！不晚不晚。佛说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在你们内心一转这时，已经成佛了。”

“大驾何人，能见示么？”

老人泰然超越两人，冉冉而逸。但两人的耳中，却清晰地听到老人的语声：“老不死叫独掌擎天尉迟大年，你们也许忘了哩！”

两老道吃了一惊，赤霞子说：“是这个失踪一甲子有余的老家伙，一个早年嫉恶如仇，招惹不起的怪物。”

青虚子说：“是早年与玉笛追魂符敏，诗酒穷儒戚布衣两人齐名的人么？那次在镇江府拼斗怀玉山老妖婆，他与玉笛追魂同时失踪，幸免的只有诗酒穷儒。真想不到，他竟然没死。”

“玉笛追魂上次在太白山庄现身，与桃花仙子走了。诗酒穷儒戚布衣的弟子哭书生梁毓青，救了百花谷花蕊夫人宇文著，他们都没死，尉迟大年自然也活着啦！”

“无量寿佛！这老不死一直在追踪我们哩，走吧！”

逸云夫妇俩马过龙门镇，天色已经大明，接到龙门潜伏的花子帮朋友转告的消息，消息对他们大大的不利。

原来在昨晚至今晨，过去了许多凶魔，还有五派的人。显然，他们都对他俩构成威胁，要在路上全力解决他俩，不容许：他俩赶赴武当山。

逸云火上心头，他暗地里已有打算，不动声色赶路，他的打算也够毒，要全力阻止他们到武当山会合，针对群魔的计划，定下了令他们心寒的对策。

从洛阳到汝州，约有两百多里。那时，当州还不是直隶州，这座州，领有四个县，却鲁山、宝丰、伊阳、陕县，是一座相当富裕的大州。所以这条官道虽则通过丛山峻岭，行旅却是方便。（宝丰那一截，可以提前一天到达。如果是二天，平均一天要走三百余里，两天的话，便得走五百里，相当辛苦，人不要紧，马儿绝难支持，少不得要辛苦两条脚。）即使是驿传，平常每天也只走三百里，用一匹马赶三百里，马儿已够吃力，所以逸云决定必要时弃马，救人如救火，凭他的脚程，一夜赶千儿八百，乃是轻而易举之事，有了如黛，他不得不放慢脚程，她刚复原不久嘛！

假使是他一个人，路上绝不会发生那么多麻烦，但到了武当，也就没有日后那么顺利；群魔云集，他也许会栽在武当山。

过了龙门伊阙，进入群山丛中丽日高照，晒得人懒洋洋的。这段路他不陌生，昨天刚走过，官道宽阔进通汝州，用不着打听道路。

出伊阙十来里，人迹已稀，右首的如黛一直泛起甜笑，意气飞扬，一看人迹罕见，她毛病来啦！甜甜地笑道：“哥，到我这儿来。”

逸云冲她笑，伸手在马包后取出一个小包裹，顺手挂在鞍旁，捏断马包带，将马包扔了，点手儿笑唤：“来，黛，这匹马轻些。”

她将盘缠挂在判官头上，一声轻笑，人似大雁临空，向逸云身前飞降。

逸云恶作剧，他一夹马腹向前冲，哈哈大笑说：“来啊，看九天玉凤是否浪得虚名。”

姑娘发出一声银似的轻笑，半空中一扭娇躯，披风一抖，像鸟儿亮翅，折向前射。

逸云只奔出两丈，突然勒缰，带马向侧一闪，人一长身便屹立鞍上，手一抄，正好接住姑娘的左手，将她向上一抛，伸双手抱住了。

人向下一沉，坐在鞍后，将她侧放在鞍上，伸两指夹住缰绳，马儿向前急奔。“黛，如何谢我？”

她红云上颊，羞笑着用纤手将眼蒙住，厥着红艳艳的小嘴儿，用鼻音呢声笑骂：“你，坏，最坏，不理你。”

他将她的小蛮腰挽住，“喷”一声亲亲她的粉颊，也呢声问：“坏，怎样坏法？亲亲，说说看？”

她手向下移，掩住粉颊，深潭似的眸子，从指缝中向他偷视，扭着小腰儿娇叫：“又来了啦！讨厌！”语音之甜，令人心醉。

“讨厌？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，我这时最讨厌你了。”说完，噗嗤一笑，将脸藏在他颈下了。

在轻声中，马儿平稳地向前急驰，另一匹马在后亦步亦趋，十分惬意。远远地，看到前面的小山岗了。

“黛。”他轻叫。

“哥，有事么？”她倚在他怀中闭着凤目问。

“前面有小岗，上了岗是平原。”

“别管他什么岗，什么平原。哥，除了你，一切与我无关，我才懒得去管。”她依得更紧些。

“岗上不远处，有几座树林，乃是我昨日斗祁连隐叟的地方。要不是那老鬼婆用赤煞火弹救命，早被我留下几个凶魔了。”

“他们可能已逃出五百里外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，他们定然在那儿等。”

“咦！你知道？”她睁开凤目轻叫。

“我料定如此，到龙门镇时，有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，比咱们的马跑得还快，定然是他们的暗桩。”

“好！来罢，我许久没动剑宰人了。”她抚摸着剑说。

“该打！你是宰人的屠婆子么？”他笑问。

她一伸舌头，伸出纤掌说：“真该打，打一下算了，不能太轻啊！”

他拿着她的手，在掌心上印了一记暴吻，说：“权且记下，以后一并计算。坐好，上岗了。”

两人明知前面有险，仍然毫不在意，甚至还打情骂俏，可算得胆大包天。

逸云自有他胆大的理由，昨晚得金蟾内丹之助，他功力已登峰造极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至于如黛，昨夕一度缠绵，逸云又有意成全，她不但已恢复十成功力，且更上一层楼。有逸云在身边，更有伏鳌剑在手，龙潭虎穴剑树刀山，她敢闯七进七出，怕什么？

马儿上岗，踏入岗上平原，穿过第一座树林，已可看到前面密林之前，昨日狠拼的斗场了。

马儿踏进树林，蹄声缓，蓦地飞起逸云的一连串长笑声，向远处轰传，笑完，他高声说：“这座林子险恶，可能有打闷相的小贼哩！”

“闷棍打着马腿，划不来，小贼不会那么傻。”姑娘接口。

“哦！我倒料错了，是在前面五株松树下，那是些出卖人头的小喽罗。”

两人谈谈笑笑，奔出树林，向五株松树下驰去。

相距还有十来丈，狂笑声已在松树下传出，有好几种笑声，十分刺耳难听。

人影乍现，马儿也缓下脚步。

松树下，出现了几条快速的淡影，两侧草中，也射出几条淡影。两批人身法迅疾，眨眼间便将官道阻住了。

逸云哈哈一笑，将姑娘身躯扶正，说：“哈哈！出卖性命的小贼果然出现了。”

路中间，是祁连隐叟，五丁神叟，还有如黛死对头阴司恶煞毒婆婆夫妇俩，左右分列着阴神饶光汉，扭头狮左铉，死鬼祁连恶魔的老妻赤煞阴婆，她的两个儿子左方雨左方田。一群人像群厉鬼，雁翅排开。

逸云还没下马，如黛已一声娇叱，已飞跃下地，便待冲向阴司恶煞夫妇。

逸云亮声儿叫：“黛，别急，他们跑不了，留给你就是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从容扳鞍下马，顺手解下披风挂在鞍上，摘下插袋中的长剑，连鞘插在腰带上，一步步向人群走去。

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群魔一个个怒发冲冠，逸云却泰然自若。

在两丈外，逸云夫妻俩站住了。

“小狗！你今天怎不带王府的鹰犬来？没有护身符，你不害怕？”祁连隐叟阴森森地叫。

逸云淡淡一笑，眯着眼打量对方半晌，笑道：“呵呵！鹰犬确是没带，但猎猛兽鹰犬的用处不大，所以没带。姓宫的，华某看了你们一群，确是害怕。”

“你将被挫骨扬灰，焉能不怕。”

“别误会了，老家伙，华某是替你们害怕。”

“先管你自己吧，小狗。”祁连隐叟厉叫，撒下了长剑。

“当然管我自己，不要你提醒。不必急急提刀舞剑，把左右伏在草中扮畜生的人叫出来。哈哈！大名鼎鼎的宇内凶魔，伏地躲藏扮畜生，你们不感惭愧？不怕让江湖朋友笑掉大牙？出来啦，好汉们。”逸云不慌不忙地叫。

凌乱的草乱中，冒出不少人影。左面十丈外，是一群红衣喇嘛，其中有主要凶僧西疆三圣僧，波罗、拉加、萨达，总数是十八名。

右面十丈外草丛中，是老龙神和他的二十名喽罗。还有仙海人屠，金鹫赫连西海，合计二十名之多。

两批人向官道缓缓迫近，形成包围。

看了这些人，逸云心中暗凛，用传音入密之术向姑娘叮咛。

“黛，不可胡乱动手，免得我照顾不及。准备弃马。”

“我会小心，但阴司恶煞两个老狗，我非宰了他们不可；他们可把我害苦了。”姑娘也用传音入密之术答。

逸云扫视三匪，呵呵一笑道：“盛会盛会，荒野穷山中，莅临这许多武林高手，真是自太白山庄盛会后，第一次群魔大结合，端的是草野生辉，山

川幸甚。请教，这地方有土名儿么？”

“刚才你们不是过了一座关隘么？”

“不错，叫大谷关，只有三二十名老兵戍守，快废了。”

“这儿就叫大谷原”。

“呵呵！原野有幸，日后将因今日之斗，地以人传，可以叫做葬魔原。”

“小狗！此地将因你之死而名震江湖。”

“不管因谁而名，无关宏旨。呵呵！你们是倚众群殴呢？抑或是以车轮战下场交手拼老命？”逸云说完，跨前两步。

祁连隐叟阴阴一笑，笑完说：“人多胜之不武，但今天是例外。反正你两人必须死得极惨，被一人所杀或被众人所杀，并无两样。”

逸云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华某自闯荡江湖以来，极为罕见敢与华某单独较量的人。老实说，你们虽然在江湖凶名昭著，在武林中自命了不起还一即二的高手，但在华某之前，却只配称一群土鸡瓦狗，一搦即破。华某从未寄望诸位会斗胆个人叫阵，也从未认为诸位是武林高手，一拥而上乃是理所当然，并不足怪。上吧！诸位！别误华某的脚步。”

他这一阵辛辣刻薄的言语，像无数利刀，直戮人群魔的心室深处，一个个气愤填膺。

可是这也是事实，不容许他们否认，五十个人的大包围，绝非任何雄辩所能掩饰的。

这些败军之将中，真正心中有点不服的人，也未碰过硬钉子的人，要数喇嘛三圣僧波罗，圣僧曾与他换了一掌，心中有数，但仍然不服，他真想和这少年一拼。

他忍无可忍，冷哼一声，大踏步越众而出，大叫道：“华小狗，咱们该见个真章了。”

逸云扫了他一眼，激他道：“你？老喇嘛，算了，你的小印掌只能拍蚂蚁。”波罗圣僧气往上冲，猛得将佛手杖插入土中三尺，将僧袍衣尾纳在腰带上，厉吼道：“小狗！”

你敢与佛爷拼掌？”

“有何不可，上次咱们没分高下，遗憾之至。来来来，是拼招拼掌，悉从尊便，在下让你开开眼界。”

“咱们先来三掌硬碰硬，不是你便是我。”

逸云欺近三步，伸手示意如黛稍退，半嘲弄地说：“先别泄气，老喇嘛，是你而不是我，你有赢的机会。”

波罗圣僧几乎气昏了头，怒叫一声急抢五步，右手在大袖里伸出，红如丹朱，巨如蒲扇，突然吐气开声，当胸全力拍去。

硬拼，双方都势在必得，所以相距不超过八尺，一步踏出递掌，臂长三尺五六，双掌正好接实，不易取巧，谁差劲谁倒霉，除非他自认不行，先留退路。

波罗圣僧气疯了心，首先便在定静安虑上输了一着，竟然不知厉害，全力进击，掌出腥风乍起，如山潜劲发如狂涛，奋全力击出一掌。

逸云不想一下子便将群魔骇住，引起群殴，恐如黛受困，要一一收拾他们。如果不是心有所忌，他早已在发现群魔时猛冲而上了。

他也想试试自己的成就造诣，仅用五成真力硬拼了一掌，右掌立于胸前，待对方眼神一动，行将出掌的刹那间，掌心向外一翻，踏前二步，掌随

步出，真力倏吐。

“噗”一声闷响，双掌一沾即退，两人同时后退两步。怪！两人的内力惊人，声响却不大，也没有气流撕裂声，更没有尘埃飞扬的景象，仅大印掌的腥味；向四周袅袅而散，似乎皆未用全力，怎算是硬拼？

逸云所发的劲道，是至柔的真力，将对方凶猛的掌劲，引散于无形，所以看不出凶险。

波罗圣僧雄心大壮，重新欺近叫：“小子，你不过如此而已，接掌。”

逸云也踏回原位，仍是立掌翻出。

“叶”一声巨震，这次老喇嘛吃足了苦头，逸云用至刚的劲道登出，加了一成真力，逸云略退右足，淡淡一笑。波罗圣僧连退五六步，方跟路站稳，右掌已变成紫色，脸如紫血，紫色的粗筋在太阳穴上跳动，颊肉抽搐，双眼似要喷火。地下留下六个清晰的履痕。

“还有一掌，老喇嘛。如果你仍能保持仅退六步的退势，足可在中原横行无忌。”逸云微笑着说。

所有的人，皆被他这一掌惊住了。波罗圣僧的功力，与祁连隐叟不相上下，看逸云并未用全力，轻描淡写一掌便将喇嘛击退六步，谁还敢出头。

波罗圣僧不是傻瓜，怎敢再冒险对掌，吸入一口气，略抑喘息之象，便徐徐举步走近，慢慢提起双掌，一面说：“小狗，你功力深厚，大出佛爷意外，再接佛爷十招。”

“蕃狗，你大言了，十招，多了些。”逸云也回骂。

祁连隐叟举手一挥，他那一批人纷纷撤下兵刃。

如黛闪身掠出，伸玉指向阴司恶煞叫：“老阴鬼，你给本姑娘出来。在太白山庄废墟，你无耻地下手暗袭，本姑娘要剁你一百剑，滚出来！”

她指名叫阵，阴司恶煞怎能不出来？发出一声厉叫，闪电似掠出，抢中宫而进，一招“金豹露爪”向前一伸，猛抓姑娘面前。如果向下，准会抓着姑娘的胸膛，这在武林成名人物来说，极为忌讳罕见的招术。

如黛气往上冲，身形左闪，一声娇叱，侧身欺进，双掌一竖一横，连环拍出，她用上了奔雷八掌“电闪雷鸣”，掌出雷声隐隐。

阴司恶煞上次乘姑娘昏迷时下手，手到擒来，从未与她正式交手，小看了她。姑娘身法捷如闪电，出掌同样迅疾，他更没料到她一个年轻女流，竟以阳刚之力进击，掌劲一到，他大吃一惊，火速飞退。

二十三

如黛的修为本就不弱，大闯郑州英雄擂一鸣惊人。跟逸云闯荡江湖一段日子里，又学了不少零碎，最有用的是如幻步和奔雷八掌；前者飘忽如魅，变幻莫测；后者是南海门的惊世绝学，凶猛霸道势似奔雷，一掌出七掌随之，完全是刚猛的狠着。

她也知道阴司恶煞了得，闪开正面，由侧方鬼魅似的欺近，突以奔雷八掌进击，攻一招“电闪雷鸣”。右拍左推，掌劲突发风雷之声，声势惊人。

阴司恶煞欺她年轻，放手枪攻，她的身法快，他并不在乎，但掌出风

雷动，走的是刚猛路子，他不得不感到骇然心惊了。

他做梦也没想到她竟有如此高深的造诣，不由大惊；掌劲能发啸声已是不易，发出风雷之声，绝非三二十年苦修所能臻此，他难以置信这是事实。

不信是一回事，掌他不能不躲，急忙撤招飘退，略向左闪，右手顺势斜切，想将对方的双掌削折。

岂知他慢了，先机已失，一步输全盘皆输，对方攻势绵绵不绝，势如长江大河，滚滚而下，但听殷雷迭起，直震心脉的劲道，又从身侧袭到。

除了火速暴退，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，左闪右让，全无还手的余地，招刚出对方已再变方向攻到，他又得转向拆招自救，先机一失，处处受制。

连换了五次方位，凶猛的掌劲几次擦过他的肩背和臂膀震得他气血翻腾，也羞愤难当。在这么多高手面前，被一个年轻姑娘迫得左奔右闪，硬着头皮挨揍，这滋味绝非局外人所能体会领略的。

他忍无可忍，横了心铤而走险，一声怒叫，一掌向后反拍，人已凌空上窜。

他料得不错，如黛也从他身侧纵起，反而高出他三尺以上，一招“天雷震妖”向他左顶门猛拍而下，掌下雷声亦至，无俦潜劲压体。

他身形左转，大吼一声，双掌向上猛推，硬接来掌；半空中挤老命，你这丫头还能在半空中变招？

双方都快，相距又近，如黛果然变招不及，“蓬蓬”两声，劲道结实，他却一声惊叫，落下地来。

如黛也有点不耐，她本可不硬接，向上或向侧飘落，半途再发掌进击。但她一见老鬼不闪不避，定然是想以一甲子修为全力一挤，也就将计就计，突出奇着。

双掌仍向下拍，但已灭了五成力道，斜拍而下；即使被对方反震而回，力道的方向已偏了，绝不会对她构成威胁。同一瞬间，右脚突出向前斜掠而出。

脚上已用了全力，铁尖小蛮靴急逾电闪，擦过老鬼右肋下，衣破肉裂，再深半寸，肋骨便完了。

她向左冲下，再次猿身猛扑。

阴司恶煞一时大意，在阴沟里翻船，挨了一脚尖，当场挂彩，只气得七窍生烟，怒不可遏，人一落地，厉叫一声，飞快地拔剑，闪电似的点出一招“星飞电射”，如线穿针，破空射向扑近的如黛。

他又上当了，如黛左掌吐出，右手已用奇疾的手法，在他拔剑点出的刹那间，已不迟不早撤下了伏鳌剑，上身顺势下俯，光华一闪，神剑上拂。

光过无声，剑尖翩然坠地，断了近尺，光华再吐。

阴司恶煞真倒霉，先拔剑已够丢人，剑一断，也等于断送。他在江湖的一生名望。

任何力道也挡不住伏鳌剑，他只好左足一点地面，向右急窜，脱出危境。

如黛一声娇叱，如影附形追到，剑芒飞射，向阴司恶煞狂攻。

蓦地灰影一闪，到了毒婆婆邓二娘，一丛针雨先至，要抢救她的老伴儿。

如黛无暇伤人，先求自保，身形一转，举剑向针雨震去，想用内力运力运剑气将针震落。

“不可，退！”响起了逸云的沉喝，她赶忙后撤。

青影射到，正是逸云，双掌疾吐，连拍四掌，罡风怒发。

针雨如被狂风所卷，回头返奔。

毒婆婆向右急飘，突听“嗯”了一声，双足一沾地，突然直向下坐倒，怪眼一翻，躺下了。

原来逸云第四掌拍出时，左手的中食指突向下一搭，天心指绝学出手，击中已退出两丈外的毒婆婆，不偏不倚正中玄机穴，焉能不倒？

同一瞬间，喇嘛三圣同时赶到了。

原来逸云和波罗圣僧旋了三次照面，双方只试攻了三五招，他便发觉毒婆婆已悄悄越众而出，手已深入囊中，用意极为明显，所以便留了心，便与波罗圣僧正面接触，一连三记梵音掌，把喇嘛直震出三丈外。

一旁的拉加和萨达两圣僧，一看波罗圣僧遇险，两根降龙杖同时抢到。波罗圣僧也抢到插杖之处，拔起降龙杖回身猛扑。

可是逸云已走了，他到如黛这一面，“铮”一声剑鸣，他撤下了长剑，低声向姑娘道：“用幻形步跟着我游斗，不可接暗器，我收拾他们。”

“哥，下杀手。”她叫。

“好！我不饶他们。”

这瞬间，呐喊声大起，四十九个人全向上围；但人多了，插不上手，只有几个身手高明的能扑近出招。

他发了狠，长剑下垂，发出一声震天长啸，迎着扑得最快的拉加和圣僧，幻形十八剑的“如虚似幻”出手。

他的功力又精进了许多，金蟾内丹助他突出了修为的高原现象。不管是练任何一种技术，到了某一极限，便会滞留不进，甚至反而退步；原因是无法进步，便兴趣大减，泄了气，自然反而退步，这就叫高原现象。如果能持之以恒，或者得到助力便会加倍努力，便可突破此一令人泄气的高原现象；人在一生中，活到老学到老，这种高原现象会不断产生，能突破一次，便多一分成就；突不破，便会开关苦参，一参就是三年五载并非奇事。达摩大师这位外国和尚，在少林一参就是九年，大概是没突破这高原现象，参不透，自己却参死了。人的智慧与能力是有限的，如无外力相助，确是不易。

逸云突破了这一阶段的高原，功力突飞猛进。在早些天，他确不敢逆料自己接下三圣僧的联手合攻，后果究竟如何，但这时他已有信心，接下绝无问题了。

人化轻烟，剑变电芒，在长啸声中，已欺近拉加圣僧身，前，从杖旁介入，一沾即逝。

“哎哟……”拉加只觉肩头一凉，一阵剑芒掠过身左，他感到气血突然从某一些地方逸出体外，他想吸气运动，但身上的神经已经不听他指挥，麻木了。

他只叫了一声，身躯仍向前冲，但脚已不能举动，全凭前冲的习惯性作用撞出。

对面扑上的，是五丁神叟，盘龙拐杖向逸云的后脑劈下，逸云突然像幽灵般消失了，这一拐并未落空。

“噗”一声，拐劈在拉加活佛的天灵盖上，僧帽直入脑袋内，脑袋当然破了！

拉加的头脑破了，五丁神叟也不好受，降龙杖从他右胯骨旁擦过，带

走了一块皮肉。

“哎……”五丁神叟叫，向左急闪。

“砰”一声，拉加的沉重身躯倒了，死了还与地面拼命，降龙杖将地面捣了一个大洞。

这乃是瞬间之事，说来话长。

稍微一刹那，萨达圣僧没看到逸云，却看到五丁神叟一拐打破了同伴的脑袋，这还了得？在崑山别馆为了抢玉麟，他们原是死对头，但为了先对付逸云，迫不得已为了利害而合流联手，心中不无芥蒂，只道这老鬼乘机报复呢：

“老狗：你该死！”他大叫，降龙杖猛挥。

“圣僧且慢……”五丁神叟急叫。

可是杖已到了右肋，要被击中，人不断成两段才怪，他怎能眼睁睁地等死？出拐自卫，向杖上扫去。

“当”一声巨响，两人各向外飞退。

逸云已带着如黛，冲入喇嘛丛中，八方腾越，剑气四射，如同虎入羊群。

“杀！”逸云叫，剑贯入一名喇嘛的前胸，左手急进，抓住尸体向前急抛，身随尸进，“嗤”一声又刺倒了一个。

如黛她更是狠辣，像头疯了的母大虫，伏螯剑左挥右扫，时如猛虎出柙，时如怒鹰下扑。剑芒过处，手臂大的禅杖佛铲一触即断，庞大的喇嘛身躯腰断头飞。

冲出一条血路，他俩已脱出重围，到了草丛蔓生之地，突然回身。

“杀！”逸云又叫，从右绕出，射向最近的一名喇嘛，把喇嘛刺了五剑之多，尸身砰然而倒。

逸云脱围而出，在外反击，也与海中的情况相同，绕人丛而走，逐个解决。

祁连隐叟等人，却成了小鱼阵，功力既挡不住一击，又无法用轻功追逐，真是苦也。

不仅无法聚力还手，内部还发生了问题。萨达圣僧凶猛如狮，把五丁神叟迫得团团转。四周的人，不知该帮谁才是。里面有自己人拼老命，外面有逸云夫妇四面截杀，这情势恶劣已极，一败涂地在所难免。

祁连隐叟大急，突然挺剑进入围中，大喝道：“两位住手，咱们再好说。”

五丁神叟攻五杖，一面叫道：“杀了这老狗！替拉加法兄偿命，咱们再好说。”

五丁神叟接了五杖，还了三拐，一面怒叫道：“贼喇嘛，并非老夫故意，乃是失手。”

萨达又攻两杖，怒叫道：“老狗！你一个功臻化境的高手竟会失手？王八蛋，你分明存心不良，要报崑山被截之仇。”

萨达连闪三处方位，厉叫道：“拉加已先中剑，怎能怪我？你住手先看看，如果不是，咱们再拼命。”

“鬼才相信你的话。纳命！”

一个喇嘛突然大叫：“圣僧住手，拉加肩头确是先中剑，共有六处致命剑痕。”

萨达一怔，火速后退。

这时，啸声如殷雷狂震，逸云从东面越西北直趋正南，已宰掉十六名老少和喇嘛。

正南，先前是祁连隐叟的地盘，正是五株松树旁的官道南端。

首先遇上的左方雨，这家伙一见逸云，便如鼠见猫，但又不能往里退，只好挤命。

“太爷和你拼了！”他惶急地叫，一剑点出。

逸云一声冷哼，剑出如电闪，贴对方的剑楔人，手腕一振，对方的剑断成三截，身形急进。

左方雨临危拼命，扔掉剑柄双掌齐出，奋身前扑，寒魄诛心掌出手，彻骨阴风挂空而至，他要拼个两败俱伤，不要命了。

不远处的赤煞阴婆，惊得血液几乎要凝结了，厉叫一声，挺剑飞扑，左手亦探入囊中。

逸云左手一拂，阴风四散，顺手一翻一扣，将对方的右手抓住向怀里一带，左脚足背贴了对方的右大腿，向前送，叱道：“滚！再饶你一次。”

左方雨的身躯，向赤煞婆撞去。老阴婆刚要将赤煞阴火弹打出，爰子已落在对头手中了，快得骇人听闻。幸而她没射出，不然准将自己的儿子烧死。

老阴婆急向右闪，伸手将人抄住，定睛一看，逸云夫妇已经绕向北面去了。

北面是喇嘛，但已换上了仙海人屠和老神龙一群人。

仙海人屠挺着他那已断了一只龙首的纠龙棒，大吼一声劈面而出。逸云手上没有伏鳌剑，老魔服气一壮，

“你死定了！”逸云叫。

银光一闪，横拍棒身。快极“铮”一声沉重的纠龙棒，被轻灵的长剑荡开；“嗤”一声罡风撕裂声暴起，仙海人屠的左肩鲜血飞射。

他大吃一惊，向右急倒，人一沾地，便向右贴地飞射。

逸云目光射向左则不远处的如黛，她一时大意，已被金鸷赫连西海和波罗圣僧缠住了。

他心中暗凛，知道如黛还不能独当一面，他一个不易照顾，顿萌退意。

他一声长啸，回身向左反扑，直奔波罗圣僧，剑气锐啸刺耳，剑影漫天。

波罗圣僧闻啸知警，身形左旋，一声虎吼，攻出一记“横扫千军”；杖长，他不必顾虑剑影。

“铮铮”两声，降龙杖火花飞溅，杖先向下沉，再向上扬，波罗圣僧中宫大开，人踉跄后退。

逸云无暇再刺他两剑，闪电似向左射，切人如黛与金鸷之间，轻喝道：“退！交给我。”

喝声中，剑出万道银蛇，“叮叮叮”三声脆响，金鸷的金枪向右荡出，接着剑芒吞吐两次。

“哎……哟……”金鸷嘶声叫，金枪落地，左右肩甲出现两个剑孔，金甲挡不住逸云的剑。看部位，正是肩骨，毫无疑问，两肩骨都穿了。

他踉跄后退，想用手去摸伤口，可是手已无法抬起，成了个废人。

也在这刹那间，逸云已经近身，伸手拉下他的大弓，摘下了箭袋，右手长剑疾拍。

“啪”一声，剑击中金鸢的左肩，人应剑向左飞撞，冲向飞射而至的祁连隐叟与五丁神叟。

同一瞬间，如黛斩了一名老喇嘛，撒出两丈外去了。

逸云随后而至，喝声：“走，”便向南飞射。

人一上官道，离开人丛约百步，“唰”一声长剑入鞘，挂上了箭袋，回身道：“马不能去，先赶他们走。”

他抽出三枝金箭，试了试金弓，弓是好弓，约有三个力，三石，可射四百至五百步，上品，他还嫌轻了些。

“接箭！”他发出一声震天大吼。

一道金芒破空而飞，令人肉眼难辨。

阴司恶煞了得，他看到了金星，但相距已经只有十来步，真要躲还来得及。但他不能躲，后面有他的老妻毒婆婆，他怎能躲？一声厉吼，侧身全力将剑急拍金星。

“铮”一声脆鸣，箭擦过他的胸前，划了一道血槽，并将箭击落。假使不是震力奇大，将他震退一步，他非死不可，收了他的老命。

同一瞬间，后面传出一声惨叫。

他心胆俱裂，扭头一看，箭贯入毒婆婆的左肩窝，前有箭羽，后有箭镞，穿上了。

他狂叫一声，挽住她的身躯，向后急逃。

刺耳的劲矢划空声，雷鸣也似的弦震声”在空间里啸鸣，三五点金虹疯狂地闪到。

“哎……一个老喇嘛倒了，箭贯肋而入。”

“噢……”老神龙的一名手下背心中箭，直贯前胸，倒了。

对面逸云的长笑划空而来，接着是一声大吼：“波罗喇嘛，接着！”

三点金星连珠射到，一闪即至。

波罗圣僧不上当，向旁急射，降龙杖全力击向最左一颗金星，因为这一颗他躲不开。

“铮”一声击中金箭，他向右飞退，溜起一阵火花，箭从他左耳下一闪而过，差点儿带走他的耳朵。

反面，惨叫声惊心动魄，有人中箭倒地。

“祁连隐叟，你也接两箭。”喝声又到。

祁连隐叟怎敢接？声到他向旁争掠，还没有看到箭影，人已先躲了。

“散开！”波罗圣僧叫。

远处的逸云搭上了三支箭，大喝道：“谁不走，就留下性命，人多，但地方宽阔，你们绝困不住华某，在平原上埋伏，你们太不自量了，”

“咱们走，在前面等他。”祁连隐叟向波罗活佛低声说。

“好，咱们这次失策，下次再算。”

众人收尸后撤，五十个人死了二十名，轻重伤也近十名，失败得极惨。

祁连隐叟一面退，一面厉叫道：“华小狗，咱们誓不戴天。”

“你何不下地？华某等着你。”逸云也回叫。

迫走了众魔，逸云往前走，夫妇俩飞身上马，在长笑声中，向南狂奔而去。

午阳酷热，马儿吃不消。逸云便找一处山坡上的树荫下歇脚，打开食囊进膳，卸了马儿自行喝水觅草，两人耽误了半个时辰，众凶魔已抄小道到

前面会合另一批人去了。

他俩膳罢不久，正倚在树傍假寐，如黛整个娇躯，半躺在他怀里，闭目养神。

逸云精神还佳，虽也闭目，但耳中可没闲着，留意四周的动静。

官道在丛山间迤俚回折，自西北向东南延伸，道右是西南，群峰起伏，连绵不绝；道左，山势下降，峰峦不高。他们歇息之处，是一座从西南伸来的山脚下。

两端山坳之内，都传来轻微足音。西北来路，只有一个人行走，东南，至少有十人以上，而且来势奇快，竟然用陆地飞腾术赶路。陆地飞腾术，乃是轻功的一种，当然不会飞，也不是腾，而是用足尖急点，膝关节微弯，起落间可远届丈余，不仅奇快，而且最大的长处可以持久，一天赶三五百里不成问题，每一个时辰休息一刻，功力深厚的人，可以连赶三至五天。

听履音，来人定然有急事待办，不然用不着赶，大热天太费劲，通常用陆地飞腾术赶路，是晚间而不是白天，白天流汗过多，容易疲劳，吃不消。

两人倚树假寐，距官道仅五六丈，居高临下，下面如有人经过，绝逃不出眼下。

两匹马则在道左山脚下小溪旁，悠然地啃食溪旁的青草，距道路约有十余丈，且被树林挡住了视线。

“有高手赶来了，黛。”逸云轻叫。

如黛扭动着娇躯，半侧身躺着，用左手扳住他的肩头，躺得十分舒贴，仍闭着凤目，懒洋洋地说道：“哥，是冲我们而来的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人数不少。”

“由哪儿来的？”

“汝州，洛阳方面也有一个人。”

“汝州来的不要紧，不会是找我们的，别管他们。哥，抱着我嘛！”她腻声轻唤。

“呵呵！你不怕他们笑话？”

“谁笑，我敲掉他的大牙。”

“好厉害！可是，我不许你动手。”

“我要。为什么？”

“来人是南荒七煞，还有苍龙二老，唔！还有两个老鬼，一个怪物。我不放心你，他们的功力太高了。”

如黛听了南荒七煞四字，已惊得坐正了身躯，向西南方看去。

十二个人，正绕过一处小山嘴，正沿官道急掠而来，相距还有里余。

“哦，那两个老鬼我听人说过哩？”

“什么人，是何来路？”

“名头够大，但并不可怕。他们久居化外隐修阴山，叫冈山双魔，姓名不详，他两人曾在太白山庄出现，但没动手便走了。”

逸云其实在夜闯五行宫之时，已和阴山双魔拼了两掌，以二敌一略占上风，后来全庄戒备，他才撤走，未分高下；可是他已记不起来了，便问道：“他们有真才实学么？”

“他们的‘离魂魔王’，天下能接得下的人，少之又少。哥，我们避一避。”

“不！早晚他会找到我们；与其等到他们找到武当山动手，不如早打发他们走路。”

“那就准备动手。”姑娘说，要站起纵下官道。

逸云挽住她的纤腰道：“你不必出面，在这儿往下瞧，有小树遮掩，正好隐身。如没人惹你，不必露面。”

“不！我要和你并肩应敌。”她不依，厥起了小嘴。

“黛，听我说。有你在，我会分心；如果敌势太强，我不会阻你。”说完，亲了她一吻，悄悄溜下了官道。

她趴伏在地，由小树枯草的空隙中向下瞧。

逸云突在道旁一棵小树下现身，倚在树上仰望天宇的白云，抱着胳膊，脸上泛起奇异的微笑。

由洛阳方面来的人，先到一步，竟然是曾在洛阳出现的银须老人，他那仍然年轻的俊面，极易分辨。他就是在天津桥头向赤霞子自报名号的独掌擎天尉迟大年。

他已发现路旁的逸云。突然站住了。

逸云认得他，但不知他的名号；既然他警告赤霞子，自然不是坏人。

逸云站正身躯，冲老人善意地一笑。

独掌擎天也笑了，问道：“哥儿，大谷原血迹满地，是你所为么？”

“正是小可所为，老丈有何见教？”逸云含笑反问。

“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祁连隐叟与一群喇嘛。”他不在乎地答。

“你胜了？”独掌擎天讶然问。

“五十人死伤半数，被我赶跑了。”

“了得！哥儿。你比我想象的还了得。”

“老丈谬赞，愧不敢当。”

“你真是神剑伽蓝华逸云？”

“小可正是，请教老丈大名。”他长揖到地。

“老朽尉迟大年。江湖朋友抬爱，叫我独掌擎天。”

逸云一怔，面色一正。他在老花子那儿，曾听过不少武林逸闻秘史，对尉迟大年的名号不陌生，便重新一揖到地，微笑道：“原来是老前辈大驾光临，请恕晚辈适才傲慢。”

按大明礼仪，长辈例不回礼，但独掌擎天却回了一揖道：“哥儿少礼。老朽有一事相询，尚请见告，”

“老丈请说。”

“听说玉笛追魂符兄，与哥儿交情不薄，是么？”

“交情说不上，但曾经印证过，惺惺相惜。”

“目下小友可知他的下落么？”

“他已和桃花仙子同时归隐，目下可能在怀玉山。晚辈此次赴武当，符老前辈可能会来相助。”

“哦！老朽亦须往武当一走，与符老一述旧情。”

“老前辈，此次被困武当之人，有诗酒穷儒老前辈的弟子在内。”

“我更应该一走了。华小友，这次远赴武当，你树的强敌太多了，凡事千万小心。”

“晚辈理会得，多谢老前辈关注。前面已来了强敌，老前辈请袖手旁观。”

“老朽倒得一觑小友的绝学，有困难请招呼一声。”

说完，飞闪而上，恰好在姑娘左近，向她咧嘴一笑。

逸云恢复了原来姿态，静待群魔到来。

越过山嘴，双方已接近至十余丈内，照面啦，

逸云抬头向天，哈哈一笑，用穿云裂石的嗓音吟道：

“地雄河岳，疆分韩晋，潼关高压秦头。山倚断霞，江吞绝壁，野烟萦带沧洲。虎旅拥貔貅，看战云截岸，霜气横秋……”

吟声未落，身边已响起极为阴森刺耳的声音：“是这人么？你们弄错了吧？”

另一个苍劲的嗓音又道：“师弟，确是这人。”

“候兄，真是这人？”阴森的嗓音又问。

“允老，确是这小狗。”这是一杖追魂侯如山的聲音。

“这小狂徒有多大年纪？算他从娘胎里练起，该有多少年火候？定是你们弄错了。”

逸云已停止朗吟，但丝纹不动，用眼角余光，打量这阴森嗓子的怪物。

喝！说是怪物，绝非夸张，只有三分像人，倒有七分像兽，足可吓死胆小朋友；即使不死，也得大病三年。

灰发披头，天灵盖上，长了一个大肉瘤，红光闪闪，像一只肉角。宽额、削颧、突腮、尖颧，像个倒置的葫芦。铜铃眼、扫帚眉、塌梁大鼻，鼻翼特宽，露出两个长毛成簇的大鼻孔。血盆口，露出微泛黑色的两排大齿。腮下至下颌，是一丛纠结如球的乱胡。

整个人高有九尺，肩宽腰粗，手长过膝，有两条树桩般的大腿。面色其白如纸，没有丝毫血色，像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僵尸，白得可怖。

他穿了一袭灰袍，用草绳做腰带，腋下挂了一个革囊，右手点着一根百链精钢骷髅杖。杖长六尺，尾尖，杖首铸了一个骷髅，十分酷似；整条杖重量在百斤外，磨得亮晶晶地，映着烈日，银芒四射。

另两人正相反，五短身材，瘦骨嶙峋，面貌清瘤，大有仙风道骨之相，也穿了一袭灰袍，腰悬长剑。

右首的人，是苍龙二老。左首，南荒七煞。

逸云不再往下听，突然打了个呵欠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唔！邪门，青天白日，我怎么嗅到了妖气？”

怪物铜铃眼一翻，冷冷地叱道：“小辈，规矩些，站正了回话。”

逸云置若罔闻，仍往下说：“噢！不但有妖气，还听到了怪声，不是耳病又犯了吧？唉！这年头谋生不易，食不裹腹，以至百病丛生，眼耳鼻心全有病，真该找郎中瞧瞧了。”

怪物忍无可忍，突向前一飘，像电光一闪，便从路中欺至树下，越过两丈余路面，一声冷哼，若无其事地举杖扫出，直取逸云双腿，并冷然叱道：“倒下！”

“噗”一声，倒下了，是树，而不是人，人不见移动，碗口大的小树齐根折断，如被刀削，扑簌倒下了。

逸云也有点心惊，看怪物出杖并不快，也不象用了劲，但擦靴底而过，差点儿被杖扫中，这怪物已深得寓快于慢的心诀哩，同时杖过树倒，杯口粗的杖尾，像是击纸糊的树，轻轻一沾便倒；创口平滑如切，这份功力实非深厚二字所能形容，其中奥秘无穷。

“我遇上对手了。”他心中在轻叫，但脸上神色不动，眯着眼向怪物打量，怪声怪气地道：“噢！这东西是人是鬼？别吓人好不？”

怪物脸色似乎一变，眼皮眨一眨，这一杖没将人打着，他心中、一惊，本来要发作，随即压下了火气，道：“你终于看着人说话了……”

“哦！你是人？我走了眼了，对不起，抱歉。”逸云抢着说。

“你这小畜生言词刻薄尖酸，可恶？你是神剑伽蓝？”

“就算是吧。尊驾高姓大名？”

“老夫姓季，名允炎。”他指着胸袋上的肉瘤，又道：“喏！凭这儿，和老夫这长相，人叫我独角山魃。”

“缺德，明明是人，怎会叫成精怪！不过话又说回来，阁下的长相确不像是人。”

独角山魃阴阴一笑，退回路中，点手儿叫：“小畜生，老夫不和你斗口，来，我给你一次公平的机会，你要不死！……”

“我要不死，如何？”逸云抢着问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

独角山魃顿了一顿，哼了一声道：“老夫与两位师兄返回阴山，不再莅临中原。”

“你不助拳武当？”

“胡说！谁管那些欺世盗名之徒的闲帐？”

“好！说得对。是印证呢，抑或是拼老命不死不散？”

“老夫已经说得够明白，不必多晓舌。”

“在下想，你我无冤无仇，尊驾又不是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何必生死相拼？”

“你刚才骂得很难听，太刻薄，饶你不得。”

“在下认错尊驾是为武当助拳寻仇而来，故而得罪；在下料错了，愿堂堂正正向尊驾赔礼，如何？”

“太晚了，阁下。”独角山魃断然拒绝。

“没有商量么？”

“没有商量了。”

“好吧，在下只好硬着头皮撑，但尚有一事相求。”

“说吧！这是老夫一生中，唯一慨然应允之事。”

“让在下先打发那九个人。”他指七煞和龙苍二老。

“好，千万别打主意逃跑，”独角山魃退在一旁。

“放心，要逃跑，不会在这儿等你们。”

逸云大刺刺往路中一站，向追生大煞道：“诸位，别来无恙？”

“老夫不与你斗口。”追生大煞傲然地答、

“是你们又纠集凶魔与在下为难么？”逸云面色渐冷。

“笑话！咱们七人足可将你分成七块。”

“你大言了，老家伙。”

“绝非大言，你的以气御剑术吓不倒我们。”

“昨天你们恰好在一处，同时出马，不然早该死了。”

“昨天幸而有洛河救你一命，不然早被剥皮抽筋了。”

“说！你们是否亦为武当助拳而来？”

“废话！武当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是为争强斗气？”

“你说对了；还为了摄魂魔君太叔权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有何不对？”

“对。十分对。不必说了，咱们先动手，你们是一起上呢，抑或一个个送死？”

七个人弧形散开，准备动手。追生大煞说：“你有利刃在手，怪不得咱们七人联手，”

逸云拍拍腰带上的长剑，淡淡一笑道：“在下的伏螯剑不在身边，你们放胆上。”

“没人信你的鬼话。”

“呸！姓华的从不证言，你老昏了。”

追生大煞挥手命众人后退，拔出弧形刀，道：“你如不仗神剑，咱们一比一，公平交易。”

“有种，凭你这几句话，华某尊敬你。且稍候片刻，华某与老七还有死约会，瘟蛊七煞，请出来答话。”

瘟蛊七煞大踏步而出，沉着鬼脸问：“找我么？小辈，有何贵干。”

“华某曾说过，要与你一较毒药，你敢是不敢？”

“哈哈！你正投我所好。如何较量？”

“你吃我的药，我吃你的。”逸云一字一吐地说。

瘟蛊七煞吃了一惊，略一沉思，道：“老夫接下了。”

逸云一声长啸，小溪旁的坐骑应声奔到，他解下水囊，将水倒掉大半，取出了金蟾的百毒蟾酥珠，道：“请看，这是一颗小珠，泡入水中可发奇毒，你可喝下水囊的水。

你也准备了。”说完，将珠丢入水囊中，不住晃动，让珠毒赶快落入水中，自语道：“可惜！没有酒。”

老二夺命二煞解下酒葫芦，大声说：“酒这儿有。接着，”说完，将酒葫芦抛过。

逸云将葫芦接住道：“谢谢你，你在夺老七的命哩！”

将水囊倒掉水，取出蟾酥珠丢入葫芦中，一脚将水囊踏碎。

瘟蛊七煞将革囊打开，取出一颗鸽卵大红宝石珠，道：“接着，吞下这红珠。”

逸云接下了，也将葫芦抛过，问道：“要不要先说毒性？”

“我让你先服解药。”

“笑话！免了。”

“免了也好。其实先服解药也毫无用处，用内功迫毒也枉费心机，我这毒珠入口封喉，任何解药皆无能为力。”

瘟蛊七煞只觉毛骨悚然，变色问：“你这珠子何名？”

“百毒金蟾珠，小意思，你可有解药？请看，我吞下这颗珠了。”他高举红珠，仰首欲放。

“且慢！”瘟蛊七煞叫，又道：“那是天下至毒赤腹胜蛇珠，并沾有鹤顶红，入口无救，你可有解药？”

逸云心中大喜，先前他还有些少顾忌，听说是赤炬腾蛇珠，大放宽心，蛇类的毒，怎敌千载金蟾的内丹？至于鹤顶红，并非极毒之物，他放心了，哈哈一笑，将珠丢入口中，吞下腹中道：“吞下了，在下并未用内功化珠喷掉。”

百毒金蟾珠五字一出，所有的人全吃了一惊。瘟蛊七煞面色大变，持葫芦的手突现抖动之象，呼吸也不规则了，显然心中恐惧。

他缓缓提起葫芦，又颓然放下，再又提起。额上青筋扭动大汗沁出，嘴唇变开始颤抖扯动，手愈抖愈明显。

“七弟，喝不得。”吸髓五煞急叫。

瘟蛊七煞惨然一笑，将革囊解下，交与吸髓五煞道：“五哥，请将囊中瘟蛊奇毒用火化了，如遗落逸失，不知要枉死多少人畜。”

说完，徐徐将酒葫芦举起。

“七弟，不可！咱们先拼了他。”拘魂三煞急叫，闪身抢到，伸手夺酒葫芦。

瘟蛊七煞闪身让开，沉声道：“三哥，你干什么？咱们虽作恶多端，无所不为，却没有贪生怕死的举动，在江湖留下话柄，你说可是？”

拘魂三煞吁一口气，倒退而回。

瘟蛊七煞发出一阵狂笑，笑完道：“兄长们，小弟先走一步，别了。”说完，迅速将葫芦凑到口边，仰首便灌。

在千钧一发间，“噗”一声响，葫芦突然裂开百十块，酒溅了七煞一身，蟾酥珠滚落在地。

那是逸云用天心指将葫芦击碎了，相距两丈余，得心应手，又着手道：“你们毕竟算得上英雄，虽恶迹如山，仍不失豪气。将我的金蟾珠扔过来。”

瘟蛊七煞如受催眠，低头拾起珠子，举在眼前打量片刻，方信手扔过。逸云又说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天网恢恢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诸位，希望你们从今洗手，自爱些。”

华某不敢自命侠义道，你们多次找我，无关宏旨，但如果你们残害无辜，我必杀你们。

中原是非之地，诸位何必留恋不去？争胜斗强必将伤身丧命，何苦来哉？”

说完，“铮”一声剑吟，他撤下了长剑，朗声道：“刀剑不容情，凶器也；如有损伤，休怪手下轻重。谁先上？只许一次分高下，输了不许再上；如果不听，在下绝不留情。”

他仗剑屹立，朗朗而言，俊目神光四射，威风凛凛。

摄魂四煞一闪而至，弧形刀一引，道：“老夫先就教。你上。”

“得罪了。”逸云沉唬，突然身剑合一射到。

摄魂四煞左手举在左前耳侧，五指箕张轻轻晃动，人向旁飘掠，双目紧盯住逸云眼神，口中喃喃地用奇异的声音，向逸云低语：“华逸云，你该平心静气，先按下心神。”

喏！看着我，我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，又有何种欲望……”

奇异的语声和眼神，令逸云悚然心惊，有点迷迷糊糊的感觉；对方那只左手，似乎有一阵阵热流，在头面间轻轻拂动。

他迫进，对方退，保持在丈外，弧形刀轻轻移动。

他感到有点昏眩，不再迫进了。

逸云突然感到有点昏眩，脑中一阵乱。突然，他脑中模糊的人影和声浪，一一出现眼前和耳畔，从前已消失的往事，依稀出现了，最明显的是，他依稀看到那熊熊烈火，而且火正迎头卷来。

他昨晚被金蟾内丹的奇热，刺激了全身每一丝神经，脑部亦受到波动，使本已模糊的往事明显了些儿。这时，摄魂四煞用异术摄他的心神，更用神奇的内力，震动他的脑部神经，却将他的记忆又拉近了一些。

依稀，他感到自己身躯向前飞射，熊熊烈烈奇快地向前急迎，不像是他向火里投，而是火向前猛卷。

依稀，他感到身前突然光华陡涨，冷焰四射，热流四散。但在这刹那间，楼板倒塌，烈火飞砸而下。

他本能地举手中剑一挥。冲入烈火中。衣服着火，肌肤火热，冷焰迫不开下塌之物，苦也！

他百忙中收剑，用双掌向左右分拍，身躯仍向前冲。

糟！剑一收，浑身着火。接着“砰”一声，撞在一堵墙上，人向下急堕，跌下深穴之中。

火！火！火！眼前除了火，看不见任何物。

他大叫一声，突然眼神一乱。

山坡上的树荫下，独掌擎天突向姑娘惊问：“小姑娘，你的同伴有病么？”

相距只有六丈余，姑娘怎能不知，糟：逸云的迷乱病又发了，赶忙站起尖叫道：“云哥，云……”

她的叫声，是逸云的救命符。以往她叫时，他会立生迷乱的感觉。但自忆起神魔洞的往事，他不仅不会迷乱，反而会隐约记起一些往事来，立时灵台清明，回复现实。

随着姑娘的叫声，他发出一声震天长啸，人化轻烟，剑化长虹，一闪即至，剑已递出。

相距只有丈余，摄魂四煞怎想到会功败垂成？啸声入耳，他吃了一惊。剑已到了，剑如白虹，一闪即至，他心中大骇，救命要紧，左手猛地击出无俦内劲，身形左射，大喝一声，全力一刀横截白虹；他反应够快。

但反应快没有用，刀一出白虹已杳，人影亦已消失，只看到身左重现另一道白芒，随形而至，剑气已经迫体，护身真气浮动。

他心胆俱裂，向右急闪，同时身躯左旋，一刀崩出。

迟了，白虹闪动两次，寒风微凛，对面人影一晃，在外站住了，喝声传到：“退下，你还得痛下二十年苦功。”

四煞还不知对方发话的用意，突感到胸前凉飕田地，而且有液体流下，心中一惊，低头看去。

胸衣开了一条十字裂缝，下面三角布块向外翻垂，胸乳上流出一颗颗血珠，顺腹流下。

他一声惊叫，退下了。

追生大煞心中骇然，但仍然不服，闪身掠出，说道：“剑术通玄，身法诡异，了不起。接招，”

喝声中，攻出一招“三花聚顶”，攻向逸云上盘，三刀皆自上落下，中左右三方齐聚，罡风历啸。

逸云一声轻叱，不再避招，长剑突振，“铮铮铮”三声清越的金铁交鸣，人影左右飞旋，一招立解。

两人斗了五招，换了三次方位，逸云突然身形倏止，剑向上一拂。

大煞弄不清他为何不再急攻，向左一闪，揉身抢人，刀护头面，突然向斜下方猛削。

刀必须近身边攻，从对方的兵刀中架崩切入，可以利用刀背贴身相搏，所以叫拼命单刀。大煞功力到家，向前抢入，双手齐出，刀掌并用，极为凶猛。

岂知他刚将剑错开，剑芒又闪。“啪”！左肩挨了剑身一拍。又一声“啪”，

右肩又挨了一击。

他只感到肩骨若折，直震内腑的浑雄凶猛劲道，击散了他的护身真气，双臂力道尽失，人随冲势左右晃动，弧刀几乎握不住了。

他身形踉跄，还想作困兽之斗，丹田真气还未凝聚，冷冰冰直透心脉的剑气，已经到了胸前。

他长叹一声，闭目待死，道：“不到十招，葬送了一世英名。”

逸云的剑尖，点在他的左脚下，沉声道：“回南荒去吧！中原乃是是非之地。南荒八魔死有余辜，你们用不着替他们出头。你们再在中原逗留，必将步他们的后尘。如果不信，华某会迟到南荒与诸位一决。”

说完，收剑迫出丈外。

大煞睁开怪眼，厉声道：“咱们七人联手，必可杀你。”

逸云一声长笑，将剑举起道：“别认为昨天你们挡住了伏螫剑，便认为合七人之力便可无妨，来，让你们一试内力，上！”

大煞手一挥。人向前扑，“钵”一声，刀剑相交。

二煞三煞同时跃出，“锋挣”两声，同时将刀贴上。

逸云冷哼一声，剑一振，三人连退两步，逸云已跟着迫进。

四煞五煞一声叱喝，左右冲到，双刀猛地劈落。

“退！”逸云沉喝，人踏进两步，五个人只觉膀子发麻，齐向后挫退。

六煞七煞急掠而出，双刀急向上崩。七把刀有两把是白的，他们的黑刀已在真神之殿下丢毁了。刀将剑钳实了，凶猛的内力聚发，足可化铁熔金的神功，却无法将逸云的长剑击毁，也无法将逸云迫退。

“小心了？”逸云叫。

长剑突发龙吟，七把刀同现颤抖之象，一阵万载玄冰似的冷流，由刀上直冲手膀，迫向心脉。接着寒气乍敛，一股九幽地火似的炙热真力，又顺先前经路攻人体内。

南荒七煞只觉浑身乍热乍寒，渐渐感到压力愈来愈大，即使想撤刀，也脱不出对方的奇异吸力了。

官道西北洛阳方向，悄悄地掩来一个以布巾裹头，没有左膀的人影，那是金毛吼；他在路旁悄悄藉草木掩身，逐渐接近至三丈内了。众人的注意力全在逸云与七煞身上，全没发觉；甚至站在山坡上的独掌擎天与如黛亦未发现。

东南，也到了一个人影，那是朗月禅师，他由山坡上悄悄掩至，突然发现了如黛。

转向她接近。

可是他却没想到独掌擎天是谁，更没想到老人家有如此高明，他在地下蛇行而进，无声无息，满以对方绝难发现，只消擒住如黛，大事定矣。

接近至三丈余，他似乎听到老人鼻中哼了一声，还以为老人看了七人拼一，心里不高兴呢，

逸云背向西南，身后的左侧路下草丛中，金毛吼的手中，露出了三柄从左曲老尸身上取来的飞电钻，支起右腿，徐徐挺起身躯，准备脱手射出。

逸云一步步缓缓迫进，突然沉喝道：“开！”喝声中，身形一挫，长剑发出一阵震耳的龙吟虎啸，猛烈地振颤。

“唰”“唰”两声，六七两煞突然向后飞退。

同一瞬间，金毛吼突然暴起，三枚飞电钻脱手扔出；他对飞电钻不知

如何用劲，又不敢完全握实，怕沾了阴蛾血，所以不将用发林箭的手法，置于掌心用拇指弹出，只能用打扔箭的手法扔射，故须站起以增劲道。

也在同一刹那，山坡上的朗月亦突发难。

逸云命不该绝，神功一震，只震退六七两煞。突然踏出两步，大喝道：“还不撒刀？退！”

五个人向后飞退，逸云乘势又踏进两步。

“嗤”一声响，最左一枚飞电钻，擦过他的背肌，衣破了，但肌肉只留下一条白痕。

他正将神功运至极致，飞电钻已无法伤他。

飞电钻伤不了逸云，向斜方向飘掠，真巧，不远处正站着苍龙二老。

“哎哟……”老大一杖追魂惊叫，用手掩住右肋下，屈膝，跪倒，鲜血从指缝间沁出。

同一瞬间，山坡上“蓬”一声巨响，一个灰影骨碌碌向下滚，滚了丈余，突然向东南方如飞而逃。那是朗月，他刚扑到姑娘右侧丈余，姑娘身后左首的独掌擎天突然一闪不见，反而鬼魅似的出现在朗月左后方，一掌推出。

朗月功力不弱，手急眼快，百忙中侧身一掌反扔。掌劲接实，雷鸣乍起，朗月竟被击倒，滚下山坡逃命去了。

独掌擎天吃了一惊，这贼和尚竟然能脱身飞逃，大出他意料之外，突然讶然叫道：“是朗月，龙吟尊者的师弟，他用的是风雷掌。”

如带向山下奔去，一面道：“就是他，那卑鄙的贼和尚。”

逸云感到背上有物擦身而过，被护身真气震开倏然回身，恰好看到路下人影下沉。

他一声长啸，人化一道青虹，一闪即至。

“哪儿走？留下！”他大吼，一剑挥出。

金毛吼知道跑不了，一铿钢牙，回身拔刀，一招“力劈华山”向青影劈去。

“铮”一声清鸣，刀划起一道光弧，飞出五丈外；银芒一闪，贯胸而入。

逸云伸手一拉他的裹头巾，叫道：“是你！”

金毛吼铜铃眼似要脱眶而出，以手按住胸口，死盯住逸云，虚弱地道：“你胜了，你...；你没死.....我.....我好恨，我.....我的珠.....珠宝.....永.....永远是.....是你的了。”说完，吁出一口长气，双目一合，向后便倒，骨碌碌滚下山去了。

逸云纵上路面，老二电雷神剑侯如岳，正七手八脚替乃兄上药裹伤。老大一枚追魂侯如山，已经气息奄奄了。

逸云掏出一包祛毒归元散，递给侯如岳，道：“别的药不行，没有解药，我这药可派用场，赶快外敷内服，或许有效。”

侯如岳已经绝望了，只好死马权当活马医，倒一些在创口上，其余的入乃兄口中，用水囊的水送下腹中。

一条蓝影与一道灰影，正绕过山嘴如飞而来。

圣药入腹，侯如山悠悠转醒。侯如岳将他抱起，面对逸云神情肃穆地问：“尊驾为何赐我解药？”

“我该杀了你们，从五泉山至现在，你俩替我找来太多的麻烦。”逸云冷然地答。

“为何不动手，反而救我兄长？”

“冲蓝衫隐士金面，我答应过不杀你们。”

远远地，传来了苍劲冷厉的喉音：“华老弟，谢谢你手下留情，老朽感甚。”

蓝衫灰影到了，是蓝衫隐士与金旗令主。逸云赶忙行礼问好，道：“两位前辈来得好，不然恐怕难以收拾哩？”

蓝衫隐士呵呵一笑，略问情由，伸出大手拍拍逸云的肩膀，感慨地道：“老弟，以力服人者，霸则霸矣，但后患无穷。老朽深感老弟盛情，无限钦佩。”他掏出一颗大如小指，乌光闪闪的椭圆形小珠，交到他手中道：“这是玄口至宝迷穀，可以顺经疏脉，安定心神，日后如遇这种迷魂毒物或者邪道符咒之术，与及心神散乱气血翻腾之际，服下必有大用。老弟心存忠厚，侠义可风，令老朽不致抱憾，不致愧对故友，以此物相赠，聊表寸心。”

逸云只好收下，行礼称谢。蓝衫隐士又道：“贵友邝老弟已会见天毒冥神，且已先后赶赴武当，天毒冥神且曾于昨日至洛阳找你，等不及已昨启程南下。老朽久未重莅江湖，这次原与樊老弟同赴武当，助老弟一臂之力，幸勿见拒。”

逸云称谢下已，道：“有两位前辈相助，晚辈铭感五衷，只是劳动两位大驾，晚辈深感不安。”

“老弟，只怕咱们力所不逮，所助不多哩！呵呵！”又向侯如岳道：“侯老弟，请先返回华山，武当事了，愚兄当赴苍龙岭与两位盘桓。唉，不是愚兄嘴快，令徒在你们远离中土之后，闹得委实不象话，江湖朋友称他们为华山五丑，想想看，那令人多难堪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两位贤弟想开些吧！”

侯如岳点头道：“小弟也想开了，华老弟再三手下留情，我兄弟绝不是不知感恩之人；自今以后，咱们将是朋支，华老弟意下如何？”

逸云一揖到地，笑道：“晚辈代拙荆向两位前辈赔罪，尚请原宥。日后有暇，定趋苍龙岭向前辈问好。”

侯如岳脸上阴霾散尽，他怀中的侯如山虚弱地道：“老弟，有暇请驾莅苍龙岭蜗居盘桓，老朽当扫径相候。”

“晚辈定然往拜。”

站在路旁的独角山魃与阴山双魔，这时缓缓走近。

“你没有机会了，少年人。”独角山魃阴森森地说。

“老夫第一个不信。”独掌擎天从山坡上走下说。

金旗令主刷一声抖开金旗，朗声道：“我第二个不信，你是谁？”

蓝衫隐士抖出量天尺，道：“我第三个不相信，看长相，他们是阴山三魔。”

“你们通名！我独角山魃替你们记下了。”怪物厉声问。

三人自报了名号，各占一方。

逸云向三人抱拳行礼，朗声道：“晚辈心领诸位老前辈呵护之德，永铭五衷。先暂请诸位老辈在旁观战，晚辈且试试阴山有何惊人绝学，离魂魔罡究竟有何可恃。”

蓝衫隐士哈哈一笑，笑完道：“壮哉？老弟。咱们在一旁押阵，谁要想擅自插手，倚多为胜，须先问问咱们三个老不死是，否答应。”

三个徐徐后退，阴山双魔也向后退去。宫道中，只留下逸云与独角山魃。

如带在路旁，突然轍下伏带剑唤道：“云哥，接剑。”

剑划出一道光弧，一闪即至。逸云一手抄住。向她含笑点头。剑交右手，向独角山魃点头叫道：“季前辈，请指教。”他极有礼貌，趋下首一站。

独角山魃看到伏鳌剑，暗暗心惊，他的百炼精钢骷髅杖固然也算得人间奇宝，但仍无法与伏鳌剑一较短长。

他徐徐举杖，将毕生苦修的修为，注入杖身，他先防兵刃受损，一步步徐徐欺近说：“我独角山魃一生中，横行漠北未逢敌手，接得下老夫一招，阴山门下在百年内不入中原。”

“接下十招，你是否立即返回阴山？”逸云问。

“正是此意。”

逸云一声长笑，将伏鳌剑抛回姑娘手中，拔出长剑，将剑鞘扔在路旁，道：“希望前辈言出如山。”

“老夫决不食言。”

两人相距丈外，各自运功注入兵刃，先抱元守一严阵以待，两双眼睛紧吸住对方的眼神。

逸云小心翼翼，剑尖逐分下垂至左下方，踏出第一步。

独角山魃已踏丁字步，双手横杖，杖尾前伸，左足尖向前滑出半步，身形立即跟上。

愈迫愈近，杖尾直指向逸云的胸前；逸云的剑，却位于奇门外。一中宫一奇门，一看就知一凶猛一轻灵。

蓦地里，两人同时发出一声沉喝，闪电似扑上，杖化三道银光，突向前吐出，一近逸云，突化一道平面银网，向前猛射，笼罩住丈余空间。

逸云长剑，只幻出一条银芒，斜切入银网中，一接触银网，突化无数银星，向左飞射，在刹那间，却突然在右方出现，剑啸震耳，人影倏杳。

一阵罡风撕裂的锐啸，加上剑发的轻鸣，一团大银光与一团小银芒，自右向左急旋，突又乍退乍进。

“铮”一声清鸣，人影倏分。两人换了方位，木然相距丈五六站住了。两人脸上的神色肃穆，每一根神经皆绷得死紧，每一条肌肉都凝结了。

逸云先踏出第一步，剑徐徐下降。

独角山魃仍是原姿态，向前滑进。

两人说好了接十招，是接，而不是躲，谁要躲便算输了；假使能躲，一百招也难分胜负。这是一场以性命作赌注的豪赌，每一刹那都是死亡，每一道芒影都可能输掉赌注，稍一不慎，输惨了。

拼到第三招，两人神色略现紧张。

第四招，两人额上见汗，圈子愈张愈大，十丈内罡风刺骨，劲气直迫心脉，旁观的人向两端退，尘土飞扬。

第六招，两人呼吸已不再匀整，脚步也没有先前稳实，大汗大滴，背心胸肋已现汗渍。旁观的人，不但手心淌汗，而且心已提至口腔。如带脸色已现苍白。

八招过了，九招即将到来。逸云在东南，独角山魃在西北，各据官道两端。八招中，兵刃相触共有十二次。

两人向前步步迫进，丈八、丈五、丈二了。

两人同时踏进一步，一声沉喝，银光飞舞，罡风雷鸣，大团银芒向下压，小团银芒从杖上突然卷入，“铮铮”两声，小银芒向上急升，突以全速越过大银芒的顶门，沾地向右急旋，狂野地卷到。大银芒也向右后旋，迎个

正着。

“铮”一声脆响，银影乍分，小银芒在飞离的刹那间，突然射出一道淡淡虚影，一闪即逝。

逸云飞落在左山坡之上，连退四五步，方站稳身躯。

独角山魃飘堕道右，落在下坡上，连滑丈余，左膝着地，骷髅杖也插入土中，方止住退势。他右肩、近锁骨内部，衣衫有一处小小裂缝，不易看出。逸云这招“一线生机”差点儿赢了他的赌注。

按理，独角山魃该认输，但他心里一万个不服，举袖拭掉脸上的如雨大汗，飞纵而上。

逸云也回到路中，一面调息，一面垂剑欺近。

“最后一招！”独角山魃厉叫。

“来吧，在此一举。”逸云气吞河岳地叫。

逐渐迫近了，独角山魃一声厉吼，疾冲而上。

逸云发出一声震天长啸，勇悍如狮，挥剑迎上。

银光乍合，八方飞施，小银芒似有神助，大发神威，从四面八方向内迫进，飞旋掠击从大银光中跌入，淡淡的青色身，影几次迫入大银芒身侧，罡风雷动，尘埃滚滚，在接触后片刻，大银光渐收，金铁交鸣声连珠急响，已经贴身肉搏了。长兵刃如被人贴身攻近，威力大打折扣。

退，再退，又再退；退了两丈外，仍未将距离拉开，小银芒如影附形，紧楔不舍。

响起一声大吼，两人突然分开，逸云登登登连退五六步，身形方止，地下履痕清晰。

他浑身可以挤出半升水来，脸上大汗与尘埃揉合，成了个泥面孔；但手中剑仍有力地高举，手臂略现抖动。

独角山魃飞退丈余，落地后又退了七八步，几乎坐倒，幸而他手快，用杖支住了。

他的杖宝刃难伤，但在杖尾与杖中，出现了半分深的十余处剑痕。地面上，有他遗留下的半幅袖片。他的左小臂，微见血迹。

尘埃渐散，两人仍未离开原地，正在行功调息。

阴山双魔见师弟久久未动，心中大惊，轻叫一声，便待冲出。

他身形刚动，三条人影射到，传来蓝衫隐士的沉喝：“老兄，冲咱们来。”

阴山双魔岂甘受迫？一声冷哼，同时撒剑。

独掌擎天往金旗令主身边一靠，道：“攀老弟，交给我，请退。令尊的金旗令，用不着用在他们身上。”

金旗令主正想将他挤开，突听独角山魃道：“师兄，咱们走，回阴山。”

阴山双魔收剑。独角山魃举步走近已收剑的逸云身前，注视了他半晌，问道：“小伙子，你练的乍冷乍热奇功是啥玩意？”

“乾罡坤极真力。”

“剑法诡异霸道，神鬼莫测；你师承何人？”

“在下恩师人称龙吟尊者。”

“剑术何名？”

“幻形十八剑。共分九招，亦可分用。”

“老夫记下了。”说完，大踏步向西北走了。

阴山双魔一言不发，伴同师弟踏上返回阴山的旅程，冉冉而去。他们

的背影略现佝偻，独角山魈的步履有点蹒跚，在尘埃轻扬中，充满了英雄末路的苍凉境况，愈去愈远，消失的山坳里。空间里，荡漾着逸云真诚的呼唤：“前辈，请多珍重。”

如黛脸色苍白，眼眶里泪水盈溢，不知是高兴呢，抑是悲伤？反正两种感情都会令人流泪。她不管还有陌生长辈在旁，像只小燕子向前飞出，张腕抱住逸云，埋首在他怀中，眼泪如泉，感情地轻唤：“哥！苦了你了，吓坏我了。哥……”

他长吁一口气，挽住她向众老走去。

三老一言不发，向他竖起大拇指。苍龙二老则摇头苦笑，脸上讪讪然。

逸云放开如黛，向众老摇头苦笑道：“晚辈幸胜一招，胜来不易。也幸而有诸位在场，令晚辈无后顾之忧，致能专心应付……”

话未完，蓝衫隐士呵呵一笑，打断他的话，道：“老弟，过谦反成了虚伪。别说了，我喜欢你应敌时的豪气与坦率。你歇会儿，咱们武当山见。”

三老呵呵大笑着走了。苍龙二老也告辞奔向洛阳。

如黛扶他走下山脚，在小溪里净了手脸，换了一身劲装，坐下调息良久，才拾夺上马登程。

前后耽误了半个时辰，到了汝州，已经申牌初了，黄昏将临。

两人两骑将近大西门，突觉路边草丛冒出一个人头，伸手一晃，掌心射出一团白影，人向下一伏隐身不见。

逸云伸手接住，一面走一面打开白色纸团。

那是汝州花子帮送来的讯息，大意是说：武当派有一批牛鼻子道，纠合不少江湖朋友，在汝州西南西十里崆峒山广成庙聚地，可能有预谋，须小心在意。

逸云将书递与如黛，冷哼一声道：“黛，我们明晚赶夜路。”

“哥，怎么了？”

“今晚投宿汝州，到广成庙把他们赶跑。”

“他们不会是冲我们来的嘛？”

“定然是的。他们以为有人拦截我们，不可能赶到汝州，所以想明日在汝州附近出面明暗下手。”

“我们如果入城，他们定然发现我们。”

“所以让我们警觉，我要在他们戒备森严时下手。”

“好！哥，走啊！”

进了西院中一间上房，安顿后，逸云独自上街溜达，用暗号找到了花子帮的眼线，向他们询问崆峒山的去路。这地方好找，沿汝河有两条路，左沿河可到崆峒，右面一条到本城最复杂的地方：广成泽。

山并不高峻，最高处称为白狗峰。广成庙在白狗峰下，庙仅三进，还有偏殿，供的是广成子，当然还有其他蛇神牛鬼。

这天晚间，广成庙内灯火辉煌，西厅外一座二层楼阁下，三山五岳的英雄，与及五派门人的弟子，济济一堂，正在庭开夜宴，大会群雄，山珍海味罗列，大鱼大肉堆满五桌。

总之，五十余人济济一堂，都找不出一个有名人物，充其量不过些虚应故事的三流高手，不值一提。可是在江湖中，真正可怕的不是老一辈的人，他们处事慎重，经验老到，不轻易得罪人。可怕的是那些初出茅芦的小伙子；他们不知天高地厚，初生之犊不怕虎，气血方刚，火来了任性而为，说干就

干，砍掉脑袋不过是碗大个疤，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

这些人中，绝大多数是气血方刚心须戒之在斗的小毛头，他们的长辈们皆已到了武当赴约，留他们在后面练历练。谁也没想到这些年轻小子，会纠集在一块儿闯祸，要与神剑伽蓝一较长短，为师门招来祸患。

按理，这些小子们怎能替师门招祸？拼起来他们必死无疑，死了一百了，祸从何处来？

他们身死事小，但他们的师门长辈却不能置之不顾，势必出头干预，不但拖师门下水，连稍有交情的友好，也会卷入旋涡。武林中经常因为一点点小事，而掀起轩然大波，起因大部份是小伙子们所引起，一发不可收拾，所以毛头小伙子最为可怕。

五十余人中，年轻人占了八成以上，他们大多数没见过神剑伽蓝，都不相信他有三头六臂，臭味相投，都抱有“英雄所见略同”的心理，磨拳擦掌要与逸云一决雌雄，成功了不但师门有光采，自己更可扬名立万。

二更初，一匹骏马从汝州沿小道奔到，直向庙里闯，发出一声暗号，越过庙前暗卡，马冲到庙门，马上人飞身下马。

暗影中窜出两条黑影，有一人低喝：“三哥，有事么？”

“松道长在不？”马上下来的人问。

“在西院。有事么？”

“十分火急，神剑伽蓝已赶到汝州。”

“这么快？不会吧！”

“千真万确，现投宿于鸿宾老店。”

“三哥，随我来。”

两个人踏入院中，门中和院子都没有人担任警哨，小伙子们太大意了。

大厅中，杯箸交错，十分热闹，猜拳轰饮声直达户外。两人直趋上座，在位上一个穿青法服的中年老道身后站住了，附耳嘀咕了许久。

老道沉静地听完，徐徐站起，启步带着两人到了中堂，F，“啪啪啪”鼓掌三声。

人声立止，所有的人全都放下杯筷，静待下文。

老道用中气十足的嗓音，不徐不疾地道：“诸位，贫道有消息奉告。”

“松道友请快说。”第二十一名中年行脚僧叫。

“神剑伽蓝华小辈，已经到了汝州。”

堂下的人发出了嗡嗡耳语声，都在交头接耳。老道干咳了一声，续往下说：“同行的人，是他的妻子九天玉凤周如黛，目下投宿汝州鸿宾老店，可能明晨启程南下。诸位，咱们已无法从容布置，时不我留，有何高见，尚请提出商量。”

“咱们到鸿宾老店找他。”有人叫。

“下挑战书，约他到这儿一决。”另一些人嚷。

“今晚启程，到南下官道上等他。”一群老道叫。

“咱们立即启程，派人下书约他，在城南汝河旁一决。”一群和尚叫。

叫嚷声此起彼落，莫衷一是，像一群乌鸦，嘈杂不休。

老道再鼓掌，待人声静止后，方说：“贫道有浅见提出，与诸位磋商。其一，咱们今晚派人下书，约他明日午间到广成泽一决；那儿怪石如林，泉涧密布，正好设下十面埋伏，不但可望将他留下，更可稽延他半日行程。其二，今晚劳驾几位朋友走一趟鸿宾老店，一面协助店中的同道下手，一面扰

他的清梦。”

“妙！在下愿赴鸿宾老店。”有人大叫。

“在下愿往。”

“贫僧愿往。”

众人乱叫嚷，老道大叫道：“诸位请静静，听贫道安排。”

接着，即席分派人手，吵吵闹闹花了许多时间，方商定了应付的妙计。

分派妥当，第一个持挑战书出发的人先走。其余的人又商量了许久，着手结杂准备。

老道意气飞扬，高擎着一杯酒，呵呵大笑，笑完道：“诸位，请听贫道一言。此次咱们不能与师门长辈赴武当山增长见识，实乃一大憾事，幸而已奉门钧论，留在沿途监视并设法阻滞华小狗的行程。机会来了，咱们之中，谁自认不行？谁认为华小狗有三头六臂？”

他扫了众人一眼，没有人回答，他续往下道：“咱们不能替师门丢人现眼，留下那小狗，咱们也光采些，凭咱们五十余条好汉，拾夺不下那小狗，还象话？日后咱们还能在江湖称名道姓：明日午间，咱们将大展身手，一显师门绝学，在此一举。目下已二更末，赴汝州的朋友要赶路，四更后即可动手。咱们举杯，为明日之斗预祝……”

话未完，大厅上空突发锐啸。

众人一惊，抬头向啸声看去。灯火通明，看得真切。

头顶两丈余，不知何时飞来了一方红影，不住飞旋，在梁间穿梭似的绕飞。到了厅中，啸声倏止，方影不再穿飞，缓缓地转动，悠然向下飘落。

青影一闪，一名中年大汉卖弄绝学。斜纵而起，伸手抄住红方影，半空中折转身形，飘然落下原地。

“咦！是陈二哥携往汝州的挑战书。”他讶然叫。

老道放下酒杯，接过书吃了一惊。不错，是缺角的大红拜贴，里面附有白笺和拜贴，他急将白笺抽出，怔住了，面容一冷，哼了一声。

白笺上，被人用木炭批了两个大字：“狗屁。”

“二哥遭了毒手，有人人侵。”老道怒叫。

蓦地，大厅中传到一阵声音不大，但令人耳膜狂振，心血下沉凝结的啸声，声波将灯火震得火舌摇撼，似乎窗格上的旧纸也在颤动。

“有高手到了。”有人大叫。

人群急散，拔兵刃之声四起。有人奔后厅，有人推窗户。有人奔向厅门。

向厅门奔出的先头三个人，突觉门旁两盏灯笼突然自火，光线一暗。朦胧陇中，阶下站了一个青巾包头的人影，手持长剑尖端向厅内伸出。直着脚屹立，眼中光芒映着厅内射出的灯光，炯炯有神，毫不眨动。

“什么人？”奔得最快的人叫，剑前身后扑下。

对方不作声，像是哑巴。

扑出的家伙功力不差，冲势甚疾，对方不回答，定然是敌非友，用不着客气。剑向前急递，从对方剑右错入，顺势一绞一崩，剑尖再吐。

“自己人！”身后有人大叫。

叫完了这句，对方长剑已被绞飞，剑尖已将抵胸肌。总算那家伙反应快，闻声知警向左撇剑。“嗤”一声刺入对方右肩窝，差点儿贯入胸正中，险极。

黑影中剑，被奇大的推力向后推倒。怪，直挺挺地，像个木头人，也没有哀号声发出。

旁边窜上一名大汉，抓起人突然大叫道：“是陈二哥，被人制住了经脉。”

人群涌出，大厅灯火，突然一一熄灭，黑黝黝的。

所有的人，有些上了屋，有些散处在黑影中，有些向四面急搜，闹了半天，鬼影俱无。

有三名和尚飞纵上了二楼，正想跨入窗中。突然一声惊叫，从三丈高的窗上跌下地来，立即头破血流。

“哈哈……”震天长笑突在大厅中传出。

厅中太黑，有两个家伙胆大包天，一声虎吼，挺剑冲入厅门，前脚踏入厅中，突感劲风扑面，一个圆形巨物劈面冲到，来势汹汹。

两大汉同声大喝，不管是人是鬼，双剑同出，攻向黑影。“嗤嗤”两声，刺着了！

剑贯硬物而过，但阻不住来势，“噗噗”两声，将两人冲得飞退下阶，“啪啦”一声，人倒黑物也倒，原来是一张大圆桌。

四周的人，全向大厅集中，但不敢往里闯，有人在外叫道：“哪一路的高人，出来答话。”

厅内突然飞出无数小黑影，声音亦到：“不高不高，八尺多一点儿。”

厅门外原站有十余名好汉，他们耳目甚灵，无数小黑影飞到，他们向左右急闪，手脚慢了遭了殃，被小黑影打得鬼叫连天。

石阶下面，乒乒乓乓之声震耳欲聋，瓦片四射，汤汁飞溅。加上被击中的人狂叫不已，真是热闹。

所有的人全往这儿赶来，有些举着火把，在四面向内照射。怪，大厅中根本没有人，空荡荡地，四桌残肴仍在，人到哪儿去了，到底是人是鬼？

正在乱，广成庙的门，突然“轰隆”一声，倒下了，门外的檐柱粗如小桶，也从中折断，尘埃飞扬。

“哈哈……”狂笑声从大殿内传出，直灌耳膜。

“不止一个人，咱们小心。”有人叫。

广成庙有警，最急的是崆峒老道们，呐喊之声大起，全向庙中急赶。

元始天尊殿中，两盏长明灯突然熄灭，殿门外，趴伏着八名香火道人，一字排开不言不动，显然是被人制住了，生死不明。

二十余名高手冲入破庙门，越过了天阶，便看到了趴伏在殿门石阶下的八个人。他们心中一凛，不敢冲入殿中，平时他们称雄霸道，真正到了紧要关头，英雄并不多见。

有一名老道在阶下向殿内叫：“什么人？出来，天尊殿圣地，阁下怎能在内撒野？”

叫声一落，突见一个高大的人影，从殿内飞射而来，来势汹汹。

黑夜中难辨面目，不知来者是谁，反正来势奇急，绝不会是自己人。

迎面三名老道一声大叫，双吼剑齐出，左右一分，从侧攻上。“嗤嗤”两声，剑贯入黑影两肋，冲势太急，两老道没有时间拔剑，又不愿丢剑，被黑影带得向前震倒，“砰砰”两声，全倒了。

那是一具全身像神，不是人。

狂叫声中，所有的人全提着火把往这儿赶，但谁也不敢往里闯，殿内

神像多，鬼影幢幢，难辨是人是神，谁敢冲人冒险？

瞧，屋顶上瞧，果然有人，殿脊正中的宝塔，站着一个人，黑帕包头，黑巾蒙面，黑色夜行衣外罩披风，似乎是赤手空拳，身材并不伟岸。

“咦！两个人。”有人又叫。

怪，不知怎地，在众目朦胧之下，凭空又多出一个人来了，站在宝塔左首，一般儿装扮，身材高大，肩上可以看到剑靶云头，云头上垂着红色的剑穗。

有两个冒失鬼一声鬼叫，纵上了瓦面，足一沾瓦面，向脊上飞射，双剑前指，分扑而上。

半空中响起一声长啸，高大的黑影直待两人扑近至丈内，双手左右一拂。

“哎……哟……”两个冒失鬼突发厉号，扔剑扑倒。人滚、瓦翻、剑滑，碌碌向五丈下的地面堕落，命运不问可知。

在众人惊叫声中，两个黑影突然消失，稍后片刻，大殿内响起了足音，两黑影携手而行，突然出现在殿门口。

二十四

在人群惊叫声中，殿脊上两个黑影神奇地失了踪。稍后，大殿内响起了足音，在火把通明中，一双黑影携手出现在殿门中，香风微扬，踏出了殿门，走下了台阶。

堵在殿外的人，骇然失惊，惊惶地向后退，如见鬼魅。黑影一高一矮，不错，就是殿脊上的人，也许是鬼呢！面容隐在黑暗里，星目闪闪生光，根本没把这些人看在眼里，神态从容地携手而行，高个儿在左，小个儿在右。

两人冉冉下了石阶，直向走道上的人丛闯。

“站住！留下名号。”三名老道挡住去路，同声叱喝。

两个黑影没理睬，仍若无其事地向前闯。

左首一名大汉欺近，长剑伸出道：“何方高人？留下名号，是你们伤了咱们的人？”

黑影已迫进至八尺内，仍向前走。大汉大喝一声，剑化一朵银花，居然剑气嘶嘶，一剑从身侧攻到。

大个儿黑影手一抄，好快，一把抓住剑身，只一振腕；大汉如被狂风所卷，飞跌三丈外，向人丛去。

众人一声呐喊，成半弧形将两人围住了，刀剑齐举，便待扑上。

两黑影同时止步，伸手拉开了面巾。

“神剑伽蓝！”有一个洪亮的声音惊叫。

逸云哈哈一笑。道：“正是区区在下，喏！这是拙荆九天玉凤如黛，诸位，用不着明日到广成泽埋伏了，华某不会被你们用诡计担搁行程，明晚必须赶到武当山。选日不如撞日，今晚正好。谁上，一起上吧，免得华某多费手脚，凭你们这一群乌合之众，不成气候，不当人子。谁退，谁可保全身。”

说完，将夺来的长剑举起，伸右手在剑锋上徐弹。“叮”一声，一寸剑

尖飞上半空。

“叮，”又一寸飞起接着是一连串清鸣，无数寸长的银芒，在半空向外飞坠，他像在变戏法，片刻间只剩下剑靶和护偃。他双手一搁，靶偃成了一团泥，再一搓，摊开掌心，粉末沙沙坠地。

一群英雄们倒抽一口凉气，毛骨悚然。略一停顿，逸云和如黛起步向前走。

“咱们上，毙了他！”迎面的老道大叫。

逸云手一抖，如黛退到身后，光华一闪，他撤下了伏鳌剑，冷然卓立，凝神待敌。

逸云挡在前面，缓缓拔下背上长剑。

三名老道同声此喝，三支长剑化三道银虹袭到。

逸云屹立岳峙渊停，信手将剑拂出，飞起三道淡芒，从对方剑旁楔入。

“哎……”三声哀号同起，三名老道上身一挺，“当啷啷”三支长剑坠地，同时用手掩住右胸，略一摇晃，先后跌倒。

后面的人已一拥而上，喊杀连天。

黑影突然消失，淡淡身影左右一晃，冲上的人纷纷发出狂叫，刀飞剑折，人一一倒地哀号。

黑影重现，右手剑垂下，左手食中指连续急点。

“哎……我……我气门破了……”有人狂叫。

“哎哟！我完了……”狂叫声接着叫。

在倒了二十余名之后，长啸声撼动宇宙，逐渐去远。殿外黑影不见了，只有此起彼伏的呻吟，幸未欺近的十余名大汉，呆如木鸡，动弹不得。

不久，所有的火工道人出面数人，除了自己误杀和在瓦面跌死的人全都乘坐骑离开，连夜兼程赶往武当山报讯。

本来无意与逸云为敌，赶来应景的五派门人得讯，气愤填膺，怪逸云不该遽下毒手。

这一来，武当派驱羊斗虎的毒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，道俗五派门人第一次和衷共济，团结互助准备全力与逸云周旋。

次日天刚破晓，两匹骏马驰出南门，渡过洛河南下，马不停蹄奔入南阳府地境。

过了派河，踏人叶县县境。系属裕州管辖，裕州却方城，是南阳府属二大州之一。

这一带已是丘陵地，虽有山岭亦不险峻，过了昆阳关，便已看到了平原。

午间在叶县打尖，赶奔裕州。晚间到了裕州，越城向西南沿官道急走。裕州距南阳府一百二十里，他俩准备走完这一段路再弃马。

马儿到了博望坡，已经快完了，为了不忍见马儿倒毙，便背了包裹卸了鞍辔，将马儿赶入林中，展开了轻功，向南阳府急赶。

五更末，踏入了湖广地境，过了挂子河，进入了襄阳府属的光化县。

那时，光化县还未东迁于阜城卫，是一座虽小而富裕的小城。一早，他俩在城内进膳，便落在武当派的眼线中了，但他们不怕。

过了汉江，有两条官道，一往均州，一往谷城，往均州的官道向东北沿汉江南岸上行，重新可看到西南的群山峻岭，无尽的山峰。

由这儿到均州，是一百二十余里，而均州人武当北极佑圣真君潮，整

整一百里。如果走均州，须走两百二十余里。

西北行十余里，有一座小山，山左有一条樵径，据说可以到达武当，约有百里左右。

这座小山并不高，雄峙在汉江江畔，汉江在它脚下奔流，后面的群峰也围绕在它的西南方。

这座山，名叫江神山。据说，这儿曾经有一段悱恻缠绵的神话。不知多少年之前，也许是一万年，或者是一千年，反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。那时，湖广还是一片沼泽，叫做云梦泽，汉江挟滚滚洪流涌入泽中。

天亮不久，逸云夫妇背着包裹，以迅疾的轻功向山下赶，到了山下便折向小路。

他已在光化通知了花子帮的人，要他们通知在钧州北岸的人，准备后天一早动手，叫他们不必露面，可静待消息，免得被武当派全力围攻，两头不能兼顾。

走上小樵径，密林中突然冒出一个牛鼻子老道，闪身挡在路中，稽首行礼道：“两位施主请留步。”

两人站住了，逸云阴沉沉地欺近，道：“老道，你如果想阻我，哼！先摸摸你的头。”

“摸头？”老道讶然问。

“是的，看看你有几个脑袋。”

老道淡淡一笑，泰然地说：“贫道当然不敢阻拦，因为仅有一个脑袋。贫道受命邀请施主，并无他意。”

“请在下到武当山么？”

“不！喏！就在左面这座山。”

“抱歉，在下要到武当山，不想到荒山野岭上游览山水。”

“上面是天下群雄，正专诚等候二位大驾。”

“天下群雄？天下太大了，雄却不多。”

“多是不多，但都是宇内闻名的高手，尊驾如果害怕，不敢前往也就算了。”

“呵呵！就算在下害怕，叫他们滚到武当送死，别在这儿埋骨。让路！”

老道不让，冷笑道：“施主即使不前往，咱们的人也将追来，激斗势成难免。”

“你们这些酒囊饭袋，即使再多长八条腿，也无法与在下较量轻功。你让不让开？”

“贫道……”

“你只消回答是或否！”逸云声色俱厉迫近至五尺内。

老道惊惶地后退，嘴里仍在说：“阁下不敢在这荒山应约，怎配闯武当山？目下山上全是你的生死对头，你为何不敢与他们一决？”

“废话，在下的生死对头该是贵派的门人。”

“黑道盟主太叔权就在上面，正要取你的性命。”

“哈哈！还有贵派的人，是么？黑白联手，贵派只值这几文钱，怪？为何你们不戴上面具做贼？光靠朝廷施舍，养活不了多少帮闲饭桶哩，滚上山去告诉他们，太爷随后即到。”

“哈哈……骂得好！”左面密林中有人大笑，蓝衫隐士，金旗令主，独掌擎天，全在林梢上现身。

“风雨武当，血溅江神祠。哈哈！咱们也来了。”右侧密林，出现了天毒冥神，和他的五名手下。

“老弟，放胆上。”后面草丛中，冒出独眼狂乞和亡命花子，还有三名老叫花。三批人全飘然而至。

左侧五里外一座山头上，突然传来一声震天长啸，现出了不少红绿身影。接着，两头金鹰冲天直升，向这儿掠来，有人用千里传音之术叫：“华老弟，咱们先走一步，令师那儿但请放心，目前尚无大碍。金鹰送物，请收下。”声未落，山头上人影已杳。

逸云夫妇含笑向众人行礼，道：“谢谢诸位云天高谊，晚辈永铭五衷。”

独眼狂乞皱着眉道：“老弟你有麻烦。”

“麻烦？老哥意何所指？”

“太叔霓裳那丫头的事，麻烦得紧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她已被四海游龙柏老狗制住，要挟太叔权就范，太叔权已骑上虎背，你如何善后？他将和你拼老命哩！”

“小弟看情形出手，希望尚在。”

“咱们走，看看这些兔蛋们是啥玩意？”天毒冥神叫。

顶上劲风呼呼，金鹰飞掠而下，离地五六丈，突然一朵绯色彩云飘然而降。另一头一声嘎鸣，敛翅落在逸云身前，嘴中含了一把紫囊长剑，剑上紧着一封书信；交到逸云手中，振翅飞起。

彩云飘然降下，众下眼前一亮，竟然是一位美绝尘寰的美娇娘，一身绯色衫裙迎风飘飘。

香风中人欲醉。

“咦！你……”美娇娘凤目张大，盯着独掌擎天颤声叫。

独掌擎天脸上变色，结舌地道：“你……你何时改名叫……叫桃花仙子？”

如黛接口道：“尉迟前辈，她是玉罗刹苟前辈，桃花仙子是苟前辈的师妹，也就是符前辈的夫人。”

独掌擎天幽幽一叹，道：“玉珊，诗酒穷儒可能也来了，你还是不必参与的好。”

玉罗刹缓缓走近，神色一变，摇头凄然地道：“我早已见过了他，他不怪我，我不知你们的友情会如此真挚；为了那一剑，我亦痛苦大半生，你还不原谅我么？”

“你见过戚老弟了？”

“是的，目下他被困三天门峡。三年前我已见过他了，他却不知你的下落。想当年，他也误解了我，认为我会对你不利；我一时气愤……唉！往事如烟，对我们都是无尽的痛苦，也是无尽的忧伤。”

“唉！我们都老了。尤其是我，没脸面见天下人，一躲就是一甲子，天山的风雪，冻不掉我对戚老弟的疚念。”

“大年，你还恨我？”玉罗刹哀伤地问。

独掌擎天摇头苦笑道：“很早已深埋。提他作甚？请寄语符老弟，武当事了，我希望与他盘桓三五日，戚老弟也请等我。之后，也许我还得返回天山，度过崦嵫晚景。”

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玉罗刹，突然流下两行清泪。逸云将剑交与如黛，

走近独掌擎天，轻声道：“老前辈，休怪晚辈多嘴，一甲子的漫长岁月，前辈仍未将魔障消除，委实可怪，不过前辈比敏老好些，还不至于仇视世人。敏老在晚辈的劝说下，已和韩前辈言归于好，请问前辈，是否也要请晚辈绕舌？”

一旁的天毒冥神突然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小老弟，你真笨。人家即将要三方面对证，还未见面呢？你这时绕舌，等于白费劲。走吧！”

玉罗刹抹掉泪珠，挥手将上空的金鹰赶走，道：“我陪你上山，那边用不着我。”

逸云不好在这时将信拆开，因为他看出字体是出于女子之手，八成儿是芸姐姐的书信，便纳入怀中，随众人启步。

到了山下，天毒冥神道，小老弟：“你是主客，先请，免失江湖规矩。”

逸云向众人告罪，大踏步走在先头。如黛将伏鳌剑解下递给他，佩上金鹰送来的紫电剑，傍着玉罗刹举步。

有一条小径蜿蜒而上山额，草木葱葱，竹影蔽日，仅可容一人行走。两侧的林木野草中，可能皆有人隐伏，但一行人艺高胆大，没将这些人放在眼中。

山巅是长圆形，东西长有半里地，南北稍窄些，自西向东略为倾斜，但尚算还平坦。

破烂不堪的江神祠，在东端俯嫩江流，整个山巅全是密密麻麻的丛林，间有一些林中的空地。江神祠的后面，有一处十来亩宽阔的短草坪。

在短草坪北西南三方的密林间，有无数人影隐伏在内，间或可以看到红色的身影，不用猜，如不是道士，也定然是和尚。

破败的江神祠前，有高高矮矮的人影并肩站立，面向着小径，似在等候迎接客人。

中间是太叔权、四海游龙、祁连隐叟、波罗圣僧，右面是七星掌、仙海人屠、老龙神、阴司恶煞……全是些江湖上有代表的魔头，真多。

逸云领先上了山巅，直向祠前走去。当他后面的人一一现身时，七星掌抽了一口凉气。这家伙在洛河挨了一记飞电钻，云中鹤取到左曲老遗留的解药，救了他一命，人本是清醒，亲眼看到天毒冥神带人出现。这次一看天毒冥神的出现，心中一凉，暗暗叫苦。

其余的人，也心中暗惊。从逸云以山海之王名号出现江湖起，直至昨日止，他除了有独眼狂乞助他之处，并无任何人替他助拳，但今天竟出现了这许多人，一个个相貌凶猛，年登耄耋，最抢眼的是身穿豹皮衣裤，挟着金光闪闪的降魔杵，像一头凶猛巨豹的天毒冥神，和艳丽如红的玉罗刹荀玉珊。

玉罗刹曾在太白山庄出现过，虽未通名号，也没动手，但桃花仙子也站在她的下着，可见定然比桃花仙子更了得的女魔，参与太白山庄盛会的人，怎得不心惊胆跳？

双方来至切近，列队相见。逸云抱拳拱手，朗声道：“华逸云应太叔盟主宠召，不敢不来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太叔权面色冷厉，回了一礼道：“见教不敢当，特请华大侠前来纳命。”

“呔！你小子住口！”天毒冥神大叫，又道：“你小子开口就不客气，怎配做黑道盟主？你们胡说八道，老夫要将你的骨头拆了。”

他这一声大叫，声如炸雷，贼人们都吃了一惊，太叔权面色一变，正欲发作，但略一忖量，为了体现他盟主的风度，便淡淡一笑道：“华大侠，

能还将尊驾的助拳朋友，为本盟主引介一二？”

逸云笑道：“客随主便，太叔盟主请先替在下引见诸位高人。”

太叔权便先将自己方面的人一一道出。逸云还未开口，天毒冥神已哈哈大笑道：“咱们这些老不死，自己来说。我，天毒冥神马骏，一甲子以前的宇内凶魔。”

“我老不死诸位也不会陌生，独掌擎天尉迟大年，一甲子之前的白道小跑腿。”

“我，尉迟夫人玉罗刹荀玉珊，字内凶魔之一。”

“哈哈！我蓝衫隐士段柏升，已和诸位见过多次了。”

“金旗令主樊光昶，咱们也是老相好。”

“呵呵？咱们这一群花子，用不着自报名号了。”

几个老不死一一自报名号，对方十余个脸上全变了颜色，全感到一阵冷气从丹田下升起，浑身毛发直竖。

天毒冥神拂动着降魔杵，用洪钟似的嗓音道：“好汉们，咱们话说在前面；会无好会，筵无好筵，少不了各位朋友在这山头上拼杀。你们在林子里，本来埋伏了一百零八名之多，在我天毒冥神看来，像一群蝼蚁。请记住：华老弟本不想咱们这一群老不死的插手，但我是他的口盟老哥哥，必须插手，但又不忍拂他的意；你们可以和他拼杀，但一次不许超过十人。还有，假使小老弟需要调息，没听招呼，下一批人不许上”。

“本盟主岂会听你的？”太叔权硬着头皮说。

“你要听的，非听不可。告诉你，恼得老夫火起，我也懒得和你们这小蚂蚁动手，散出黄粱暗香，再一个个丢下汉江喂王八。如果不信，咱们走着瞧。”

这些人中，波罗圣僧大概功力最高，他生长西番，根本不知天毒冥神是何许人，看众人皆吓得脸上变色，他心中不住冷笑，突然大吼一声，飞步枪出，兜心便捣。

天毒冥神怪眼一翻，金光一闪，降龙杵猛砸。双方来势奇猛，急逾电闪，“当”一声巨响，波罗圣僧向右飞射，金芒又到，两条百斤以上的重家伙再次相撞。

“当”!“当当”“当……当当”！连串山摇地撼的响声轰鸣。

波罗圣僧一退再退，又再飞退，最后一声巨响，降龙杵“轰隆”一声，飞出撞倒了一段破墙，波罗圣僧也屈膝飞到墙根下，向左急滚逃命。

天毒冥神飞退而回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番僧，你那根打狗棒重量是够了，可是手脚差劲，倒让我松了一下子筋骨。别忙，等会儿咱们再来。”又向逸云道：“小老弟，这贼和尚你要小心。”

“谢谢老哥哥关照，但他是手下败将。”逸云笑答。

“哈哈，我是说他们一起上时必须当心，如果是以一打一，你要割他的鼻头，绝不会割伤鼻梁。哈哈……太叔权，准备了，别耽误时间。”

太叔权一挫钢牙，向后摆手道：“请！祠后空厥相见。”

“快走！这江神祠是我们的。”天毒冥神叫。

众贼缓缓退走。天毒冥神伴同逸云越过破祠，占据了这一面，在空坪东面一字排开。

太叔权与众贼在南面排列，鼓掌之下，南北西三面林缘，出现了无数人影，仔细数，确是合计一百零八名。大概天毒冥神早就来了，数得极准。

逸云大踏步出到坪中。他已卸掉身上的星碎，腰带上是伏鳌剑，左腋下是革囊，背上剑鞘，手中是一把极为平常的长剑，剑隐肘后，抱拳拱手，用清朗的嗓音道：“在下华逸云，有些话耿耿于心，不吐不快，请诸位细听在下申述。武林中人闯荡江湖历练，好勇狠斗爱管闲事，确实最受世人诟病之事。在下年事甚轻，自然有错，行道江湖以来，双手难免沾有血腥。但自问所行所事，可质天地鬼神，无愧于心，心中或有不安，非关道义之事。诸位之中，有些是曾经在华某剑下失手之人；有些是为朋友两肋插刀；有些是为门人子弟报仇雪恨；总之，皆想取在下的性命，方消心头之恨。华某有忠言相告，就是冤仇宜解不宜结七个字，且先扪心自问，再决定行事。今日华某应诸位宠召，愿单人独剑与诸位化解冤仇，是否生死相拼，请先声明，以免自误。刚才天毒冥神老前辈已向太叔盟主表明，每一次出手以十人为限，如果在场外之人不守武林规矩，休怪老前辈出手以老欺小，手下绝情。在下言尽于此，肯见谅华某之人，请离开此地，日后华某当觅机缘登门谢罪，不然便留下，在兵刃上分曲直，见真章。哪十位朋友先上？在下恭候指教。”

他朗朗而言，四面起了嗡嗡轻语声。

“有自知之明的朋友，最好别下场；以一拼十，在下为了自己必全力以赴，休怪华某心狠手辣，枉送性命。”逸云又补充了几句，这几句话，骨子里极为强硬，所以说时神情大为不同，凛然屹立，威风凛凛，豪气飞扬，面对一百零八名高手，他不仅毫无悔容，反而气吞河岳，人站在那儿，恍若天神当关。

金旗令主直摇头，向蓝衫隐士轻声问：“荒唐！他怎将力拼一百零八人，虽则每次限十人，他怎将应付十人的联手攻？”

蓝衫隐士微笑道：“老弟，别替他耽心，你该知道龙苍岭候老弟的话不假，那次在蒙州五泉山，八个人都要取他的性命，他却不被八名高手杀着，怕什么？”

第一批出来的是实力最强的人，是一群老喇嘛，喇嘛中，拉加已经涅槃，波龙，产达，再加了八名功力奇高的喇嘛，十种兵刃全是又重又长的狠家伙，天地间将能下这一场围攻的人，太少太少了。

红影飘飘，十个人合围，十根兵刃共分两种：降龙杵、禅杖，全向内指，布成五丈方圆的大阵。

逸云长剑从肘下滑出，徐徐上扬，剑尖徐吐，朗声道：“是生死相拼么？”

“废话？谁跟你闹着玩？”波龙圣僧怒叫。

“就算废话，上！”逸云沉喝。

“上”字一出，人化一道青虹，剑闪银芒，向西飞射，冲前丈余，突然震天长啸。

反而回头反奔，快得令人目不暇接，恍若鬼魅幻影。

正西的波龙圣僧并未扑进，杖出“毒龙出洞”，风雷俱发。两侧两名老喇嘛杖出“力劈华山”，兜头便砸。南面两名老喇嘛疾冲而上，南面两人“横扫千军”取上盘，北面的招出“盘龙旋舞”攻取下身。

可是招出人己不见，青影不进反退消失了。

萨达和两名老喇嘛在东，逸云一动，他们同时前纵，分攻背心上中下三路。

风吼雷鸣，罡风激射。青影回头反奔，冲向萨达圣僧，身形突然向左

一晃，从一根佛手杖贴身切入，剑光一闪，人已脱出重围。

“哎……”左面喇嘛以手掩腹，“当”一声佛手仗落地，人向前冲出四五步，右膝跪倒，顺势俯下身躯，双足抽搐了两下，方寂然不动。

同一瞬间，青影折回，剑影已临萨达圣僧的后心。

萨达功力通玄，青影消失他已知不妙，火速转身一杖猛挥，并大吼一声。

他晚了一步，逸云已经近身，第一场必须速战速决，绝不能往下拖，左手剑诀已经先出，天心指力倏发。

萨达招出一半，右肋下章门穴一震，护身奇功立散，鲜血从穴道中喷出，杖把握不住，仍向剑侧飞扫而去。临死拼命，一声惨叫，人向前一冲，双掌摊出。

逸云在掌到前已经退走，一声长啸，向侧飞射。

“当”一声巨响，萨达扔出的降龙杖，被一名老喇嘛震飞，老喇嘛也被震倒在地。

同一瞬间，萨达“砰”一声扑倒在地，滚了两滚便断了气。

逸云已冲入对面七人之中，用如幻步神奇地闪动，剑影飘忽，人影如魅，红影中，但见一道淡淡青烟，八方飞射。

激斗中，响起一声闷哼，一名老喇嘛扔杖后退，踉踉跄跄向外走，以左手掩住右胸，手上全是血，林中枪出两名中年喇嘛，将他扶入林去了。

“着！”在风雷连震中，响起了逸云沉喝。

一名老喇嘛狂叫一声，倒拖着禅杖踉跄后退。他左颊出现一条剑痕，双额骨直至下颌，鲜血激射。

“咻！”吼声又起，青影从另一名老喇嘛身旁掠过，剑光一闪，“嗤”一声，剑锋擦过禅杖上方，向波龙圣僧射到。

老喇嘛狂叫一声，右手一松，四个指头落地，接着肩上一凉，肩骨断了一半。

波龙圣僧刀悍如疯狮，向青影狂攻三杖，迫青影向左，那儿有两名老喇嘛冲到了。

青影前俯后仰，左歪右倒，退了八尺，在背后两根佛手杖攻到的刹那间，人突然挫身急退，从右前方的佛杖下闪入，倒撞入老喇嘛怀中，伸左手在肩上抓起他的腰带，一声大吼，将人从肩上摔出，人亦从旁掠进。

老喇嘛身不由己，向波罗圣僧闪电似冲去。

“噗”一声响，波罗圣僧刚一杖劈落，红影冲到，他收招已不可能了，杖到红光崩现，将老喇嘛的脑袋打得稀烂。

他心中大骇，一怔神间，白芒已到肋下，是从老喇嘛尸体下递出的。他想招架，已经来不及了，白芒一吐一吞，瞬即失踪。

他“嗯”了一声，身形乱晃，脚步跟路，想拼命将身形隐住。“噗”一声，降龙杖落地。他一手按住肋下，双目似要突出眶外，咬紧牙一阵乱晃，最后吐出几个字：“小……小狗！天下没……没有我……我这号人物了……”说完，喘出最后一口气，手一松，鲜血喷出，晃了两晃，“砰”一声向前扑倒。

逸云已经远出两丈外，向没死的两名喇嘛冷然道：“走吧！多死无益，难道要死光才走么？”

两喇嘛呆若木鸡，最后两行泪下，招手引来七八名中年喇嘛，救死扶

伤下山走了。

“谁再出面？在下恭候。”

人影飘飘，不怕死的出来了。

祁连隐艘、仙海人屠、五丁神艘、赤煞阴婆、阴神饶光汉、扭头狮子左铉、阴司恶煞、七星掌，最后一人是云中鹤。这些人，全是跺下脚武林震动的人，实力不下于十名喇嘛，虽下亦相去不远。

左方雨、左方田兄弟，现身在一旁，趑趄不前，却急于加入，不知是进好，还是退好。

逸云用剑向他俩一指，道：“你两人可以加入。上！”

十二人不再合围，而是占住三方，此可以避免自相残杀，但力量不能集中。

“是一判生死么？”逸云问。

“你死我活，不共戴天，轮不到你回答。”

“左方田。家父讳钩，在太白山庄被你所杀。”

“他死得该是不该？”

“你才该死。”

逸云冷笑一声，徐徐举剑，身形一挫。

灰影电闪，中间的祁连隐艘与仙海人屠突然发难，抢制机先扑出，剑棒齐攻。

右有五丁神艘，左有赤煞阴婆，盘龙拐与龙首拐一下一上，同时攻到。

逸云急退五步，向左疾闪，一道淡淡剑芒，射向五丁神艘，捷逾电闪。

五丁神艘只道逸云要重施故技，似进实退，料他必定转向右攻，所以仍向前急射。

双方接触疾如电光石火，青影左掌倏吐，将盘龙拐向左反荡，人斜身切入，白芒一闪既没。

五丁神艘只觉一阵无可抗拒的凶猛炙热潜劲，将他的盘龙拐震偏，便知不妙，一声怒吼，仰身飞起一脚，踢向逸云小腹下阴，拼个同归于尽。

逸云不上当，身形稍侧，一剑刺入对方大腿根，人向后倏退，迎向赤煞阴婆。他行动飘忽，急逾电射星飞，任意攻向任何一方，不受对方勒绊，取得了绝对优势。

五丁神艘狂叫一声，向后便倒，盘龙拐飞出五丈，躺在地下探囊取刀伤药敷伤。

同一瞬间，赤煞阴婆一声厉叫，折向而飞，不与逸云对冲，三颗赤煞阴火弹出手，而且一蓬淡红色令人肉眼难辨的赤煞飞针，向前成漏斗形飞。

其余的人，在厉叫声乍起时，突向四面急退。

逸云早留心她的歹毒暗器，一声长啸，天心指点出，人突向上疾升四丈余，在啸声中折射向阴司恶煞。

针散空爆的刹那间，毒火冉冉飘荡，逸云已凌空扑下，左手天心指又出。

阴司恶煞剑出“万笏朝天”要硬接下落的剑，岂知罡风随风啸声入耳，右肩并一麻，“诤”一声长剑落地，人向后一倒。

青影下地，一把抓起阴司恶煞，人向后退，退出了十丈外，将人向后扔出叫道：“黛妹，交给你。”

叫声中，人如电光一闪，又回到了斗场，斗场阴火渐熄，地上草丛萎

谢了五丈方圆之地，却未起火燃烧，真怪。

“老阴婆纳命！”逸云叫，人飞扑而进。

右侧的仙海人屠看机会到了，突然疾跨一步，一棒从下面挥出。击向逸云小腹。

逸云口中向赤煞阴婆叫阵，其实是声东击西，故意掠过人屠身侧，就想诱他拼命出招。

破损的纠龙棒果然攻到，他突然吸腹扭腰，身形上升，人凌空向右激射；纠龙棒半分差，掠胯骨而过。

“你该死！”逸云叱喝，白芒急划地吞吐数次。

纠龙棒脱手飞出，仙海人屠一声未出，脑袋侧出现了几个剑孔，晃了两晃，倒了。

人射向祁连隐叟，百十道银虹向前一罩。

“哎……小狗！老夫与你拼了！”祁连隐叟以左手掩住左胯骨，侧射八尺，吼叫着重新扑上。

同一瞬间，“叭”一声脆响，逸云一掌拍在从后攻到的龙首拐，剑已点出，但临时变招，剑锋一转，突然拍出，并大喝道：“滚！”剑脊拍中赤煞阴婆的背上琵琶骨，只拍得她浑身骨头如中电殛似要节节散开，眼前金星直冒，丢掉龙首拐，人向前冲出三丈外，方砰然倒地，在地上呻吟。

左方雨大吃一惊，赶忙抢到，左方田一声厉吼，挺剑扑近，一招“银河飞星”点出，身剑合一飞刺逸云，要拼命了。

逸云向右一闪，左手捷如迅雷，一把拍住对方的左肩。他的手大指长，中指恰好制了左肩井，将人向相反方向飞出三丈外，大喝道：“也饶你不死！”

左方田砰然落地，肩井穴被制，他像根木头，滚了五六转方行停住。他的身躯从祁连隐空头顶上空飞过，可害苦了祁连隐叟。

老鬼看清人影凌空撞到，赶忙向右疾闪，正撞上折回射到的逸云，剑气压体，百忙中一剑急架，想将剑错开。

晚了，双剑出了刺耳的错鸣，连响三次，他左右肋与左腹上，共挨了三剑，狂叫着向后退，支持着没倒下。

“谁不退，就得死！”逸云掠出叫。

首脑不支，这一群人该退下认输，十二人中，只有阴神、扭头狮子、七星掌，和云中鹤四个完整的人；左方雨虽没受伤，但他要照顾乃母，三分之二的人失去斗力，不退怎成？但剩下的四个人收不住势，喝声出时，四人已经全速冲到，无法收势。

逸云大喝一声，剑左右分张，人向前冲，一掌拍出。

“哎……”左面的阴神以手掩面，脱身后撤；他左颊肉被点穿，大牙与牙床大概也毁了。

“嗯……”右面的扭头狮子以手掩住天灵盖，也向后撤，头皮丢了一大块；假使他的头不歪，定然完蛋了。

同一刹那，逸云与七星掌错左肩相接，两人在左掌行雷霆一击，“啪”一声巨响，七星掌一声惨叫，左臂大概完了，人向后飞跃三丈外，一屁股坐倒，咬牙切齿地呻吟不已。

云中鹤已经冲过人头，人向上急升，半空中“白鹤展翅”再腾起丈余，扭转身躯倒飘而下。

他认准可将逸云摆脱，岂知在行将沾地瞬间，突觉背心一凉，一枚剑

尖已点在脊心上了。他黯然一叹，脱手将剑丢掉，闭目待死，人挺胸屹立。

逸云本待将剑送出，但心中一动，却停下了，道：“我真该杀你，怪的是却没下手。”

云中鹤哼一声道：“你下手，裘某从未想到活着。唯一遗憾的是，我悔不当初。”

“你悔什么当初？”

“三年多之前，我在太白山庄地下秘道之中，与七星掌厉兄适逢其会，在火海中救了你。”

“废话！”

“哼，那时我并不认识你，你又昏迷不醒，从火中掉下地道人变黑人，厉兄也没认出你是华逸云。由于你临昏迷前击了我一掌，力道奇重，我动了怜才之念。才将你带出火窟。如果知道是你，早将你宰了，怎轮到你今天宰我？”

逸云心中一震，如有所感，收了剑道：“你的话有何证据可资凭证？”云中鹤向独掌擎天尉迟大年一指，道：“那老不死的可以证明。我和厉兄走出秘道之时，恰好碰上了他，被他连追两天两夜，在兰州之西一场好拼，被他将我击落小河中，人财两失。我和厉兄奔走江湖，就为了找他。”

远云一把抓起他的胳膊，向独掌擎天身前急射，放下人，急促地道：“说！你说给尉迟前辈听听。”

云中鹤一叉腰一站，向独掌擎天说：“阁下可记得三年前太白山庄之事么？”

独掌擎天一头雾水。因他两人说话之处在十余丈外，声音不大，谁也没听清他们谈些什么，云中鹤一问，他莫名其妙，只好说：“记得。那天我没赶上，晚上赶到只看到余烬未熄。在一处秘道追踪两个人。哦！是你，还有那位七星掌。你们跑得真快，在兰州才被我追上，你掉下小河溜了。”

“是你将华逸云救走的么？”云中鹤接着问。

“谁知道你将人丢在哪儿，哈哈！你是说，你带着的黑人是华逸云小老弟？”

云中鹤冷笑道：“那时我也不知是他，不然他怎能在今天杀我？”

逸云拍拍他的肩膀，诚恳地道：“前辈请原谅，咱们间的事，以后再谈，请稍留驾片刻。”

云中鹤不肯，决意要走。

逸云知道留他不住，只好目送。缘渺春鸿太叔霓裳，四海游龙柏青、只一条左臂的天鸯矫空熊捷，二寨主铁胆诸葛孔裹、落魂掌蛇惟善三寨主、久不见面的九华阴风安易城、太行山山主五行掌公治邦、砥柱山山主万长春、通州蛇姆范紫菱，整整十个，又围上来。

逸云记不起他们的姓名，有一半的人他仅有依稀之感，从前的事忘了嘛！他说：“诸位，你们这几个人怎成？听华某良言相劝，回去好好重新做人。”

“小子，你教训我们？”太叔权怒叫。

“也未尝不可。”

太叔权猛地撤下他的奇异兵刃摄魂剑，信手指指出，响起一声令人心血下沉的奇异锐啸。

“且慢！”四海游龙叫，也撤下剑道：“咱们不可乱上，先教令媛缠住他，

只有令媛可以挡他十余招，咱们乘机下手。”

逸云先跟老花子打过招呼，气往上冲，道：“姓柏的，华某要不擒住你凌迟，将把华字倒……”

话未完，太叔霓裳已飞掠而出，一声娇叱，剑幻千道青虹，劈面攻到。她脸上涌现着悲愤的神色；敞开中宫进招，显然是不要命的打法。

四海游龙一声叱喝，开始八方游走。

由于盟主父女亲自下场，四面的三山五岳英雄全都向内踏进，情势大乱。

天毒冥神突然将降魔杵举起大喝道：“咱们也上，谁敢插上便先收拾他。”

“上啊！妙极！”独眼狂乞大叫。

人影疾闪，瞬息间先散开在草坪四周，所有的草莽好汉们全大吃一惊，纷纷后退不迭。

逸云在太叔霓裳身形一动之际，人已向右急掠。右面是天聋矮叟和二寨主铁胆诸葛，两人直退出三丈外，再向左右绕走。

逸云冷笑一声，根本不理睬毒烟和金钱镖，折向反扑四海游龙，发出一声长啸，闪电似射去。

四海游龙向后急飘，左侧的三寨主突然掩至，大环刀拦腰便截，风雷候动。

逸云心冷笑，他们竟用诱虎入阱的游斗法，岂不可笑？直目前为止，他仅出了一身大汗，真力亦仅损耗一成左右，慢慢拖，反而有喘息的机会，高手仅可利用短暂的时间一调息，何况是他？他心中在想：要尽快地收拾他们。他脸上泛起了重重杀机，但一触飞扑而来的太叔姑娘的目光，杀机重又散去。

“滚你的！”他叫，左手向左点出，天心指绝学出手。

三寨主只顾乘机伤人，却没料到天心指力袭到下盘，不偏不倚不轻不重，点在右膝骨上，浑身一软，突然跪跌在地。

逸云一声长啸，盯紧四海游龙卸尾急追。

蛇姆站在西南角，四海游龙突向她那儿飞射，两人一会合，突然同时向后急退。

逸云放胆急追，刚到蛇姆先前站立之处，脚下突然飞起无数五颜六色的小蛇，从草中向八方飞窜，有些竟生有双翅，飞行迅疾无比

蛇不但不敢近身，反而向四面八方逃命。太叔权九个人，本已远远地避开，见状大吃一惊，惊叫着再向外退。

逸云急退，一把抓起三寨主，向蛇姆大喝道：“收蛇，不然我不饶你；这些毒玩意留在这儿，不知要死多少无辜。”

逸云高举三寨主，一面八方飞逐，掌中剑将可及的奇蛇，一一击毙，到了北面，一声巨吼，将三寨主向五丈外的太叔权抛去。

蛇姆心胆俱裂，赶忙掏出竹哨，打开口袋收蛇。

逸云卓立场中，直待蛇姆收完，突向她叫：“给我！”声出人闪，支势如电。

蛇姆只道他要她的老命，一声厉叫，蛇杖猛挥，怀中紫影一闪，飞出两条两尺长的怪蛇，肋生紫翅，金头紫身的异种媵蛇，随杖射向逸云。

逸云大吼一声，天心指再出。剑一绞一震，将两条媵蛇震成百十段。

岂知金芒一闪，断了的一只蛇头，向下跌坠时，飘到右腿内侧，蛇口中的毒牙，竟将裤管刺穿，挂着了腿肌。

这两条金头滕蛇，竟然不怕曾服下金蟾内丹的他，可知定然是金蟾的克星，毒性奇烈。

起初他没感到异样，他体内还有可抗奇毒的龙貅丹黄溶合在经脉中，金头膜蛇毒内侵极慢，抗毒性亦未能全部发挥，故而并无异感。

他乘机抢进，剑将蛇杖架开，伸手去抓蛇囊。

蛇姆被天心指力击中左乳下期门穴，正住后坐倒，他手到抓来，信手损在地下，一脚踏住，神奇的乾罡坤极真力，自脚下发出，脚渐向下沉没半尺，再踢土将囊埋了。

蓦地，他感到一阵头晕，瞬即清明。他仍未以为意，身形乍闪，向阴风客射去。

“滚！”他叫。剑将对方长剑错开，一掌拍在他的右肩上，剑飞跌丈外，阴风客滚倒在地，连滚八次转身。

人影乍停，他不再四面追逐了。怪！怎么头脑昏沉起来了，为什么？他摇摇头，眨眨眼，剑徐徐下降。

他不追人，人家却欺近啦，最先奔到的是砥柱山主，从后面追近，伸剑便点。

他灵智未失，恢然转身。“铮”一声脆鸣，剑芒一张一收。

“哎……”砥柱山主胸前开了孔，俯身栽倒。

这瞬间，身后到了天聋矮叟和四海游龙。

他猛地旋身，剑芒突化一道光幕，向前一罩，人即后向飘退，脚一沾地，突然踉跄了两步，摇摇欲倒。

天聋矮叟鼻梁中挨了一剑，直透后脑，砰然倒地。

四海游龙胸前从左乳至右乳，横列着五个剑孔，一声未出，便嘭然倒地。

“哈哈……”逸云突发奇异的长笑，俊目中凶光外射，步履凌乱，手中剑不住振颤，剑气厉啸，向最近的二寨主走去，像喝醉了酒一般。

远处的如黛尖叫一声，向内飞扑。

玉罗刹急追而上，一把拉住她说：“小妹，使不得。”

所有的人全都大吃一惊，天毒冥神大踏步往里走。

如黛有切身之痛，怎肯被阻：她挣扎着叫：“放开我，苟前辈，他……他……病又发了。”

太行山主看出便宜，突然在侧冲上。

但见剑芒疾射，逸云狂野地转身，唰唰唰一连七剑，将太行山主的剑震成百十段，刺了他五剑之多，最后一声长啸，一剑将他挥成两段，再飞起一脚，将尸体踢飞。

这不过是刹那间事，杀了人再倏然转身。他脸上肌肉扭曲，目中凶光四射，口中像在咆哮，张臂扬剑，上身微曲，向太叔霓裳走去。

这一突变，令所有的人心惊胆跳，看他杀太行山主时的凶猛残忍神态，令人心为之沉。

太叔霓裳知道他有毛病，只觉芳心如醉，变色急退，一面叫：“他疯了，小心！

退！”

如黛也叫：“大家退，别接近他。云哥，云哥。”她挣扎着前扑。

所有的人全部后撤，如见鬼魅。因为逸云的左手，竟将光华夺目的伏鳌剑撤出了。

“小老弟，你怎么了了”天毒冥神发出震天大吼。

他不叫倒好，叫声一出，逸云一声长啸，向他闪电似扑来，逸云眼前大概有点发黑，竟运耳力循声迫到。

天毒冥神看他来势汹汹，知道不妙，赶忙向侧掠出三丈外。

逸云身形落地，身形乱晃，双手乱舞，光华从他身前阵阵外涌，全身皆被剑影护住了。

天毒冥神突用千里传音之术向四周大叫道：“快离开江神祠，给我快滚下山去，谁不走，吃我天毒冥神一杆再走不迟。”

太叔权心惊胆落，举手一挥，众贼像潮水般散去。

逸云狂舞不已，良久剑势徐缓，终于，他站住了！仍没人敢近，他呼吸从急促逐渐变成深长，肌肉开始松弛，目中凶光渐敛，身上腾起阵阵灰雾，腥臭之气四溢，青衫逐变成灰色。

“天！那老鬼婆，我非剥她不可。”天毒冥神叫。

“谁？”蓝衫隐士轻问。

“他中了极烈的蛇毒，定是那玩蛇的婆娘捣鬼，换了别人，早死了一百次啦，”

“什么蛇毒？”金旗令主问。

“看景况，定然是金头媵蛇，中人必死，尸体立变灰色，腥臭之气略带甜味。”天毒冥神是行家，一说便中。

“老哥哥，他要紧么？”如黛惶急的问。

“危境已过，他体内有奇异的抗毒奇能，已将遗毒及因毒而引起的异物，渐渐排出体外了。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

“说嘛，老哥哥，只是什么？”如黛紧张地叫。

天毒冥神叹口气道：“恐怕他因此一来，脑中会变化，恐怕……”

蓝衫隐士突然接口道：“不要紧。华夫人，他那迷穀放在那儿？”

“在他的革囊中。”

天毒冥神突将降魔杵放下，用无声无息的步伐一步步欺近逸云身后，突然一扣他的肋下章门穴，伸手摘下他的革囊，抛过说：“快！取出来。”

逸云章门穴被扣，身子突然一扭，天毒冥神几乎制他不住，赶忙用另一手扣住他的肩井定。

如黛惶急地取出迷穀奔近，塞入他口中，用水度入腹中，再喂他一包祛毒元散。

“退！”天毒冥神轻喝。如黛退后，他也向后飞掠。

逸云恢复自由，突然仰天长啸，啸声突断，他浑身一震，张目四顾，倏然收剑咦了声，讶然叫：“咦！他们呢？”

“天哪！”如黛叫，跌倒在玉罗刹怀中。

天毒冥神大喜，走近道：“老弟，你吓坏了多少人哩！他们都走了。”

“走！我们快赶往武当山。”逸云说，一面大踏步走近人丛，突然向玉罗刹道：“哦！荀前辈，我记起来了，上次在桐柏山左近，晚辈曾失手将前辈的碧玉钗击碎，至今还未向前辈请罪哩。”说完，一揖到地。

如黛喜极而泣，脱口叫道：“云哥，你记起了么？”

“哦！确是记起了，芸姐姐就是那时被荀前辈一群姐妹带走了，是么？”

玉罗刹粉面一红，道：“哥儿，还怪我么？”

“怎敢！我怕段老哥哥揍我呢！”逸云顽皮地笑。

“走吧！武当山，不必等明后天，别让牛鼻们快活，老弟，你快换衣服，咱们在山下等你。”天毒冥神穷叫。众人一走，逸云在林中找回包裹，匆匆换上一身天蓝色劲装赶下山脚会合。人刚到，天毒冥神抢着道：“这条山径险得很，牛鼻子们用雷火筒埋伏等我们，咱们不上当，走！均州西南有条捷径到草店，可近六十里。我领先，走啊！”

众人一阵急走，展开轻功恍若星飞电射，一个时辰赶了六十余里，说快不算快，但持久力惊人，似乎愈走愈快。

前面有两座小山，官道从中穿过，入山口里余，前面突一声锣响，两旁闪出十余名官军，有一名穿百户袍服的小官儿，迎面阻住去路，扬着手中长枪叫：

“什么人？站住！”

众人倏然止步，天毒冥神怪眼一翻，沉声道：“走路的，你想干嘛？”

“咱们均州检司的人，要盘问。”小官叫。

“盘什么？”

“哪儿来的？”

“襄阳府。”

“拿路引来呈验。”

“滚你的，没有路引。”天毒冥神叫。

“你们是逸夫跑丁，罪该斩首，拿下他们。”小官扬枪叫。

天毒冥神大吼一声，降魔杵兜头便砸。其余的人同时动手，不消片刻，便击毙了五名，活擒八名，一个也没走掉。

独眼狂乞沉声说：“灭口！牛鼻子们已招来官府出面，杀！”

大明一代，不论军民，不可离开本土一百里之外活动。士农工商要想离乡，必须到该官州县之中，花钱请领路引，方能到达路引上指明的地方。不然的话，如被巡检司的人抓住，最轻的八十大板；次日充军边塞，重者很简单：杀头。而这人所该管的邻里甲首，全得被连累，甚至倾家荡产，端的暴政如虎，怪不得后来流寇满天下。

说杀便杀，拖到江边撕衣带绑上石头，沉入江底喂王八，再重新上道。

天毒冥神领先而行，向左岔入小道，向群山深处飞掠。

从均州到武当天柴蜂的玄天紫殿，整整一百里。三十里是第一座迎思宫，宫前有朱元璋立下的三字碑，写的是：第一山。朱元璋是襄阳人，草书天下第一，但为武当山吹牛，称为“第一山”，可笑。

四十里是草店，正是小道会合处，一群古古怪怪打扮的人，不愿惊世骇俗，绕镇而达，转入丛山悄然超越回龙观，整整走了四十里。

“还有三十里到紫霄宫，正好正午。咱们赶一程，先从紫霄宫杀起。”天毒冥神豪气飞扬地叫。

这一带草木葱葱，山道险峻，尤其是上太子坡，下九渡漳涧，经平台十八盘，极易让人暗袭。从左面溯九渡涧上行，即是琼台观与八仙罗公院，正是琼台观跛足三圣住处。

到九渡涧岔道，恰好七十里。他们刚由太子坡降下山坞，便看到石桥上岗站满了老道，溪岸两旁红影飘摇，剑芒夺目。显然有人恭候已久了。

“无量寿佛！施主请留步。”桥头上一名老道稽首挡路。

逸云在中，众人左右一分，将溪这面的老道拦住，准备动手。逸云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咦！你这杂毛熟得紫，似乎咱们在太白山庄见过哩，哈哈，走了七十里，贵派方有人拦截，老道，你们晚了些，是么？”

“不晚，施主。请向后看。”

逸云向后看去，只见坞后太子坡下，纷纷出现无数红影，两侧山麓下，亦出现了许多老道，最近相距仅有二十余丈。每一个老道手中，皆挟了一具儿臂粗的红色三尺大筒。

面色阴沉。显然相对，他们陷入重围中了。

逸云哈哈狂笑，笑完道：“老道，你最好叫他们少送死。不错，你们定然唆动守山的千户小官儿，调来了九龙筒与雷火筒，想唬我们么，哈哈！少做你的清秋大梦。由这儿到三天口，有二十余里地，在下要从这儿杀起，漫山遍野往上走，见人杀人，见宫就烧。武当山共散处了一百十五座宫观，仅够烧。哈哈！要是你认为这小玩意能阻止咱们这些高手，未免太可笑了。你要不要在下替你们先引介？”

老道冷冷地道：“贫道愿闻。”

逸云将与会的人，一一将名号说出，所有的老道，全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光华一闪，他撤下了伏鳌剑。天毒冥神用手向南，指着十里外的展旗峰，大笑道：“咱们从紫霄宫烧起，直烧至玄天宝殿，哈哈！真武大帝朱雀玄武，放心，朱雀将会化掉自己的北极玄天大帝殿，龟蛇同化，大帝的金身亦难保全。杀！”

“且慢！”老道急叫，又道：“诸位千万不可如此胡为，去年玄天宝上殿圣上刚赐大帝封号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老花子也狂笑了，说：“我知道，去年皇帝赐谕，封为通微显化真人，是赐贵派祖师，而不是真武大帝，赐的是三天门的太和宫，而非天紫金顶的宝殿。老道，别害怕，咱们第一个要烧的是太和宫，至于金顶宝殿，咱们烧不烧无所谓；真要烧了，贵派至少有大半的人被砍掉脑袋，皇帝老爷对砍脑袋感兴趣，咱们并不。”

蓝衫隐士也呵呵一笑，接口道：“武当山大火，并非第一次，三朝初就烧了个一干二净，咱们来第二次，烧掉百余万两金银，小事一件，皇帝老爷以后还会替真武大帝重塑金身的。杀！”

老道面色发青，急叫道：“诸位难道不替三天门谷下，龙吟尊者等人设想么？”

天毒冥神狂笑道：“杂毛！你未免太天真了，转过你的驴头看看二天门上空的金鹰，鹰上有啥玩意你可知道？”

众老道扭头，全都大吃一惊。三天门往上是二天门和一天门，距天紫峰顶的金殿，近在咫尺，所站处虽低，但仍可看到峰上两头金鹰不住起落，向左往复，看方向，正是从三天门面山谷，飞往蜡烛峰。

天毒冥神又道：“龙吟尊者他们，该已到了蜡烛峰了。向东三里余便是贵派胜地琼台观，哈哈！他们可望在不久之后，从琼台观开始放火了，哈哈……小老弟，怎还不动手，和他们磨牙？”

“杀！”逸云叫。

蓦地风啸雷鸣，剑影漫天，但见血肉横飞，惨叫声大起，老道们的尸身纷纷跌下涧中，十七头疯虎突下杀手，从石桥上杀至对岸，向山上急射。

后面的老道只知截住退路，双方激斗，又不敢使用九龙筒和雷火筒，恐怕将自己人也烧成烤猪，加上十七个人全是宇内一等高手，只眨眼间，便放倒了二三十名老道，通过九渡涧，向紫霄宫飞射，他们怎能追得上？

未死的人，立即传出警讯，顷刻间，整个山区皆响清脆的玉筒声和钟声。

从九渡涧到紫霄宫，整整十里，山道步步上升，沿途拦路的人，不死即伤，阻不住这一群疯虎。

十七个人分成三批，逸云和天毒冥神在前开路，天毒冥神的五名手下在后紧跟，中间是老花子五个人。断后的是独掌擎天和如黛等五名。每一批人相距十余丈，可以互相呼应。

紫霄宫，是武当第三大观，后倚展旗峰，宫前有禹迹池，据说这池就是解剑池，不知是真是假。紫霄宫建筑之宏丽，不下太和宫。层台杰殿，高敞特异，楼阁连云，住了三百余名道侣，管辖峰西的太子洞和七星岩端的，是人材济济，高手如云。

逸云直趋平台十八盘，急如星飞电射。

紫霄宫下面有一处崖脊，石道经脊而过，脊南便是登宫的大道；山坡上，密密麻麻排了近百名道侣，亮剑相待，声势吓人。坡下大道上一处三四十亩坡草坪上，排列着一座武林丧胆的七星大阵，左璇玑，右玉衡，共七七四十九人，每一星座皆以七人构成，四十九文长剑映日生光，四十九个人皆同石像，各站方位木然屹立，脸上木无表情。看光景，他们大概知道大劫临头，性命危如击卵，随时有将卵坠破的可能，所以英风尽失，倒像是将赴屠场的老牛。

阵前，排列着二十名高年老道，站在路中严阵以待，一个个精神肃穆。

逸云先射到，和天毒冥神并肩站住了。后面的人，向左右一分，各占方位只等逸云下令动手。

“哈哈……”逸云大笑，笑完道：“你是天罡老道。哈哈，久违了。”

中间老道果是清基，他稽首行礼道：“施主来得好，贫道已恭候多时了。”

“贵派约了五派门人，怎么只是你们这几个废料，”

“五派门人在太和宫相候，施主行将可以见到了。”

“哦！是教你们这些人，让在下先松筋骨么？”

“施主未免太过自信了。”

“事实如此，贵派的七星剑阵，在下已多次领教过了；贵派死的人也不少了。我劝你撤阵逃命，免得枉送了他们的性命，于事无补。”

“贫道职责所在，施主还是退回的好。”

这时，左面琼台观方向，大火冲霄而起。逸云发出一声震天长啸，伏鳌剑出鞘，挥剑直上。

清基老道向后飞撤，拔剑大喝：“倒悬七星，地网天罗。发动！”

“挡我者死”逸云大吼，挥剑抢入阵中。

“天毒冥神也有一份，不想活的不必让开。”降魔杵一挥，首先旋到的杆光七道，七支长剑断了五支，惨号之声惊天动地，尸首乱抛，血肉四溅。

逸云人如神龙，剑化千道电，直扑天枢，所经处头断剑折，如同虎入羊群，惨不忍睹。

蓦地，展旗峰峰顶上，站起一个青色身影，用千里传音之术向下叫：“华

哥儿，不可多造杀孽。”他是太白矮仙。

逸云一声长啸，越阵向禹迹池急射，天毒冥神哈哈一笑，在囊中取出一个皮囊，持在手中人化轻烟，纵腾七丈，左飘六丈，像鬼魅般急闪。

“咕咚！”倒了七名老道。

“铺叭！”又倒了七名老道。

“人交给我，放火！”天毒冥神叫。

他用上了武林至宝黄梁暗香。这玩意并不毒，但十分厉害，嗅到即倒，没有他的解药，昏睡三昼夜，甜梦不断，醒来浑身脱力，如同大病一场，如要解救，必须等十二个时辰之后，灌酒入腹，再丢人冷水泡上一刻可苏醒。

老道们如蚁见火，纷纷扔剑倒地。逸云越过禹迹池，向紫霄宫急射。宫门红影疾闪，伸出十余枝雷火筒。

“轰隆隆……”连串震天巨响，火舌狂喷，这玩意像是焰火可喷出五丈外，火流极为强烈，在边关，这玩意用来对付鞑虏人，极为有效。

逸云早有准备，人影一现，他便向左急飘，从宫外侧墙飞跃而入。墙内伏有六名老道，正由洞门向外瞧，人入墙仍未发觉，全感到后心一麻，伏下了。

逸云收剑，抓起两具雷火筒，一声长啸，从偏殿抢入，一拉引线，立刻响起两声霹雳。

火势激射，大殿火起，宫里面的人鬼叫连天，纷纷向外逃命。

“走！太各宫。”天毒冥神在殿西叫，他身后十五个人全来了，向西沿大道急走。

逸云共抢了五具雷火筒，急急追上。

太了洞的宫观化为火海。

七星岩的宫观火舌飞腾。

南岩起火，南天门火舌飞舞。

到了虎头岩，已可看到三天门了，在三天门各处山隙小路中，无数人影从朝天宫向下急走，先头已降至斜桥，双方已经相距三里地。

下面是一片山麓中的小谷地，四周四峰突起，悬崖气势浑雄，绝壁如削，林木葱葱，小溪蜿蜒而下。

逸云突然举手，请众人止步，道：“他们等不及了，他们已放火将他们引出了。下面山谷不稳当，不必下去，在这儿截住他们。”

“这儿居高临下，正好。”老花子叫。

逸云将两雷火筒递给如黛，一面派人手，道：“请邝老哥哥率人守在虎头岩，免被人截断退路。段老哥哥与樊老前辈在左列阵，尉迟老前辈列右。我和马老哥哥下去斗他们一斗。其余的人堵在这儿，准备接应。”

众人四散，各占方位，等待五门派人前来送死。

对面的五派门人，分由八条小径，从峰崖的缝隙中狂奔而下，先头已越过斜桥，向上急射。

左侧群峰之间，数十名人影越峰而进，头上金鹰急掠，正向这儿奔来。

斜桥北面里余，半坡之间耸立着一座宫观，名叫安乐宫。位于道路左侧。宫前建有天坛，有一块十余亩大的广场。宫有三进大殿，金碧辉煌，乃是一座游客歇脚的所在，养养脚力准备爬三天门上太和宫。

逸云一声长啸，与天毒冥神向下飞掠。到了安乐宫，双方迎个正着。

逸云站在广场北面。哈哈狂笑道：“久违了，诸位掌门。”他屹然而立。

脸上泛起重重杀机。

第一个踏人广场的密谛大师宏伽。其次是左手有点不便的般若大师宏远。这两名少林老前辈的人，功力毕竟不同凡响。

其次是少林掌门苦行大师、武当掌门追魂王剑玄同、峨嵋掌门觉宗、崆峒掌门气尘。

昆仑路途太远。赶不及，由曾在五泉山出现过的天泰通天为代表。

密谛大师刚抢入场中，逸云的话刚落，天毒冥神已经闪电似的掠出，大叫道：“滚回去！”降魔杵斜劈而下。

密谛大师心中一凛，禅杖挡驾。“当”一声巨响，密谛大师向右后方飞退丈余，飘出场外。

“老哥哥，请他们列阵答话。”逸云叫。

天毒冥神冷笑一声，一步步向后退，他这一记重击，把陆续赶来的数十名僧道俗家高手惊住了。

密谛大师身形落地，脸上变色。般若大师抢到，沉声问：“檀越好浑雄的内力。请见示名号。”

天毒冥神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尖，哼了一声道：“怎么？老和尚，你竟然记不起我天毒冥神马骏？”

“啊！是你！”密谛大师大惊失色。

“是的是我。我没有死，奇怪么？”说着退到逸云身侧。

广场三方面站满人，路南则留有一个缺口，似乎等待着后面地位极高的人入场。

果然不错，二十几个年高德重的和尚飘然而来，从缺口进入场中，在四位掌门的上首站住了。

那是少林元老宏尊大师，和两个老得不能再老的和尚。

武当的琼台观破足三圣，与多次逃得性命的全真子，另一名是天钧道人，另四名老道从没见过，陌生得紧。崆峒则是六名老道，人称西崆峒七宿，但只来了六人。昆仑是东昆仑三老，是天泰天宗两人师父的师叔，峨嵋则是五名摩字辈的老和尚，比掌门觉宏高一辈。

五派弟子全算上，大概在四百名左右，武当最多，他们在北列阵。左方有少林门人。

再左是峨嵋；和尚们站在一块，光脑袋不戴僧帽，极易辨识。

右首是崆峒，再后昆仑。五派弟子所站处，出家人在左，俗家弟子在右。声浪渐隐，嘈杂声徐敛，所有的人全肃容而立，四百余人的声势，委实吓坏人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逸云仰天大笑。

“哈哈呵呵，呵呵哈哈……”天毒冥神抱腹大笑。

在四百余人排山倒海似的声势压迫下，他两人竟无动于衷，竟然狂笑不已，不是疯子定然是狂人。两股笑声一合，以雷霆万钧的震波，向前怒涌。

人群一阵骚动，阵脚一乱，功力差的人，惊叫着伏下了。接着半里后的独掌擎天等人，也突然发出狂笑。

“南无阿弥陀佛！檀越好精深的驭气神音绝学。”和尚们叫。

“无量寿佛！施主请住口。”老道们叫。

笑声倏止，逸云独自一人叉腰而行，突然向五派掌门身前丈余站位了，道：“诸位，三年前太白山庄盛会，似乎咱们站在一面的人，呵呵！今天咱

们可又得以血肉相见了。

人生变幻无常，由此可见，短短千余个日子，变得太快了。”

“无量寿佛！那是施主迫得五派门人无路可走，错在施主。”崆峒的无尘说话了。

逸云阴森森地瞪了他一眼，阴森森地道：“无尘，你这种颠倒黑白，含血喷人的话，谁教你的？呸！天地间竟有你这种无耻之徒，乌龟王八也比你强百倍。”

无尘怒叫一声，伸手拔剑。

光华一伸，逸云左掌心多了一把电芒一尺的小剑，剑尘前伸，仍用同样的嗓音说：“无尘，华某还不想立刻动手，你如打岔，这把剑教你腹穿头裂。”

所有的崆峒弟子大哗，纷纷拔兵刃要冲上动手。

天毒冥神一摆降魔杵，往场中一站，大喝着：“鬼叫什么？堂堂名门大派，竟调教出一批乌合之众，没规矩！你们想倚仗人多，用叫闹声将我们吓跑么？呸！给我一一滚出来！看我天毒冥神能否将你们打成肉泥？刚才紫霄宫几十名杂毛，不够老夫消遣，人多好些，过瘾之至。哈哈？华老弟从不怕人多，我也从不嫌多，来吧！”

应声射出两名自恃高明的老道，身剑合一飞射而至。天毒冥神背着左手，人到，他踏进一步，金光一闪，“叮噗”两声，两老道剑断成三段，身躯从腰折断，分向两面飞射，肚肠飞溅。

“怎么？是豆腐做的？”天毒冥神摇头叹息叫。

逸云的伏鳌剑撤出，果然把无尘吓了一跳，拔剑的手不会动了，厉叫道：“年轻人，你怎么嘴如此阴损刻薄？你……”

“闭上你的臭嘴！”逸云怒叫，又道：“你难道没长眼睛？没有分辨是非的心肝？这次的事，比青天白日还要明白，你却昧着良心说话，你怪我骂你，”他用手向武当掌门一指，厉吼道：“这个不要险天地间最卑鄙的动物，押我的妻子回武当山，他忘了武林道义，你也助封为虐，直送他们出陕；他诱我师父入二天门谷，你想取我的性命，可恶！”

说完，飞掠而退，在场中一站，大吼道：“华某来了，你们怎样上便快上；总之，今日武当山的宫观，全得化为瓦砾场。华某如果不死，必将五大门派的基业连根拔掉。

今后，除非五大门人隐名埋名，不然，只消让在下认出门派，杀无赦，以报复你这些日子以来的无耻行为。玄同，你给我滚出来，别再寄望太叔叔或者宇内凶魔会赶来助你，在下已全将他们解决了。”

玄同大踏步走出，举剑大吼道：“倒悬七星，地网天罗；本门弟子列阵。”

红影飘飘，老道们纷纷掠出。天毒冥神大笑道：“又来了，蚂蚁们又来了。老道，四十九人太少了，我的黄梁暗香，可以制服一万条好汉，你有一万人么？全上吧！多多益善。”

“掌门师侄，退！”破足三圣，老大昊智叫。

玄同只好听命后撤，因为他心中早发毛。他退，其他老道亦退。

首圣昊智举步而出，拐杖连点，稍现跛态，直入场中在逸云身前一站，冷冷地道：“华施主，你说得太狂了，前晚在广成庙，伤了无数五派人，今日闯出，沿途放火杀人，大伤天和。贫道不愿多为胜，让武林朋友见笑……”

“哈哈！奇闻！武当派竟会有人说出怕武林朋友见笑的话，罕见罕见！”

逸云打断他的话，挖苦他一顿。

“华施主，你说话当心些。”老道恼羞成怒说。

“要当心，就不必到武林第二圣地撒野。怎样，你想不要老命斗我的伏鳌剑么？”

“贫道正是此意。”

“好！你先接我一剑，准备了。”光华突化长虹，夭矫而上，先在自己头顶上空绕飞。他左手剑诀徐挥，导剑飞腾，又道：“接剑！”

首圣脸色大变，不敢用拐杖接招，一声龙吟，撤下了腰中长剑，剑上精芒夺目，寒气袭人。

首圣一咬牙，向电射而来的光华绞，罡风震耳，龙吟声如殷雷。

“铮”一声，奇大的震力，将老道震退丈余，光华又到。逸云人向前迈进，剑诀前伸，道：“伏地，饶你！”

“铮”一声，老道向右一挫，光华掠过他的顶门，向下疾沉，老道心胆俱裂，向前急飘，回身一剑猛挥。“铮”一声，光华贴剑射人，划过他的右肩，鲜血激射！寒星又流到后心，这一次可能要他的命了。

首圣心中暗叫“完了！”但仍拼命向前飞掠，火速回身出剑。但光华却在他身前五尺绕飞，并未下击，耳听逸云道：“叫另两个上。”剑诀一引。光华落在掌心。

不用叫，二圣昊崇三圣昊永已经如飞掠到。

光华倏隐，逸云收伏鳌另撤长剑，道：“杀你们污了我的神剑，就用这把凡剑收拾你们。”

一声怒啸，他揉身猛扑。跛足三圣左拐右剑，布成三才奋起狂攻。

天毒冥神在一旁叉杵观战，不住狂笑，向追魂三剑玄同招手叫：“喂，掌门老道，你为何不加入？怕死么？他们三人支持不住了，快上！不然来不及了。”

逸云那淡蓝色身影八方飞腾，将三老道迫得团团转，阵法大乱。在商州道中，二圣与逸云拼成平手，但今天合三人之力，亦步步吃紧，死亡的阴影向他掩过来了。

玄同已看出危机，一声大吼，便待扑上。旁边闪出一名弟子，奉上一柄细小而晶芒四射的宝剑，道：“请掌门用这把剑制他。”

玄同换了剑，疾冲而上。这把剑正是龙犀剑，如黛的定情神物，剑一出，送了玄同老道的性命。

逸云一眼便已看出自己的剑，一声长啸，舍了跛足三圣，飞射而来，绝招“一线生机”倏出。

玄同上次被击穿九梁冠，就是这一招，大喝一声，挫身左闪，一剑斜掠，以攻还攻。

岂知他注意剑招，却未留意逸云左手的无心指，只觉脐下丹田穴一麻，浑身一震，接着右手一紧，五指如折，龙犀剑已经不见了，肋下“砰”一声挨了一脚，飞出四丈外，在地下滚了两该，脑袋向下一搭，大概断气了。

同一瞬间，逸云右手长剑向后飞出，射向追来的三圣，龙犀剑交到左手，大喝：“你们也得死！”人随声反扑。

三圣只道逸云又用以气驭剑术，同声暴喝，三人齐向长剑绞去。一声雷鸣，长剑被他们绞成百十段。

晶亮的光华已到，快！快得肉眼难辨，攻向最后左的首圣。首圣不等

闲，挫身拂剑。

但见晶芒一闪，瞬即不见。

“哎……哟……”首圣向后挫退，右肩窝现出一个小小剑孔，人不住摇晃，剑掉了，拐也掉了，人也倒了。

这时，五丈外玄同的尸身刚刚倒地。

五派弟子同声呐喊，武当门人叫喊着抢出。

天毒冥神一声大吼，疯虎似的冲进，左手革囊不住挥动，并一面叫：“无毒不丈夫，老弟，入宫放火。”

逸云一声长啸，人化淡淡青烟，射入安乐宫之中。

一部分武当弟子，狂叫着追入观中，观中火起，轰隆隆之声雷动，并传出阵阵濒死的哀号。

“同归于尽，化了他！”全真子大叫。

武当弟子之后，奔出五六十名弟子，每人手执一具九龙筒，奇快地将安乐宫围住了。

全真子发出一声长啸，五六十具九龙筒，发出丝丝厉啸，舞动着火龙，将安乐宫裹在火海之中。九龙筒与雷火筒性质相差不远，但不能发雷声，火柱是舞动的，令人防不胜防，同样可远及五丈，大石头也会被烧裂。

半里外的如黛一声尖叫，飞奔而下。

蓝衫隐士等人，同发怒啸，向下急射。

西面，大群男女向下飞降。前面是龙吟尊者，太白矮仙在他身旁大叫：“快，也许还来得及。”

两个金鹰疾冲而下。两头吸血神蝠冲向如黛。

广场中，倒了近两百名五派门人，天毒冥神到哪儿，哪儿便倒下一大堆。他的降魔杵简直是收买人命的夺魂杵，罡风在丈外便将人震倒。

他看着众将赶到，发出震天大喝道：“不可进广场，四面截人，把他们全宰了，一个不留。”

五派弟子四散逃命，场中还有五派的二十余名高年耆宿，他们仗功力精深，并先以本门金丹塞人鼻中，且向上风抢，四面拦截天毒冥神。

龙吟尊者一行人，人已经向狂风似的扑到。他们没截杀五派门人，因为所有的人皆向太和宫逃命。

“晚了！太惨了！”太白矮仙叫。

龙吟尊者已看清了天毒冥神，大概是老相识，他叫：“马檀越，不可多造杀孽。”

后面到了武林三杰、桃花仙子、玉向笛追魂、方夫人、哭书生梁毓青夫妇、崔黄金凤等等。

方夫人身旁的方碧芸，老远便尖叫：“黛妹，云弟呢？”

“在大殿中，天！”如黛尖叫，向烈火熊熊奔去，一双吸血神蝠随着飞舞。

龙吟尊者一声清叱，闪电似截出，不许她往火海里冲，一面大叫：“黛丫头，不可！”天毒冥神已收了革囊，怒吼如雷响，二十余名五派老耆宿狂攻，八方狂卷，他也疯了。

正乱间，烈火响起一阵长啸，一条黑影破空射出，所经处火势急分，闪电似落下天坛，光华大盛。

“天！他出来了。”如黛大叫，跌在龙吟尊者怀中。

逸云正中殿放火，掌拍剑飞木板廊柱纷纷倒塌，凡是近身的人准死在

剑掌这下。

他抢到一只扫帚，推倒神灯，取死尸的衣衫蘸了油，用火摺子点着了；向后宙神幔床中引火。

他要找物件引火，未免慢了些，万没料到全真子会不顾观中二三十名门人子弟的性命，令门人用九龙筒在外放火。

四面大火冲天，当他出到外殿，大吃一惊，这次真完了，里面火焰飞腾，外面人又成火海，往哪儿逃走？

蓦地，他脑中的景象清晰了，他清晰地记得，三年前他冲入火场，伏鳌剑幻化八尺光华，冷气袭人，却被塌下的火柱击昏，跌下地道，自此便失去知觉，醒来却处身在仙海旁蒙古帐之中。

前情往事，一一在眼前升起，加以他曾服下迷穀，脑中神经完全恢复正常，那一段中断的空白记忆回来了，三年前八月中秋的景象也重新出现了。

他拔出伏鳌剑，火焰一迫，八尺光华再现，其冷澈骨的寒流荡漾。右手的龙犀剑，也发出熠熠光华与冷电。

他发出一声长啸，用剑伸入火中略试，剑到火熄，烈焰中分。他心中狂喜，向火稍薄处射而出。

火焰中分，浓烟却将他熏成黑人，在冷焰寒流的呵护下，他也运起玄阴寒玉功护身，穿越烈火而出。

他飞落天坛，再发一声长啸，扑向天毒冥神身旁，叫：“老哥哥，交给我。”声到剑到。

“哎……”一个老和尚向后便倒。

“你得死！”逸云叫，向飞撒脱走的全真子背影，脱手飞出伏鳌剑，光华一闪，再折向飞回，全真子“砰”声栽倒。

他人似惊电，向苦行大师和觉度掠去。

“逸云，不可无礼，”龙吟尊者大叫。

这一叫，救了两位掌门的性命，逸云突然急步收剑。

“云弟弟，退。”碧云叫。

“云哥，住手！”如黛同时叫。

“吱吱”两声，一双吸血神蝠向他急冲而下。

他张开双掌接住神蝠，用嘴亲了亲它的光闪闪绒毛，向众人掠至，神蝠振膜在后紧跟。

众人全到了，他屈膝拜倒在龙吟尊者脚下，热泪盈眶，感情地轻唤：“师父，徒儿不肖，三载久违膝下，罪孽深重……”

龙吟尊者一把扶起他，摇头长叹道：“我晚来一步，你看看你造了多少杀孽！唉，真是天意，去！拜见你的长辈，然后到琼台观把你的师叔带走，他已被符夫人擒住了。”

唉！我看能否解得了这场冤孽。”说完，向场中五派元老走去。

天毒冥神仍横杆怒目相向，挡住五派元老，看样子，只消他们一动，他就会宰了他们。

龙吟尊者经过他身旁，含笑合十道：“马檀越，别来无恙。”

天毒冥神扭头看了他一眼，撇撇嘴说：“没死，还好。老和尚！不服气是么？要不咱们拼三昼夜，如何？”

龙吟尊者笑道：“逸云是我的徒儿，你好意思？”

天毒冥神笑了，道：“我要不冲逸云老弟面上，见面早给你三杵做见面

礼。老和尚，你同这些卑鄙的家伙打交道吧！你最会治理善后，看你这次怎下得了台。哦！告诉他们怎样解救被黄梁暗香薰倒的人。你知道救法的。”临行，又道：“这次杀得不痛快，你告诉他们，日后再有机会，我会再来松筋骨；谁惹我的小老弟，我跟他没完。”

安乐宫不安乐，大火冲天。此后，紫霄宫琼台观都重建了，安乐宫却永远在武当消失了。

申牌正，一行人出了武当山，向草店方向渐渐去远，金陵大侠一家子亦在一块儿。

后面的武当山，大火仍在燃烧，浓烟直冲云霄。

全书完

